

單國璽——著

在人生的戰場及賽跑的過程中，  
有勝利，也有失敗及跌倒的時候；  
但藉著天主賜給我的信仰及聖寵助佑，  
每次均能爬起，努力向著目標邁進。  
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  
這信仰，我已保持了。

——  
單國璽回憶錄  
——

# 空 虛 自 己





單國璽  
— 著

單國璽回憶錄

# 空虛自己



前言 看似平凡卻是非凡 6

最後的公開信 掏空自己、返老還童，登峰聖山 12

自序 我的恩寵與感激 17

## 第一部 我的童年 21

- 自幼千種寵愛集一身 23
- 成了自我中心的小霸王 25
- 母親的一枚銅幣 27
- 聖召的種子 29
- 初領聖體，請耶穌進到心中 31
- 領受堅振，勇敢為信仰作證 33
- 深刻的宗教經驗 36
- 小學生活的點滴 40
- 捨己救人的隆其化校長 43
- 死亡的滋味 46
- 立志當醫生 50
- 一顆子彈從我的耳旁擦過 52
- 百年罕見的大旱災 55

## 第二部 神職的陶成

- 解除婚約 59
- 攻讀哲學，準備當神父 63
- 親情綿綿無盡期 67
- 離家修道一甲子 71
- 加入耶穌會 77
- 三十天神操 82
- 愛的誓約：三聖願 87
- 一年的文學，兩個國家三個地方 94
- 在菲律賓繼續攻讀哲學 98
- 菲國試教，初次為人師 103
- 在碧瑤攻讀神學 107
- 永恆的司祭 113
- 晉階大考：會士們的最後審判 119
- 最後一年的卒試 123
- 第一個任務：宿霧聖心中學的教務主任 127
- 因肺結核到碧瑤療養 133

### 第三部

#### 福傳與牧靈

- 歐洲之旅 137
- 在法國的一些見聞 143
- 拜訪著名傳教士的故鄉 148
- 在義大利的都林和亞維立亞納 152
- 羅馬進修 156
- 會說話的聖地 161
- 我最熟悉的幾位聖人 166
- 拜訪聖依納爵的故鄉 171
- 我認識的教宗 176
- 在耶穌的故鄉朝聖 183
- 奉派至戰亂中的越南 189
- 初到彰化靜山 195
- 參加耶穌會第三十一屆大會 204
- 建立基督服務團 212
- 接掌徐匯中學 220
- 到南投山區客串牧人 227

# CONTENT

- ◆ 附錄一：樞機的最後一天 299
  - ◆ 附錄二：在自己的殯葬彌撒中的講道辭 305
  - ◆ 附錄三：慕道班紀實 313
  - ◆ 附錄四：財團法人天主教單國璽弱勢族群社福基金會 351
  - ◆ 附錄五：大事年表 354
- 接掌光啟社社長 232
  - 回大陸探親 241
  - 就任花蓮教區主教 247
  - 當了十八年的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 255
  - 進入輔大董事會 262
  - 接任高雄教區主教 266
  - 籌備真福山 273
  - 請求教宗為中華一百二十位殉道真福宣聖 278
  - 心繫蘭嶼 282
  - 紅袍加身，晉升樞機主教 285
  - 籌畫亞洲主教會議 288
  - 退休與絕症 291
  - 生命告別之旅 294

〈前言〉

# 看似平凡卻是非凡

劉振忠總主教

單國璽樞機主教終於結束他生命的告別之旅，從此不再會有人質疑：「為什麼還再告別！」

樞機榮登天國為他個人是光榮的事，值得高興地慶祝，但為台灣社會是重大的損失，因為再也看不到他病中帶勁，以柔克剛侃侃而談的身影，與為病友、為弱勢族群發聲振振有詞的語音，可說是「哲人其萎」；為台灣天主教會更是萬分地不捨，因為他履行「划到深處」的信仰與靈修，「活出愛」的牧靈福傳工作，以及卓越的「獻身與領導」等，都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以及最後的「生命告別之旅」與「分享愛」的現身說法，彌足珍貴，希望「典型在夙昔」，以他為我們學習的典範。

跟隨樞機近八年的時間，對他的信仰與處事為人，無論近看或遠看都有其深度與高度，離他越近更令人感到「高山仰止」、讓人肅然起敬，佩服他信仰的堅定、福傳的熱火、對人的熱誠與做事的果斷。

## 堅定的信仰

他聽從福音的勸諭、追隨耶穌基督，選擇耶穌會的聖召生活，謹守「神貧、服從與貞潔」三聖願，成為皇天司祭，善度司鐸生活與善盡司鐸職務，往普天下去宣傳福音，使萬民成為門徒，度過近二甲子（一九五五年～二〇二二年）的司鐸生涯。

司鐸生活可以是很規律的，也可以是較隨興式的。樞機的選擇是制式的，每天的作息大同小異，信守「永為司祭」的承諾，晨禱、默想、彌撒是早起必要的例行公式，隨後是辦公、洽公、接待訪客，夜禱後結束忙碌一天的生活，這樣一年又一年，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仍然完成了最後一天的神課與最後一台彌撒。這是他對天主的忠誠與對信仰執著的表現。

在他人生即將畫下圓滿句點的前一個月，又寫下他的靈心意境「掏空自己、返老還童，登峰聖山」，不但震撼人心且讓人津津樂道，可見他已超越自己，到達靈修的最高境界；又在自己的殯葬告別禮，預先錄製一篇感人又令人鼻酸的信仰見證，可謂用心良苦，誠如他所說的：「我是一個又老又有病的老廢物，只要為牧靈福傳有用，你們就儘量利用吧！」的確，單樞機生前鞠躬盡瘁於傳播信仰，死亦不終止。從他自書的墓誌銘「生於基督、活於基督、死於基督、永屬基督」清楚可見他堅定的信仰。

## 善用金元寶

小時候，首先經歷堂伯父驟然去世，帶給他強烈的震撼，興起立志當懸壺濟世的醫生；其次，家鄉華北大旱災與黃河決堤鬧水災，民不聊生的痛苦與生活，激起當水利工程師的心願；又因為景仰神父犧牲奉獻的精神，受到神父待人接物的謙和慈愛態度而感動，因此轉向要當給人希望又能救人靈魂的神父。最後放棄水利工程師以及醫生的夢想，跟從真理的導師，選擇了他的最愛，不但永為司祭——神父，還成了群羊的善牧——主教，乃至於紅袍加身，成了全國唯一的「樞機主教」。

單樞機在聖職生活與職務上都很敬業且負責盡職地從事他的工作。當他是神父時，當過培育耶穌會士的初學導師、徐匯中學校長、光啟社社長；當他是主教時，首先是花蓮教區主教、其次接掌高雄教區、擔任亞洲主教團大眾傳播協會主席、輔仁大學董事長、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當他是樞機主教時，接受輔仁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美國 Regis University 榮譽神學博士學位、Saint Vincent College 榮譽神學博士學位、高雄師範大學榮譽教育博士學位，以及佛光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等。

可見單樞機主教無論做什麼都倍受肯定，因為他做什麼像什麼，總是把上天給與的潛能與才華發揮到極致，誠如聖經上耶穌所說的塔冷通的比喻：那領了五個的上來，呈上另外五個。主人對他說：好！善良忠信的僕人，進入你主人的福樂罷！（瑪竇福音二十五 20~21）相信單樞機已得到他應得的賞報——永福天庭。

## 對人的熱誠

樞機廣結人緣，他的朋友有高官與市井小民、專家學者與知識份子、名醫與政治人物、基督教徒與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也有大師級的宗教領導人、不同政黨以及各種職業的人，也有學生與監獄的受刑人等。總之，大家都很喜欢與樞機作朋友，有些更是慕名而來的。

凡與樞機握過手的人都會覺得他的手很溫暖，很有力道，感受到他真心待人與對人的熱誠。

一旦見面有了熟識，永遠是樞機難以忘懷的朋友，再次見面不但能叫出姓名，連同上次所得到的家人資訊，他都會一一點名關心，這種超強的記憶力，實在讓人佩服。

對待賓客、訪客往往是親自走到門口迎來送去，即便在生病期間亦如是，真讓人感動。與他同桌共食的經驗，讓人記憶最深。古有名訓：「有酒食先生饌」，因此上桌菜，必定先轉到樞機面前，請他先取用，他不但沒有獨自先享用，卻反其道而行，先服務到家地夾菜照顧每一位。這種盛情大家連呼：不敢當，可是他又不放手，直到最後才輪到服務自己，這也是「不求役人，但求人役」的福音精神。

其中最令本人難忘的是：每當樞機遠行回來，告訴他某某神父生病住院，二話不說就直奔醫院探視，可見他多麼關心神職弟兄，把他們視為自己的至親家人。

## 做事的果斷

只要是對的、好的，有關個人的事，絕對奮不顧身堅持到底，一無反顧；對於神職人員、度奉獻生活者或是平信徒，一方面是鼓勵，另一方面也是要求，務必要達到目標，完成任務。

在高雄教區建設真福山社福園區，從購地、開發到建築，都不被看好，不但有人難以接受，甚至有人批評指責，但他老人家非常淡定，且信心十足，因為他深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因此以驚人的意志力與堅忍不拔的毅力，一方面與病魔搏鬥，終於看到真福山第一期工程竣工開幕啟用；另一方面與死神拔河，最後當然要完全順服於生命之主的召喚「安息主懷」。

回想去年（二〇一一年）高雄教區為他慶祝九秩嵩壽，在他主持的感恩祭典講道時，很謙虛地下跪，請求神父、教友寬恕他的強勢作風，因為他認為對的、該做的事，就會極力要求務必達到目標；在他自己的殯葬告別禮，預先錄製的講道詞也說同樣的話。可見他做事有當機立斷的決心與魄力，猶如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單樞機的人生恰似「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善用生命到末刻。如今「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他偉大的事蹟功在社會、功在教會，雖然讓我們望塵莫及，但是他做人處事的精神應該常存我心，學而時習之。

目前有關單樞機的出版品已有七種，想要多了解單樞機精彩的一生，只有從他唯一親筆寫下的回憶錄《空虛自己》得以窺見其全貌。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於高雄主教公署

〈最後的公開信〉

## 掏空自己、返老還童，登峰聖山

耶穌會在培育自己的會士以及聖職人員方面素負盛名。藉著聖依納爵的神操和經驗豐富的神師，不但給受培育者奠下堅強的神修基礎，而且在服裝儀容以及待人接物處世的禮儀和態度等細節都非常注意。加入耶穌會將近七十年，聖依納爵神修的大原則和精神以及待人接物和處世的禮儀態度等細節已漸漸和我的日常生活整合，並且已漸漸形成一種意識：自己既是會士又是聖職人員，對外則代表耶穌會和教會，對內則負有牧靈及領導教友福傳的責任。

靈修培育、品格修養、責任感、榮譽意識、學問的追求、做事的認真、重視效率等，甚至整個人生的目的，按照聖依納爵的原則，都是為「愈顯主榮」和「拯救更多人靈」。這些都是「愈顯主榮」和使人接近天主的工具及墊腳石。但是脆弱的人性有時讓人忘記真正目的，而將達成目的的工具當作目的的追求，以增加自己的聲譽、權威，受到別人的敬重。如果這樣質變，這些工具不但不能引人達到「愈顯主榮」目的，而且變成了接近天主以及和十字架上「掏空自己」的耶穌結合為一的絆腳石。

加入耶穌會將近七十年，每日祈禱、行神業，尤其晉鐸後，每日舉行感恩祭，感覺和天主相當接近。但是和胸膛被長槍打開，「掏空自己」（斐理伯書二7），赤身露體，一絲不掛地懸在十字架上垂死的耶穌，卻有一段距離。我只能站在距離祂三個台階的地方，哀傷地觀望祂，卻無法上到山頂祂的十字架旁陪伴祂。在日常祈禱中，尤其在每年的避靜中，多次反省檢討。但是找不出真正的原因。感謝天主給我一個好機會。最近一個月，因治療宿疾，必須住院。住院期間有充足時間祈禱和反省上述問題。在祈禱時，「掏空自己」、胸膛敞開，一絲不掛，赤身露體懸在十字架上垂死耶穌的形像時常出現。同時也有聲音說：「掏空自己，就能登上加爾瓦略山頂，和掏空自己的耶穌接近，並且和祂共融結合為一。」

上述的異象和聲音使我恍然大悟：原來我穿戴的服飾太多太重；耶穌會先賢所創造的偉業和榮譽、聖職人員的道袍、主教的權戒高冠、樞機的紅袍禮服等，將我整個人包裝得一層又一層，以致使我失去了原形。並且這些服飾已和我的日常生活整合，將其脫去，談何容易。人做不到的，天主做得到。最後只有求天主伸出強有力的援手為我脫下這些沉重的服飾。天主略施小技，和我開了幾個玩笑，捉弄我一下，讓我出了幾次醜，就把我的問題徹底解決了。前三次醜事記憶猶新，分別記述如下。

六月底，因肺部積水住進高雄聖功醫院。次日，醫生讓我吃了一種強烈的利尿劑，以便將肺部積水排出。我毫不知情，否則我可以換一下做彌撒的時間。正在舉行聖祭時

藥性發作。剛開始我強忍，讀經後褲子已尿溼一半，不得不去洗手間，去時地板上也撒滿尿液。這是晉鐸五十七年來，在舉行彌撒時第一次發生這樣的糗事，使我的尊嚴和顏面盡失，在修女和醫護人員面前，真感到無地自容。這是天主治療我虛榮心的開始。

第二次出醜是由高雄轉到台北耕莘醫院後發生的。因為兩天沒有大便，醫生讓我吃一些瀉藥。當天半夜，藥性發作，便叫醒熟睡中的男看護攙扶我去入廁。剛進入化粧室，還未到馬桶前，糞便不自禁地撒在地板上。男看護不小心踏上一堆糞便。半醒的他滿腹不高興，一邊用水沖自己的拖鞋和地板上的糞便，一邊嘟囔了許多我聽不懂的話。最後他將我弄髒的睡衣脫下，讓我赤裸裸地坐在馬桶上，用水沖洗我兩腿上的糞便，同時如同大人訓斥小孩子一樣，教訓我這個九旬老翁：「離馬桶兩三步，你都忍不住！給我添這麼多麻煩！以後再有同樣情況，要早一點告訴我，幫你早一點下床入廁！……」這時我感覺自己好似剛剛滿週歲的小孩子，無言以對。他的每句話猶如利刃，將我九十年養成的自尊、維護的榮譽、頭銜、地位、權威、尊嚴等一層層地剝掉了。

清洗完備，他攙扶我躺在床上之後，他自己很快呼呼入睡。我卻非常清醒，有脫胎換骨的輕鬆感。現在胸腔被打開，「被掏空」、赤裸裸懸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又在我腦海中出現，向我微笑，示意和他接近。我這時感覺自己身輕猶如一隻小袋鼠，一躍便跳到聖山頂十字架下。再一躍，兩隻前掌已爬到耶穌雙足上。這時仰首看到耶穌還在微笑，並將肋膀聖傷打開，示意叫我跳進去。小袋鼠再一跳，便進入了耶穌洞開的心房中，猶如

回到母袋中一樣。感覺在這裡最安全，最溫暖，完全被耶穌的無限大愛包圍，感到無限的滿足與幸福。這時，我的理智雖然清醒，但是我也分不清自己是在祈禱或是在做夢。

次日早晨那位男看護還是畢恭畢敬地照顧我，好似不知夜間那件不愉快的事。感謝天主利用那位男看護不但治癒了我心靈的宿疾，使我煥然一新，恢復了兒童的純樸、天真、謙卑……，而且也治療了從小養成的羞怯，絕對不要人看到自己赤身一絲不掛。自從那夜被脫去睡衣沖洗糞便以來，這種羞怯已完全消失。現在我纔真正了解耶穌所說的：「你們若不變成如同小孩子一樣，你們決不能進入天國」（瑪竇福音十八3）的意義。

第三次出醜是兩個星期前。那時我剛住進耶穌會的頤福園內。因為腳水腫，早飯後，醫護人員在我不知情下，讓我吃一種強烈的利尿劑。但是那一天上午九時三十分我必須去耕莘醫院接受放射性治療。一個排尿器具都沒有準備。在去醫院的途中藥性發作，強忍了十分鐘，但終於不能再忍下去，便尿溼了半條褲子和輪椅上的坐墊。到了醫院後要排隊入廁時，又有尿液排出，褲子更溼。就這樣上了腫瘤科放射台，醫護和技術人員看得很清楚，這時的我，連最後的一點尊嚴也喪失了。其實九旬病翁一生所累積的榮譽、頭銜、地位、權威、尊重、敬愛等，對於牧靈、福傳、拯救人靈、愈顯主榮，雖然有了不少助益，但是有時，至少在下意識裡，讓他自滿，洋洋得意，有時甚至成了他追求的目標。如此，這些「愈顯主榮」的墊腳石，反而成了他親近「掏空自己」、一絲不掛懸在十字架之耶穌的絆腳石。

感謝仁慈天父用大能強力的手，將我從靈修途中的泥淖中拉出，並將絆腳石為我變成墊腳石。感謝「掏空自己」的天主聖子收納我，容許我和祂親密接近結合，甚至讓我猶如小袋鼠一樣，隨時可以鑽入祂肋膀的聖傷內。感謝天主聖神用強烈的勁風，摧枯拉朽，將我這棵老樹枯枝上所留下幾片阻礙我和「掏空自己」之殘葉吹得淨盡，連從小養成的羞怯及矜持自尊的性格也吹得無踪無影，使我煥然一新，返老還童。

上述的親身經驗，使我領悟到靈修生活中三項重要事實：(一)如願和「掏空自己」或「使自[ ]空虛」(HE EMPTIED HIMSELF) (斐理伯書 1-7)、一絲不掛、懸在十字架上的耶穌親密接近結合為一，就必須仰賴天主助佑先「掏空自己」。(二)慈愛的天主有時也給人開玩笑，讓人出幾次醜，就能治癒心靈的宿疾，清除靈修途中的障礙及絆腳石，甚至改變人自小養成不利靈修的積習。(三)讓身患絕症的九旬老翁在數天內回歸兒童時的純樸天真無邪，掃除多年積累不利靈修的習性，這事「為人是不可能的，但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瑪竇福音 19 26) 耶穌所說的「你們若不變成如同小孩子一樣，你們決不能進入天國」，確實是靈修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條件。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聖依納爵慶節，完稿於頤福園

〈自序〉

## 我的恩寵與感激

自從二〇〇六年罹患癌症以來，很多熱心的朋友為我出了不少書，有的是親自訪問我，有的是訪問認識我的朋友、同學及同事，有的是參考我的文章或是已經出版的書，直到二〇一二年八月，已經出版的總共有七本。

這些作者或出版社完稿後都有把作品送過來給我，只是我一直忙著東奔西跑，持續在進行生命告別之旅演講行程，我對他們很有信心，也相信這些書都寫得很好，只是，難免總是會有些細微的出入。例如，光是我的生日就有四種版本。

這些都是無傷大雅的小事情。只是我想要趁著自己記憶還清晰，頭腦、手腳都還靈光時，用自己的雙手寫下自己的生平故事。三年前就開始動筆寫我的回憶錄，只是我常常出去演講，行程很滿，斷斷續續地寫著，遲遲沒有完成，去年底癌細胞又開始不安份了，中斷了書寫。今年五月動了電腦刀，住院三個星期的時間，再度提筆把最後五個章節完成。

在書寫自傳的過程中，內心裡有很多感動與感激，覺得自己這一生受到天主無微不至

至的照顧，祂好像一個大藝術家，用充滿關愛與智慧的眼神，看著我這個小孩子成長。小學想當醫生，天主卻有不同的想法，就把我給「打壞」，重新塑造，讓我的眼界看得更寬廣。

中學時想做工程師，疏通及修復運河，化解華北的旱災及水災，讓人民免於天災之苦；天主覺得這樣的格局太小，又再一次把我給打碎了，利用那些碎渣重建，打造出一個全新的我，讓我加入耶穌會，從「精神」層面來改革。後來我從事教育工作時，鼓勵很多學生去當醫生、工程師，比我一個人去做的效果大很多，驗證了天主自有祂的計畫與主張，而且都是從更大的視角出發，也對我有最好的安排。

在求學的最後階段，原本我一心一意想要研究中西文化，計畫去哈佛進修；後來新的「上司」曾經做過神學院院長，對我有相當程度的認識，認為我更適合去培育年輕修士。培育年輕修士的工作做了八年之後，天主再一次把夢想打破，把我送到徐匯中學去當校長，讓我發揮教育的功能。六年後，天主又發派給我新的任務，這回更是截然不同的全新領域——光啟社，雖然對大眾傳播一竅不通，仍然秉持著發願時的「絕對服從」，就這樣去英國留學，有了短暫的學習。在光啟社做了三年，對媒體生態及大傳領域有了粗略的了解，讓我一輩子受用無窮。

接下來就是展開主教生涯。天主先送我去花蓮，跟花東地區原住民建立起很好的關係，居住了十一年多，原以為會在那裡終老，一九九一年又被調到高雄，一直延伸到屏

東地區的南台灣也有不少原住民，就這樣定居在高雄。完全沒料想到退休前竟然升為樞機主教，進入核心，幫助教宗治理全世界。

回想這一路走來，天主常常把我打碎，然後再給我製造一個更大更新的夢想，原來，這也是一種淬鍊與試驗，讓我在各個領域裡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了多元化而且全方位的學習之旅。在天主無限大愛包圍下，給我更好的安排，讓我可以服務更多的人。不僅如此，在每個不同階段天主也會給我很好的人，安排各方面的專家來協助我，讓我可以做得更好。由衷地感謝天主，以及這些朋友們。

很感激愛我的朋友為我寫的書。寫這本自傳的用意很單純，純粹只是補充沒提到的地方，或是可能因為我傳達得不夠正確，才會導致一些書寫上的錯誤，這不是他們的錯。也藉由這本書，表達天主對我的恩寵，以及我對朋友們的感激。

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於耕莘醫院E棟1321病房

第一部

我的童年



1946年入北平耶穌會修道

## 自幼千種寵愛集一身

不論是讀書時代的同學們，或是日後共事的伙伴，大都認為我的記憶力還不差，但是對幼時三歲以前的事，我只記得三件。其中一件是我還不會講話不會站立行走的時候，有一天從家中溜出，爬到我家對門的四曾祖叔耀邦公的書房兼診所。

四曾祖叔公是一位文靜的讀書人，也是方圓數十華里內出名的中醫。他給人治病施藥從不收費。為這個緣故，病人和家屬為了感謝他，常給他送些水果、糕餅或其他土產。四曾祖叔公非常疼愛我，常把好吃的東西送給我，也常逗著我玩。他沒有兒子，只有三個女兒，都已出嫁，但還沒有孫子，所以我就成了他老人家含飴弄孫的對象了。

四曾祖叔公見我獨自爬進他的書房，高興地將我抱起，放在最矮的小椅子上之後，給了我一塊糕餅。然後找出早已準備好的一塊長約十公分寬約三公分的光滑木板，用毛筆恭整地寫上「單國璽」三個字。在交給我這塊木板時，指著上面的字給我講了很多的話，那時我還聽不懂，現在猜想他大約是向我解釋國璽兩個字的意義。國璽之名就是四曾祖叔公為我取的。

大約是手拿木板不便爬行，或是怕弄髒了那塊木板，離開他的書房回家時我將木板叨在嘴裡，看得四曾祖公公哈哈大笑。母親這時正在找我，看到我這種怪模樣，也不禁笑著說：「你真像母貓叨小貓一樣」，隨即將我抱起帶回家中。這是出生以來記憶的第一件事，那塊木板也一直保存在我母親的針線筐內，母親不時讓我看那木板上的字，並重提我口叨木板的有趣故事。

我的曾祖父耀龍公排行第二，上有長兄耀升公，下有二弟耀群公和四弟耀邦公。他和長兄及三弟在我出生時都已過世。我的曾祖雖然兄弟四人，但後代人丁並不興旺，當時我是唯一的曾孫。我的祖父深崇公有一兄一弟，當時我是家族中唯一的孫子。我的母親是外祖父宗文章公的長女，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我的三個舅舅在我出生時都還沒有結婚，我的小姨媽比我還小兩歲。所以當時我是宗家的唯一外孫，外祖父母和三個舅舅非常疼愛我。

聽母親說，我小的時候長得又白又胖又健康，人見人愛，加上在那個重男輕女的時代，唯一最小的男孩就成了單宗兩個家族的寶貝和未來的希望，我真是集族人、親戚、鄰居及朋友等人的千種寵愛於一身。

## 成了自我中心的小霸王

小的時候我很喜歡到外婆家去玩。外婆家在我家東南方約七八華里，村名叫「沙河寨」，坐落在舊黃河的南堤岸。村的北方是舊黃河河床，土地相當肥沃，早已開發成農田。村的南方有許多舊黃河沖積的沙丘，沙丘上及村的周圍都種滿了果樹，有桃、杏、柿、棗、梨、李子等。在春天各種果樹花朵盛開，整個村莊便成了一片花海。夏秋二季各種果子繼續成熟，掛滿樹頭，不但美觀，而且讓人垂涎三尺。此外沙地適合種植各種瓜類和花生。這些農產品都是相當吸引小孩們的。這大約是我喜歡到外婆家去玩的原因之一吧。

另一原因，是外祖父喜歡帶我去清河頭大鎮的集市場去玩。清河頭在沙河寨西南方，約三華里的地方，是附近鄉鎮各種農產品集中銷售的地方。我的外祖父是這地方的經紀人，人脈很廣，朋友也很多。他常以自己的外孫為榮，並向朋友們介紹，也受到朋友們的稱讚。每次和外祖父去趕集，回來時一定會帶著很多好吃好玩的東西。

在我兩歲半左右發生過一件很有趣的事。有一次母親帶我到外婆家。一見到外婆非

常高興，我就伸開雙手要外婆抱抱。這時外婆用左手抱著一個小女孩，伸出右手將我抱起。我一看到那小女孩在外婆懷中，就用手推打她，甚至還用腳踢她，跟她說：「這是我的外婆，你不可以趴在我的外婆懷裡！」那小女孩只有六個月大，既不會說話抗議也不會用手還打，只是哭泣。這時母親急速把我接到自己懷抱中，並指著那小女孩向我說：「她是你外婆的小女兒，我的妹妹，你的小阿姨。」我還是理直氣壯地說：「她不可趴在我的外婆懷裡！那是我的外婆！」母親和外婆都笑了。

集千種寵愛於一身的小霸王，漸漸養成了以自我為中心、不顧別人，也不懂外婆和小阿姨的母女關係比自己和外婆的關係更親密更重要。小霸王心中想的外婆是屬於自己的專利品，別人不能去碰，連外婆親生的女兒小阿姨也不行。

三歲以前的我，簡直不可理喻，心中所想的只有「我」和「我的」。這樣發展下去，後果非常可怕，不但會養成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私和霸道性格，而且將來還會公私不分違法犯紀，嚴重傷害國家社會。慶幸天主給了我一對知情達理的父母，他們疼愛我，但絕對不溺愛嬌縱我。他們雖然不是出名的教育專家，但是他們知道用什麼方法漸漸地幫助我、誘導我走出以自我為中心的霸道小王國。

## 母親的一枚銅幣

在我小時候，是沒有超級市場的，更不要說有一天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便利商店。要買常用的食物蔬菜水果和日用品等，還得去趕集。所謂「集」就是小型的十幾家店舖和一些小攤販組成的市場。因為農民的購買力很弱，不是每天都會去趕集買東西，因此集市也不是每天都開張的。離我家最近的集市場，是四華里之外的黃城村，農曆單日開張，雙日則休息。

除「集」之外，還有「會」。「會」是較大型的市場，集合較多的攤販、更多的貨品、更多的人。「會」不是常舉辦的，是在一年中特定的日子，連續舉行三天。離我家最近的黃城村，在每年的農曆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盛大舉辦三天大「會」。我的生日是農曆十月二十四日，在我滿三歲的那一天，母親大約是為我慶生，特別帶我去黃城村趕大「會」看熱鬧，也順便拜訪幾家親戚，買一些冬天所需的物品。

下午回家時，夕陽的照射雖然有些暖意，但西北風已開始吹起，帶來一些寒意。快走出黃城村時，街頭有一位面色蒼白、衣衫單薄的母親懷抱一個瘦弱的小男孩。原來在

大「會」市場最熱鬧的地方，有些乞丐乘機向來往的人行乞。強悍的乞丐往往組成幫派，欺壓弱勢者，尤其是婦孺，將她們驅趕到偏遠不易得到人施捨的地方。那對母子大約就是這樣被趕坐在街的盡頭等人路過施捨。我的母親看到他們母子很可憐，便從口袋中掏出一枚銅幣，放在我的手中，讓我交給那位在母親懷中的小男孩。那小男孩大約一歲左右，退縮著不敢伸手接錢，他的母親鼓勵他，並且架著他的胳膊讓他伸開手接錢，還教他說：「謝謝。」那時一枚銅幣大約可以買兩個大饅頭，足夠他們母子的一頓晚飯。

第一次看到那對黃面肌瘦、衣衫襤褸的母子時，心中有些害怕、不敢接近。在母親一再地鼓勵與催促下，纔將那枚銅幣放在小男孩的手中。就在這一剎那，我纔注意到世界上有這樣可憐的人，同時心中也感覺到莫名的高興和安慰，因為我為別人做了一件好事。這是我從以自我為中心的霸道小王國中走出的第一步，也是我划向人生深處的第一步。

我非常感激我的母親。她知道在家族和親友間人見人愛、集眾人千種寵愛於一身的我，漸漸養成了小霸王性格。自從欺負半歲的小阿姨、霸佔外婆的懷抱之後，母親就找機會教育我，使我了解世界上還有別人，不只是我自己而已。除了這次讓我將銅幣親手交給窮苦母子之外，每有乞丐來家中乞食，母親都讓我將食物親手交給他們，以便使我從小養成關心愛護幫助窮人及弱勢者的習慣。這是我划向人生深處的第一課。

# 聖召的種子

「聖召」二字在天主教的詞彙裡是指「天主的召叫」，有廣狹二義。廣義是指天主召叫人所從事任何一種正當的職業，都是聖召。狹義是指天主召叫人去滿全一種特殊的任務，特別是指離家專務修道或盡司鐸聖職的使命。天主召叫人的方式，隨人而異。有的人在特殊的情況中，很清楚地感受到天主的召叫。但是大多數的人，都是在祈禱和日常生活體驗中，慢慢感受到天主的召叫。

至於天主何時在我的心中播下了從事聖職任務的聖召種子，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但我從一懂事，就喜歡神父的生活職務和工作，尤其喜歡模仿神父舉行彌撒聖祭，六七歲時最喜歡玩的就是做彌撒的遊戲。我利用有好幾個破洞的舊麻袋當神父祭衣、找一個杯子當聖爵、一個小盤子當聖盤，然後剪一些圓形白紙當麵餅。我的兩個妹妹，一個五、六歲，一個三、四歲，是我最忠實的教友。我模仿神父講道時他們就端坐靜聽，至於當時講些什麼，現在一點也記不起來了。我舉揚聖體血時，她們都虔誠地跪著叩首，但當我給她們送聖體時，她們都緊閉雙唇搖頭不要，因為白紙不好吃。天主也許藉著幼

時的遊戲將當神父的聖召種子撒在我的心田中了。

我的家鄉東干城是濮陽縣第二大城，也有全縣第二大教堂。有位神父常住在村裡的教堂神父宿舍內，負責照顧附近十餘村莊的教友。常見到神父騎著單車到各村去看教友，給人講道、授洗、聽告解、獻祭、送終、主持婚葬等宗教禮儀，有時也給人一些簡單的藥品。神父無疑是當時那一帶最有學問、最受尊敬、最有權威的人。教友見到他，都會向他鞠躬致敬，教外人對神父也很尊重。

我從小就很喜歡跟父母及長輩到教堂去。六、七歲時已經獨自一人去教堂參加要理班和國小初級班的課程，這時和神父接觸的機會更多了，對神父的生活、工作以及待人接物的態度和方式更加欽佩與敬仰。這大約就是作神父聖召的開端吧。

## 初領聖體，請耶穌進到心中

我們東干城的天主教聖堂是全濮陽縣第二大的，大約能夠容納四百多人，外國傳教士為適應我國傳統文化習俗，在教堂內實行男女分座規定，男左女右。小孩則自由可以和父親或母親在一起。五、六歲以前喜歡跟母親在一起，因為母親回答我的問題時比較有耐心，而且她這一邊小朋友比較多，還可以偷偷地和小朋友們在一起玩。有幾次母親去領聖體時，手拉著我一起前去。神父將聖體放在母親口中後，不理會我就給下一位送聖體，這時我感覺到神父輕忽了我，於是大聲抗議說：「我也要！」惹得神父和許多人都微笑著看我，我很不好意思地問母親：「神父為什麼不給我吃那白色糖果？」母親當時只回答說：「你還小，回家後再給你講。」

回家後纏著母親問同樣的問題：「神父為什麼不給我吃那白色糖果？」母親耐心地給我解釋說：「那不是糖果，是耶穌的聖體。」我又問說：「怎麼看不見耶穌？看到的是白色糖果。」母親說：「那不是糖果，是用麥麵粉做的小薄餅，在彌撒中耶穌藉著神父所念的成聖體經文，將它變成了祂自己的身體，養活人的靈性生命。這是一個大奇

蹟，耶穌將麵餅變成了祂的身體之後，保留麵餅的白色與外形，以便人敢吃祂的肉，否則若人看見耶穌血淋淋的身體，誰敢吃祂呢！」我還是不太懂母親所講的奧秘，母親再一次解釋：「白色麵餅在彌撒中，耶穌藉神父的口所念的祝聖經文，就變成了耶穌的身體。所以白色麵餅雖然外表沒有改變，但是確實已成了祂的身體，耶穌就隱形在內。」

以後我就纏著母親要領聖體，要請耶穌進到我心中，和我一起生活、一起玩、一起祈禱、一起讀書。母親和神父商量之後，便把我送到準備初領聖體的兒童道理班中。教理老師用最後晚餐、耶穌在十字架上慘死、彌撒聖祭等許多掛圖給我們講解聖體聖事，並教導我們用信德的眼睛看麵餅內的耶穌。老師告訴我們耶穌很喜歡小孩子，還將耶穌在世時擁抱小孩子的掛圖指給我們看。現在我們都相信在那白色的麵餅形狀內有耶穌。經過神父考試及格後，遂在七歲那年的復活節初次領受了聖體。

初領聖體之前，教理老師還教給我們如何仔細反省考察自己的過失和毛病，怎樣向天主懺悔，怎樣求天主幫助立志改過，並怎樣向神父說明自己的罪過缺失，也求神父代替天主赦免自己的罪過缺失和給予補贖。這是我第一次認真檢討反省自己，纔發現自己是那麼自私霸道，有那麼多的缺失罪過。向神父辦告解時非常感動，淚流滿面求天主寬恕。在告解以後，心中感到非常輕鬆愉快，並渴望初領聖體和耶穌親密結合。第二天復活節初領聖體時，感覺耶穌真地到我心中來了，和我成了好朋友，那種友誼、親密、平安、愉快、喜樂真是無法用語言表達。這次經驗奠定了我終生向耶穌效忠及親密友誼的基礎。

## 領受堅振，勇敢為信仰作證

河北省在清朝時稱謂直隸省。我小時候所屬的教區叫做直隸東南代牧區，幅員相當廣闊，人口眾多，後來分成了獻縣、永年、大名、景縣四個教區。在我小時，還沒有分教區，主教住在獻縣張家莊。因為教區幅員遼闊，主教大約每五年輪流巡視各地堂區一次，同時也舉行堅振聖事。在我八歲那年春末夏初主教要來村裡施放堅振，本堂神父要我們半年以前就準備並學習堅振的教理。

為準備領受堅振聖事，要理老師用許多掛圖給我們講解這個聖事的來源和意義，例如耶穌在約旦河受洗時聖神藉鴿子的形象降落在他身上，在最後晚餐時耶穌預許遣發安慰者聖神，五旬節時聖神藉火舌的形狀降臨在宗徒們身上等。這些聖經中的故事告訴我們堅振聖事的來源。要理老師也給我說明：堅振聖事是教會的成年禮，領受了這件聖事的教友在信仰生活方面算是成熟了，有責任保衛信仰、傳播信仰，並遵守教會對成年教友所要求的一些規定。

要理老師也給我們講解堅振聖事禮儀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覆手禮和傅油禮。堅振

如同其他六件聖事一樣，有外在的儀式和內在的恩寵。外在的覆手儀式是從教會的初期宗徒時代就舉行的一種禮儀，象徵宗徒們和他們的繼任人將自己所領受的天主聖神和聖神的恩寵通傳給領受堅振的人，同時口念祝聖經文，求聖神降臨在領受堅振者身上，並賜給他或她七樣神恩。傅油禮在舊約時代已相當普遍，凡天主所揀選的國王、先知、司祭等人都接受傅油禮。天主教在洗禮、堅振、晉鐸、病患者身上都有傅油儀式。在舉行堅振聖事時，主禮者用右手拇指沾些堅振聖油抹在領受堅振者的額上，劃一個十字聖號，同時說：「請藉此印記，領受天恩聖神！」在聖經中，給人傅油象徵天主聖神的力量和恩寵，能夠滋潤人的心靈，使人有充沛活力去完成天主所托付給人的使命。

至於堅振聖事的效果，要理老師特別強調三點：(一)堅振是教會的成年禮，領受過堅振的人要勇敢為信仰作證，捍衛純真信仰，並將信仰傳給他人。(二)領受過堅振的人，如同宗徒在聖神降臨節一樣，有堅定的信德，新的活力，將自己與天主、教會、家庭、社會等關係都以生活表現出來。(三)天主藉著堅振不但將聖神圓滿地傾注給人，而且還賜人七樣神恩：智慧、聰敏、超見、剛毅、明達、孝愛、敬畏。那時要理老師要我熟記這七恩，考試及格纔准領堅振。

在我領受堅振時發生了一個有趣的插曲。按照當時的習慣，主教去一堂區施行堅振時，教友們要到村外約三華里處排隊歡迎。主教由總堂坐驟車來村裡，遇到歡迎的教友群眾便下車，改乘教友準備的轎子。主教向歡迎的神父及教友們寒暄後，便坐在轎子

內，四個壯漢用力一抬，一根轎杆喀啦一聲便折斷了。主教笑著從轎子中出來說：「還是坐騾車比較安全。」原來鄉村裡的轎子是為婚禮迎娶新娘時用的，當時人早婚，十六、七歲的新郎新娘平均重約四十幾公斤左右。為我付堅振的劉欽明主教（Most Rev. Msgr. Henri Lacroart, S.J., 1864 ~ 1939）是法國人，體重約有九十公斤左右，坐上鄉村單薄的花驕，當然會出事。純樸的鄉村教友一片好心善意，以最隆重的儀式歡迎主教，沒想到會出意外。主教深知這些純樸教友們的善意，所以轎杆折斷後，從容走出轎外，以微笑和幽默化解教友們的惶恐。

## 深刻的宗教經驗

八歲那年，在宗教信仰生活方面，我有過四次特別深刻的經驗。第一次是「告解」（梵二後稱謂「和好聖事」）。要理老師為了準備我們的「初領聖體」，用掛圖及《要理問答》給我們講解「告解」聖事。老師特別強調這件聖事的「告」及「解」二個要素。為能向聽告解的神父說明自己的罪，必須先細心地省察自己的良心犯了那些過失。老師教給我們按照「十誡」和「聖教四規」做省察，如果有嚴重過錯，還應當告訴神父犯罪的次數。老師強調的第二點是「解」，就是得到天主寬恕赦免。為得到赦免，必須要痛悔，也要立志改過和告明，還要做神父所罰的補贖。

那時老師還不知道梵二的「和好聖事」名詞，故沒有強調與天主和受害人和好的重要性。小孩子的良心都很細密敏感，我做完「告解」後，感覺非常輕鬆愉快平安。從那時起，我就習慣作告解。「告解」聖事確實是一個培育兒童和青少年「致良知」以及「辨別是非善惡之心」最有效的方法。

第二次特殊經驗是「初領聖體」。在「初領聖體」的前夕，做了第一次「告解」，感

覺到好似將自己的心靈小室做了有生以來第一次大掃除，並佈置得窗明几淨，以便迎接耶穌的到來。第二天當神父將聖體放在我的舌上後，我畢恭畢敬地將它嚥下。回到自己的坐位後，雙目緊閉，雙手合十捧在胸前，雙膝跪地，這時真的感覺小耶穌和我一起進入到我心室。因為感覺耶穌的年齡和我相同，我便和他手牽手地交談，一點也不怕懼。至於我向耶穌說了什麼話，現在已不記得，只記得耶穌所說的一句話：「我們做朋友好不好。」從那時開始，我便喜歡輔祭，也喜歡朝拜聖體，對耶穌的體血隱藏在麵餅和葡萄酒形內的奧蹟，再沒有疑惑過。個人與聖體內耶穌的親密關係，固然非常重要，但是聖體聖事與團體、普世教會以及全球人類的共融、合一、互愛、互助、團結、合作的關係也很重要。準備初領聖體時，要理老師若給小孩子講解這些要點，使小孩子們從小培養團體意識和世界觀，一定為改革社會及促進世界和平有很大的助益。

第三次特殊經驗是領受「堅振」。在領受「堅振」時，沒有像初領聖體時那樣虔誠。只記得在額頭上傳了聖油以後，用右手在我的左頰上輕輕地擱了一下，象徵領了堅振以後要勇敢為信仰做證，不怕別人欺負迫害，甚至不怕犧牲性命。那時對於聖神與個人以及教會團體的密切關係不太了解，只知道在教難時聖神會給人勇氣，使人不怕為信仰流血殉道，如同不久之前許多教友被義和拳殺死一樣。那時也感覺到自己有這樣的勇氣，但沒有感覺到向外福傳的衝勁及活力。

第四次是比較美滿的信仰經驗。那年的晚秋，在非常令人舒服的氣候中，在外婆家

玩了一天，下午四點多鐘時，獨自一個人回家。在經過舊黃河河床後，爬上了北岸的大堤。那堤約有半公里寬，長度則看不到盡頭。大堤上面相當平坦，早已開發成為農田。大堤的外面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我家住在離大堤約四華里的西北方東干城，那裡有濮陽縣第二大教堂，鐘樓約有二十米高，尖頂上豎立著一個大十字架，從大堤邊緣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小時候沒有見過山，大堤為我就是那時最高的地方。從堤上的邊緣遠眺西方，只見稀稀落落散布在大平原上的一些農村，我住的村莊離我站立的地方最近。這時太陽快要西沉，放射出金黃色的光芒，整個大地也染上了金黃的色彩，路無行人，大地一片寧靜，晚秋的空气雖有些涼意，但夕陽照在身上倍感溫暖舒服。那時我還不知道「夕陽無限好」的詩句，但我陶醉在這如詩似畫的美景中，同時感覺和天主很接近，身心靈的裡裡外外都被天主滲透包圍，內心感到無限的寧靜、平安、滿足、喜樂、幸福，整個宇宙和人類在天主內好似縮小了都擺在我眼前，和我也非常接近。

這時我也不知道要向天主說什麼話，只有如醉如癡浸潤在天主無限的大愛中。我也不知道對著夕陽站立多久，忽然遠處傳來我村教堂的鐘聲。那時我們的教堂也有用鐘聲告訴教友們晚禱時間到了的習慣。聽到鐘聲，我便面向教堂伸展雙臂大聲誦念晚禱。世界名畫「晚禱」的作者米勒假如有我那時的心靈經驗，定會畫出一個八歲男孩站在高崗上，在夕陽的餘暉中，面向遠處的教堂伸展雙臂祈禱的美麗動人圖畫。

晚禱後我便從堤上走下，如癡如醉地回到家中。這次的體驗較為完美，補足了我前三次所缺少的宇宙觀和人類社會觀的幅度。在這次信仰經驗中，我感覺天主是那麼的真實，比整個宇宙、人類和萬物加在一起更真實。從那時起，對於天主的存在我再也沒有絲毫懷疑過。

## 小學生活的點滴

在我小時候，因為多年戰亂不安和天災地禍，除了幾個大城市之外，華北鄉村的教育非常落後。在我的村莊只有天主教創辦的一所「簡易初小」。所謂「簡」，因為只有一間大教室和一個萬能老師包辦所有課程。所謂「易」，因為沒有入學考試，也有沒月考，只有學期考，此外全體學生都不必繳納學雜費。所謂「初小」，因為老師只教授當時國小一至四年級的重要課程。此外老師還給學生講解天主教的《要理問答》和一些經文。

學生共有三十多人，幾乎都是教友子弟，分成四班。老師給一班上課時，那一班學生就圍繞在老師書桌的四周，其他學生或玩或背誦一些課文。我八歲進入這所簡易國小。十二歲時父母認為我年紀夠大，能夠到濮陽縣城內天主教所辦的「益華完全小學」住校繼續讀書。

益華小學的校長是德裔匈牙利人隆其化神父（Fr. Gáspár Lischerong, S.J.）。學生約有一百八十多人，共分六班。每班除級任導師外，還有一些科任老師。全校老師教學相當認真，師生全部住校，彼此認識，有濃厚溫馨的家庭氣氛。開學那一天，校長照例

點名，輪到我們那一班時，他猶豫地念出ㄉㄤㄩㄥˇ 儿三字，重複了好幾次都沒人回答。全班同學和級任導師都在看我，因為我是班上唯一的插班生。我無奈地舉手回答說：「我姓單名字叫國璽」。隆神父微笑著在我名字旁加了注音，大約是拉丁拼音。關於我的姓名還有一個插曲。二〇〇九年我到靜宜大學演講，午餐時俞明德校長說，他在徐匯中學讀書時，我正是他的校長，他的同學私下都叫我ㄉㄤㄩㄥˇ 儿。我回答說：「這有什麼稀奇！我念小學時，我的校長點名就叫我ㄉㄤㄩㄥˇ 儿了。」

小學住校生活中最難忘的，是日本軍機的轟炸和掃射。七七蘆溝橋事變後，國軍節節敗退，日軍逐漸南侵。在日軍進攻我們的縣城前三個月，日本軍機不時在城的上空盤旋偵察，有時還投下幾枚炸彈。國軍沒有高射炮，日機肆無忌憚來去自如。轟炸時，老師要我們蹲在書桌下。但炸彈震耳欲聾，讓人膽戰心驚。後來隆神父為了師生的安全，要我們天亮以前吃早飯，然後帶著書包和午餐出城躲在樹林中或麥田中上課。

當日機轟炸縣城時，在城外看得很清楚。日機飛到縣城上空後先盤旋數圈尋找目標，然後低飛直衝目標投下炸彈。那時日本軍機是螺旋機，而不是噴射機，飛行很慢，並發出嗡嗡的聲音。在轟炸後回城時，看到的是被炸的房屋還在燃燒，被炸死的人肚破腸流躺在大街上；有一次還看到一條被炸斷的人腿掛在樹上。這些死傷者都是平民百姓。雖然事隔多年，但給我留下的深刻恐怖印象終生難以抹滅，現在偶而還會做躲避日機轟炸的噩夢。

日軍佔據縣城以後，還時常到鄉村掃蕩游擊隊。受過軍事訓練的游擊隊士兵早已逃之夭夭或躲藏隱秘安全的地方，暴露在路面上都是扶老攜幼的一般老百姓。引導日軍的偵察機，有時會低飛用機關槍向這些手無寸鐵的逃難者掃射。我有數位鄰人，其中有一位患小兒麻痺症而不良於行的堂哥，也是在逃難時被日機的機關槍掃射而死的。

為這個緣故，從小我就憎惡日本軍閥，更憎恨戰爭。我相信：戰爭與暴力不但解決不了人間的紛爭，更會加重、加深人們的仇恨與報復。只有無私的大愛，纔能徹底解決個人、家庭、團體、社會、族群、國家、國際以及全人類的大小問題。

## 捨己救人的隆其化校長

影響我一生至深且巨的人，就是我的小學校長隆其化神父。他是一位德裔匈牙利籍的耶穌會會士，年輕時喜歡研讀歷史，有歷史博士學位。他對同修會的前輩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人非常仰慕，定下志願踵武他們的後塵來華傳教。來華之前，他細心研究過他將要去的河北省南部的大名、濮陽等地的風土民情及當地民眾的迫切需要。他知道當地教育及醫療都很落後，便在來華以前到匈牙利的醫學院研究一些基礎醫學和一些常見疾病的簡易治療方法。他來華時還隨行帶了許多藥品。

隆神父來華之後，先到大名府耶穌會院學習中文，然後被派到濮陽縣城內天主堂傳教，同時被任命為濮陽、清豐、長垣三縣的總鐸和這三縣耶穌會士們的院長。隆神父身高約有一百六十多公分，身形清瘦，留有大鬍子，外表嚴肅不輕易言笑，做事非常認真，但有一顆悲天憫人的愛心和高瞻遠矚的胸懷，為救助人的急難不怕赴湯蹈火，甚至不怕犧牲自己的性命。在此記述他冒生命危險拯救別人的兩項事蹟，即可了解他那冒險犯難，為救別人不怕犧牲的偉大精神。

在中日戰爭時，日軍是肆無忌憚地屠殺無辜的平民百姓。那時中國軍隊的武器和訓練都比較落後，往往不戰而逃，但是一般平民扶老攜幼很難遠逃。日軍在攻佔一個城市後，按照慣例，會搜查三天三夜找出隱藏的國軍。因為言語不通，日本軍人只要看到青壯的年輕男子，便將他們殘殺。老百姓聽聞日軍在攻下城市時所做的慘無人道暴行，便催迫青壯男子早日逃離日本軍將要攻佔的地方，但老弱殘疾婦孺卻無法遠逃。

濮陽縣的首府也叫濮陽，位於濮水之陽，舊黃河之金堤的北邊，城牆是用泥土夯成的，高約五、六公尺，頂端寬約三公尺，有雉堞，是黃河北岸的軍事要塞，自古以來兵家必爭之地。七七事變後，國軍節節敗退，日軍攻打濮陽縣城時國軍聞訊早已撤退，城中年輕男子也相繼出城避難，無能力逃出的老弱殘疾婦孺約六七千人，都躲進天主教會大院及學校內避難。教會負責人隆其化神父將大門從內加鎖，由旁邊小門出去後，也將小門鎖住，自己站在門外等日本兵來。不久幾個手持刺刀及武士刀的日本士兵來到，用刺刀抵住他的胸膛，下令開門。這時隆神父一言不發，雙眼直瞪日兵，伸開雙臂作十字架形，站立在大門外面，阻止他們入內。日本士兵被他的莊嚴和勇氣懾服了，不知所措，最後派人去找他們的長官。長官可能在德國留過學，便用德語和隆神父交談。隆神父告訴他院內沒有一個士兵，都是老弱婦孺殘障者，並將小門打開讓他入內查看；他查看完後便吩咐那幾個日本兵和他們那一個單位要輪班在大門前站崗，不許任何日本兵入內打擾難民。從此全城民眾都將隆神父視為救命恩人。

隆神父的另一捨己救人事蹟，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日戰爭期間，在我們那一帶，不但沒有醫院，而且連醫生和普通的家常用藥都沒有。有一年嚴冬，距離濮陽縣城西北約七十華里的地方，一位患重病的教友派人請隆神父去給他做宗教傅油禮，同時給他一些藥物治病。去時平安無事，但在回程中遇到了土匪。土匪不但搶走他的腳踏車和藥箱，也搶了他禦寒的棉襖和棉褲。在冰天雪地中，只見隆神父穿著內衣褲回到城內。看在我們眼中，一方面痛惜他的不幸遭遇，另一方面對他捨己救人的精神由衷敬佩。

天主藉著隆神父的生活榜樣，暗暗地在我的心中播下了聖召的種子，使我日後踵武隆神父的後塵，進入他所加入的耶穌會。

隆神父非常重視教育，認為教育是改革社會及提升人素質和生活水準最根本的方法。中日戰爭時濮陽各地學校都停辦了，但隆神父排除萬難使教會的益華小學照常開課。他的職務很多也很忙，但他每一學期必定和每一個學生單獨面談一次。他對每一位學生的操行、學業、家庭背景都瞭如指掌。他和學生單獨談話時，都會指出他的優點加以鼓勵，也會指出缺點要求改進；連待人接物的細節他都會耐心糾正。也在這個單獨的交談，針對每一個學生的性格天賦因材施教，提供理想及人生目標。七、八十年以前，隆神父已實施全人教育及個人輔導了。他的教育模式影響我至巨且深，我在培育耶穌會年輕修士及在徐匯中學當校長時，也是採取隆神父的教育模式。因此，我教過的學生，在四、五十年後還和我保持密切的師生關係，我還能一一叫出他們的姓名。

## 死亡的滋味

在六歲那年的夏天，我獨自在後院樹下玩時，忽然發現在較遠的另一棵樹下有一隻羽毛未豐的小斑鳩躺在地上。有些螞蟻爬在它身上，小鳥不斷地轉動身體。我跑過去用雙手將小鳥捧起，拿去給母親看。母親將小鳥身上的螞蟻清除後，找了一個紙盒作它的窩巢，並放一些麥粒和水。小鳥閉著雙眼不吃不喝，無精打采地縮著頭，想必是從樹上摔下時受了嚴重的內傷，在下午就死掉了。

我很喜歡這隻小鳥，它的死讓我非常哀傷。母親把我摟抱在懷中，慈祥委婉地安慰我說：「小鳥從今以後再也不會受苦了。它飛到天堂去和小耶穌一起玩，小耶穌很愛它，你應該為牠高興！」然後母親便和我商量為小鳥築一個墳墓，母親讓我捧著躺在紙盒內的小鳥，她自己拿著挖土的工具。她挖洞時，叫我去採一些花放在小鳥的屍體上，然後幫我將紙盒輕輕地放在洞底。這時她教我閉上雙眼為小鳥祈禱，並引導我想像小鳥慢慢地飛進天堂落在小耶穌的手上，和小耶穌一起玩，耶穌很喜愛它。當母親將小鳥的墳墓蓋好之後，叫我去採一些花。當我將花插在小鳥墳墓時，不禁放聲大哭。這是我初嚐

死亡的滋味，原來死亡就是分離隔絕。

有生以來第一次看人死亡，則是在我十二歲的寒假中。

那時春節剛過後不久，父母帶著我要去教堂參加主日彌撒。出門時父母有些放不下心，讓我站在門口等待，他們進到祖父的寢室探望，因為祖父已臥病在床三個多月了，數日前他還大量吐血過。

不久，母親驚慌地走出來並叫我盡快進去說：「你爺爺快不行了，快進來為他祈禱！」進入之後看到跪在床前的父親，淚流滿面地握著祖父的手。祖父則閉眼張口，呼吸越來越微弱，最後頭向旁一傾斜便停止了呼吸。母親和我跪在床前誦念我們所知道的經文。誦經後，父母商討如何為祖父淨身、穿壽衣、治喪、殯葬等問題，同時叫我去教堂和親友報告祖父去世的消息。

回家之後，祖父的遺體穿著壽衣躺在大廳的靈牀上，雙手合併在胸前，手上掛著玫瑰念珠。遺體的面容雖然灰黃蒼白，但是慈善安詳，如同睡覺一般。親友川流不息地前來致哀，教友們也陸續來祈禱。在殯葬的前一天晚上，教友們先祈禱，然後神父舉行追思彌撒。在領聖體後閉目和耶穌交談時恍然大悟：聖體內的耶穌不但將全世界信仰祂的人結合在一起，而且也使逝世的信友的靈魂和在世的信友們在祂內共融，將來還能在天堂重聚。

這一領悟給我帶來光明和希望，祖父逝世之後數日的哀傷也一掃而空。當棺木入土

時，也沒有強烈分離隔絕的感覺。這時只想到，有朝一日會在天堂相見。

就在祖父去世的那年暑假，從城內住宿的學校回到家之後的第三天，早飯後便和幼時的幾個玩伴到村外麥田和池塘周圍去玩。在城內住校的我好似關閉在籠中的小鳥，現在回到熟悉的麥田和池塘，真如脫籠之鳥那麼自由快樂。一望無際的麥田已成為金黃色，微風吹過有如閃閃發亮的波浪。池塘周圍蟲聲唧唧，蝴蝶與蜻蜓飛舞，是我們追逐的對象。因為空氣乾燥，出的汗很快就蒸發了，縱使在四十度左右的氣溫中頂著烈日遊玩，並不感覺炎熱難忍。

接近中午時大家回家吃午飯。我一進家門便頭暈雙眼模糊、兩腿虛弱站立不穩，母親看到我臉色蒼白、情況不對，立刻將我抱到床上。這時我全身無力、心跳很快、呼吸困難，感覺死亡臨頭，心中充滿了恐懼。幼時曾有意當神父，只因父母家人反對，以後便沒有再提此事。這時心想如果讓母親向天主許願：待我病癒之後，准許我將來修道當神父。母親愛子心切，便拉著我的手向天主許願說：「天主，祢如果讓我的兒子不死，痊癒後我會讓他去修道當神父。」這時我已慢慢昏過去了，看到耶穌、聖母、許多天使、聖人聖女向我走來，我非常高興地迎上前去。接近時，看到一條深溝相隔，同時感覺在背後有一隻強力的手拉著我。

慢慢甦醒過來後，看到母親滿臉流淚，手拉著我的手說：「快醒過來！快醒過來！」我向母親說：「剛才我看見了耶穌。」母親見我能夠講話，便破涕為笑，去拿水給我喝，

還把濕毛巾放在我的頭上。

事後母親告訴我：當時她很擔心我會死去，因為我的脈搏很不穩，甚至心跳和呼吸有時會停止；這時她更加熱心祈禱並鄭重許願，如果我能活過來，她會將我獻給天主。如果天主召叫我去修道作神父，她不會阻止的。

這是我初次親身品嚐死亡滋味的經驗。這次經驗，使我深信人現世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結束，而是去度天堂永生的一個過程。

## 立志當醫生

在我中暑、遊走死亡門檻之後不久，有一天半夜裡忽然聽到住在我家隔壁的遠房堂伯父大聲喊叫：「肚子痛！肚子痛！」因為他大聲喊痛，父母便帶著我前去探望。當時村中唯一的推拿師也請了過來，正為堂伯父推拿肚子，但越推拿他越大聲喊痛。推拿師看到自己的推拿無效，不久就停止了。堂伯父喊叫了三天三夜，越喊聲音越微弱，還發著高燒，最後陷入昏迷，不久就死了。堂伯父還不到五十歲，正值中年，體格非常強壯，在我中暑時也探望過我。他的驟逝帶給我強烈的震撼。

年齡略大、懂得一些普通醫學知識之後，回想起堂伯父驟逝的病狀，我猜他是患了急性盲腸炎或腹膜炎之類的病症。這些病症在醫藥發達的今日都是可以開刀救治的。當時我就想：假如有醫師在場治療，堂伯父也不會那樣痛苦地驟逝。那時我曾興起將來要當醫師的心志。

另一個誘導我想當醫師的，是從城中回家過暑假時，去找一位住在離我家較遠的村西的幼時玩伴，一位遠房堂叔就住在他家隔壁。這位堂叔做木工時不小心刺傷了自己的

腿。因為不懂衛生，沒有醫學知識，僅用一般人吸用的菸草和一塊破布包紮傷口。傷口因感染細菌很快便發炎潰爛，甚至發出惡臭、生出蛆蟲。

那位玩伴告訴我堂叔的狀況，我們便結伴去探望堂叔。看到堂叔疼痛不堪、嚴重的傷勢，我很同情他，愛莫能助的無力感使我難受了好幾天。那時我就在幻想：將來當了醫師之後，要培育鄉村一些知識水準較高的人，例如村長、教會的傳道員等人，教給他們一些最基本的衛生知識，如何為他人清除傷口，用酒精消毒殺菌，並擦些碘酒、紅藥水之類的藥物，如同在我就讀的益華小學的醫務室主任梅增春修士為我們學生所做的一樣。

還有一件讓我心痛難忘的事。

在小學快要畢業的那一年寒假，回到家之後聽母親說我幼時一個玩伴在兩個月前失去了母親，我便急速去他家安慰他。他家是我以往常去玩的，這次看到的情況和從前大不一樣，非常零亂，我的玩伴也失去慣有的笑容。兩個月前他的母親因為難產，失血過多而逝世，兩個新生的雙胞胎弟弟活了一個多星期，也因缺乏適當的營養與照顧，相繼死亡。我聽了之後，不但沒有辦法安慰他，反而自己淚流滿面，哀傷不已。原來他有一個非常美滿幸福的家庭，他母親的驟逝，不但奪走了他的童年與歡笑，而且使他全家陷入了黑暗苦悶與絕望的境界。這個哀痛淒慘的事，更加強了我想當醫師的志願。

## 一顆子彈從我的耳旁擦過

小學畢業時，我們那一班共有二十八人。能夠到一百五十多華里外去繼續升學的只剩下五人。許多同學不能繼續升學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還是學費，以及離家遙遠和戰亂不安，讓許多家長不放心。七七蘆溝橋事變之後，日軍很快便侵佔了河北省較大的都市和鐵路沿線。

許多學校因戰亂和經費問題都停辦了，河北省南部的七個縣只有天主教的兩所小學和一所中學還招生開課。這所中學原來是法國神父創立的一座師範學校，匈牙利神父接管以後改制為普通中學，取名叫四維中學。那時學生人數不到兩百人，大都住校。師資相當好，有許多課程，例如英文、數學、外國地理及歷史等均由匈牙利神父和修士擔任。學生們最不喜歡的課是日語，因為是日本佔領軍強迫增加的，而且及格還不能畢業。我們那時逼於情勢，勉強使考試及格，但考試完了也將日語還給老師了。

在中學時期有幾樣終生難忘的事故，其一是日本兵對我開槍，一顆子彈擦過我的耳邊，幾乎喪命。中日戰爭時，所謂日軍佔領區，也不過只是一些較大的城市和鐵路沿

線而已。鄉間及偏遠地區往往為游擊隊所控制。日本軍隊為保護公路暢通，往往在公路旁邊修築一些炮樓或瞭望台。每座瞭望台有兩層，下層為檢查行人，上層為休息、睡眠以及飲食之用，台頂有堞牆、望遠鏡以及荷槍實彈的守衛兵。每一瞭望台之間的距離平均約三、四公里。游擊隊白天不敢挖洞破壞公路，偶而會在夜間偷挖。日本軍發現之後，會找附近的村民報復。我自己去中學校報到的途中，就看到一具掛在公路旁電線杆上早已腐爛的屍體，從很遠就可以聞到屍臭。這些被日本兵殺害的人往往是無辜的農民，破壞公路的游擊隊早已逃之夭夭。日本兵為達到殺雞儆猴的效果，便濫殺無辜使之頂罪。

有一次學校放暑假時，一位蓄有大鬍鬚的匈牙利神父，要騎摩托車去濮陽。為了路上的安全，我請求他讓我騎腳踏車跟在他後邊一齊南下返鄉。當時匈牙利已被納粹德國佔領，成了軸心國的盟友，所以日本軍對匈牙利人也就不相當禮遇。一般民眾經過公路上的日軍檢查站時，必須停下受盤問檢查，神父們卻不必在日本軍的檢查站停下來接受檢查。那時在我們那一地區傳教的匈牙利神父都蓄有大鬍鬚，大鬍鬚就成了這些傳教士的通行證。神父在騎摩托車時風一吹，鬍鬚就分成兩半，飛揚在兩肩之上，好似翅膀一樣。剛出城經過幾個檢查站時，神父都略停，並用手向緊跟在他後邊的我一指，我也不必下車接受盤查。這樣走了十多公里之後，我的腿有些痠痛，和神父的摩托車有了一段距離。結果經過一個檢查站時，我如同以前一樣沒有停下，而且更加努力踩要追上神

父。雖然聽到後面有人喊叫，但我仍繼續前行。忽然聽到砰的一聲槍響，一顆子彈颯的一聲擦過我的右耳邊。超前一百多公尺的神父聽到槍聲後趕緊停車等我，同時向瞭望台打手勢不要再開第二槍。那時我只專注在努力追上神父，沒有想到剛剛是在鬼門關前轉了一圈。

晚上回到家裡，兩腿痠痛，渾身乏力，如同癱瘓了一樣，因為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一天之內騎了一百五十多華里的腳踏車。雖然很疲累卻不能入睡。這時在路上聽到槍響及子彈擦過右耳邊驚險的一幕在腦中重演，不自覺地有些發抖：假如那顆子彈射進了我的腦部，這時我大約躺在棺材中了！

回顧生來三千寵愛集一身，受到父母、親友、師長和神父們無微不至的照顧、關懷和愛護，但是我還沒有為別人做出任何服務與貢獻。天主利用這次危險事件，使我在人生的航程中更向深處划進一步，認真規劃自己的人生前程。

## 百年罕見的大旱災

華北大平原是由黃河以及其他河流數百萬年所沖積而成的一望無際肥沃良田。如果風調雨順，是我國北方盛產麥子和雜糧的糧倉；如果發生水旱災等自然災害，就會是哀鴻遍野。在我讀中學時，華北就發生了一次百年罕見的大旱災。約有一年半的時間沒有下雨。華北農民完全是靠天吃飯，沒有灌溉系統，也沒有深水井，一遇到旱災便赤地千里寸草不生。

如果在承平沒有戰爭時期，農民家中大都會有些存糧。如果省吃儉用大都可以度過飢荒的難關。但在兵荒馬亂的中日八年戰爭期間，一般農民都家無存糧。原因是日軍和協助日軍的皇協軍需要食物時，就藉口以掃蕩游擊隊之名，出城到鄉間搜括農民的食糧以及農民所飼養的鷄鴨豬羊牛等能食用的家禽和家畜；各路的游擊隊伍也向農民徵糧。日本軍隊及其幫凶皇協軍和各種游擊隊，猶如拉鋸一樣搜刮農民，此去彼來鋸齒深入農民的要害命脈，鋸斷了農民的安定生活和守望相助的優良傳統。一遇到百年罕見的大旱災，便各自東西逃離家園，真正達到了十室九空、家破人亡，令人不忍目睹的淒涼悲哀

境況。

在沒有戰爭的時代，如果某一個地區有飢荒，還可以從產糧豐富的地區購買食糧救災。但在戰時，各地方的守軍都不願意自己地區的食糧外流，以防自己的給養不足影響士氣和地方治安。為此各地都設有關卡，防止物資外流。農民的鄉土觀念很重，很不願意遠離家鄉；他們先吃家中能吃的東西，最後連他們所保留的農田種子都吃掉；在絕望中吃掉未來賴以全家活命的種子。最後，他們連可以吃的樹皮都剝下來吃了。我們住校生的伙食雖然粗淡，但還可以溫飽，所以並沒有感覺旱災造成的嚴重飢荒。

到了暑假，我們濮陽縣的幾個同學為了在路上能夠彼此照顧，便結伴同行返家。那時已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只能步行。第一天我們走了九十多華里，從大名府城出發，在距離南樂縣城約十五華里地方，同學們想在路旁的大樹下休息，忽然發現在不遠地方有一個小孩的頭顱，更遠處躺著一具沒有頭顱的小孩屍體，已發出屍臭蒼蠅亂飛。同學們原來想在此處休息吃午飯，看到這樣的慘狀一點食慾也沒有了，也不想休息了，大家悶不作聲地繼續南行。

在路上遇到的逃難人數比前一年少了很多，大約能夠逃往他鄉的早已離去。所經過的村莊大都十室九空。村中能夠食用的榆樹樹皮都被刮掉，只剩下光禿禿的白色樹幹，早已乾死。平時農家養狗守門，生人經過時會令全村的狗吠此起彼落，現在經過時卻是鴉雀無聲，靜寂得令人窒息。偶而能夠看到一個骨瘦如柴的老人獨自坐在門前，我們走

近時抬頭看著我們，面露失望的表情。他可能是盼望出外逃荒的兒孫早日歸來，也可能是無言地向我們傾訴他內心的傷痛：「你們這些過客，請停下來看看有誰的痛苦比我內心的痛更大？我本來有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現在這場災難使我家破人亡！」一路上經過一村又一村，村村有如空城，凋零淒慘的境況使人心酸。

這個暑假是我一生中痛苦的假期，舉目所及盡是寸草不生赤地千里的旱象和家破人亡欲哭無淚的殘存者，以及徹底被旱災摧殘凋零的農村。如何解旱災和飢荒的問題，在整個暑假中佔據了我的心，連做夢時也在思索這個問題。每天呆在自己的房間內作白日夢，幻想自己當了水利工程師，沿黃河兩岸巡察：看看如何疏濬河床？在何處安置與它相連的運河水閘？又幻想自己到華北各地周遊查看：在什麼地方開挖運河和運河的支流？甚至幻想將華北大平原的水利工程規劃成如同一個大棋盤一樣，縱橫距離各約十公里便有一條運河。這樣，在旱時利用運河中的水灌溉，澇時則利用這些運河疏散洪水，不致氾濫成災。有時幻想到忘記用餐，需要母親或妹妹大聲呼叫數次纔如夢初醒，一邊食不知味地吃著飯仍一邊繼續作白日夢。小學時曾想當醫師，現在卻想作水利工程師，希望能夠徹底解決華北的水患與旱災。

暑假後回到學校和一位熟識的神父暢談我想當水利工程師的心願。他非常稱讚我的心志，但也坦白告訴我：在當時的環境之下不可能實現。首先是在華北當時僅存的兩所天主教大學即北平輔仁和天津沽都沒有水利工程系。然後他又給我分析當時的時局：中

日戰爭雖未結束，但從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以來敗跡日見明顯，日本終將戰敗；接著，國共兩軍在許多地方互爭地盤擴充實力，將來在中日戰爭結束後，恐怕會有大規模的內戰。黃河的水利工程需大量人力物力，除非有一個真誠關懷民生問題的大有為政府倡導支持這樣龐大艱巨計畫，憑個人之力是沒有辦法達成的。我非常讚許我悲天憫人的心願，鼓勵我熱心祈禱，將自己的心願講給天主聽，求天主指引完成心願的有效途徑。

## 解除婚約

在我年輕的時候，除了在大城市或男女同校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之間可以公開談戀愛之外，在傳統文化薰陶之下的鄉村卻是禁忌。在鄉村中如果一個男孩子公開追求女孩子，就會被認為是花花公子放蕩不羈，會受到父兄及長輩的責罵，甚至毒打，認為是敗壞門風，丟家族的臉。如果一個女孩子和男子幽會被人發現，就更不得了，會被認為淫蕩不守婦道和傷風敗俗，家人和整個家族都引以為恥，甚至有時逼著這樣的女孩子自盡。

那時一般的婚姻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撮合的，連五四新思想運動的大師之一胡適先生的婚姻也是由父母決定的。那時的婚姻講究「門當戶對」，就是兩家的財勢和社會地位應該是相等的。那時也講究情份，如果兩個朋友的太太都懷孕了，還不知道胎兒的性別，兩個朋友往往「指腹為婚」說：「如果生下來的是男一男一女，就讓他們結為夫婦；如果是同性，就讓他們成為結拜兄弟或姊妹。」孩子還沒出生，他們的婚姻就被決定了。

我的父母也不能免俗，在我十八歲時為我訂了婚，但沒有讓我知道。在我中學快要畢業的那年寒假，父親告訴了我這件婚事，並計畫在我畢業後為我完婚。聽到這事，我

悶悶不樂好幾天，甚至在元宵節那天絕食抗議。

母親安慰我、勸我進食。父親也放下身段和我商量：如果我不滿意這件婚事，他可以重新物色更合我意的對象。我告訴父親我要當神父，不可能結婚。母親在旁聽著只是流淚，我安慰她說：「在我中暑假要死時，您不是許願將我奉獻給天主了嗎？」元宵節過後，我就回學校去了。至於婚約是怎樣解除的，父母沒有告訴我，我也沒有問他們。

我很愛我的父母和兩個妹妹，也很喜歡我的家庭和天倫之樂。我也幻想過要成立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讓父母在年老時能夠享受含飴弄孫之樂。但是，自從我注意到民間的疾苦，想當醫師和水利工程師，更想當神父以後，天主的大愛在催著我犧牲小愛，犧牲婚姻和家庭，以完成天主委託我完成的更大使命。那時內心感覺到天主召叫我棄家修道去完成祂所託付的特殊使命。我也無法具體說明這個特殊使命是什麼，但是以後種種的人生際遇，一階段又一階段地揭示出來，天主的大愛也一步一步地引領我了解祂的旨意，給我智慧和力量去完成祂託付給我的特殊使命。

在我當徐匯中學校長時，有一位台北縣政府教育局的督學，他是山東人，除了相信儒家思想之外沒有任何宗教信仰，負責視察三重蘆洲一帶的學校。他和我熟識之後，有一天突然問我：「你當神父，不結婚生子，犧牲家庭天倫之樂，值得嗎？」我回答說：「值得，非常值得。假若我結婚生子，需要照顧自己的太太和子女，我還能這樣一天二十四時全神貫注為全校師生服務嗎？」他知道我是以校為家，以學生為子弟的專職校長，

便點頭讚許。他又問我是否年輕時失戀或因和女朋友鬧翻了而討厭婚姻生活？我回答說絕對不是為了這些理由。我的宗教信仰告訴我：婚姻是一件神聖的大事，正如儒家所相信的「天作之合」，是家庭的基礎，是人類傳宗接代的正常途徑。犧牲婚姻和家庭天倫之樂，度獨身生活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得到的。我選擇犧牲婚姻及家庭天倫之樂的動機，是我的宗教信仰。在我的內心深處，我感覺到天主的特別召叫，天主教稱之謂「聖召」。天主邀請我犧牲小愛完成大愛，要效法耶穌基督度貧窮、貞潔和服從的生活。並以這種生活拯救陷入貪婪、性氾濫、貪圖高官厚祿及驕奢淫佚的生活與風氣的人類和社會。

天主的「聖召」是一個愛的邀請，人可以自由地接受，也可以拒絕。天主不願強迫人無奈地接受這樣的召叫，而願人慷慨大方以愛還愛的心情接受這個特殊艱巨的邀請：跟隨祂的聖子耶穌，效法耶穌的生活模式，天天背著十字架分擔耶穌拯救世人醉心於貪婪、淫蕩、專權之驕奢淫佚的生活與習氣。這是天主無限大愛的邀請，還需要用慷慨無私的大愛去承受，纔能夠度一個完美幸福滿足的奉獻犧牲之聖職人員的獨身生活。

我的外祖父非常寵愛我，當他知道我要離家去修道時，特別找我談，勸我放棄修道的心願。當時他還不是天主教教友，而是儒家忠實的信徒。他想以孔子所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道理說服我，並且還用了一個可笑的假設「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和你一樣不結婚，人類不是很快就滅絕了！」我沒有用人口爆炸的危險反駁，因為那時還沒有這個危言聳聽的說法。外祖父最後用交換條件的方式說：「如果你不去修道，你願意我什

麼時候領洗入教，我就什麼時候領洗。」他老人家在我進入修道院以後，認真地研究了天主教的信仰，不但接受了洗禮，也帶領全家成了虔誠的教徒。

## 攻讀哲學，準備當神父

在中學畢業的那一年，面對未來人生我非常認真規劃和思考。為這個緣故，每週都和我信任的那一位神父談心，請求他的指引輔導。這位德學兼優的神父在談心時並不多言，只是留心聽我傾訴。在關鍵的問題上，他會引導我反省深思事情的處境和前因後果以及謀求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他知道我有意作醫師，也想當水利工程師，他稱讚我的理想，但也分析時局和環境，使我認清在當時的大環境之下那兩個理想是無法實現的。他鼓勵我再深思再更熱誠地祈禱。在虔誠祈禱中我的心志豁然開朗：天主要召叫我徹底奉獻犧牲，當個終生事奉天主服務他人的神父，我的那兩個理想，可以由我的教友及學生去實現，並且可能實現得更好，影響力更大，層面更廣。

當神父的方式有：(一)作教區神父，歸屬於某一教區，在財物及服從和團體生活等方面有較大的自由，只受教區主教的管轄、派遣；(二)當修會的神父，屬修會的上司管轄，要矢發清貧、貞潔、服從三個誓願，注重團體生活及工作紀律，個人的自由空間不大。修會又分很多種，大家公認聖依納爵·羅耀拉所創立的耶穌會是天主教內最嚴格的修會

之一。我的小學校長隆其化神父和在我家鄉一帶傳教的神長們大都是耶穌會士。我非常景仰他們犧牲奉獻的精神，他們待人接物的慈愛謙和態度也讓我非常感動。為這個緣故，我希望在中學畢業後加入耶穌會。將此意願披露給當時大名教區監牧查主教之後，他自己雖然也是耶穌會士，而且在大名教區工作的聖職人員大部分也是耶穌會士，但他為教區的將來著想，他認為應當培養一些教區神父。為此，他不准我入耶穌會，而要我去景縣若石神哲學院攻讀哲學。當時大名教區的耶穌會區會長也勸我遵照主教的命令去讀哲學。哲學是想當神父的人在讀神學之前必修的課程。

若石神哲學院也稱為景縣總修院。因總修院的院址是在河北省景縣，故冠以地名，又因是獻縣、永年、大名、景縣四個教區共同培育聖職人員的修道院，故冠以總字。這座修道院原來是設在獻縣張家莊的，一九三八年冬遷往河間，翌年暑假在河間的三位神父、一位輔理修士、九位大修生、十三位教授和工人全遭日軍殺害。在獻縣傳教的外國教士大都是法國人，法國當時雖已被納粹德軍佔領，但仍被軸心國認為是敵對的國家。而奧地利和德國是同文同種，德國當時的首相希特勒是奧地利人，為這個緣故，日軍對奧地利人比較客氣禮遇。獻縣、永年、大名、景縣四個教區的主教們在河間大屠殺之後，立刻召集會議，最後大家一致決定將大修道院遷往景縣，以策安全。

我是一九四四年暑假後進入若石神哲學院讀哲學的。當時的院長是蒲敏道神父（Rev. Fr. Francis Burkhardt, S.J.）。他是當時景縣教區的副主教和該教區耶穌會的區會長，工作

相當忙碌。修道院的院務大都由修生們的監督張希賢神父處理。擔任教授主要哲學課程的老師是柏世貞神父 (Rev. Fr. Anton Pechacker, S.J.) 他終生研究教授士林哲學。他在課堂上很喜歡指名問學生問題，我是他慣常詢問的幾個學生之一。他引導學生深入思考，共同尋找問題的答案。此外還有幾位奧地利神父任課，他們都很傑出，德學兼備，很受修生們的愛戴。雖然當時物質生活相當艱苦，但全院師生同甘共苦精神生活卻相當充實。

若石神哲學院的神學課程分四年講授，哲學課程則分三年，一共七年。我們讀哲學時，第一年的一半時間是用在研讀拉丁文，因為士林哲學的文獻和著作大都用拉丁文寫成。教拉丁文的教授是蔡同仁神父 (Rev. Fr. Augustin Zehner, S.J.)。他的性格非常溫良慈善，對拉丁文學有很深的造詣。士林哲學課程主要的是邏輯學或理則學、認識論、方法論、宇宙學、心理學、自然神學、自然倫理學、哲學史、近代哲學等。

「哲學」是利用人的聰明智慧探討事物最後原因的學問。哲學重視和強調對事的觀察、分析、歸納、綜合、推理等過程，尋找出事物裡裡外外和背後等各方面的最後原因。我研究哲學最大的收穫，是對看事、想事、行事各方面比較有邏輯、理性、深入；遇事會從多方面分析思考；待人更寬厚，會體諒他人沒有受過哲學薰陶，看事想事可能不太邏輯周詳。哲學對研究神學有很大的幫助，除了提供理性的邏輯思考方式之外，更使人承認人之理性的限度，在理性之外還能夠存有更超越的啟示境界，並且在理性與啟示之間不但沒有矛盾，而且是相輔相成，因為理性的真理與啟示的真理同出一源——永

恆真理的天主——是不會有矛盾的。

在若石神哲學院讀哲學時，國內外以及教會內發生了幾樣重大的事故，值得在此簡略地提述。第一件大事，是經過八年殘酷的日軍閥侵華戰爭，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在這八年兵連禍結的戰爭中，國人吃盡了苦頭，大家都渴望和平早日到來，能過正常安定的生活。但國共內戰已經開打，漸漸白熱化，使民眾疲憊的身心及破損荒蕪的家園又蒙上了一層恐怖的陰影。

正在此時，天主教教宗庇護十二世給國人贈送了一件振奮全國人心的大禮物，就是任命當時山東青島教區的田耕莘主教為教廷樞機。這個好消息是教宗庇護十二世在一九四五年聖誕節前夕親自宣佈的。田主教不但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位樞機，也是全世界有色人種中第一位膺選如此崇高榮位的聖職人員。這項消息傳來，使景縣若石神哲學院的全體師生暫時忘掉了戰爭的痛苦，好似從國共內戰陰霾密佈的空隙中透出一道陽光，我們著實地慶祝了一番，對中國教會的前景也增添無限的遐思。

## 親情綿綿無盡期

我是家中的獨生子，從小便集父母、家族、親友等人的千種寵愛於一身。父親做事比較理智、冷靜、嚴肅，很少流露情感，但是我知道他深深地愛著我，並將家族未來的希望都放在我身上。母親性格比較開朗樂觀，喜歡款待客人，慷慨救助貧困。為這個緣故，親友鄰人都很喜歡和她往來。母親非常疼愛我，我的衣服、布鞋、棉被等，都是她親手縫製的。因為小學時就在縣城內住校，只有寒暑假纔能回家和家人團聚。第一學期非常想家，父母去學校看望時，常想和他們一起回家。住校生活漸漸習慣了，並且結識了許多同學玩伴；寒暑假結束離家時，雖然有些離愁，但一想起學校中的同學玩伴，離愁很快就消失了。但是，母親卻不容易忘懷，有一次兩個妹妹偷偷地告訴我：「你每次回城內住校時，母親就難過得好幾天不思飲食，在家中到處尋找你的腳印和所留下的東西。」

使我終生難忘的和父母離別，是我去北平加入耶穌會的那一幕。父親知道，我這一次，他寄託在我身上的家族期望和傳宗接代全部落空。為此，我辭別父親離家時，他難

受得說不出一句話，悶坐家中。我了解父親當時的心情，便請兩個妹妹陪伴他，不要出門送我。含淚向父親揮別時，熱淚奪眶而出，心中強烈地預感這是我們父子在現世的永別。果真，一年後父親便與世長辭了。

反而母親表現得非常堅強，她堅持要獨自送我一程。到了村外的岔路口，我勉強母親止步。這時母親淚流滿面，哽咽著對我說：「兒啊！天主既然要你，你就去吧！天主自會照顧你父親和我以及你的兩個妹妹。」這時我的眼淚如同決了堤，再也忍不住了，也說不出一句安慰母親的話。心中有一種強烈的預感：這是我們母子在現世最後的離別。預感果然成真，離家三十三年返鄉探親時（一九七九年），纔知道母親與世長辭已經三年了。

我雖然從小學就離家住校，每年寒暑假結束返校時，都有些離家的傷感，但和這次去北平加入耶穌會離家時相比，卻大不相同。這次有股強烈生死別離的預感，心如刀割，一方面有父母家人親情的強力拉扯，另一方面有天主無限大愛的牽引，兩股愛情拔河一般似乎將我撕裂，最後天主的大愛獲勝。含淚向母親揮手告別，騎上單車向北離去時，我不敢再看母親一眼。走了約一公里，在另一岔路口轉彎時，回頭一看，母親還站在原處望著我。離家雖然已逾一甲子，但午夜夢迴，母子生死別離的這一幕，還不時重演，醒來時枕頭往往被淚水所浸溼。

到了北平之後，雖然和父母家人還住在同一個省分內，兩地距離也不超過五百公

里，但是卻被兩個敵對的政權分別統治，信件不通，音訊斷絕，連父親逝世的消息還是數年後在海外輾轉得知。離家時，中日八年戰爭剛結束不久，國共內戰已經開始。出國時，內戰方興未艾，整個中國大陸正發生有史以來最劇烈的政治變更。新政權建立之後，一切以政治意識形態掛帥，發起許多驚天動地的大運動：例如「大躍進」、「破四舊」、「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實行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宗教」那時不但被定位是「人民的鴉片」和應該剷除的迷信，而且還被定位是「反革命勢力」，尤其具有國際性的天主教更被定位是私通外國的反動集團。在國外聽到國內許多無辜善良的老百姓冤枉而死。自然也會想到自己的母親和家人親友的安危。

離家三十三年，和家人音信斷絕，雖然相信天主會照顧他們，但是血肉之心還時時焦慮掛念母親和家人。因此，養成皺眉頭以及憂愁滿面的習慣。別人以為我性格嚴肅，待人冷漠。其實誰懂得我內心當時的掛慮和憂傷呢？只有每日在祈禱中向天主傾訴。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華國峰執政時，大陸略微開放一些。有一天忽然接到母親的一封信，大意是說：三十多年沒有見面了，非常想念，希望我能盡快回家一趟。她並且舉例說：最近有旅居美國多年的鄰居曾回國探親，現已平安返回美國了。正在此時，我也接到了教宗任命我作花蓮教區主教的通知。我便請求教宗暫時不要公開發表我任命，讓我先回鄉探親，以後再公佈。回鄉以後，纔知道母親已經逝世三年了，她給我寫的那封信原來是我的兩個妹妹偽造的。她們請我原諒，並且告訴我：母親逝世時，文化

大革命尚未結束，給在國外的我寫信就能構成被鬥爭的罪名。另一原因是怕我知道母親過世的消息之後，不願再回家。她們也很想念我，為此善意地寫了那封偽信，希望能見我一面。

回家後，親友鄰居一知道我要到父母墳前祈禱，便來安慰我，和我一起前往。長輩存活者寥寥無幾；小時的玩伴同輩大半尚在人間，但不到六十歲已老態畢露；四十幾歲以下的晚輩大多不相識。一眼望去整個村莊似相識又感陌生，三十多年物換星移，人事皆非，恍如隔世。一到父母墓前，立刻跪倒在地，涕不成聲，默默祈禱良久。兩個妹妹和許多親友陪我一起落淚，最後大家將我扶起。這時唯有宗教信仰能夠安慰我，因為我相信：有朝一日我還能夠和父母親友在天堂相聚，那時再也沒有戰亂不安，再也沒有疾病、分離、眼淚和死亡；在那裡永享親情綿綿無盡期，偕同父母親友共同分享天主無窮的大愛和永恆的生命與圓滿的幸福。

## 離家修道一甲子

幼小的時候，對人生有許多夢想。有一段時期想當醫生，中學時期又想做水利工程師，但是自小最嚮往的還是神父牧靈福傳的職務。想做神父的意念越來越清楚，也越來越堅強。十八歲時，父母按照當時習俗已為我找到了結婚的對象。我得知之後，便向父母堅決表示我要當神父不要結婚，甚至在元宵節絕食抗議。父母終於放棄了為我訂婚的計畫，而同意我去修道作神父。我便進了教區的小修道院。

當時大名教區的聖職人員大多數是耶穌會士，只有少數的幾位教區神父。朝夕與耶穌會士相處，並且閱讀的聖人傳記大多數也是列品的耶穌會士。小修道院畢業之後，向大名教區耶穌會的區會長表明想入耶穌會的願望。會長說：「主教認為教區神父人數太少，希望你留在教區內，不要入耶穌會」，但是他又輕聲地說：「熱心祈禱吧，等待新的時機！」於是我便去景縣若石總修院攻讀哲學。

一九四六年暑假從景縣回家時經過大名。當時大名耶穌會的區會長是匈牙利籍的吉鳳翔神父（Rev. Fr. John Takacs, S.J.），他主動召叫我去談話。首先他問我是否還願意加入

耶穌會。我回答說：「從未改變入會的意願，只是等待新時機。」他說：「時機來了，我們的查主教要調換了。你回家以後好好準備，在聖母升天節以後，先到大名報到。」吉會長告訴我查主教調職之事還是秘密，不可洩漏。他也沒有告訴我誰要接替查主教做大名教區的監牧，我也不便向他詢問。原來查主教只是一位沒有晉牧的耶穌會神父，可以隨時調職。後來纔知道他的繼任人是我恩師隆其化神父。

八月十五日我在濮陽縣城內參加了隆其化神父舉行的聖母升天大禮彌撒。彌撒後我辭別了恩師隆神父，他特別降福了我和我的同學安世民。安同學和我先在我家（東干城）過夜，第二天我們便騎腳踏車北去一百五十華里的大名城。我十二歲時就離家到城市中求學，只有寒暑假纔能回家與父母團聚。但是這次離家卻是生死別離。我的父親在我入耶穌會後第二年便與世長辭了，我的母親在我晉牧前三年去世了，一生中再未見過雙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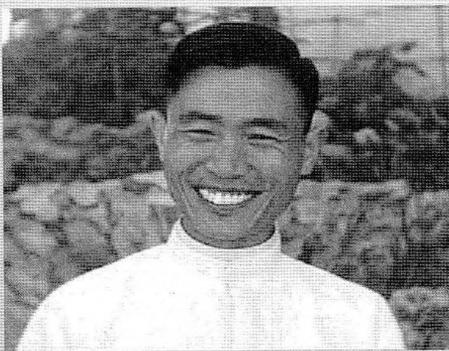
八月十六日晚上我和安同學抵達了大名城。十九日吉鳳翔會長神父親自駕著牛車帶領安世民、孫益軒、梁鳳洲、張鶴琴和我去北平入耶穌會初學院。大名當時是共產黨八路軍的地盤，北平則由國軍佔領。兩地之間約有四百多公里。因為戰爭之故公路及鐵路都被破壞。我們經過許多村莊，進出村莊時均有人查看我們的通行證。到順德府時逢大雨，我們住在主教公署將近十餘日之久。順德教區的葛主教和其他遣使會神父都是波蘭人，非常照顧我們。大雨過後我們便起程去石家莊。這時便需要經過國共兩軍的戰爭區。我們一路向迎面而來的人探聽前面的戰爭情況，夜宿各地天主堂時也得到神父教友

們的協助，就這樣躲過戰爭的火線。到達石家莊之後，我們將牛及車一起賣掉，用所得款項購買去北平的火車票。到達北平時，已是九月五日。

正式入初學院前，需要做體檢和修會審察，這兩項我都過關了，其他過關的同伴便於九月七日入初學，但我因為在景縣總修院讀過哲學，必須有羅馬傳信部特別許可纔能入會。九月十一日由當時北平總主教田耕莘樞機代表傳信部給予許可，我終於正式入耶穌會初學。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一日便是我入會修道一甲子。請大家同我一起感謝讚美天主！

## 第二部

### 神職的陶成



在菲律賓時期的單國璽

## 加入耶穌會

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大名教區匈牙利耶穌會士的區會長吉鳳翔神父帶領我們五個望會生：安世民、孫益軒、梁鳳洲、張鶴琴和我抵達北平，住進耶穌會在石虎胡同的德勝院內。德勝院原來是清朝時的一個王府，耶穌會買下之後，因該地處於北平城的德勝門附近，故改名為德勝院。開始時這個會院只是為歐美等外國耶穌會士來華學習華語之用。院內的建築都是宮殿式的，內部略加整修以適合神父和修士們的生活。

那時耶穌會在中國有兩所初學院：一所在獻縣，為培育長江以北的初學修士；另一所在上海，為培育長江以南的初學修士。那時全國攻讀哲學的耶穌會修士都集中在獻縣。中日八年戰爭後，共軍漸漸開始公開迫害教會，為此獻縣的初學院和哲學院便遷往北平德勝院。我們五人住進德勝院後的第二天便開始接受會憲所規定的入會考察，同時也到北平市內聖萬桑醫院做身體檢查。

我們五人中只有孫益軒的體檢沒有過關。安世民、梁鳳洲、張鶴琴和我的體檢以及入會考察都通過了。除我和安世民以外，他們兩位在九月八日正式入了初學。因為我和

安世民曾經在景縣若石總修院讀過兩年哲學，加入耶穌會必須得到羅馬教廷傳信部的許可。那時還沒有現在的電子通訊設備，和教廷商討很費時間，最後耶穌會長上去找剛上任不久的北平總主教田耕莘樞機，請求他利用樞機的特權，代表教廷許可我們二人加入耶穌會。獲得田樞機的許可後，我們二人於九月十一日正式開始初學。

當時北平的初學院屬於獻縣教區耶穌會區會長廖迺爾神父（Rev. Fr. Henri Real, S.J.）管轄，廖神父那時就住在德勝院內。初學、哲學、華語三個學院的院長是美籍加拿大人毛繪神父（Rev. Fr. George Marin, S.J.），初學導師是國人張思謙神父（Rev. Fr. Chrysostome Tchang, S.J.），初學副導師是比利時人冀茲陵神父（Rev. Fr. Julian Ghyselincq, S.J.）。初學修士共二十一位，我們那一班新生有十位，二年級的舊生十一位。除了聖堂、餐廳和足球場是德勝院全體神父修士共同使用之外，三院都有自己固定的建築和活動場所。學院獨佔一個四合院，課室、自修室、寢室都各佔一大房間，上課、自修、祈禱、進食、運動、睡眠等生活都在一起。初學院的一切管理、輔導、課程、紀律以及生活細節等都由導師和副導師分別處理。導師負責初學生的神修及精神生活，副導師則負責物質生活以及培育遵守紀律等習慣。

「耶穌會初學院」顧名思義就可以知道，是從頭開始培育新入會者學習耶穌會最基本的精神、神修、生活、團體、組織、會規、會史以及工作方式等的地方。耶穌會的基本精神、神修、會規以及生活方式等都來自「神操」。做「一個月的神操」或「大退

省」是初學院中最主要的培育之一，關於「大退省」我將專文記述。

初學院另一重要培育是向初學神師「訴心」或「神修交談」。每一位初學修士每一週至少一次和神師私下交談。藉此交談，神師漸漸了解每一位初學修士的性格、優點、特長、興趣、神修生活實況，同時也認識每一位的缺點、軟弱、惡習以及神修生活的阻礙，是否適合度耶穌會士的生活？是否能勝任耶穌會士的工作？若有重大及不可矯正的缺點和阻礙，神師就勸他早日尋找更適合他的生活和工作。若有一些可以矯正的缺點和阻礙，並且有很多的優點和潛能，神師就輔導鼓勵他克服缺點和阻礙，依靠天主的恩寵助佑努力發展他的優點和特長。神師的輔導，在信仰和內修生活以及待人接物和善盡職務方面有很大的助益，畢竟旁觀者看事比較客觀。我一生受神師的輔導指引獲益良多。

初學院的日常生活非常有規律，起床、祈禱、彌撒、早點、清掃、勞動、上課、自修、拜聖體、午間省察、午餐、清洗碗盤、散心、下午課程、勞動、運動、晚餐、清洗廚房、散步休息、省察、晚禱、睡眠等都有定時，都有專人打鈴通知。初學院中的一切雜役都由初學生分擔。在初學院中養成的遵守紀律、時間、負責、勞動等良好習慣，一生受用，至今我還喜歡自己清理房間、擦地板、洗衣服、清理衛浴設備、準備早餐、洗碗盤、整理聖堂、照顧屋頂花園、修剪花木等勞動。這些勞動不但可以節省人力，而且還可以當作健身運動，何樂而不為？

每個星期五有一堂「規過課」(Admonitio Caritatis Fraternalis，或稱「兄弟友愛的忠告

課)。這堂課由初學副導師擔任。在祈禱之後，他慣常會指出修士們在舉止言談以及待人接物等方面所有的不雅行為及缺失。他講完之後，如果有人察覺這位修士表達上的缺失，例如說話時口音不清，聲音太大或太小，有口頭禪等，都可以本著兄弟之愛指出糾正。有人在餐桌上舉止不雅，例如拿刀叉的姿勢不對，喝湯時發出響聲，坐姿不雅等，也可以提出來。副導師有時會示範怎樣用刀叉和湯匙，怎樣擺放西式餐具以及進餐時的禮儀和規則。

「規過」在缺乏愛德及政治洗腦氣氛中變成殘暴的鬥爭大會，但在耶穌會初學院中因充滿兄弟之愛而成為敦品勵行的真誠培育。這些兄弟友愛的規過忠告使我終身受用，不但使我能優游地周旋於國內外高級知識份子和權貴之間，而且還能不卑不亢從容地與教宗、樞機、總統、總理等世界名人同席共餐。

聖職人員在週末，特別是星期天（或稱主日），要主持彌撒、講道等禮儀和照顧教友們的需要，比平日還忙。他們休息遊玩的日子自中古世紀以來是每週的星期四，這一天在拉丁語系的國家就稱為「遊樂日」。天主教修道院及學校在這一天也放假。耶穌會初學院也遵照這個傳統在星期四不上課，可以有半天出遊，每月的第一個星期四可以全天出遊。在北平的兩年初學期間，利用每週的星期四參觀了不少的名勝古蹟，例如故宮、天壇、地壇、萬壽山、西山、煤山、北海等。宗教建築也是我們參觀的對象，例如天主

教在北平的南堂、北堂、東堂、西堂以及許多教會機構和學校，例如輔仁大學、司鐸書院、方濟堂的譯經館等。

普通出遊是三、四人一夥，大型的遠足野餐則是全院修士一起行動。因為初學院的紀律嚴緊細密，日常謹小慎微、生活相當緊湊，這些出遊相較之下對我們的身心靈很有裨益。這些出遊也幫助修士們認識許多歷史古蹟，修士們也可以藉此機會交換神修生活體驗和心得。

我們在德勝院借住了一年之後，因為外國修士來北平學華語的越來越多，需要更多的空間，初學院及哲學院便遷往東直門內的船板胡同肅王府。它的建築也是宮殿式的，比德勝院更宏偉，因為肅王在清朝的輩分和地位都很高，權傾一時。但他的後代那時已經沒落，有些人無一技之長，甚至吸鴉片成癮，傾家喪產。他們將王府賣給耶穌會時，只保留了從前奴僕所住的幾個小房間和一小院，使人不勝感慨唏噓。如果回首再看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遭遇和他悲慘淒涼的一生，不難使人深悟現世的榮華富貴和權勢地位真如清風浮雲和落花流水，瞬間消逝無蹤。這些王侯及皇帝的歷史悲劇，無聲勝有聲地住在舊王宮內的我，上了一堂永不會忘記的人生價值課。

## 三十天神操

天主教從耶路撒冷傳到羅馬後，最初三個世紀教徒大都在地窟、礦坑、監獄等地度生活。許多教徒為了堅持信仰，不怕被拋入令人恐怖的鬥獸場中，被野獸撕裂吞噬，或被釘在十字架上、或下油鍋、或受斬刑而殉道。公元三一二年公斯當定（君士坦丁）大帝掌權之後，給予天主教徒信仰自由，天主教遂漸漸歸化了整個歐洲。

除了政治的迫害之外，教會內部也不時會有異端出現，反對正統的教義信仰。這些異端邪說經過大公會議檢察判決後，往往不久就會消聲匿跡，對教會的傷害不太大。但在十六世紀初葉，德國的馬丁路德、法國的加爾文、英國的亨利八世等人前呼後應，用政治、暴力、甚至迫害和戰爭，將歐洲大統一的教會撕裂，創立了各自為政的獨立的抗議宗教會（Protestant Churches）。

就在天主教這隻小舟飽受狂風巨浪襲擊時，天主卻暗暗地準備了一個人，從內部改革、拯救四分五裂的教會。這個人就是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他生為西班牙的貴族，幼時便被送往朝廷，做國王及太子的侍從，以便

學習宮廷禮儀和貴族生活。當時一般貴族子弟多喜好武功。依納爵在西班牙和法國的一場戰役中，曾做過防守普羅納（Pamplona）城的司令，不幸被法軍的炮彈擊中腿部。在羅耀拉老家堡壘中養傷時，因閱讀《耶穌傳》和《聖人的傳記》厭棄了世俗的功名利祿，而願獻身事奉耶穌基督和祂所創立的教會。傷癒後，便起身去西班牙東北部的蒙塞拉（Montserrat）山朝聖。他離家時，仍穿戴貴族的服飾，佩劍騎馬。但他一心想拋棄世俗的榮華富貴，而追隨一貧如洗的耶穌；在路上遇到一個乞丐，便將自己的衣服脫下和乞丐交換，只留下佩劍準備到了朝聖地將它獻給天主，以表示拋棄世俗的決心。

依納爵步行沿途乞食到了蒙塞拉山，將佩劍掛在山上聖母祭台旁，並在該處徹夜祈禱，痛哭流淚，悔恨自己一生的罪過以及追逐世俗榮華富貴享福的放蕩生活。他在該朝聖地一位本篤會神父面前做了一生的總告解，使自己革面洗心成了一個新人。從此，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完全徹底改變。他下山後，隱居在北部小鎮芒萊撒（Manresa）附近的一個山洞中，過著乞討、刻苦、補贖、祈禱的生活。

依納爵在芒萊撒山洞中，大部分的時間是在祈禱中反覆默思人生意義和目的，如何達成此目的？他反省默思達成此一目的的阻礙，如何克服這些阻礙？如何有效地利用宇宙之間的事物達成人生的目標？罪惡就是違反人生目的和妄用受造物，罪惡的後果就是地獄。

這些人生的大問題佔據了依納爵在山洞中苦修的初期。他可能用了數月之久反覆省

思這些問題，同時他也慢慢學習到如何利用「專題省察」及「總省察」等方法改正自己的缺失和弱點，如何利用節食、減睡等刻苦馴服自己的肉身和私慾偏情，並以「告解」和「聖體」增強靈魂和精神的力量。依納爵的這些祈禱、省思、苦行等功夫，在神修學上稱為「煉路」(Via purificativa)，即煉淨心靈必經的途徑。上述的這些操練，是初學修士在「一個月大退省」的第一週的實習主題，目的是希望能達到聖依納爵所了解的人生的基礎與原則，也為初學修士奠定神修生活大廈的堅固基礎。

在茫萊撒山洞中隱修的第二階段中，依納爵在祈禱和默想中反覆省思的主題，是如何選擇人生的陣營？因此，他默想了「君王募兵的比喻」和善惡兩陣營之「二旗對立」。在看清楚應選擇的陣營或應度的生活方式後，為能真正實踐理想，就不該三心二意，捨不得放棄達到理想的那些阻礙，而要堅心定志，為實踐理想，必須毅然決然拋棄那些阻礙，這就是「三種人」比喻。

依納爵是不會滿足度平凡生活的人，他努力進取，尋求更高更大更遠的目標。在選擇人生目標時，為了得救，不但不犯大罪，連小罪也要盡心避免，而且要進一步盡量效法人類救主耶穌基督。祂為了救贖人類，改正人貪圖榮華富貴、享樂自私和地位權勢，甘願接受貧窮、飢餓、受人輕慢凌辱，依納爵稱這種心態為「三級謙遜」。他以天主第二位聖子降生成人等奧蹟以及祂的誕生、獻堂、逃難、納匝肋隱居生活和出外傳道等事蹟做為祈禱和默想的對象，從中學學習耶穌的榜樣，當作建築自己信仰生活和靈修的藍圖。

在同一時期，因了自身的體驗，他找出了做正確「選擇的時間和方法」。他自己大約用了數月之久，實習了上述的那些操練，在《神操》一書中他稱為第二週，在神修學中則稱為「明路」(Via illuminativa)，就是以耶穌的生活思言行為和精神做為神修道路的亮光、嚮導和模範。

既然在祈禱和默想中瞻仰了基督的思言行為生活和精神，對祂越認識就越愛祂，願意甘心投靠祂，度祂所度的生活，願意和祂同甘共苦生死不離。依納爵這時不知不覺中已進入神修學所說的「合路」(Via unitiva)，願意和死而復活的主耶穌基督結合。他從耶穌建立無限大愛合一的聖體聖事開始默觀祈禱，將最後晚餐、山園祈禱、被惡徒出賣、被捕、解送大司祭庭院受審受辱、伯多祿背主、比拉多審判、受鞭刑、戴茨冠、走苦路、途遇聖母、被釘十字架、臨終七言、慘死於十字架、士兵用槍打開耶穌的胸腔等一幕幕的慘劇活現在他的記憶、思考、反省、愛與情感的體驗、祈禱與耶穌交談之中，感同身受。

他在茫萊撒山洞中祈禱與默想耶穌的苦難聖死時，認清了耶穌受苦的緣由，是為補贖人類所犯的罪惡，並以痛苦和死亡征服罪惡，救人免於永死。依納爵在默想苦難時，又加強了刻苦和做補贖的功夫與操練，務使自己私慾偏情馴服於理智、靈性和宗教信仰。在《神操》一書中，他稱上述的這些三祈禱、默想、反省、刻苦、補贖等操練為第三週。

基督徒不但與基督共苦，而且也要與祂共榮。依納爵在《神操》書中，願人在默想了耶穌的苦難聖死之後，也要默思耶穌的復活升天，分享祂的喜樂和永生，並瞻仰天主

無窮的大愛，達到基督徒神修的頂峰。依納爵稱上述的這些神修操練為第四週。

天主聖神光照帶領依納爵走出了貪圖榮華富貴享樂的世俗幽谷，邁向悔改、革新、投靠耶穌基督天國陣營的康莊大道，願與耶穌同甘共苦，以耶穌的思言行為生活和精神做藍圖，建立信仰與神修的高樓大廈。依納爵在天主聖神的引導之下，用了一年之久在茫萊撒山洞隱修祈禱默想反省，親自體驗各種祈禱方式、分辨神類、選擇的方法、克己苦修的尺寸、常以天主更大的光榮人靈更大的神益做看事行事的準則。他將自己在茫萊撒的祈禱、默想、反省、以及分辨的原則等寫成《神操》一書。

在十六世紀，天主教遭受空前內憂外患的危機之際，天主利用依納爵的《神操》，先革新有志力挽狂瀾之士的信仰和神修生活，再經過修道院及教會的機構等團體的革新，而漸漸使整個教會革新。這股革新的力量來自《神操》所強調的祈禱、默思、反省、分辨、選擇等神修功夫和天主的恩佑。

在初學院中第一次做「三十天神操」，我最大的收穫是：了解認清了人生的目的，也知道達成人生目的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及途徑。學會了祈禱、默想、反省、分辨神類、客觀選擇的方法等神修生活的基礎；進而認識耶穌，熱愛耶穌，願與祂共生死，為祂效忠。在祈禱和默想中，天主聖神藉著神師指引使我選擇了「承行主旨」作我終生的神修路線。最後在「瞻仰天主的聖愛」默想使我豁然徹悟：原來「天主是愛」（若望一書四 8-16）是基督宗教信仰的核心，也是創造、救贖、永生奧蹟的一貫之道。

## 愛的誓約：三聖願

武俠小說中的忠義之士，志同道合友誼情深，為了達成除暴安良的共同目標，歃血為盟結為兄弟，團結合作生死與共，誓不反悔。耶穌說：「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生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若望福音十五13）。耶穌為拯救我們，不但為我們捨掉了性命，而且還為我們忍受了最殘酷的十字架苦刑慘死。因了祂無限大愛的感召，祂的許多弟子和後世的信徒，甘願獻身給祂，度祂所度的生活，從事祂所喜愛的工作。耶穌的生活、精神和工作是那樣的豐富美滿，我們渺小的人，只能按照我們的限度效法祂某些方面的一點，例如祈禱、克己、貧窮、獨身、服從等美德。為這個緣故，在教會中漸漸地興起許多修會、團體等組織，例如隱修會特別強調效法在安靜中祈禱、克己、做補贖的耶穌，方濟會特別強調效法貧窮的耶穌，耶穌會特別強調效法服從的耶穌。

獻身於耶穌基督的人大都矢發三個誓願，也稱為「三聖願」，即神貧、貞潔和服從。在此我願簡略地介紹耶穌會兩年初學之後，我所矢發的三個誓願如下。

## (一) 神貧聖願

人類罪惡的主要禍根之一是貪婪。為滿足在現世享樂的慾望，很多人不擇手段聚斂財富，利用欺騙、詐取、豪奪、剝削、搶劫等違反天良的行為，達到致富的目的。有了財富，有些人便為所欲為，盡情享樂，度驕奢淫佚的靡爛生活，因此，其他罪惡也會跟隨而來。人類的救主耶穌基督，為改正人的貪心和享樂主義，並為補贖人類因貪婪所犯的種種罪惡，便誕生在荒野淒涼的山洞中，在襁褓中便隨父母逃往埃及作難民之子。返國後，便隱居在偏僻窮困的山村納匝肋，度木匠之子的生活。

耶穌曾說：「狐狸有穴，天上的飛鳥有巢，但是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瑪竇福音八20；路加福音九58）耶穌所說的「但是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是預言祂死在十字架上時，將是赤身裸體懸掛在空中，好似是上天不收，下地不留，真正達到一絲不掛貧無立錫之地，死無葬所，還是靠善心的阿黎瑪特人若瑟將祂的遺體「安放在為自己於巖石間所鑿的新墓穴內」（瑪竇福音二十七60）。

耶穌如此極端地擯棄財富，是為導正世人對財富的價值觀，而不要誤把現世當天堂。人不是現世財富的主人，只是它的管理人，應將財富當作救人愛人的工具，引導人歸向天國的階梯，而不是誘導人墮入地獄的通道。為這個緣故，天主特選了一些人放棄世間的財富，效法耶穌度貧窮的生活。這就是神貧聖願的來源。

幸蒙天主召叫，進入耶穌會。在兩年初學完畢之後，經耶穌會長上許可，我於一九

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宣發三聖願。「神貧」聖願，是三聖願的第一願。「神貧聖願」不但斬斷了物欲的糾纏，感到內心的自由，而且更能和貧窮謙卑的耶穌接近，更能效法祂那種一貧如洗的生活。神貧使我隨遇而安，能住在都市現代化的建築中，也能住在山上原住民的草寮內；能與總統將相部長等顯貴同席，也能和原住民共享地瓜和小米粥，一切均為達成牧靈福傳的目的為準則，如同耶穌有時接受富人的盛宴款待，有時也與窮人共住。

一向度團體生活，吃大鍋飯，我從來不挑剔飲食。神貧使我珍惜一切資源，不浪費任何可用之物。一件衣服穿到不能再穿時為止，有些已穿了二、三十年，還在使用中。神貧使我愛惜每樣日用品，原子筆用到寫不出字時纔肯放棄，許多廢棄的文件背面是我起草稿的寶貴資源。神貧使我更重視環保，與大自然接近，愛惜天主所創造的每一樣東西。神貧使我常常滿足，並時常讚美感謝天主。神貧使我更關心窮人，盡心盡力解決窮人的問題。總之，神貧使我擺脫物慾，心靈更自由，更能接近貧窮謙卑的救主耶穌基督和祂所關心喜愛的弱勢族群及窮人。

## (二) 貞潔聖願

「貞潔聖願」是耶穌會士在做完兩年初學之後，所發的「三聖願」中的第二願。藉著這個聖願，初學修士願意將自己的身心以及全部感情生活毫無保留地奉獻給天主，效法祂那降生成人的聖子耶穌基督，終生度貞潔獨身的生活，以便更能榮主救人，而無後

願之憂和家室之累。

耶穌會士在聖依納爵的心目中，應該是耶穌君王的精銳機動部隊，負有衛護教會傳播福音的艱巨使命，隨時待命，派往最艱巨、戰火最激烈的前線。他們為基督神國開疆擴土，甘願終生奉獻身心，度貞潔獨身生活，猶如俠客義士不顧身家性命，為達成榮主救人的神聖使命，而犧牲自己的家庭天倫之樂。

「貞潔聖願」還有更高更深一層的神秘意義，就是愛的盟約。天主聖子因無限大愛降生成人，為救贖人類甘願度貞潔獨身的生活，最後受盡種種痛苦被釘在十字架上而死。的確「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若望福音十五13）。耶穌特別召叫一批親密的朋友，願意他們也度祂所選擇的貞潔獨身生活，分擔祂救贖人類的使命。「貞潔聖願」就是被召選的耶穌之秘友和祂所訂立的「愛的盟約」。在「愛的盟約」內，基督無限的大愛能將祂密友對婚姻、家庭、親情、天倫之樂的小愛化成為對天主的子女——特別是窮人、弱勢者以及被忽視的社會邊緣人——之大家庭的無私大愛。有此大愛的力量支持，度貞潔獨身生活的各種困難都會迎刃而解。

### （三）服從聖願

「服從聖願」是「三聖願」中的第三願，也最困難和最崇高的聖願，因為它要求會士毫無保留地將自己最寶貴的自由、意志和智慧都藉此聖願奉獻給天主。當初離家修道

時，我便下定決心：要作一個百分之百奉獻犧牲的耶穌會士，效法小學校長隆其化神父，更願意追隨救贖人類的耶穌基督，祂為補贖並為改正人類驕傲、自大、猖狂、蠻橫、違犯天主的誠命的罪過和惡習，便貶抑空虛自己，正如〈斐理伯書〉所說：「他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當把持不捨的，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人，他貶抑自己，服從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理伯書二6、8）耶穌不但在生死重大的事件上完全承行天父的旨意，而且在待人接物以及日常生活的細節上，也以天父的旨意為準則，承行天父的旨意就如日常吃飯養活生命一樣，「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若望福音四34）〈若望福音〉記載耶穌死在十字架上時最後的一句話：「完成了。」（若望福音十九30）「完成了」就是完成了父的旨意，完成了父所交給祂救贖人類的使命和工程。

在初學院第一次做一個月神操時，我最大的收穫是尋到了我終生的神修路線和目標，就是「承行主旨」。努力修練在任何環境中，任何事件上，特別在長上的命令的背後常常努力看到天主的旨意。在認清了天主的旨意後，從內心接受並竭盡心智，全力以赴，盡量更完美地完成天主藉長上的命令或藉職務及責任的要求所顯示的旨意。由我在修會六十多年的經驗可以總結地說：「服從聖願」不但沒有妨礙我的自由，反而使我獲得了內心更大的自由，不為一己之自私、偏好、人情、惰性、尋舊、畏懼、怯懦、驕傲等偏情所羈絆，能無憂無懼地和天主的無限美好自由意志相契合。

在「生命告別之旅」的演講中，常有聽眾問我：「六十多年常聽從別人及教會的命令和工作安排，這樣是否有傷害你的人格尊嚴和埋沒你的才能？」我常回答說：「正相反！不但沒有傷害我的人格、埋沒我的才能，反而提昇了我的人格，挖掘出我從沒有想過的一些才能。」

我常以因服從長上的命令而放棄去美國哈佛大學攻讀歷史博士學位，而去羅馬研究神修學為例。如果當時我堅持去哈佛，新的省會長大約也不會強迫我去羅馬，因為我在他前任的正式許可，並且已準備了四年之久，正在辦理去美國的簽證手續。但是服從聖願使我看天主的旨意，便棄哈佛而去羅馬。這一服從改變了我一生的工作崗位。假如我堅持去哈佛，學成後可能終生作一位教授。去了羅馬完成學業之後，不但當過初學導師、修院院長，而且還擔任過中學校長、光啟社社長、花蓮及高雄二教區主教、主教團主席，羅馬教廷傳信部、宗教交談、大眾傳播、亞洲主教會議籌備及善後委員會等委員、亞洲主教會議總報告人等職務。最後，更沒有想到被教宗擢升為樞機主教，參與普世教會中樞的重大決策。假若讓我自由選擇，上述的許多職位都會排除在我的夢想之外。因服從而接受上述職位，常使我滿心羞愧，只能抱謙卑的心用〈聖詠〉向天主感恩讚頌說：「你從塵埃裡提拔弱小卑微，由糞土中舉揚窮苦的人，使他與貴人紳士共席，與王侯將相同起同坐。」（聖詠一一三7-8）

按照慣例，耶穌會士發願的時候，他同會的弟兄偕同他一起唱聖依納爵在《神

操》(N.234)中「獲得愛情的默觀」祈禱詞：「主，請收納我的全部自由、我的記憶、我的悟司、我的整個意志、以及我所享用和所佔有的一切。主啊，凡此種種皆祢所賜，今歸還於祢，屬祢所有，任憑祢隨意安排措施。求祢賜我單單愛祢和祢的恩寵。有此二者，我心已足，別無他求。」

這是多麼慷慨激昂的誓詞和愛的盟約呀！我每日至少三次默唱這首愛的誓詞盟約，我已將這首愛之歌的拉丁文牢記在心，早晨醒來時默唱一次，彌撒後謝聖體時默唱第二次，第三次是入睡之前。每次唱這首愛的誓詞，每次都感到心情激昂，增加新的力量和恩寵，使我生活在天主的無限的大愛中。

三願所要求的犧牲便成馨香祭品，每日和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死亡一起奉獻給天主聖父，以補償我個人和整個人類的罪債，並求天主降福整個聖教會以及普世人類。

## 一年的文學，兩個國家三個地方

耶穌會初學修士發初願之後，按照慣例要攻讀兩年文學。研究的對象除了拉丁文和一種西方現代的語文之外，就是本國的古典和現代文學。我只讀了一年文學，卻在兩個國家三個不同的地方。在上海徐家匯耶穌會文學院三個多月，以後又在澳門三個多月，最後在菲律賓新乳。在上海除了讀拉丁文及法文之外，還研讀我國古典文學和諸子百家的思想。中國文學由王昌社神父擔任主講。他沒有學過國語，上課時用上海話，但為顧及北方修士，在上海話中加上一個「的」和「了」，他認為已經成了國語。我那時只聽到他講了一大串「什麼……的」和「什麼……了」。對於修改作文他倒下很大的功夫，真是字斟句酌，還用紅筆加上評語。他不但注意文章的詞藻氣勢，而且更重視它的邏輯和內容。他的嚴格要求對於我以後講話和寫文章有很大的幫助。

一九四八年底林彪的軍隊從東北不斷湧入關內。一九四九年初華北一帶大都被共軍佔領，長江一帶也朝不保夕。耶穌會總會會長非常關心中國境內之教會情勢，便任命蒲敏道神父做耶穌會在中國的視察者，可以代表總會會長便宜行事。蒲神父大公無私，目光遠

大，心胸遼闊，做事非常有魄力。他審情度勢，認為耶穌會應該保留一些根和幼苗，便毅然決定將初學、文學及哲學修士送往國外，繼續接受培育，而神學修士則留下，以便緊急時晉升神父，做牧靈工作照顧教友，不要使教友成為無牧之羊。事後證明這一政策非常正確，也真正符合耶穌會的精神。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我們這批修士連同負責培育我們的師長一起乘船去香港，再換船去澳門。文學及哲學修士住進澳門教區的若瑟修道院，初學修士則住進葡萄牙耶穌會士在澳門的別墅。在澳門時，除了以英文代替法文之外，其他課程照舊。澳門是明清初天主教在東亞發展的根據地，有許多古蹟，例如出名的大三巴教堂的台階和宏偉的正面牆壁以及聖保祿公學遺址等初期耶穌會士建築，此外還有葡萄牙人為抵禦荷蘭軍艦所建立的炮台等名勝古蹟。這些古蹟都是我們練習作文的題材，也是啟發懷古思今令人憑悼的歷史證物。

我們剛抵達澳門時，正是南國的初春季節。看到很多欣欣向榮的亞熱帶植物，例如香蕉、芭蕉、棕櫚、番石榴等，都是在華北大平原看不到的。南方因為雨量充沛，澳門附近的山崗都長滿了亞熱帶的植物，生氣蓬勃，野花盛開，煞是令人賞心悅目。澳門由幾個小島組成，北接大陸中山縣，處於珠江口南端與香港遙遙相對，海路四通八達。按照慣例，每週四修士們可以出遊，有時還去外島山頂或海邊野餐。看到岸邊的漁船和遠處的汪洋大海，思古之情便會油然而生，使時間倒流四個多世紀，想起第一位耶穌會士

聖方濟沙威在亞洲爬山涉水，受盡千辛萬苦，渴望進入中國傳揚福音。無奈當時中國閉關自守，他在澳門南方一個荒涼孤島上等待進入中國。不久便得了重病，在臨死時還兩眼望著大陸岸邊的巖石吐出了最後的一句話：「巖石啊，巖石啊，何時纔能敲開你的大門?!」滿腔福傳熱火的東亞宗徒四十六歲便與世長辭。他的死亡激起了無數志在四方的傳教士，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偉大的傳教士等人，都是受他的感召而願為中華民族服務效勞。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我們這些在澳門的修士便一起由香港乘飛機去菲律賓，以便趕上當地新學年，開始上課。我原來是被分派到耶穌會菲省哲學院讀書，但新學年第一學期的哲學課程，在入耶穌會之前我已修過，要補修的課第二學期纔講授，因此會長派我加入在同一地點之菲省文學院攻讀。我的拉丁文程度遠超過菲籍文學修士，但我的英文程度遠不如他們，因為他們從幼稚園就用英文上課。因為我不必上拉丁和菲國當地文學課，全部時間用在英文上，開始有些吃力，但不久之後便已適應，甚至能夠背誦莎士比亞整篇戲劇和古典英文詩歌，甚至考試時，得分比菲籍修士還高，讓他們大為驚奇。這一學期為我的英文奠下了一些基礎。

在耶穌會中我只讀了一年文學，卻在三個不同的地方，即上海、澳門和菲島新乳。三個地方的政治、文化、語文、風俗、氣候、飲食等雖然有很大的差異，但是當時還算年輕，很快就能適應。從這些巨大的變遷以及各種差異中，也學習到很多寶貴的人生經

驗，對於處世待人接物以及將來的牧靈、福傳、教育等工作有很大的裨益。這也算是亂世所賜吧！

在耶穌會新乳文學院讀了三個月的英文文學之外，漸漸已經習慣了菲島的氣候、飲食和讀書環境。但是，有一天下午和其他修士一起砍草整理環境，出了滿身大汗，沖了一個涼水澡之後，在白修時感覺有些發燒頭痛。我以為得了感冒，便向醫務室的修士要了一些感冒藥，但是整夜仍然發燒頭痛。次日早晨，右半面神經麻痺，嘴角有些歪斜，說話吃力，口音不清。醫務室的修士看到這情況，立刻開車將我送到一所天主教醫院；給我治療的是一個華裔陳醫師。他仔細檢查之後，確定是腦膜炎，吃藥打針一個星期後便出院。

真是禍不單行，回到新乳會院後不久，便接到母親託被驅逐出境的一位外國神父帶出的一張紙條，告訴我父親已在我離家去北平入耶穌會的第二年（一九四七年）逝世。我將此消息告訴當時新乳的院長後，他除了安慰我，還召集全院哲學、文學和初學修士以及神父們，為我父親舉行一台追思彌撒。在彌撒中想起離家辭別父親的那一幕，那時就有深刻的預感：是在世永別的時刻，現在果真證實了！

至於母親和兩個妹妹，在父親過世之後，待在家鄉有史以來驚天動地的政治大變遷中，過什麼樣的生活，是我的噩夢及焦慮的原因，也是我當時祈禱的主要目標。我也只能用祈禱將她們完全託靠給天主，我相信天主比我更能保護照顧她們，這是我唯一的安慰。

## 在菲律賓繼續攻讀哲學

我一共用了三年半的時間研讀哲學，在三個不同的地方，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期是一九四四到一九四六年，在景縣若石神哲學院攻讀。這一階段在前面已經講過，現在和讀者分享第二階段的讀書過程。

菲律賓因氣候的關係，三月至五月天氣最熱，是他們的暑假期。六月雨季開始，氣候稍微涼爽一些，便開始新學年的課程。耶穌會的哲學院通常人數不多，除了幾個特殊的課程，例如邏輯學、批判學必須在一年級時講授之外，其他主課哲二及哲三年級的修士們則合班上課。這些課程的編排是兩年一輪。剛到菲律賓耶穌會的新乳文、哲學院時，因為那一年第一學期的哲學課程我在若石神哲學院已經修過，所以到文學院讀了一學期英文。第二學期哲學院開「自然神學」和「自然倫理學」兩門課程，我便住進哲學院攻讀這兩門課程。這兩門課程的教授都是美國人，他們上課時所說的拉丁文帶著很濃重的英文腔，開始時不容易聽懂，後來漸漸就習慣了。

在新乳哲學院讀書的修士有四十多位，多半是非籍修士，他們大都是耶穌會幾所名

校的校友，英文程度都相當高。有十餘位紐約的美國修士，他們是傳教士，學成後要在菲律賓服務，因為當時菲島是耶穌會紐約省的傳教區。中國修士有陳瑾璋、沈東白、陳文裕、朱天健和我五人。此外還有兩位西班牙修士，他們願意為中國人服務，加入耶穌會中華省。除了攻讀哲學之外，每一位中國及西班牙修士都有一位美國修士個別教他們英文。中國修士的姓使菲、美二國的修士們大傷腦筋，例如沈、陳、單發音都很近，他們無法分辨，乾脆就不稱姓，只直呼我們的洗名，例如依納爵、保祿等。

那時修士們祈禱、上課、自修、吃飯的時候都穿白色會士長袍，腰間繫著一條白帶子。勞作、運動、出外郊遊野餐時，則可以穿便服。有一次到一水庫野餐，用餐時一位美國修士讓我合上眼睛，遞給我一罐啤酒和一個打開一半的巴老特，讓我先吃下巴老特，然後再喝啤酒。巴老特是尚未出殼的雛鴨，已有稀疏的羽毛和骨骼，將它煮熟後連毛帶骨一起吃。巴老特是菲律賓的美食之一，據說可養身補血。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享用這種美食。後來在越南也有人送給我這種美食，我都友善地謝絕了。

一九四九年底耶穌會中華省的上司們在馬尼拉東南方的荒郊，找到一個安置華語學院和哲學修士以及景縣總修院修士們的地方 *Mandaluyung*。此地雖處於荒郊不毛之地，但還有點知名度，因為那一帶有一所精神病院及戰犯集中營。集中營的建築很簡陋，院子中央有一條用浸過瀝青的厚木板架出一米高的高架道，在高架道的兩旁各有十棟房屋。每棟的長度約三十米，寬度約五米，高度約兩米。屋頂和牆壁都是用波浪式鐵皮組

成，太陽一曬就膨脹咯咯地發響如同鍋爐一樣。窗戶也是一塊鐵皮，平時用一根木棍將鐵皮張開，保持通風。刮颱風和下雨時便將鐵皮放下，但颱風無孔不入，雖將鐵皮窗戶放下，夜裡還是需要撐著傘睡覺。院子周圍有很高的鐵蒺藜網做為圍牆。四角有木造的瞭望台，從外觀就知道不是監獄就是集中營。

這個戰犯集中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軍攻佔菲律賓之後，安置美軍戰俘的地方。大戰結束之後，美國軍隊又將日本戰俘集中於此。二戰結束最後一批日本戰俘被送回國之後，這個集中營便荒廢了。雜草叢生的結果就是成了蛇鼠昆蟲和小鳥的天堂。

耶穌會中華省和菲律賓省的上司們，一九四九年將我們這批特殊的難民暫時安置各處之後，便設法尋找一個可收容景縣總修院以及耶穌會華語學院和哲學院共一百多位修士培育的地方。最後有人介紹上述廢棄的集中營。一九五〇年四月菲島氣候最熱的時期，我們搬進了這個集中營改造的修道院。在這裡我們真正能夠實踐我們的神貧聖願，效法貧窮的基督。我們中國修士經過戰爭、飢餓、逃難等種種磨練的洗禮，度這種生活並不以為苦，但是生在美國、加拿大、歐洲、拉丁美洲等國的修士們就很難適應。最後他們以徹底犧牲奉獻的精神，大都度過了這個難關，和我們打成一片，也給我們樹立了很好榜樣。

一九五〇年六月新學年開始，我們幾個讀哲學的耶穌會修士和景縣總修院的修士們合併上課。教授主要哲學課程的柏世貞神父（P. Anton Pecchacker, S.J. 1898 ~ 1983）是

我在大陸景縣讀書時的老師。也許我們兩人早已熟識，所以在上課時他最喜歡指名叫我回答問題，因此同學們以為我是他的愛徒，在課業上常和我討論。當時劉獻堂主教也在讀哲學，是我的學弟，在我哲學畢業考時，他和其他學弟們特別為我加油鼓勵，旁聽我三年哲學的總口試——由三位教授輪班上陣，我們全部用拉丁文交談辯論。多年後的今天，學弟們還記得那次口試的情況，劉獻堂主教在慶祝我八十大壽特刊中還提到此事。

在舊戰俘集中營讀哲學時，物質生活雖然貧乏，但也有許多樂趣。有一位馬來西亞華裔梁修士是一位抓蛇專家，連夜晚出外散步時，他也可以徒手抓眼鏡蛇。我的同班朱修士是抓老鼠專家，每日早餐後常把他用捕鼠籠抓到的老鼠展示給大家看。有一次抓到一隻大老鼠，他的手指離籠太近，籠中的老鼠突然咬了他手指一口，鮮血立刻冒出。一位學華語的西班牙蘇樂康修士在畢業考試時，和他同一國籍的老師用華語問他說：「你姓什麼？」他回答說：「我信天主！」老師說：「我不是問你信什麼，而是問你姓什麼？」蘇修士俏皮地回答說：「你不該問我姓什麼，而應該問我貴姓？」這類的故事多不勝舉，也給我們帶來許多樂趣。

我在這個舊戰犯集中營內只住了一年，但與我同會的修士們有的讀華語和哲學一共住了四、五年。景縣總修院的修士們甚至有人曾住過六、七年之久。這些吃過苦，受過嚴格考驗的人，大都有了非凡的成就，真如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

能。」（《告子章句》下）。

景縣總修院的畢業院友，大都充滿福傳熱忱，赤手空拳在海內外開創堂區，創辦學校，成績斐然。那一代耶穌會士大都有非凡的成就，正如聖保祿所說：「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祂的人，就是那些按祂的旨意蒙召的人，獲得益處。」（羅馬書八28）戰亂、逃難、飢荒、集中營、窮困等一般人都認為是災禍，但蒙召為榮主救人的而言，是可以變成天主的祝福，以及將來赤手空拳創業的力量和資本。

## 菲國試教，初次為人師

按照耶穌會培育程序，讀完哲學的修士，要去學校試教一年或二年。試教的主要目的有二：首先，在接受初學、文學及哲學等培育之後，使修士有一段調節身心、學以致用和發揮所長的時期。同時，也讓修士參與教師團隊，彼此觀摩，學習互助合作的精神。試教的修士們大都全心投入試教的工作，表現相當傑出，富有熱忱活力以及奉獻犧牲的精神，因此也吸引一些有志青年學子加入他們的行列。

在哲學畢業之後，陳瑾璋修士和我被派往菲國南島北海岸第一大港都加牙鄢市（Gagayan De Oro）試教。我們兩人住在耶穌會創辦的沙威大學（Xavier University）內，也在大學教授一些宗教課程，但主要工作是在當地華僑商會創辦的光華中學授課。這所學校有小學和初中兩部，學制和課程完全按照當時中華民國教育部的規定實施。陳修士教授中學部的數學，我則教授中學部的物理、化學以及小學六年級的自然科。這所學校學生人數不多，國中部三個班級平均每班不到二十人；小學部六個班級平均每班約二十五人左右。校長是吳文炳先生，當時約有五十多歲，辦學經驗豐富，深獲僑界及家

長們的信任。

遵照菲國教會當時的規定，聖職人員都應當穿白色長袍，我們兩個修士到光華中學授課時也穿這種長袍。全校師生看到我們都很好奇，也不知如何稱呼我們。有一中學生在週記裡寫說：「本週有兩位天主教的和尚來我們學校教書。」菲律賓華僑的子弟大都在天主教堂接受過洗禮。但菲國華人子弟受洗的大部分原因並不是出於虔誠的信仰，而是一種社交習俗。父母若要結識菲國地方政要或社會名流，便邀請他們做自己子女的代父母。代父母就如我國社會習俗中的乾爹乾娘，這樣家長們也成了拜把兄弟姊妹般，在政商等各方面彼此利用。但也有一些真正虔誠的華人教友，他們大都在天主教的學校內接受過培育，對於天主教的信仰也認真研究過以後才接受洗禮，受過洗禮之後努力將信仰與日常生活整合，反而比當地人更虔誠。

和學生漸漸熟識之後，發現他們中間有幾位對信仰比較虔誠的，透過他們的介紹也認識了幾個虔誠的華人家庭。這時當地的美國籍總主教也非常關心華人的傳福音工作，因為他是耶穌會士，便向耶穌會中華省會長要求派一位中國神父到他的總教區內為華人服務。原籍景縣教區的耶穌會士郭金波神父便奉派來加牙鄢。他那時只有三十六歲，充滿向華人傳教的熱忱。他到任之後，總主教安排他住在主教座堂旁的神父宿舍。我們也向他介紹了一些華人教友家庭和學生。我記得他第一次為華人舉行彌撒是在總主教私人小聖堂內。當時華僑大都來自閩南一帶，他們通用的語言是閩南話。郭神父用了一週

的時間準備一篇閩南語證道詞。彌撒結束之後，一個學生問我郭神父為什麼用拉丁話講道，他一句也聽不懂。其實郭神父的這一篇證道詞，是他用中文寫好之後，請一位在學校教國文的老師用閩南語朗讀，他用拉丁拼音記下。但他沒有注意閩南語的八種不同腔調和說話時的語氣，講道時按照拉丁拼音念出，所以那一位學生以為他用拉丁話講道。

郭神父滿腔福傳熱忱，對於加牙鄢市華人天主教團體有許多構思和夢想，但不幸上任不到五個月，於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在神父宿舍旁的河中游泳而溺斃，真是英雄壯志未酬身先死，致使我們不勝感傷淚滿襟。不久之後天主派遣了孫益軒神父接續郭神父的職務。孫神父充滿福傳熱忱與活力，待人接物又有親和力，廣交僑界領導階層，不久便建立了一座華人專用的教堂和一個相當虔誠的華人教友團體。後來加牙鄢市華僑商會連光華中小學都要托天主教耶穌孝女會經營管理，這是我們首批去菲國南島拓荒者始料不及的。

現在請容我再談談如何和學生接觸。除了好好準備講授的課業並在講台上認真授課之外，我也努力想辦法認識每一個學生。先和學生們打成一片，星期假日請他們到沙威大學參觀遊玩或出外郊遊。在獲得他們的完全信任之後，請他們填一調查表，表內有父母姓名、職業、宗教、住址、兄弟、姊妹就讀學校，學生自己的生日、嗜好、理想、最喜歡的課業、宗教信仰等問題。藉此調查我能夠了解學生的家庭狀況、理想、喜好、宗教信仰等實況，為個別輔導有很大幫助。

在個別輔導中我特別獎勵他們要有為社會人群服務的崇高理想，同時發掘自己的特長，培養自己的興趣，利用興趣和特長為社會人群犧牲服務，不但不以為苦，而且還感到莫大的快樂與成就感。在光華中小學我教過的那兩班學生中，據我所知至少有五人做懸壺濟世的醫師。他們至今還有人和我保持信件聯繫。在光華中小學試教的經驗，給我奠定了將來在宿霧聖心中學和台北徐匯中學管理和輔導學生的基礎。

## 在碧瑤攻讀神學

做完試教之後，按照耶穌會的慣例，修士們就開始攻讀神學。神學和其他的知識學問雖然不盡相同，但沒有矛盾之處。人類的知識大約可以分作五類：常識、科學、哲學、文學、神學。「常識」是人類藉著身體之感覺的經驗所獲得的知識，例如普世人類都說「日出日落」，因為他們眼睛看到的現象是如此。

「科學」是用人的理智研究推理，再利用儀器觀察實驗，而獲得對事物之性質、度量、動能等客觀所獲得的知識，例如人對地球自轉一週為一天、又分為白晝和黑夜的知識。

「哲學」是用人的理智觀察、探討、分析、綜合、邏輯等能力，探討事物的最後原因，例如地球自轉並圍繞太陽轉，太陽系又圍繞其他更大的星系轉，星系與星系之間的關係，整個宇宙的秩序等最後從何而來、為何而存在等問題的探討，就進入了哲學的範疇。

人不但能用感官和理智去探討認識事物，而且還能用心情和靈性去理解萬物，並能

將事物環境等人性化，付予人性的感受和思維，例如詩人、畫家、文學家等所創造的「人文學」。

「神學」是人類知識的巔峰，因為「神學」是利用人的智慧和一切健全的知識，以及天主啟示的信德去探討神人之關係的學問。一般神學的課程按照教會的規定是四年制。

一九五二年暑假，在加牙鄺市做完試教之後，便要開始攻讀神學。這時原來在上海徐家匯的伯諾神學院的外國教授和修士們被驅逐出境來到了菲律賓。我們這批流亡修士無處可住，就借用馬尼拉耶穌會的亞典躍大學的體育館暫住，等到道明會神父們避暑完了之後，可以借用他們在碧瑤的別墅開始上課。耶穌會菲律賓省的會士從我們一到馬尼拉之後就表示他們的兄弟友愛手足之情，處處為我們着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菲國也是百廢待舉，但菲國耶穌會優先考慮為我們在碧瑤建造一座避暑兼讀神學的修道院。

一九五二年五月底我們上山時，耶穌會在碧瑤瞭望台（Mirador）小山頂上所建造的木屋尚未完工，我們便借住鄰近山頭道明會的別墅，開始神學課程。道明會和耶穌會原有一些歷史上的恩怨，但當我們遭難時，兄弟之愛將以往不愉快的記憶一筆勾消，充分展現基督徒互愛互助的美德。我一直在內心深處保存著對道明會士急難中相助的感激，同時對耶穌會菲省會士，恩待我們這批流亡會士無微不至的愛護照顧之恩的感謝，他們為了安置我們，特別在碧瑤避暑山城興建了一座可容納六、七十人的大型木造房屋，內有教堂、課室、圖書館、餐廳、廚房、閱報、遮雨遮陽的大迴廊等設備。我們這批流亡

神父、修士成了高級難民，住在如此舒適的別墅內。

碧瑤建立在一千五百公尺海拔的高山上，氣候溫和四季如春。但是，在北半球的冬季，氣溫有時也會降到攝氏二十度左右，這對生活在熱帶的菲律賓人算是很冷的天氣。為此，除了暑假之外，他們很少上山。這座山城到處都長滿了翠綠的松柏和一些溫帶的花草樹木，風景十分優美安靜，是讀書的好地方。我們住的小山頭，西班牙文稱作「瞭望台」，東望山巒起伏真是「山外山有山」，南望碧瑤附近最高的多瑪斯山，是我們登山遠足的好去處，西邊順著山谷望下去可由此看南中國海，北望許多紅頂綠瓦優美的別墅以及巍峨的主教座堂和一望無際的翠綠松林，真是人間仙境。

我們神學院的教授共有十五位，來自七個不同的國家：中國、美國、奧地利、西班牙、法國、義大利和南美洲的哥倫比亞。他們都有博士學位，學有專長，有專門教授舊約聖經和希伯來文的，有專門教授新約聖經和希臘文的教授，有六位專教神學各部門功課的，有兩位專教倫理神學，一位專教授法典，一位專任教授教會歷史。這些教授都是一時之選的傑出學者，大都有著作流傳後世，上他們的課真是一種享受。但上課時沒有課本，學生一定要用心聽，寫筆記，將要點記下。教授有時也將重點寫在黑板上。那時上課全部用拉丁文，老師問問題，學生必須用拉丁文回答，同樣學生有問題發問時也應該用拉丁文。筆試及口試都是用拉丁文，除了用餐及散心時可以講自己的本國話之外，其他時間交談時都要說拉丁文。

那時神學生有五十多位，來自十多個國家。我們那一班一共十三位，來自六個國家：四個中國人，三個義大利人，兩個法國人，兩個印尼華僑，一個西班牙人，一個加拿大人。那些歐美等外國修士在讀神學之前都讀過兩年中文。我的同班外國修士都喜歡和我練習說中文，因為班上四個中國人有三個來自上海，他們說中文時上海口音很重，只我一人來自河北省，口音比較接近北京話。同時我也喜歡練習法文、西班牙文和義大利文，為能幫助我從西方原始文件中研究中西交通史，為此我也很樂意和同學交換學習。一位奧地利教授柴弘道神父（Rev. Anton Dietel, S.J.）每週一次私下教我德文。這些外文幫助很大，不但使我讀神學時能夠參考多種語文的書籍和報章雜誌，而且在我去羅馬留學時，還能和許多國家的教授學者溝通，到各國旅行時也頗有用途。

每週四是神學院的例假日，可以留在院內研究溫習功課，或邀數位同學出遊登山野餐。我很喜歡利用這個假日和不同國籍的修士結伴出遊以便練習外語。有一次和七個說法語的修士去登多瑪斯山，從神學院到達山頂步行約須三個小時。開始時有產業道路可走，兩三位修士可以並排一起談笑前進。最後一小時的路程比較狹隘陡峭，只容一人攀登，很少有人講話。中午爬到山頂大家已經飢腸轆轆，便席地而坐開始野餐。餐後居高臨下，觀賞周圍的山谷和遠處的山峰，正準備下山打道回府時，有一位法國修士倡議走下南山坡去抓猴子，另一位法國修士和一位加拿大修士附和，願意與他同去。我們其餘的人都由原路返回修院。

到了晚飯時，那三個抓猴子的修士還沒有回來，大家都有些緊張。到了晚上八時他們還沒有回來，院長便報警協助。因為黑夜不易辨認山上小徑和方向，警察便聯絡軍方的直升機，但直升機只能在第二天早上出動搜救，但搜索了很久也未見人影。正在大家為他們焦慮時，他們狼狽不堪地回來了，衣服都變成灰色。原來他們只顧在樹林中找猴子，天黑之後在森林中不辨方向，也找不到原路，最後決定就地過夜；第二天早上起身後發現距他們睡覺的地方十多公尺之外就是懸崖峭壁。山上夜間很冷，他們便燒些樹枝雜草取暖，然後席地而睡。因在亂石中尋道下山，鞋子也都破了，有的鞋底破個大洞。他們在找出路時，聽到遠處有汽車上山時所發出的引擎摩擦聲，就循著這些聲音翻山走過峽谷，終於找到了上山的公路，善心人士接他們上車，把他們送回修院。

除了這件事之外，在碧瑤讀神學時還有許多別的趣事呢。

神學本身原來是一門嚴謹、奧秘、神聖的學問。「神學」是嚴謹的學問，因為它要求人用理性思考探索，用科學的方法求證，用哲學的邏輯方法分析、辨證、推理、歸納等方式研討天主的本身和天主與宇宙萬物以及人類的關係。「神學」是一門奧秘的學問，因為除了用人的智慧之外，還用天主的啟示和信德探討天主的性體和祂與宇宙萬物以及人類的關係。「啟示」英文稱為「Revelation」，是來自拉丁動詞「Revelare」，原意是「揭開」使封閉的顯露出來，例如揭開面紗，使新娘的真面目顯露出來。奧秘的真理只憑人自身的智慧是不能認知的，例如天主三位一體、聖子降生成人等奧秘，除了天主啟示給人，

否則人是無法得知的。「信德」是天主賜給人的恩寵，藉此恩寵人能接納天主的啟示。信德猶如望遠鏡，能夠提升人的視野，使人可以觀察到肉眼所看不見的東西，例如高倍的望遠鏡可以使人看到肉眼從未見過太空中的許多美麗星體，其實這些星體早已存在，只是我人憑肉眼無法看到而已。「神學」是一門神聖的學問，因為它研究天主神聖的本體以及天主和宇宙萬物人類的神聖關係。為這個緣故，「神學」被稱為「學問的深淵和知識的巔峰」，神學能夠擴展人知識的視野，擴大人的心胸，提升人的靈魂與「造物者遊」。研讀神學真是一大享受。

## 永恆的司祭

在耶穌會接受初學、文學、哲學、試教、神學等多年培育的修士，都希望早日晉升「司鐸」或「神父」，以便實現當初加入修會做榮主益人的工作。《教會法》規定晉鐸的最底年齡是滿二十四足歲，但在耶穌會內晉鐸的年齡大都在三十至三十五歲之間，在各方面來講已算是成熟的人了。我晉鐸時是實歲三十一年又三個月及十六天。

按照教會的規定，至少在晉鐸之前半年應領受「執事」聖秩。「執事」職是教會之聖秩聖事三個等級中最低的一級，它的主要任務是：「輔助主教和司鐸舉行神聖奧蹟的慶典，尤其是感恩祭；分送聖體、證婚並祝福婚姻，宣讀福音和講道，主持葬禮，並獻身於各種愛德服務工作。」（《天主教教理》，1570條）「執事」職特別是效法耶穌基督的服務精神，基督說：「就如人子來不是受服事，而是服事人。」（瑪竇福音二十8、馬爾谷十45）主教和神父在領受司鐸聖秩之前，都先領受「執事」聖秩，因為他們終生應該踵武耶穌服務犧牲的精神，照顧天主託付給他們的羊群，甚至不怕為羊捐軀殉命。天主也召叫一些人作「終身執事」，在聖秩中不再晉級。在教會的西方禮儀中，已結婚的人能夠

領受終身執事秩，主教和神父則應度獨身生活，以便毫不保留地整個奉獻犧牲，服務天主的教會和子民。

在領受「執事」聖秩的禮儀中有一個簡單儀式，表示領受此職之人終身奉獻的決心，主禮的主教問領受「執事」聖秩的候選者說：「為表達你終身奉獻犧牲的決定，因主的名，請向前邁一步」，這一小步開始了我漫長半個多世紀的聖秩奉獻、犧牲、服務的征途，永無反悔，再從未有過退縮不前半途而廢的思想及誘惑。

我坦白承認，在向前邁這一步之前，偶而會有退縮半途而廢的危機，特別是在想到寡母子然一身穿過史無前例政治變革的洪流，獨自承擔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改造、破除迷信、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驚濤駭浪的沖擊。在國外媒體誇大地報導，再加上自己想像力的加油添醋，往往在國外的親人比在國內者首當其衝的當事人，在精神上所受的壓力還大。

每次遇到想還俗回家陪伴寡母一起受苦的誘惑，就想起了離家修道時母親最後的叮囑：「兒啊！天主既然要你，你就去吧！天主自然會照顧你父親和我，以及你的兩個妹妹。」每次遇到誘惑和聖召危機時，就是母親這句充滿信德和奉獻犧牲的話鼓勵支持了我。天主可能利用那些誘惑考驗我的聖召以及奉獻、服務、犧牲的決心。但是非常神奇，在接受「執事」聖秩禮儀中向前邁了那一小步之後，五十多年來，從未有過放棄聖召的念頭及誘惑。這大約就是「身分的恩寵」(Gratia Status)罷！我們只能讚嘆天主恩

寵的力量何其偉大奇妙！

晉升執事半年之後，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八日是我晉升「司鐸」聖秩的日子。我們同時晉鐸的共十三人，來自七個不同的國家。主持晉鐸禮儀者為當時教廷駐菲律賓大使瓦紐集（Vagnozzi）總主教，襄禮者有當時碧瑤教區主教和負責照顧菲律賓華人牧靈福傳工作之前廈門主教以及耶穌會的神長和其他神父們。在晉鐸禮儀中有許多象徵的儀式，最使我感動的，有下列數項：

（一）「秉燭進堂」是將要接受鐸品的候選人，身着執事祭服，手持點燃的蠟燭列隊遊行進入聖堂的儀式。蠟燭首先象徵耶穌基督，祂是照世的真光，祂以服務犧牲燃燒自己，甚至最後犧牲了自己的性命。教會在每年之聖週六夜晚舉行隆重意義深奧的祝聖復活蠟燭典禮，此一典禮的歌詞非常美麗，將天主第二位為人類而屈尊就卑，降生為人，受盡各種輕漫凌辱苦刑，最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真正到了「蠟炬成灰淚始乾」，完成了毫不保留徹底的奉獻犧牲。

其次耶穌也命令他的門徒們要作「世界的光」（瑪竇福音54），給世界帶來光明和溫暖。當時我就決定要終生保存這一條蠟燭，它已伴我度過了半個多世紀的神父生活。雖然在國內外搬過許多次家，但我都敬謹地將它保存在身邊，因為它不但是我晉鐸的紀念和證物，而且還時常提醒我要發出光與熱。在我低潮時它給我帶來光明，在我怯弱時它給我帶來勇氣和鼓勵，在我絕望時它給我帶來希望，因為它是天主愛我及揀選我作司

鐸的見證和信物。

(二)「伏地祈禱」是晉鐸禮儀中，一項全體會眾為領受鐸品者之隆重莊嚴的祈禱儀式。領受鐸品者面向下平身伏地，全體會眾一起唱《諸聖禱文》，求天主垂憐俯允天朝諸聖為領受鐸品者所作的祈禱。我這時俯伏在地，一方面想到自己的卑污不堪領受司鐸聖秩，另一方面感謝天主無限大愛的選拔，心中只能默念《聖詠》的幾句話，稱讚天主的無限慈悲：「你從塵埃中提拔弱小卑微，從糞土中舉揚窮苦的人；使他與貴人紳士共席，與王侯將相同起同坐。」（詠一一三7-8）此時的另一思想湧向心頭：「與基督同死同生」。現在俯伏在地猶如將舊人置於死地而埋葬了，晉鐸以後，猶如和基督一起從墳墓中復活了一樣，要使基督在自己內生活，轉化我成為「第二基督」，如同聖保祿所說：「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迦拉達書二20）。感謝天主，自從晉鐸後從未受過疑惑自己的身分危機的誘惑；這個危機及誘惑，在梵二剛結束之後，使許多司鐸弟兄倒下去！

(三)「覆手禮」及「祝聖經文」是晉鐸禮儀中最重要的儀式。主禮的主教先在我的頭上覆手，然後參禮的主教和神父們都一一在我頭上覆手。然後主禮主教誦念「祝聖經文」。藉著「覆手禮」和「祝聖經文」天主聖神猶如一道暖流滲透了我的身心靈，轉化了我的素質和存有，使微賤的我分享基督的司祭職，成了「永恆的司祭」。從此我能夠以基督的位格（*In Persona Christi*）舉行祭天感恩聖祭，赦免痛悔告解者的罪過以及舉行其他

聖事奧蹟。信友們從此也稱我為神父——即精神生活之父和信仰靈修生活的導師。

晉鐸是人生一件大事，通常都會印一些晉鐸紀念聖像分給親友。我在紀念聖像背面特別印上了聖保祿給他的愛徒弟茂德訓勉的兩句話：「同甘共苦，猶如基督之精兵」（弟茂德後書二3），意思是晉鐸之後，要與耶穌基督同甘共苦，猶如他的精兵。我選擇這兩句話作我司鐸生活的座右銘，一方面是深受《神操》中之「君王募兵」以及「兩旗對立」二默想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和我的神修路線「承行主旨」相合，基督的精兵一定是絕對服從，時時處處都以基督的旨意為行動標準與依憑。基督的精兵應該是忠貞不二的，效忠耶穌，相信祂所教導的一切，敬謹遵守祂所制定的一切規律，愛護效忠祂所建立的教會以及祂在世的代表——宗徒之長聖伯鐸的繼位人——教宗。基督的精兵為傳報福音、牧養祂的子民，護衛天主的榮耀和教會的權益，應該勇往直前，甚至不怕流血殉道犧牲自己的性命。晉鐸時我選「同甘共苦，猶如基督之精兵」為座右銘，以鼓勵鞭策自己勇敢努力依靠基督大愛的助佑向前邁進。

晉鐸的翌日，三月十九日聖若瑟慶節，是我舉行首祭的日子，在我身旁襄禮者是我最敬佩的神學教授柴弘道神父。這時我心中有些緊張，因為這是我首次以基督的替身，用基督在最後晚餐時所說的話，將麵餅變成祂的身體，把葡萄酒祝聖成為祂的血，並親手將基督體血送進自己的口中，做為精神的食糧，而且也親手將基督的體血分施給別人取用。這是何等奇蹟？使卑小微賤的我因領受鐸品，而成為基督的化身！這是何等的恩

惠，從此使我永為司祭，基督第二，耶穌最親密的朋友！這時一股強烈感恩圖報的情緒湧向心頭，不斷熱淚盈眶，久久不能自己。彌撒結束後，在感謝聖體時，口中不停地在默唱「上主賜我宏恩，我將何以為報！」（聖詠一一六12），以及：「我要永遠歌誦天主的仁慈！」（聖詠八八2）

這時也想到了父母、兩個妹妹、姑母修女、外祖父母以及家鄉的父老和幼時同學玩伴，假如他們能來參加我的晉鐸典禮與首祭，是多麼高興的一件事！但是天主連這樣普通的安慰與喜樂也取走了，連家人親友的近況都無法獲知。從國外媒體中獲知的消息，是中共取得政權後以暴力推行共產制度的清算、鬥爭、公審、三反、五反、實行公社等可怖的描述報導。家人親友不但不能前來參加晉鐸盛典，而且對他們的生死未卜的掛慮懸念，是我內心一大隱藏的憂傷。我將這一切，都當作犧牲奉獻給天主，求主賜我國早日得享平安並接受救主基督福音。

## 晉階大考：會士們的最後審判

一九五五年三月底菲國的暑假開始，我們十三位新神父也隨同神學院師生南下馬尼拉，住進耶穌會所管理的聖若瑟大修道院，他們的修士都回家過暑假了；修道院的一切設備正合我們的需要。這年的暑假為我們這十三位新神父而言，和往年大不相同，就是週末假日都有一些堂區邀請我們前往聽告解、舉行彌撒和其他聖事。為我們新神父這是很好的實習。我們也都很認真準備講道，甚至將講道詞寫出背誦，以便講道時更流暢。

有時也發生一些意外的事件，例如有一個主日我去一個堂區舉行晚上的彌撒，回修道院坐公車時，晚上十時左右公車行駛到馬尼拉市政府附近的地方，許多公共建築因假日空無一人。這時坐在我身旁的一個年輕人，抽出預藏尖刀向乘客搶取手錶、金飾和財物，但他對我不出一聲也不看一眼，沒有搶奪我的任何東西，因為我身穿神父長白袍，菲人通常對聖職人員都相當尊敬，連搶匪也不例外。

六月初暑假結束，我們便北返回到碧瑤繼續攻讀第四年神學。這一年我應該寫一篇畢業論文。我的論文主題是明末清初利類思神父（P. Luigi Buglio, S.J.）如何翻譯中文培

育聖職人員所需要的神學、經典、日課、彌撒經書等文件。從他寫給羅馬耶穌總會以及教廷有關部會的信件，清楚地得知：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前三百多年，在華耶穌會士已主張禮儀本地化，也應該用本地語文培育當地聖職人員。利類思等人已將重要神學課本以及禮儀用書翻譯成中文。並且耶穌會士第一位樞機主教聖伯拉瓦（S. Roberto Bellarmino, S.J.）已向當時教宗為在中國的耶穌會士求得了特恩：可以用中文培育當地聖職人員，並可以用中文舉行彌撒聖祭和其他聖事。但是後來，因了在中國的「禮儀爭執」，上述這項特恩並未實施。否則，中國要比梵二早三百多年取用地方語言舉行彌撒聖祭以及其他聖事了。這個論文的指導教授是胡天龍神父（P. Francis Rouleau, S.J.）。他一直鼓勵我去哈佛大學研讀歷史，也給我的論文評分為“Summa Cum Laude”（最高榮譽）通過。

神學四年級的壓軸考試稱為「晉階考試」（Examen Ad Gradum），修士們戲稱此考為「最後審判」，因為此一考試和耶穌會中之晉階有密切關係，會決定在修會中一生的命運。原來聖依納爵所要求的理想中堅會士，是在德學、福傳熱忱以及做事能力等方面均應該是出類拔萃的精英。但是精英難求，於是他認為只要是合乎耶穌會之基本精神要求的人，都可以收錄為會士，只是在他們中間選出精英之士作修會的中堅骨幹。為此，他為發末願的會士分為三個階級：第一級是在各方面都適合耶穌會之理想與精神目標而先發四大顯願的神父，只有他們能承當會中最高的職務。第二級是輔理神父，第三級是非

聖職的輔理修士。在自由、民主、平等主流思想的時代，有人主張應該廢除修會中的等級。但梵二之後的數次耶穌會全體代表大會，都堅持應該保留聖依納爵所規定的標準會士應該是出類拔萃的耶穌之精英士兵的理想，不應將理想標準降低。

另一方面耶穌會士的階級和世俗中的等級迥然不同。世俗講究權勢、榮譽、待遇、地位等現世的好處。耶穌會追求的是精神目標和屬靈的價值。耶穌會士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一律平等，無任何階級差別待遇，但顯願會士——即會中的精英——必須在三個聖願之外，另外矢發服從教宗的聖願，為保護信仰以及傳揚福音，無條件接受教宗的命令，任何艱巨困難的使命，即使要去坐監或勞改，甚至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絕對不可推辭。這些矢發第四願的會士，在德學、熱忱、辦事能力等各方面，應該是耶穌出類拔萃精兵。教會哪裡有需要，即使是最艱巨困難危險的地方，隨時待命，猶如耶穌基督精選的機動部隊。

在漫長的培育期間，聖依納爵理想的精英會士也會漸漸脫穎而出。在神修和做事能力等方面，由各階之負責神長評估以及利用各項試練及觀察，已看出一些端倪。至於智能與學識方面，則利用各種測試篩揀。神父的專業學識應該是哲學和神學以及相關的學問和知識，為此耶穌會中的哲學和神學考試特別嚴格。哲學畢業考試全部哲學（*Examen De Universa Philosophia*）考試及格者，在神學院才能夠拉「大車」（*Cursus Major*），即讀神學碩士學位。否則只能拉「小車」（*Cursus Minor*），即只能攻讀神學學士學位。

拉大車的會士，在神學畢業考試時，不但應交出一篇有水準的學術論文，而且還要經過四位教授兩個小時的輪番考問。考問的內容涵蓋以往七年所讀之神哲學的精華與重點。有些同學在這樣的考試中摔下車來。神哲學總考失敗者，不證明他自己不能在其他知識領域出人頭地，例如有人在文學、自然科學等領域內相當傑出。

我有作筆記的習慣，在上課時我專心聽講，將主題內容的精華要點記下，自修時再加以整理。在準備「晉階大考」時，這些筆記便派上用場，幫助很大。溫習時，用紅綠彩筆將各主題之精華重點勾劃出來，再次溫習時，只看勾劃出的精華及重點部分就可以。如有疑問，再仔細探討研究，向教授請教或翻閱參考書。在正式接受「晉階大考」之前，至少已溫習了十幾遍，漸漸已能夠將神哲學融會貫通了。這時自然有信心，面對考試不會太緊張恐懼，考試前數日依然可以休息睡眠。

考試的當天相當輕鬆，精神奕奕，頭腦清楚，對教授所提出的問題自然對答如流，「晉階考試」順利過關。學弟們問我考試的秘訣時，我常給他們說：平時上課要專心聽講、作筆記；考前溫習功課時，將筆記再仔細整理一遍，將精華及重點用彩筆勾劃出來；再溫習時只看精華及重點即可，漸漸努力將其融會貫通，考試前不要熬夜，不要緊張不安，多看幾遍筆記之精華重點，融會貫通之後會有自信，考試時會輕鬆愉快，自然可以順利跨過這一大關。

## 最後一年的卒試

耶穌會士在接受初學、文學、哲學、試教、神學等十多年的正規培育之後，在正式從事牧靈、福傳、教育、社會、慈善等工作以及接受特殊專業深造之前，必須要接受最後一年的神修培育。這一年稱為「卒試」，即神修培育卒業年；或稱為「第三年」(Tertiaship)，因為這是初學兩年神修陶成之後的另一年神修培育。這一年主要的培育內容是：做一月的大退省、研究《耶穌會會憲》、研究《耶穌會會規》、學習耶穌會的神修輔導、如何給人講授退省、如何從事牧靈福傳工作，週末假日也外出做些牧靈福傳實習。

耶穌會遠東省的會長殷保祿神父 (Fr. Paul O'brein, S.J.)，本來安排我去美國西雅圖做「卒試」。他的用意是：一方面做「卒試」另一方面練習英文，準備卒試後去哈佛大學攻讀歷史。我已開始申請辦理去美國的簽證等文件。正在此時殷保祿神父的會長任期屆滿。他的繼任者是倪永祥神父 (Fr. Jose Onate, S.J.)，倪神父剛剛做過我在神學院的院長。接任不久，倪神父便叫我去他辦公室私談，他直截了當地對我說：「單神父，我知道我

的前任殷神父安排你去西雅圖做「卒試」，但是今年我們省要自辦「卒試」。你若去美國，我們只有九位神父做「卒試」；你如果留下一一起做，我們便有一個十全十美的數字。你以為怎樣？」我直覺的反應是倪會長希望我留在菲律賓做「卒試」，便回答說「在哪裡做都是一樣，如果會長神父願意我留下，我就留下。」倪會長說：「好極了，那你就留下，暑假後就和其他幾位一起到『亞拉內大農場』(Araneta Farm)去做卒試。」

亞拉內是馬尼拉一個非常富有、顯要的家庭，在馬尼拉東北方約三十公里處有一農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借給美軍建造臨時簡單的軍營。美軍用鐵皮建造數座半圓形房舍，以安插當時的美軍。美軍撤退後，軍營便空了起來。這時流亡菲島之耶穌會中華省初學院和文學院正在尋找住處。亞拉內大家族中的一位耶穌會神父，便建議住進他家族之農場上美軍所留下的軍營。除了初學院及文學院所用的房舍之外，還有幾所空閒的房舍。於是長上們便決定在此農場成立「卒試」。

負責培育卒試者的神長是格壽平神父(Er. Fernand Laetelle, S.I.)。格神父一生經驗豐富，內修生活高深，在上海當過耶穌會的院長、會長和海州教區的監牧。中共佔據上海之後，他是教會中首先被鬥爭的對象，被公審，坐監獄，受過非人待遇。為此他被驅逐出境來到菲律賓之後，身體衰老很多，精神也有些緊張。他謹小慎微，採取比較嚴格的管理及培育方式，週末假日也不太鼓勵神父們外出做牧靈福傳工作。但是以身作則的神修生活，對年輕的神父影響深遠。

在「卒試」院的日常生活方式，非常有規律，和初學時期差不多，有人按時打鈴起床、祈禱、默想、舉行彌撒、吃飯、上課、勞動、散心、睡眠等細節。院內雜務由做卒試的神父們分擔。我分擔的職務是管理清掃聖堂和整理祭衣。聖堂的屋頂是用鐵皮修成，下雨時，鐵皮及鐵皮接縫之間常會漏水。開始我也不知如何處理，略加思索找到了解決漏水的問題。院中有許多粗大竹子，勞動時砍幾根，將它劈成兩半，將竹中之節隔挖掉，便成了導水管，將它固定在兩塊鐵皮隙縫之間，將雨水導向房外，一年之久倒也相安無事，正如俗語所說：窮則變，變則通。

「卒試」快要結束的時候，倪會長來視察，並為即將做完卒試的神父們安排職務。在倪會長改變前任殷保祿會長要我去美國西雅圖做卒試的決定之後，我便自付倪會長也會改變我去哈佛大學攻讀歷史博士學位的計畫。這個計畫是我多年來的一個美夢，心中確實有些捨不得。在卒試期間做一個月大退省，默想第一週之「基本原理」時，這個計畫曾困擾我的心。我祈禱求天主使我真正能夠了解並實行《神操》（23號）所提示的原則：「人之受造乃為讚頌、尊敬、事奉我等天主，由此妥救自己的靈魂。地面上其他的事物皆為人而造，為助他獲得他受造的目的。從此可見，人用世物，或多或少，全看它們是否襄助他，或阻礙他得到他（受造）的目的，這是取捨的極則。因此，我們對一切受造物，在任何未曾禁止，而讓我們自由選擇的事上，必須保持中立的態度。」這裡所強調的「中立態度」，是一種對於無罪而可以自由選擇的事物所有之「不偏不倚」的客

觀心境，取用的「或多或少」，完全看它幫助人達到人生目的之功用而定奪。去哈佛大學攻讀歷史博士學位的美麗夢想，和我自初學大退省中所選定的一生「承行主旨」之神修路線，似乎有些衝突。在這次最後的一個月大退省中好似上述衝突更強烈。在熱誠祈禱以及和神師坦誠交談之後，意識到現在是我應當犧牲夢想而成全「承行主旨」的時刻。於是定志：不再主動向會長提出到哈佛修博士的問題，而決定完全藉會長的安排而「承行主旨」。奇怪，自從做此決定之後，心中無比的自由輕鬆愉快，並使我在接近天主的路上，又向前邁了一大步。

倪會長這次視察時問我說：「單神父，你願意做一個犧牲否？不要到哈佛讀歷史，而到羅馬讀神修學如何，因為我們需要準備一位年輕的初學導師。你有什麼意見嗎？」大退省中我已深深地祈禱，考慮過這個問題，便回答說：「會長怎樣安排，我完全服從。入會修道不是為滿全我個人的興趣與喜好，而是為修會服務。修會如果認為我能夠做培育初學修士的工作，我就去讀神修學。」倪會長笑說：「在去羅馬之前，最好先有一些輔導年輕修士的經驗。為這個緣故，卒試完畢，你先去宿霧市聖心中學，一方面做七、八位試教修士們的神師，另一方面負責中文部。大約兩年以後，再去羅馬。」倪會長的這個安排，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和工作崗位角色。

## 第一個任務：宿霧聖心中學的教務主任

一九五七年三月，我們在亞拉內大農場的「卒試」正式結束了，十位做完卒試的神父便各奔前程，急赴各自新派定的會院團體。經過十多年耶穌會的培育訓練，我們這些新出爐的神父，猶如幼虎初長成，三十歲剛出頭，正是年輕力壯，在耶穌會中第一次接到正式的任務，無不如猛虎出柙，全力以赴，奔向榮主益人的獵物。我的任務是做宿霧聖心中學中文部的教務主任，同時兼任在同一學校試教之修士們的神師。

宿霧（Cebu）是菲律賓第二大都市，除了馬尼拉以外，也是華僑人數最多的都市。當時華僑教友得知耶穌會中華省在馬尼拉為華人子弟開創了一所光啟中學，便向省會長要求也在宿霧為他們的子弟開辦一所學校。省會長便派何廣揚神父（Fr. Francisco Heras, S.J.）前往籌劃開創。我到宿霧時，學校已經開辦三年了，有幼稚園、小學、初中，全校學生約有五百名。學校在非政府正式立案為四年制完全中學及附屬小學和幼稚園；在僑務委員會立案則為三年制初中和附屬小學及幼稚園。課程的編排，英文完全按照菲教育部的規定，中文則照僑委會的要求，可以說「一校兩制」，上午上中文課，下午上英文

課，體育、美術、音樂等課則中英合併一起上課，一起計算成績。

我到達宿霧時正值暑假，便乘機會先了解宿霧的歷史文物、華僑社會、中文學校、天主教概況以及天主教學校等。宿霧原來是菲國中部最大的都市和國際海港。葡萄牙人麥哲倫（Fernand de Magellan, 1480 ~ 1521，原名叫 Fernão de Magalhães）堅信地球是圓的，熱中航海探險。一五一九年受到西班牙王加祿一世的鼓勵和贊助，帶著五艘船隻和二百四十人，開始環繞地球一圈的探險。他的船隻經過宿霧時，被宿霧外島的馬可丹（Mactan）部落頭目所殺，致使壯志未酬身先死，但是他的同伴得加諾（Sebastian del Cano）繼續前行，完成了他的志願，也證實了他所堅信地圓之說。

我在聖心中學服務的時候，宿霧市及附近鄉鎮約有五百多名華僑。他們大都來自中國大陸閩南沿海一帶，他們彼此之間交談大都用閩南語。他們大都經商，由於勤儉吃苦耐勞，又有商業頭腦，在事業方面大都相當成功；宿霧市大一些的公司行號大都操在華人手中。他們都很重視子女的教育，中華商會就創辦了一所初級中學及附屬小學和幼稚園。華人基督教會也創辦了一所初中及附屬小學和幼稚園。耶穌會所創辦的聖心中學是第三所培育華人子弟的學校。天主教在宿霧的教育機構相當龐大，而且大都辦得有聲有色，例如聖加祿大學、德蘭女子學院、聖若瑟、聖嬰等學院以及它們的附屬中小學和幼稚園，許多華僑子女也喜歡讀上述的教會學校。

宿霧當時的華僑社會組織約略可分為三大派別。主流派是經濟力量雄厚，在華僑界

可以呼風喚雨的人物。他們大都年紀較大，沒有接受歐式新教育，英語程度較差，比較保守，但在僑界人脈比較廣，經驗比較豐富，善於多角經營，財力豐沛，中華商會由他們掌握。第二是青壯派，他們大都接受過現代大專教育，比較開放，英語相當流利，比較容易打入菲人社會，但他們的事業都在起飛階段，尚未穩定，人脈和經濟基礎都在開創階段。我們的華人教友大都是這些青壯派。第三派是已深度菲化的華人，他們大都是數代菲化的中菲混血兒，已不會中文，但大多數尚保存祖先勤奮的美德，並以自己為華人血統為榮，他們中有許多人走入政界，我在宿霧時的市長就是一位這樣的華裔政治家，他的小孩子也在聖心求學。

暑假中除了走訪了解宿霧的歷史人物、天主教概況、教育環境、華僑社會之外，也親自去拜訪一些教會神長和僑界領袖，並向他們請教辦校的理念。此外也利用暑假中拜訪了中文部的教師，認識他們的家庭，了解他們的教育理念和專長興趣。這些對安排他們的職務及所教授的課程都有很大的幫助。中小學的中文課程表也都排妥了，只等開學。

五月底暑假快要結束，開學前一個星期，四位中國修士和兩位西班牙修士被派到宿霧聖心中學試教。他們都讀過文學和哲學，年齡約二十七、八歲，活力充沛，教學認真負責，他們的到來，為我正如為虎添翼。這時在聖心中學內的耶穌會士共有六位修士、八位神父和一位輔理修士，分屬四個國籍。多麼美麗壯觀的團隊呀！大家只有一個目標：按照耶穌會的教育宗旨培育「健全的人」。大家只有一個心願：「愈顯主榮」。大家

只有一種向前衝「更遠、更高、更大」的精神！

開學前，我召集了中文部的全體教職員，包括新來到的試教修士和耶穌孝女會的四位中國修女，開了一次教務會議。在會議中，我們擬訂中文部的幾項優先：首先我們要培育儒家要求的「孝悌忠信」的美德，孝敬父母及師長，友愛兄弟姊妹和同學；然後信守承諾，及時交作業，考試不作弊，誠實認錯。在學業方面：至少能和父母家人講中文溝通，並能用中文書寫信件，這是家長普遍的渴望與要求。至於自然科學及數學，我們鼓勵老師們採用英文課本，也盡量用英文講授，以配合學生將來升大學的需要。

最重要是全體教師認清並接受「全人教育」的理想與目標。最後，我大膽地提出一個構想：將聖心中學辦成宿霧地區首屈一指、最優秀的僑校。並以現有的教師陣容，只要大家一心一德，共同打拼，這個目標便指日可待。全體試教修士、四位年輕中國修女以及中文部同仁，大家無不磨拳擦掌，蓄勢待發，努力使這一日標早日實現。

那年九月初，宿霧中華商會發函至各僑校，大意將於雙十國慶舉行僑生作文及演講比賽。接到通知後，我便召集教師會議，讓他們遴選一競賽委員會，三位修士、兩位修女及兩位教師當選委員，我則當召集人。先由各級導師及國文老師協調推薦最優秀的候選人數位，再由委員會測試甄選參賽者。演講及作文競賽分國小組，由國小四、五、六年級各選一名參賽；國中組則由一、二、三年級各選一名參賽。本校之競賽委員會共有七位委員，一位協助召集人做協調支援工作，其他六位委員，每人負責訓練一位演講選

手。他們全心投入，利用課餘及週末假日訓練他們的選手。開始時只對著訓練者演講，然後對全班同學，最後階段則在朝會上對全校師生演講，使他們習慣大場面。作文則由每年級之國文老師負責訓練。這些選手經過短短一個多月的訓練，已信心滿滿等待競賽來臨，大顯身手。

雙十節前夕，在宿霧商會所租的大禮堂競賽正式啟場，午前演講比賽，午後作文比賽。評審團由僑領、社會賢達及媒體工作者組成。參賽的僑校共三所，每校有十二名參賽者，六名演講，六名作文。演講比賽評審結果：聖心中學榮獲初中三、二年級演講冠軍，一年級亞軍，附屬小學則榮獲六、四年級冠軍，五年級得到亞軍。在作文競賽方面，聖心中學三、一年級榮獲冠軍，二年級則得亞軍；附屬小學五、四年級榮獲冠軍，六年級則得亞軍。聖心中小學團體總分數居其他僑校之冠。這是聖心中小學第一次參加宿霧地區僑校的演講及作文比賽，有如此輝煌的成績，讓僑界們另眼看待。第二學期便有許多學生前來插班，學校忽然爆滿。這時不得不盡快將女生校舍加速完成。原來耶穌孝女會在宿霧購得一筆土地，準備修建女子分部。

那一年的聖誕假期中，耶穌會中華省的哲學教授兼圖書館長陳春齡神父從馬尼拉打電話給我說：有一部寶貴的大書《叢書集成》由大陸運抵香港，友人向他介紹購買這部大書，他沒有預算，會計又無餘款支付。他說五千元即可購買，並且美軍艦隊可以免費直接運抵宿霧。這部書號稱可與《四庫全書》媲美，對我有很大吸引力。雖然這麼大

部頭的書，對一所華僑中小學並不適用，但一方面為了在海外保存國內有被毀危險的文物，另一方面也可作新創立之聖心中小學的鎮校之寶。於是大膽地請陳春齡神父和香港書商聯絡，最後以四千五百美元成交，同時我向宿霧僑界幾個新朋友募款，很快就募足了書款。離開宿霧快五十年了，不知這部大書是否安然無恙？如尚健在，將來命運如何？

在宿霧工作時，充滿活力與熱忱，一心想將聖心中學辦成菲島中部最優秀的學校。全校神父、修士、修女以及中文部全體教職員工共同努力向著這個目標衝刺，自己日夜所思也是這個夢想，一頭栽進工作中。但自不量力的結果，沒有注意適當休閒和足夠的飲食，體力有點透支，同時感覺有些疲倦、有輕微咳嗽和一點發燒。一九五八年四月初回馬尼拉做體檢，發現患上了肺結核，醫師認為應該休養一段時間。耶穌會長上得知此事後，便立刻安排去避暑勝地碧瑤神學院休養。

## 因肺結核到碧瑤療養

碧瑤不但是菲律賓的避暑勝地，也是生病時療養的好地方。它的氣候四季如春，且因周圍的群山佈滿了松林，空氣清新並帶松香氣味。半個世紀以前，碧瑤還是一座古樸的山城。市中心除了醒目的哥德式主教座堂和高聳入雲的雙塔鐘樓之外，其他建築都和山城景觀配合得天衣無縫。市區外的山頭和松林間散佈著一些紅頂白牆嬌小玲瓏的西式別墅特別醒目。入夜，從市外山頭遙望市區，看不到大都市慣有的彩色繽紛霓虹燈爭奇鬥艷的熱鬧，舉目所見的只是幽靜冷清樸素散佈山城各處微弱燈光，使人看了賞心悅目，富有詩情畫意。當時每次看到碧瑤的夜景，都使我聯想到兩千年前耶穌降生地古樸寧靜的伯利恆。

長上為我安排的療養之處，就是我讀神學時四年之久住過的「瞭望台」別墅。「瞭望台」名不虛傳，是觀望碧瑤及周圍美景最理想的地方。北、東、南三面都是青山翠谷。天氣晴朗時，順著山谷往西南方望去，可以看到林加顏灣和中國海，更可觀賞落日餘暉的美景。它的東北方二公里處便是碧瑤市區。「瞭望台」是一個獨立的小山，山下平地有

耶穌會菲省的氣象與地震的觀察站，它對於菲島的颱風和地震報導是最具權威的，在太平洋航行的船隻大都收聽它的颱風動態報導。小山北面的平地有一露德聖母山洞，由山下沿著聖母山洞有台階直達山頂。由山下蜿蜒而上也修建了一條汽車通道，這個通道很少有車輛行駛，是我讀神學時，飯後和外籍修士一起散步練習各種語言時，最常走的路。

一九五八年四月初，在馬尼拉發現患了肺結核之後，我便留在馬尼拉治療了約一個月。然後於四月二十六日北上碧瑤休養。在四、五月正是耶穌會菲律賓賓省暑假期間，神父和修士們分批輪流到碧瑤「瞭望台」別墅休假，我則在中華省於碧瑤所租的聖玫瑰別墅（Villa Santa Rosa）休養。這個別墅是中華省文學及初學修士們臨時培育院。和二十餘位年輕修士生活在一起，甚感輕鬆愉快。神父和修士們對我的照顧無微不至。為這個緣故，病情很快就有好轉。

六月初宿霧聖心中小學開始新學年，心急著想回學校工作，但是因為醫師吩咐還應該療養一段時期，纔能回學校。為此六月三日搬回碧瑤「瞭望台」神學院。神學院的神父修士們對我都很好照顧。管廚房的修士，每天早點時為我用滾水浸泡兩個半生不熟的雞蛋，他認為最有營養，對結核病患者有莫大的助益。在沒有治療肺結核的特效藥之前，足夠的營養是大家重視的療法之一。

在碧瑤神學院養病時，和昔日老師們朝夕相處，受到他們的關心照顧，關於將來去

羅馬進修一事，也受到他們多方面的指引。神學院圖書館收藏許多寶貴的神修學論著，這時也瀏覽了許多神修專家的名著，例如聖女大德蘭，小德蘭，聖十字架若望等人的作品。

九月二十四日去馬尼拉沙爾特聖保祿修女們所經營的 *Sunyan Clinic* 醫院復診。我的主治醫師陳大夫認為在碧瑤的休養相當成功，肺結核已受控制，可以回宿霧聖心中學去了，但要留意：量力而為，不要工作超載，要注意足夠營養與休息。醫師既然放行，便於九月二十九日返回宿霧聖心中學的工作崗位。

返回宿霧之後，受到全校師生的熱烈歡迎，也受到大家的關注。中文部的老師們都很細心體貼，除非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否則絕對不輕易打擾我。我自己也不再如同上一年那樣不顧體力透支為校務日夜操勞。試教的修士們為我分擔了許多辛勞，學校內外的活動都分配給他們去做。

那年的十月在普世教會內發生兩件大事。首先是受到普世敬重的教宗庇護十二世於十月九日逝世。他在位共計十九年七個月又七天，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煎熬，拯救了無數的難民。戰後看到東西歐的分裂，許多國家淪為赤色獨裁政權的統治，宗教受到無情的迫害，他內心所受的痛苦不可言傳。同月二十日威尼斯的宗主教 *Angelo Roncalli* 樞機當選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他當選時雖然已經七十七歲，並且在任只有短短五年時間，但在教會歷史上卻是一位偉大重要的教宗，因為他勇敢而富遠見地召開了梵

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對教會與世界都有重大的影響。他出名的口號是：使有兩千年歷史的教會「今日化」(Agiramiento)。

梵二的主要成就：是對世界開放，世俗美好的事物加以肯定接納，不好的加以汰除淨化，總之要盡力將救恩福音散佈到全世界，使更多的人得救。對內則竭力倡導回到福音的根源，按照社會環境的變遷和需要，在不損傷福音的基本精神和基督信仰的本質條件之下盡力革新，以適應現代人類的需要。因此有禮儀本土化，修會服裝現代化，聖職人員生活及工作方式配合牧靈福傳工作需要，強調在俗教友的地位、權利及責任，倡導基督合一運動，鼓勵宗教交談，善加利用現代媒體以利牧靈福傳工作等重大革新原則與方向。這個大公會議的原則與精神還正在發酵，它的非凡成就大家拭目以待。

那年暑假中，女生部的校舍已竣工，開學時女生遷入新校舍，男生部的校舍頓時感到寬鬆了很多，不再那麼擁擠。因了上一學年對外競賽，表現優異，有不少其他僑校的學生慕名而來聖心中學插班。因此，男生部也在考慮增建新校舍。

在宿霧聖心中學的服務雖不滿兩年，但使我學習到許多中小學教育的寶貴經驗，對於以後出掌台北徐匯中學的施政管理有很大的助益。

## 歐洲之旅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日聖心學校開始放暑假，我便於當日乘船北上馬尼拉。離開宿霧時，雖然保密不願驚動大家，但是還有一些老師探知和神父修士們至碼頭送行。在宿霧服務雖然短短不到兩年，但是對這裡的人地事物我還是離情依依，畢竟這是接受修會多年培育後第一次獨當一面作主管的地方。一直到半個世紀以後的今天，宿霧僑社的朋友、聖心中學的師生、耶穌會團體的神父修士們還栩栩如生地存在我的記憶中。雖然理智告訴我：他們之中已有多人蒙主恩召先我而去，但是他們給我遺留的印象還是五十多年前那樣健康充滿活力幹勁的相貌。想起這些友人不勝唏噓，只能為他們祈禱，並感嘆人生無常，只有天堂是我們在主內歡聚，永遠不再分離的地方。

抵達馬尼拉，便暫住昔日讀最後一年哲學的地方。赴歐洲留學，需要辦理許多旅行文件以及入學證書。半個多世紀以前，乘坐郵輪去歐洲的價格比搭乘飛機便宜，並且可以攜帶更多的行李。我去歐洲的第一站是法國，乘十月去羅馬額我略大學報到以前，先在法國 Laval 耶穌會之文學院學習一段時期的法文。那時法國有三艘大郵輪航行於亞洲

及歐洲之間。當年四月六日其中一艘「越南號」的郵輪將由馬尼拉啟程，我便買了船票，於下午二時離開馬尼拉，航向越南西貢。郵輪出了馬尼拉灣後，便向西航行，進入了中國海之後，便感到海濶天空。回頭再看呂宋島時，已漸行漸遠，終於隱沒在地平線之下。這時心情非常複雜，有感恩，感謝菲律賓賓耶穌會士對我們這批中國難民會士的關懷照顧，也感謝菲國民眾對華人的友善寬容。同時也有些惆悵，離開了十年相依為命的老師與同學，將來再聚首時，不知是何年何月？最後，心中還是充滿希望，希望這次學成之後，能成為天主更得心應手的工具，更有效地為天主的子民服務。

日落時刻晚霞染紅了半邊天，第一次在汪洋大海中看著太陽慢慢地西沉在海平面之下，這個美景使人陶醉，但是無法用文字將它完整地描繪出來。在甲板上正在陶醉落日及晚霞美景時，忽聽召請乘客用晚餐的鈴聲。進入餐廳，纔知道絕大多數的乘客是法國人以及少數幾位去法國留學的香港和日本學生。大家都講法語，船上飲食都是法國式的。這時心中大喜，一路上都可以練法語。乘客閒來無事，大家都喜歡聊天，尤其看到一個中國年輕神父，更好奇地探詢中國大陸的近況。從四月六日登船一直到五月二日在馬賽（Marseilles）登陸共二十七天，每天都講法語，使我的法語大有進步。乘客中有數位在日本傳教的法國神父回國休假，他們徵得了船長的同意，每天早上我們都可以利用頭等艙的客廳舉行彌撒聖祭。這樣在航程中身心靈都得到了妥善的照顧。

四月九日一早抵達南越首都西貢，郵輪將在此地停留三天兩夜。第一天和在西貢

工作不久而來自中華省的耶穌會士相聚，受到他們熱烈的歡迎。甘易達神父（P. Pere Raguin, S.J.）那時做西貢的院長，李荷堂神父（P. Lichtenberger, S.J.）在西貢大學教授醫學。在他們那裡獻祭及用午餐之後，便北上大勒（Darat）拜訪我卒試時的導師格壽平神父（R. P. Ferdinand Lacroelle, S.J.）他那時和幾位耶穌會士正在興建聖庇護十世宗座大修道院。在那裡住了一夜，第二天便趕回西貢耶穌會院。住宿一夜，第三天拜訪在西貢堤岸為華人服務的幾位中國神父，受到他們熱誠的招待，當天晚上登船繼續航向新加坡。

四月十三日在馬來西亞外海看到一個奇景，有許多大海龜游到海面嬉戲，更有成群的頑皮海豚跳躍其間，在朝陽照射之下，非常壯觀。四月十四日一早，郵輪在新加坡靠岸停留一天，傍晚再啟程西航。在馬尼拉辦旅行文件時，有人說中華民國護照在新加坡可以落地簽證，但我經過新加坡海關時，關務人員說不可以，我必須留在船上。當時新加坡獨立不久，市容如何不得而知。離開新加坡經過四夜三天的航程，於四月十八日晨在當時稱錫蘭現稱斯里蘭卡的首都可倫坡（Colombo）停留一天，登岸後除去拜訪當地的耶穌會士之外，也參觀了主教座堂、佛寺、市容。最後來到動物園，第一次看到許多熱帶大型動物，例如大蟒蛇、大象、大蝙蝠、大猩猩和熱帶森林中的各種猿猴、大蜥蜴和鱷魚等動物，在園中也栽種許多熱帶花草樹木。看到這些動植物，使我想起造物主的偉大、智慧和美善，造生了這麼多奇禽異獸花草樹木，讓人賞心悅目。若非郵輪規定旅客準時登船，真不捨離去。

四月十八日晚我們的郵輪繼續航向印度大城孟買（Bombay），二十一日早晨在孟買登陸。這次我參加了郵輪乘客們所組織的一個一日孟買遊觀光團。我們遊覽了許多名勝古蹟，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基於印度教信仰所制定的階級制度。印度教信仰輪迴和因果，最低賤的奴隸階級自認前生做了孽，這輩子做奴隸是命定的，也就認了，不知努力爭取及改善自己的權利和處境。為此他們世世代代為奴，無法改善自己和孩子們的生活。在孟買的郊區公有土地上看到他們用紙箱拆開當紙板所搭建的底矮住處，還不如富人為狗所造的窩。他們沒有水電，旁邊的污水小河是他們大小便的地方，也是他們洗衣、飲水及燒飯用水的來源。看到這些賤民的生活處境，對於參觀其他高貴的博物院及藝術品，再也提不起興趣。回到船上，這些賤民悲慘的生活處境繚繞我心數日之久，以致連船上再相應的法國美食大餐也食之無味。直到半個多世紀的今天，一想到印度的賤民生活，仍心如刀割。因此，我非常欽佩德蕾撒姆姆和她的修女們對於這些賤民，以及許多被遺棄的窮人們所付出的愛心和無私的貢獻。

四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們的郵輪啟航，橫越阿拉伯海，於四月二十五日早晨在紅海的南端入口處，也就是非洲東北角的吉布地（Djibouti）登岸。一下船，乘客便被賣紀念品的阿拉伯人包圍，他們粗言厲色，逼著遊客購買，真是有些恐怖。因為受不了小販們的糾纏，一道街尚未逛完，便快速躲過小販們的糾纏，回到安全的船上。晚上郵輪啟程穿越紅海。第二天一早登上甲板觀看兩岸風景。紅海相當遼闊，有時可以見到左邊的非洲

或右邊的阿拉伯半島，但所看到的都是沙漠，大部分時間兩邊都看不到。

二十七日我們的船正式航行在蘇伊士運河中，這時可以清楚地觀賞兩岸風景。在這段行程中看到了一個奇景，上午十時左右看到由右岸飛向左岸之遮天蔽日的蝗蟲，有些掉落在我們甲板上，有些落在水中，但大部分都飛越到對岸。這個景象使我想起《舊約》〈山谷紀〉第十章所描述的天主懲罰埃及法郎王的固執，不肯釋放為奴的猶太人回歸自己的老家之罪所降的蝗蟲災害。同時也使我憶起小時在家鄉體驗的蝗災：一望無際綠油油的禾田，如遇蝗災，一夜之間就變成赤地千里，只剩禾桿的淒慘景象。二十八日晚上抵達蘇伊士運河接連地中海的塞得港，因為是夜晚又有在吉布地的不愉快經驗，便沒有下船。

四月二十九日一早，船便駛離塞得港，進入地中海。一路上雖然能夠遙望馬爾他島、義大利南端、西西里島、薩丁尼亞島以及科西嘉等島，但都沒有靠岸。五月二日早晨七時三十分「越南號」郵輪終於平安抵達馬賽港，但在抵港之前約兩個小時，地中海的波浪洶湧，船身顛簸相當厲害，有些乘客嘔吐不已。

回顧自四月六日至五月二日首途歐洲之旅，前後共二十七天，是我一生中費時最長的旅程。在這次旅程中我學到了很多。首先在練習法語方面，不但使我的法語進步許多，而且讓我學習到一般法國人待人接物的態度和禮貌。法國是一個文化很高的國家。其次在見聞方面，這次旅程的確證實了我國古人所說的「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

真理。在旅程中親自體驗到世界人類之多元文化，因種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宗教、傳統、禮儀、價值觀、思維方式等的差異，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有相當大的不同。這是在將近一個月的旅程中我所得到的兩點最大收穫，願與讀者分享。

## 在法國的一些見聞

我所乘的「越南號」郵輪，於一九五九年五月二日早晨七時半，抵達終點法國的馬賽港。下船後，一出海關便見到馬賽耶穌會院的理家神父來接我。我們二人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是都穿著耶穌會士的黑色長袍，所以彼此打招呼，一見如故。他將我接到會院中，給我介紹我住處的客房、聖堂、餐廳以及閱報室等地方，並且在客房我的桌上有會院中的作息表。將行李放妥之後，第一件事便是去聖堂祈禱獻祭，感謝天主護佑一路平安。

五月初雖然是法國鳥語花香的春天，但是在菲律賓賓住了十年之久的我，還是感到有些冷意。理家神父給了我一張馬賽的觀光地圖，並告訴我最值得參觀的地方，是雄偉壯觀的拜占庭式的主教座堂和建在山頂之「守護聖母」教堂。這座教堂鐘塔頂上有一尊精緻的聖母態像，慈祥地垂視著馬賽市區和港口，好似守護子女的慈母，因此被稱為「守護聖母」(Notre-Dame de la Garde)，船上乘客在進入港口以前，從很遠的海上就能夠看到這尊聖母像。因此使許多信仰天主教的法國人猶如投入慈母的懷抱，有回到家中的溫

馨感覺。

在馬賽停留兩天，五月四日搭乘火車北上，一路從火車窗口瀏覽法國鄉野和一些大都市的風光。五月初正是果樹及野花盛開的季節，再加上綠油油的麥田，法國的風景使人賞心悅目。晚上七時半抵達巴黎車站，出站時，曾在上海服務過的黎仁民神父（P. Edouard de Reals, S.J.）在出口接我。他陪伴我去住在巴黎 Rue de Grenelle 耶穌會院。次日一早便乘捷運去聖依納爵和其初期六位同伴於一五三四年聖母升天節，在蒙馬特（Montmartre）山坡上的 St. Denis 小聖堂中初次發三願的地方，也就是耶穌會的發祥地，舉行聖祭。在彌撒聖祭中，時光好似倒流了四百多年，聖依納爵、聖方濟沙威、真福法伯爾等七人一起參與我的彌撒，原來我舉祭的地方正是當年他們七人一起發願創立耶穌會的同一地點。我熱淚直流地請求他們為我轉禱，不但從我自己一生能保持並發揚他們所創立之耶穌會的原始精神，而且也能將此精神正確無誤地傳遞給將來我所培育的初學修士。

五月五日及六日在巴黎拜訪了幾位中國神父及在中國傳教過的法國神父之後，便於五月七日搭火車去法國西北部的拉瓦爾（Laval）耶穌會的文學院。下午六時抵達車站時，理家神父便在車站出口接我。這個文學院是為耶穌會巴黎和香檳兩個會省之青年修士接受文學培育的地方。當時讀文學的修士約有四十多人，其中有數位表示願到台灣傳教。為這個緣故，他們很喜歡和我談話，以便多了解中國大陸和台灣教會的實況。每週

四是他們休假出遊的日子，他們常邀請我和他們一起出遊。和他們的接觸交談都是練習講法語的好機會。有幾位在這個會中頤養天年的老神父們也很喜歡與我交談，為他們是打發時間的好方法，為我則是練習講法語的另一種方式。

在拉瓦爾文學院教書的神父，都是飽學之士。他們中有拉丁文及希臘文專家，有古代及現代法文學者。他們在不上課時，都樂意幫助我學習法文。法文確實是一種非常優美、邏輯的語言。法文的名詞分陽、陰、中性，形容詞也分這三類，說話以及寫作時，名詞和形容詞的性格一定要相同。法文的動詞變化更多，除了簡單常用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時，還有剛纔不久之過去、先前早已過去式，此外還有表示願望、委婉、勸告、制約性的過去、現在、將來等時間。講或寫法文時，一定要注意名詞和形容性別之配合以及動詞之單數或多數和適當之時間的配合。學習法文對念邏輯學也有很大助益。

七月初，拉瓦爾耶穌會文學院開始放暑假。我不願在假期中煩擾神父修士們教我法文，便暫離文學院，做一次露德朝聖之旅。我先去巴黎兩天，辦理我將來去比利時和義大利的簽證。七月八日上午九時左右，在巴黎我落腳的 Rue de Grenelle 耶穌會院外，忽然遇到賈彥文神父。雖然我們是第一次見面，但他在魯汶照顧留學生的熱忱早已聽聞，在彼此自我介紹之後便一見如故。這次他是帶領在魯汶的留學生去法國東南部之白朗峰（Mont Blanc）避暑勝地度假。當時我們就約定八月底在魯汶相見。

乘火車去露德的路上，經過法國西南大城土露斯（Toulouse），在耶穌會院停留兩天，

參觀了該城的名勝古蹟。七月十一日上午抵達露德，在聖母於一八五八年十八次顯現給聖女伯爾納德的山洞前祈禱良久，求聖母轉求天主保佑中國正在遭受迫害的教會和我母親及家人親友。當天下午去參觀伯爾納德的誕生地及住屋，她原來是一個非常窮苦、沒有讀過書的十四歲純樸小女孩。看了她那矮小窮苦的住家之後，使我想起在聖經中以及教會歷史上，上主屢屢藉用微賤貧苦的人完成祂偉大的計畫和事業，例如祂特選窮鄉僻壤小山村的納匝肋的窮苦幼女瑪利亞作祂聖子降生成人的母親，完成祂救贖人類的偉大工程。

在工業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盛行，同時也帶動唯理、唯物、唯科學、無神、共產等主義迅速發展；就在此時，天主揀選了無學無術貧賤的伯爾納德向世人宣報祈禱、悔改、做補贖的信息。為證實這個信息來自天上，聖母命令伯爾納德用雙手在山洞地上挖出一個水泉，至今湧流不息，用此水治癒了千萬人心身的疾病。露德這個默默無聞的小鎮，自那時起，便成了天主教最出名的朝聖地。

離家修道十三年，家人音訊全無，所得到的消息都是翻天覆地的清算鬥爭以及各種殘暴的政治運動。來到露德聖母台前，猶如回到母親的懷抱，故決定不住旅館，在聖母山洞前徹夜祈禱。多年的離愁鄉思和對親人以及國內教會的掛慮等複雜情緒一起湧向心頭，祈禱時熱淚不已。家人、國內教會、普世教會、師長同學、耶穌會、在羅馬的進修、將來負責培育的會士以及牧靈福傳工作等，都是那一夜祈禱的對象和意向。七月十

二日早晨六時在聖母顯現之山洞中舉行彌撒聖祭，在聖祭中將徹夜祈求的意向一起奉獻給天主。

七月十二日上午到露德聖母聖殿的後山拜苦路，下午便乘火車去離露德不遠的Paris城耶穌會院住宿一夜。十三日乘火車北上，途經產紅葡萄酒的勝地Bordeaux，並未下車，直往拉瓦爾南部的大城Angers，在那裡逗留兩天。十六日平安回到拉瓦爾。這時重新和文學院的神父修士們練法文，一直到八月十日離去時為止。離開時，心存無限感激，不但帶走了練習法文的豐碩成果，更積聚了耶穌會士之間的友愛、關懷、相助、照顧的甜蜜經驗。

回憶自從來到拉瓦爾耶穌會的文學院之後，因了神父及修士們的熱心協助，我的法語大有進步。不久之後，理家神父便分派我到附近的教堂和修女院去聽告解、做彌撒以及講道理。感謝文學院的神父修士們對我的友愛和熱誠招待以及慷慨的協助。在三個多月之內，不但使我進入法文的堂奧，而且還讓我學以致用，到堂區和修女院中實習。我也特別感謝五十多年前在碧瑤神學院中我的同班同學金若望神父（P. Rene Kisingen, S.J.）給我奠定了法文的基礎，我們兩人交換學習中文和法文長達四年之久。

## 拜訪著名傳教士的故鄉

在去羅馬之前，我想利用一段時間拜訪耶穌會在法國北部及比利時的一些會院，因為這些地方曾給我國提供了許多卓越的耶穌會士，例如明末清初的金尼閣（P. Nicolas Trigault, S.J.）、南懷仁（P. Ferdinand Verbiest, S.J.）、以及近代考古學家德日進（P.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S.J.）、桑志華（P. Aemilius Licent, S.J.）等德學兼優的神父。此外，也常聽到香檳省的耶穌會士們所描述他們自己故鄉的許多事物。百聞不如一見，乘現在離他們的故鄉近在咫尺，何不去拜訪一番，以了解他們生長的背景。此外，我也去拜訪他們的初學院，以便了解他們培育初學修士的實際情況。

耶穌會香檳省的初學院位於 St. Martin d'Ablis 小鎮，周圍有許多丘陵、樹林和葡萄園，非常優美。初學院佔地廣闊，院內有葡萄園和菜圃，也非常優美寧靜，是修德養性的好地方。當時院內約有二十多位初學修士，他們當中有多人嚮往國外的傳教生活。中國北方的廣大地區原來是香檳省多年傳教的地方，為此這些初學修士對中國的事物有濃厚的興趣。在散心時他們都喜歡和我交談，提出許多問題，特別是教會在中國大陸受迫

害的情況，我也非常樂意回答他們的問題。當時的初學導師是勞哲神父（P. Pere Rogat, S.J.）。他是一位有深度神修的人，對於培育初學修士也有相當的經驗，但他所採用的培育方式，還是傳統的一貫模式。我在此住了一週，每日都用一、二小時和勞哲神父交談，請問他如何選擇望會生？如何輔導新入會者奠定神修基礎？如何講授一個目的神操？如何和初學修士私下交談訴心？對於在羅馬進修有何建議等問題，他都給予我非常實際的建議。在這個初學院一週的訪問，獲益良多。

從耶穌會的香檳省初學院坐火車很快就到了比利時。在比國南部說法語的幾個會院做了簡短的逗留訪問之後，我便直趨嚮往已久的魯汶大學城，拜訪賈彥文神父和他所主持的鳴遠之家。我們一個多月前在巴黎第一次見面時，就已約定在八月底要於魯汶相見。八月二十九日早晨從比京布魯塞爾（Brussels）坐火車一小時左右就到魯汶（Louvain）。到達鳴遠之家時，賈神父正和幾個留學生談話，經過賈神父的介紹，知道他們大都來自台灣，但是也有幾位香港、印尼、馬來西亞等地的華僑學生。學生離去之後，我便單獨和賈神父交談。他告訴我如何為留學生找獎學金，如何解決他們就學、住宿、飲食等問題。從他的言談中，得知他輔導學生的成功要件和深得他們信任和敬愛的秘訣：全心關懷照顧，無私奉獻犧牲服務，慈愛寬容滿面春風。在這次和他接觸之後，反省自己在菲島南部和牙鄒市光華中學及聖沙威大學試教時，以及在宿霧聖心中學出掌中文部時，雖然沒有像賈神父那樣專注，但也是採取同樣輔導學生的方式。從此我們便

成了志同道合終身不渝的好友，來到台灣之後，在大專學生之牧靈福傳輔導方面，我們兩人始終密切、合作無間。

辭別在魯汶為留學生服務的賈神父之後，便慢慢南下去羅馬進修。有幾個地方是我渴望已久的朝聖地，並且都在南下路線附近。第一個朝聖目標，是耶穌聖心顯給聖女麗達·安蘭閣（St. Margarie Marie, Alacoque, 1647～1690）的 Paray le Monial。九月四日抵達該地，便去耶穌聖心顯現的祭台舉行彌撒聖祭。在聖祭中我熱切求天主賜給我愛祂的聖愛，並求耶穌聖心讓我一生作祂聖心的小僕，終生承行祂的旨意，作傳揚祂聖心敬禮的工具。我也求聖女麗達及聖高隆卡神父（St. Claude de la Colombiere, S.J., 1641～1682）為我轉求耶穌聖心，賜我像他們二人傳揚聖心敬禮的熱忱。

舉行完畢聖祭，在更衣室遇到一位東方人，我們開始用法文交談，原來在法國我曾遇到一些日本及韓國神父、修士，他們的面貌很像中國人，便和他們講中文，他們自然不能回答，這時雙方都很困窘，不知所措。這次不願再出醜，便和這位東方神父用法文交談，問他從何處而來。他說他是山西人，要去台灣工作，他姓孫。我們便握手哈哈大笑，他就是後來在台南碧岳大修道院當院長多年的孫靜潛蒙席。

這次旅途中的第二個朝聖地是里昂（Lyon）附近的小鄉村 Ars。這個窮鄉僻壤的小村莊，因了一位無學無術但聖德非凡的本堂神父而揚名全球。這個本堂神父名叫若翰·維雅納（P. Jean Marie Vianney, 1786～1859），生於窮苦的鄉村農家，沒有接受過正式教育，

從小做農活。他生長在法國大革命後社會最混亂的時期，也是仇視教會的人士迫害教會最劇烈的時期，許多聖職人員被殺，許多修道院被沒收破壞，許多堂區缺乏神父。就在這樣艱困情況中，他感覺天主召叫他去當神父。因為缺乏基本教育，讀神學時遇到許多困難。主教看他信仰堅定、內修紮實以及牧靈心火旺盛，便破例祝聖他作神父。他到 Ars 時只有幾個教友進教堂，他挨家挨戶去尋找亡羊，並熱忱為他們祈禱。不久之後整個村莊都改邪歸正了，連附近村莊也都受到影響。他的生活非常簡樸刻苦，每週煮一鍋馬鈴薯吃一星期，有時都發霉了還繼續吃。他這樣做，是為罪人們代做補贖。他利用告解聖事歸化無數人，連歐美各國要人也都來向他請教。我在 Ars 待了一整天，一直在他簡陋的住處和他聽告解室以及墓前祈禱，求他為我也為所有聖職人員代禱，讓我們能效法他的聖職生活以及福傳牧靈的熱忱。現在想起五十年前去 Ars 朝聖，對聖維雅納的刻苦、祈禱、牧靈熱忱還會感動不已。

一九五九年九月七日，是我這次在法逗留的最後一天。當天早晨在里昂耶穌會著名的富爾維埃 (Fourviere) 神學院舉行彌撒後，便南下義大利。在這最後的彌撒中，我求天主豐厚降福在法國時期一切接待、服務和教我法語的人。回想在各地旅遊、朝聖、參訪時，受到耶穌會各地會院的熱誠招待照顧，使我多次感到賓至如歸。在法國四個多月的生活，深深體驗到耶穌會，正如聖依納爵所說的，是一個「愛的修會」(Societas Amoris)。

## 在義大利的都林和亞維立亞納

九月七日上午自里昂乘火車直趨義大利西北部的大城都林（Torino），並在其附近的耶穌會初學院多逗留一些時日，因為在我國傳教的義大利耶穌會士大都來自這一帶。在碧瑤神學院中，我的兩位同班義大利同學都是這一帶的人。都林建立在波河（Po）的左岸，自古以來是義大利西北部的文化、宗教、經濟、工業、軍事、政治的重鎮，十九世紀時曾是義大利王國的首都。都林有許多雄偉的教堂、王宮、花園、博物館、大學以及優美的風景區，但是我最感興趣的，是參觀宗教聖地。

九月八日一早我去都林主教座堂，先朝拜聖體祈禱，然後去更衣室問管理舉行彌撒聖祭秩序的負責人：「何日何時可以在存放耶穌屍殮布的小聖堂（Cappella della Sindone）做彌撒？」他答說：「今天早晨七時就可以！」這時正有一位神父在那裡獻祭，我便先望他的彌撒，並熱切求耶穌將祂受苦難和死在十字架上的聖容深深印在我心中，使我一生無論遭遇任何災難、痛苦、甚至絕症和慘死，都能以這些痛苦參與耶穌的苦難和在十字架上的慘死為榮。輪到我舉行彌撒時，便將上述的祈禱當作這一台聖祭主

要求恩意向。彌撒後，有人為我講解聖屍殮布的來歷和種種傳說，雖然由科學家做過數次化驗，但至今關於它的真實性還有許多意見。為有活潑信德的人來說，一切聖像聖物只是一種外表的象徵，它如果能引導人認識、默思、嚮慕它所代表的人物或奧蹟，也值得受人尊重。

九月八日下午我去參觀有活奇蹟之稱的「天主照顧的小家」(La Piccola Casa Della Provvidenza Divina)。這個小家是由聖葛洵然神父 (St. Giuseppe Benedetto Cottolengo, 1786 ~ 1842) 所創立。他也創立了男女修會管理照顧這個小家。我去參觀的時候，這個小家早已發展成為一座小城，那時約有兩萬多聾啞、瞎子、癱子、智障、殘廢、棄嬰、癱瘓、慢性病患、罕見疾病患者、窮苦老人等。這個小家庭沒有基金和固定收入，完全依靠天主的照顧，但從來沒有缺乏過他們所需要的日用食糧，連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物質那麼缺乏，他們都得到許多善心無名人士的慷慨救濟贊助。

我去參觀時，有五百多位修女和一百七十多位神父、修士在院內服務，除了他們自己修會的神父、修士及修女之外，也有許多是來自其他修會的人士。他們也有許多志工，許多醫師及護士願意犧牲自己的休假，每週住院一天照顧病人。此外，這個小家庭中的住院者，如果體力許可，例如身強力壯的智障者，做些他們能夠做的工作。聖葛洵然很注重祈禱，在小家的聖堂內每天二十四小時明供聖體，我親眼看到四百多位聾啞者一起在聖體前用一致的手勢唸玫瑰經。能夠起床自由行動者，則輪班在聖堂祈禱。參觀

了「天主照顧的小家」之後，內心深受感動，將來從事任何工作，都要全心信賴天主的照顧。五十多年神父的生活以及將近三十年當主教的經驗證實：天主絕不放棄全心依靠信賴祂的人，但依靠信賴天主照顧的信心，需要用祈禱培養。

九月九日早晨七時在聖鮑斯高 (St. Giovanni Don Bosco, 1815 ~ 1888) 的墳墓上舉行聖祭。聖鮑斯高是在工業革命以後的大聖人。他看到工業化、都市化後之社會的嚴重問題，尤其是青少年的問題。他以身作則，親自關懷、愛護、收容、培育社會邊緣和流浪街頭的青少年。為了讓青少年喜歡親近他，甚至學習變戲法、玩魔術、走鋼索，凡是能吸引青少年的各項正當娛樂，他樣樣都用。為了擴大服務青少年，他創立了慈佑男修會和母佑女修會。這兩個修會的牧靈福傳事業已遍佈全球各國。在獻祭後我跪在聖鮑斯高的墓前祈禱良久，求他轉求天主讓我也能關心愛護青少年，同時也求他降福他的兩個修會，特別是在為華人服務的會士和修女們。然後參觀了聖鮑斯高生前的住處以及活動場所。

九月九日下午去距離都林不遠的耶穌會初學院，該院設於亞維立亞納 (Avigliana) 小鎮，風景優美，環境寧靜，院子寬大，有果樹、菜圃、花草，是潛修的好地方。在此我用十天練習義大利文。因為有拉丁文的基礎，另一方面西班牙文和法文也有許多和義大利文相近的用詞及話規。平時有幾位神父教我義文，但午晚兩次飯後半小時散心時間，可以和初學修士們練習。年輕修士們都很活潑，對中國事物非常好奇，所以談話時

不會冷場。十天所學的義大利文，反而比我下功夫所學的法文和西班牙文將來更有用，因為升任主教及樞機之後，每年多次去羅馬開會，會中大多人都講義大利文，聽久了，慢慢也能朗朗上口，這要歸功在亞維立亞納短暫學習義大利文時，那些神父修士們給我奠定一點粗淺基礎。

我去亞維立亞納的另一目的是和初學導師深談，商討培育初學修士的種種問題。同時也在此處做常年八日退省。在這個初學院住了將近三週，身心靈以及在學義大利文方面，都有豐富的收穫。

## 羅馬進修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自亞維立亞納耶穌會初學院啟程，經過都林，乘火車直達嚮往已久的羅馬。雖然是首次來到羅馬，但是對它的市容和許多富有歷史性的古老建築物，既覺相識又感陌生。有相識之感是因為在許多書報雜誌及電影中已經看過羅馬市區的景觀古蹟；又覺陌生是因為近距離觀看，和在書報雜誌及電影中所看到的景物，又有一些不盡相同的感覺。

在亞維立亞納十多天惡補的義大利文，到了羅馬立刻就派上用場。一出火車站，便叫了一部計程車，我用標準的義大利文告訴司機要去的地址。在車中我沒有說一句話，司機可能以為我是老羅馬，便選擇了最快捷的路，將我送到了我要住宿的伯敏公學（Collegio Bellarmino）。這所公學是為紀念耶穌會第一位樞機主教聖伯敏（St. Roberto Bellarmino）而命名的，位於聖依納爵大教堂斜對面，距離額我略大學（Universita Gregoriana）步行約五、六分鐘。這個公學其實是一所大型的耶穌會院，是來自世界各地到額我略大學研讀博士學位的年輕耶穌會神父們住宿的地方。全院有一百六十多個房

間，除了管理人員及客房房間之外，可以提供一百五十位讀書神父住宿。和我同一時期住宿的神父共一百五十位，來自普世九十多個國家。其中有一位是當時美國國務卿杜爾斯的兒子杜爾斯神父（Fr. Avery Dulles, S.J., 1918 ~ 2009）。他大我五歲，比我晚入耶穌會修道。因為在哈佛大學讀書時，他對基督宗教各宗派都深入研究比較，最後他認為天主教纔是基督親自創立一脈相傳至今的正統教會，便毅然脫離新教，而加入了天主教。後來他成了一位著名的神學家，二〇〇一年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擢升為樞機主教。

額我略大學在十月十五日開學。在開學之前，我先認識伯敏公學內的環境：聖堂、圖書館、閱報室、餐廳等。然後我去額我略大學了解校內的環境：圖書館、課室、教授宿舍、註冊處、課程表、每科任課教授名單等。我也請問了幾位學長，哪些教授的課是值得選修的。同時也拜訪了一些名教授，他們都是耶穌會士，並徵求他們關於選課和寫博士論文的意見。

他們得知我來羅馬進修的主要目的是準備將來作耶穌會初學生的神師之後，大多數都建議我不要花太多時間寫論文，專門研究一個特殊的問題，而要多和專家學者商討如何具體地培育初學修士，將聖依納爵的精神灌輸給他們，使他們在神修生活方面奠定堅固的基礎。他們並建議我多選修神學和神修學的課程，對神學及神修學奠定理論基礎，並開擴自己的眼界，了解教會中各種神修的理論和實際神修生活的途徑。這些建議使我想到了：在離開馬尼拉去羅馬之前，當時遠東省的倪永祥省會長（Fr. Jose Orate, S.J.）也

曾給了我同樣的建議，但他不勉強我這樣做，他尊重我選擇寫或不寫論文自由。

倪省會長給我的自由反而給我出了一道難題。寫論文與不寫各有利弊。寫論文可以讓我榮獲一個正式的博士學位，也可以彌補我失之交臂不能到哈佛大學修歷史博士學位的遺憾。但是寫論文要佔用我許多時間，只能專注研究一個特殊的問題，而不能和培育初學修士有關之各方面的學者專家們交換意見並研討具體培育的問題。這時我快要滿三十六歲，如果失掉這個修博士學位的機會，恐怕一生再也沒有其他機會了。這個問題困擾我數日之久。

在這段時間，我一方面加倍熱切祈禱，求天主光照我；另一方面請教院內神師的意見。神師鼓勵我熱切祈求天主賜給我聖依納爵在《神操》中所強調的「中立精神」(Spirit of Indifference)，不偏向寫博士論文，也不排斥寫，因為博士學位只是榮主益人的一種工具(《神操》23號)。此外，他也鼓勵我在祈禱中仔細研究《神操》中有關「選擇」的規定(《神操》169~189號)。神師只指引方向，而沒有替我作選擇。

經過一週之久的心靈的黑暗與掙扎，在神師的輔導下，用誠懇的祈禱求天主讓我了解祂的旨意，並藉著《神操》所提供的「選擇」方法，最後豁然開朗。原來想修博士學位的欲望，一方面是為滿足虛榮心，另一方面是下意識中想彌補未能去哈佛修博士學位的遺憾。這兩個想法，都是世俗精神在作祟。盡好初學導師的職責最重要的條件，是自己能夠深入了解耶穌會的原始精神，並能見諸實行。然後研究聖依納爵及其同伴的言行

歷史傳記，《神操》、《會憲》、《會規》以及耶穌會各屆全體代表大會和各位總會長有關初學修士培育的文件等。除此之外，也應該研究教會歷代著名的神修家的著作，例如聖奧斯定、聖本篤、聖方濟、聖道明、聖女大德蘭、聖十字架若望、聖加大利納、聖女小德蘭等之出名的神修著作。有的教授終生研究聖依納爵的《神操》、有人專門研究並教授他的神修，有人終生研究並教授另一些神秘學家，例如聖十字架若望等，有人專門研究並教授聖經神修。

在決定不寫論文之後，心中感覺無限的自由。我盡量選修了許多將來為培育初學修士有實際效益的課程，除了博士班的必修課之外，我還選修了其他許多課。除了聽課，也去這些教授們住處，向他們請教許多理論和實際的問題。

羅馬是天主教聖學（Scientia Sacra）的中心，不但有許多大學及研究機構，而且還有許多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和收藏專題研究之論文的檔案處。在額我略大學研究所註冊的耶穌會士，可以自由地借閱額大、聖經學院、東方學院、耶穌總會院、耶穌會作家等會院之圖書館的藏書以及檔案處許多寶貴文件。此外還可商借傳信大學、拉特朗大學、天使大學以及各修會的藏書，特別是和聖經、神修、神學、倫理、教律、禮儀、聖樂、教會史、聖人聖女傳記等有關的書籍和文件。

在羅馬進修期間，最大的收穫是和學者專家當面談論神修問題，他們能夠介紹許多我從來不知道的好書及寶貴的文章。聽各方面專家的課，將他們對神修各方面獨到的心

得，用簡短的幾堂課就能夠吸收是另一項收穫。在這段時期能夠瀏覽閱讀那麼眾多豐富的神修名著，不但為培育將來的初學修士有莫大助益，而且為深化自己的信仰和神修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幫助。

## 會說話的聖地

羅馬不但是天主教會之中樞教廷的所在地，而且也是初期教會古蹟保留最豐富最完整的。耶穌的大弟子，也是耶穌所選立的十二宗徒之長和天主教會之首任教宗伯多祿的墳墓，就在聖伯多祿大殿之正祭台下方。相傳聖伯多祿在暴君尼洛皇帝（Emperor Nero）仇教時，在當時梵蒂岡競技場，也就是現在的聖伯多祿廣場，被處以十字架酷刑。但聖伯多祿認為自己不配和耶穌用同樣的姿勢死去，便要求刑役將他的十字架倒豎起來，使他腳朝天頭向地死去。他的屍體被當時的教友葬在附近的墳場，也就是現在聖伯多祿大殿的地下。自他死後，教友們就非常敬重他的遺體和墳墓。我每次去他的墳墓敬拜祈禱，特別是在他墳墓前舉行彌撒聖祭時，就感覺好似時光倒流，他為信仰作證血淋淋倒釘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幕重現在我眼前，鼓勵我不怕艱難困苦，甚至殉道慘死為基督作證。

另一位大宗徒聖保祿，幾乎是和聖伯多祿同時殉道的。因為聖保祿有羅馬公民身分，按照當時羅馬帝國的法律，是不許可被判十字架酷刑的，而是被判用劍斬首的。他

是在羅馬城外三泉附近之奧斯店大道（Ostian Way）殉道的。他的遺體就地掩埋。教難平息後，在他墳墓上修建了一座以他命名的聖保祿大殿，是羅馬四大教堂之一，也是全世界主教們到教廷述職時，必須參拜獻祭的教堂之一。在羅馬進修時，我曾多次去聖保祿墳墓上祈禱獻祭，因為聖保祿不但是我的洗名與主保，而且也是一位偉大的宗徒。他的十四封書信，約佔全部《新約》的五分之二強，對教會的神學、靈修、倫理、制度等各方面的影響之大以及烙印之深，除了若望之外是其他宗徒所不及的。

保祿本身就是初期教會的一大奇蹟，他原來是激進的法利賽黨員，認為耶穌所創立的教會，是違反猶太教律的旁門左道，發誓要將之斬草除根徹底消滅而後快。於是請求猶太教教長和議會的正式任命狀，到大馬士革去擒拿基督徒，將其繩之於法。就在他臨近大馬士革時，忽然在強光中看到了耶穌顯現給他並和他講話。此刻他的心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從無所不用其極強烈迫害基督徒的殺手，瞬間變成了基督的忠實弟子，將其餘生完全奉獻給基督，不怕梯山航海宣講基督的福音，為基督吃盡了人間痛苦恥辱，帶手銬腳鐐和鐵鍊，猶如江洋大盜多次坐監坐牢，最後被判利劍斬首，為基督作了美麗、壯烈、完美的見證。

每次到聖保祿墓前祈禱獻祭，都求他為我轉求天主賜我福傳的熱忱，甚至不怕為福音捨生殉道。也特別求他為中國大陸教會人士代禱，求主賜予他們對基督及其在世代表保持忠貞的毅力及殉道的精神。

羅馬的許多地窖 (Catacombs)，也是我喜愛去參拜祈禱的地方。在教會初期遭受迫害時，許多教友躲藏在這些地窖中。他們在裡面聚會祈禱，舉行彌撒聖祭，埋葬殉道者及家屬。這些地窖大都位於羅馬郊區大戶人家的農場內。有些地窖內部結構相當複雜，有許多分枝，甚至有兩三層不同的進出口，有的長達數公里。不熟習的人在內很容易迷失。在內有第二、三世紀基督徒留下的教堂、祭台、壁畫、態像等物，可以讓人了解早期教難時期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在這些地窖中祈禱時，自然想到在中國的教會，求主使中國教會能早日享受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另一處勝地是羅馬古代的鬥獸場 (Colosseum)。它在公元八〇年落成，共有四層高，內部有階梯式的看台，和現代的棒球場有些相仿，可容納四萬五千多個觀眾。整個建築是橢圓形，長六百尺，寬五百尺。第一層的中庭稱為「沙場」(Arena)，有足球場那麼大，是演技場也是壯士格鬥場，以及死刑犯彼此格鬥或和兇猛的獅子、豹子、野熊等猛獸格鬥的地方。初期教會的許多殉道者，都在此處被殺害，或被兇猛野獸撕裂吞噬。殉道當然視死如歸，不願和其他非基督徒死刑犯或猛獸格鬥、殺死對方，以獲得釋放。在鬥獸場中最出名的殉道者，是安底約基的主教聖依納爵 (St. Ignatius of Antioch A.D. 45~107)。

羅馬皇帝特拉嚴 (Trajan) 在公元一〇七年在安底約基巡視時，依納爵主教被捕，並被帶到特拉嚴皇帝面前受審。聖人當面斥責皇帝迫害基督徒的暴行，皇帝老羞成怒，遂

出命將聖人押送去羅馬，投入鬥獸場餵獅子。在解送途中，各地教友都前來哀悼，給他送行，甚至有些教友想設法拯救他。他在司米爾納（Smyrna）停留的時間較長，便在此地給厄弗所等三個地方教會寫了三封著名的書信，以鼓勵教友們在教難中要對基督忠貞並保護純正的信仰。他為阻止人拯救他的性命，便在信中說：「我是上主的麥子，應該用野獸的牙齒磨成粉，以便能成為主耶穌基督純潔的餅。」多麼偉大慷慨激昂的殉道者啊！

依納爵主教到了羅馬鬥獸場之後，刑役放出了兩隻雄獅，飢餓的獅子立刻撲向他，將他撕裂吞噬，成全了他的心願。他的壯烈犧牲殉道，堅定了千千萬萬基督徒的信仰，也吸引了無數教外人加入教會。每次到羅馬鬥獸場參拜祈禱時，古代基督徒殉道的血腥場面不斷地在腦海中重現。每次去鬥獸場都使我想起在祖國正受迫害的教會，激發我熱切為受迫害者祈禱。

羅馬初期教會的另一位英烈殉道者聖勞倫佐（St. Lorenzo）的墳墓也是我喜愛去的朝聖地。這位聖人是一位執事，負責管理教會的財產。公元二五八年，羅馬皇帝瓦烈利亞（Emperor Valerian）頒佈命令：凡是不願背棄宗教信仰的基督徒一律處以死刑，並沒收全部財產。勞倫佐被官府擒拿後，向羅馬總督說，他需要三天時間處理教會的財產。總督以為教會有許多財產，處理妥善之後即可歸公，便答應了聖勞倫佐的請求。這三天之內，勞倫佐將教會的財產都分施給了殘疾、貧窮、聾啞、乞丐、孤兒、寡婦等人。三

天之後，他帶領這些人到總督面前說：「這就是教會的財產，請你收下！」總督認為自己受了欺騙愚弄，忿怒至極，遂判勞倫佐用炭火慢慢烤死。他躺在鐵架上，半身已經烤熟時，還不失幽默，向判官及刑役說：「一邊已經烤熟了，可以吃了！」

羅馬有許多殉道聖人聖女的受刑處和他們的墳墓。歷代教友都視這些地方為聖地。到這些聖地朝聖時，虔誠的心靈似乎聽到殉道者大聲呼喊說：「生命誠可貴，信仰價更高，為了信仰故，生命亦可拋！」

## 我最熟悉的幾位聖人

自小至今，我接觸的神父大都是耶穌會士，我就讀的小學和中學也都是耶穌會士創辦管理的。我離家修道加入的團體也是耶穌會，我認識的聖人當然大多數也是耶穌會士。因為這些聖人和我同屬一個修會，他們就好似我的家人至親一樣。

我認識的第一位聖人，不是我的洗名聖保祿，而是聖磊思（St. Aloysius Gonzaga, 1568 ~ 1591）。原來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聖誕節要演話劇，當時的校長隆其化神父指定我要演貴族青年聖磊思棄俗修道的角色。為演好這一角色，我必須仔細閱讀研究聖磊思的傳記。就這樣認識了這位青年聖人的一生。

他是義大利著名的貴族：父親是公爵，他是長子，將來要承襲父親的爵位。他自小便被送往義大利、西班牙等國的朝廷及王宮，陪伴皇子幼主接受宮廷禮儀進退的培育。但他出於污泥而不染，世俗的榮華富貴對他沒有絲毫的吸引力。他慣常說的一句話：「我為更偉大的事而生。」（Ad majora natus sum）可以概括他的一生。經過他父親的種種阻撓，終於能夠將爵位的繼承權轉讓給弟弟，然後加入了耶穌會。一五九〇年為拯救瘟疫

病患，自己也被傳染而死。死時纔二十三歲。我在羅馬的宿舍，離他生前讀書和住的地方及他的墳墓很近，故此常去獻祭祈禱，求他轉求天主使現代青年學生也能效法他出污泥而不染，對人生能夠有一個高尚偉大的理想與目標。

我認識的第二位聖人是聖達尼老（St. Stanislaus Kostka, 1550～1568）。在小學五年級時，我的校長隆神父鼓勵我加入聖體軍（現稱聖體生活團）。我們那一團的主保是聖達尼老。因了這一層關係，對聖達尼老的生平事蹟發生了興趣，我閱讀了他的傳記。他雖然生於波蘭一個貴族家中，但自幼厭棄世俗的榮華富貴生活，而嚮往棄俗修道的清貧生活。他的長兄保祿和他完全相反，醉心於世俗的享樂，並討厭他弟弟對信仰的虔誠。他們兄弟二人在維也納留學期間，因達尼老不喜歡參與宴會社交，常受到長兄的責罵甚至毆打。他患重病時，甚渴望領聖體，但因住宿於一路德教徒家中，神父不便前去看望送聖體，但一位天使給他送了聖體，滿全了他的渴望。

達尼老很渴望加入耶穌會，但他的父親和長兄極力反對。因此他便化裝步行至德國然後南下到羅馬加入了耶穌會。在初學院中生活了只有十個多月，便棄世升天了，逝世時只有十八歲。在羅馬總統府旁邊有當時耶穌會的初學院，他去的地方還保存完好如初。大藝術家伯爾尼尼用大理石雕刻了達尼老去世時的態像，並在該處修建了一座有「羅馬之珠」美譽的小聖堂，聖達尼老的遺體便葬於此教堂內。此教堂離額我略大學不遠，也是我多次獻祭祈禱的地方。獻祭時，沒有忘記為我將來的初學修士們祈禱。

第三位我比較熟悉的聖人是方濟沙威（St. Francisco Xavier, 1506～1552）。沙威生於西班牙北部納瓦拉的貴族之家，他家族的堡壘保存至今。沙威年輕時，雄心勃勃，追求功名權勢。他在當時頗負盛名的巴黎大學深造時，遇到另一位較他年長的同鄉貴族聖依納爵·羅耀拉。這位年長同鄉，在年輕時比他還醉心於世俗的功名利祿。但在悔改之後，視功名利祿如糞土，正在努力追求榮主救人的更高理想。為了達成這個理想，需要以學識充實自己。為這個緣故，依納爵不顧自己已達中年，還和青年學子一起進修充實自己。他認為方濟沙威是可造就之才，若能皈依天主，在榮主救人的事業上一定會大有貢獻。

於是他用兩年的時間常用耶穌的話勸勉方濟沙威：「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呢？」（瑪竇福音十六26；馬爾谷福音八36；路加福音九25）最後沙威終於領悟了這些話的意義，於是捨棄塵世的一切而追隨基督的召回，和依納爵等七位同伴好友共同創立了耶穌會。他自己也遠渡重洋，成了一位可與外邦人宗徒聖保祿的福傳功勳媲美，教會冊封他為「東亞宗徒」和「傳教區主保」。傳教士們講道時，屢次提起聖方濟沙威的福傳熱忱等事蹟，故對聖人特別敬愛。

一九四〇年耶穌會慶祝該會正式由教宗批准成立四百週年時，神父們在講道時屢次講述會祖聖依納爵的事蹟，纔漸漸對聖人的傳記發生興趣，並對其「愈顯主榮」的精神以及《神操》之深度神修原則非常敬仰欽佩。他的精神和生活是吸引我加入耶穌會的主

要原因之一。他生前的住室以及他的遺體都保存在距離我住的伯諾書院附近的「耶穌」聖殿和會院中，我也多次在他的寢室以及墳墓祭台上舉行彌撒和祈禱。在聖祭及祈禱中，我常求聖依納爵轉求天主，使耶穌會常能保持他創會時的原始精神和適應現代教會和社會的需要，而能貢獻更大的服務。

來到羅馬讀書或朝聖的聖職人員，大家都希望能在耶穌所揀選的十二宗徒之長聖伯多祿的墳墓上祈禱獻祭。因為聖伯多祿和教會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耶穌曾用阿拉姆語給他改名為刻法（Kepha，即拉丁語之Petrus或Petrus），意是磐石，是教會的磐石，耶穌說：「約納的兒子西滿，你是有福的……你是伯鐸（磐石），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她。我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瑪竇福音十六17-19）。耶穌用上述數語確定了伯多祿做祂在世的代表和教會的磐石。

在羅馬讀書時曾多次在聖伯多祿大殿之下將近兩千年前安葬伯多祿遺體的墓穴祈禱，由墓穴可以看到初期教友對於基督在世代表及宗徒之長的特別尊敬之史實。伯多祿是首位教宗，也是羅馬的第一位主教，歷任羅馬主教都是伯多祿繼承人，普世教會共融合一的中心。

至於我的洗名聖保祿宗徒，是我加入耶穌會作初學時纔漸漸認識他神修生活的高深。在他皈依耶穌基督之後，便被耶穌同化，他的心思、念慮、言論、行動以及待人接

物均以基督為中心和模式，為此他能寫出這樣動人的詞句：「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迦拉達書二20）；又說：「我或生或死，總要叫基督在我身上受頌揚。因為在我看來，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斐理伯書一19、21）。

保祿在皈依基督之後，便死心塌地效忠於基督。他認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宣講基督的救世福音說：「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格林多前書九16）。他為了廣傳福音，他不怕犧牲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除了罪惡之外；他盡量適應人、地、事物、風俗、習慣、文化、語言等：「對猶太人，我就成為猶太人，為贏得猶太人，……對軟弱的人，我就成為軟弱的，為贏得那軟弱的；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為的是總要救些人。我所行的一切，都是為福音，為能與人共沾福音的恩許。」（格林多前書九20、23）。保祿書信不但有深奧的神學反省以及高深神修生活見證，而且充滿了宣揚福音的熱情以及充滿血淚的信仰生活見證。

## 拜訪聖依納爵的故鄉

小時候生活在耶穌會神父主持的堂區，稍長又在耶穌會創辦的小學和中學內接受教育。從神父師長們口中聽到聖依納爵的許多故事。加入耶穌會之後，除了熟讀聖依納爵的傳記之外，也做過三次一個月的大退省（又稱神操）。《神操》一書是聖依納爵悔改之後，在茫萊撒退隱一年之久的靈修生活經驗的撮要，也是耶穌會士之靈修、生活、待人、接物、處世以及福傳牧靈工作的指南。聖依納爵是每一位耶穌會士心目中的標竿人物，如有機會一定很希望去拜訪他的故鄉。一九六〇年暑假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便申請去西班牙，一方面參拜聖依納爵的故鄉，另一方面也練習西班牙文，並訪問一些神修專家。

當年六月六日從羅馬搭乘火車啟程，七日抵達巴塞隆納。八日從山下乘坐纜車上到蒙塞拉山上的本篤會院。一五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依納爵在此地朝聖，做了一生的總告解，完全洗心革面成了一個新人，將自己的佩劍獻給了聖母。我便要求接待我的神父讓我在聖依納爵徹夜祈禱的聖母祭台獻祭。在彌撒聖祭中熱淚傾流不止，求

聖母及聖依納爵為我轉求天主，使我能真心悔改，效法聖依納爵毫無保留地將自己奉獻給耶穌，終生作一個忠貞的耶穌會士。

下山後搭乘公共汽車去距此北方約十二英里的芒萊撒小鎮，參拜聖依納爵隱居和寫《神操》的地方。聖依納爵當年隱居的山洞附近已面目全非，因為在其上建造了教堂，其旁有退省院和耶穌會院等建築；但山洞保存了下來。我在山洞中獻祭祈禱時，特別求聖依納爵為我轉求天主，降福我將來一生中所講授的退省或神操，並降福將來所有在我輔導之下做神操的人。《神操》這本小書，給教會帶來了神修的革新，幫助很多教會人士奠定了神修、牧靈及福傳的堅固基礎。在山洞中我祈禱良久，感謝天主藉著聖依納爵賜給教會這冊《神操》小書。

從芒萊撒回到巴爾塞洛納，改搭火車去馬德里。住在馬德里耶穌會的一「拜訪」(Visitacion)會院，乘機參觀首都的一些名勝古蹟。馬德里是西班牙稱霸世界極盛時期的首都，現在已是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但是帝國時代留下的皇宮、教堂、廣場等宏偉建築，還是可以告訴我們當時的繁榮。雖然古蹟很多，但是我認為最值得參觀的是卜拉道(Prado)國家博物館。此館收藏了第十六至十九世紀西班牙及歐洲最出名之藝術家的作品，例如厄爾各來可(El Greco)、方濟·德高雅(Francisco de Goya)、穆里約(Murillo)、拉法厄爾(Raphael)、魯本斯(Rubens)等人的出名作品。另一處值得參觀的地方是「陣亡之谷」(El Valle de los Caídos)。這是佛朗哥將

軍 (Generalísimo Francisco Franco) 於一九五六年完成的一座雄偉建築物，用以安葬西班牙內戰 (1936 ~ 1939) 死亡的將士，單單佛朗哥的部下就有十五萬多人。在此處長眠的不但只是佛朗哥的陣亡將士，而且也有敵對者的遺體，這充分表達了天主教所倡導的愛仇和寬恕仇人的美德。

六月十五日自馬德里乘火車抵達撒拉芒加 (Salamanca)，住在耶穌會聖達尼老 (San Estanislao) 會院。這座會院當時有六十多位文學修士以及十多位卒試神父。我來此處的目的有二：(一)從聖依納爵的傳記中得知，他悔改之後一心向學，想榮主救人。曾在巴爾塞洛納及阿耳卡拉 (Alcala) 求學，因仰慕有悠久歷史的撒拉芒加大學，便來此城讀書。此城並不歡迎他，他來到此處不到兩週，就被「異端裁判所」用鎖鏈和他的一位同伴綑綁在一起投在監獄中。不久之後，無罪獲釋，但不許公開或私下講道，否則就開除教籍。因此依納爵很快就離開此城，前往法國巴黎繼續求學。我沒有找到依納爵坐牢的地方，卻看到了他仰慕的古色古香大學。(二)我計畫用一個月在此處練習西班牙語。在神學院時，和我的同班同學羅神父 (P. Jose Luis Rodriguez, S.J.) 學過四年西班牙語。因此很快就能和這些青年活潑愛講話的文學修士們溝通。他們很想了解中國、台灣、菲律賓和羅馬等地的情況。藉著和他們交談，我的西班牙文大有進步。

七月十四日由撒拉芒加乘火車去維拉卡爾西亞初學院 (Villagarcía de Campos)。這座耶穌會的初學院當時約有五十多位初學生。我在此住了三天，和初學導師有數次交談，

討論如何輔導初學生，如何給他們講授一個月的大退省，如何將聖依納爵的原始神修精神灌輸給他們等問題。

七月十九日抵達渴望已久的聖依納爵故居羅耀拉（Loyola）。他的故居是一座中古世紀貴族的堡壘。在堡壘內有他誕生的地方，他在防守普羅納城受傷後養病的房間以及他和家人常祈禱的小聖堂。這些都是我在此堡壘中作八日退省時常去祈禱的地方。在堡壘的旁邊，現在有宏偉的耶穌會哲學院、退省院和廣大的葡萄園。退省時也可以在葡萄園中散步。退省結束後正是聖依納爵的慶節。他的同鄉們除了參與宗教慶典之外，還要舉辦一場西班牙的國粹——鬪牛。西班牙主教們禁止本國聖職人員觀看血淋淋的鬪牛活動，但不禁止外來聖職人員觀賞。因此我們幾個外國耶穌會士便去羅耀拉的鬪牛場觀看。西班牙民眾認為鬪牛是一種非常刺激的藝術，但我感覺人與獸鬥，太殘忍、太血腥。只看了那一次，以後再也沒有看過。

既然來到了聖依納爵的故鄉，就不得不去看看他最親密的初期同伴之一聖方濟沙勿略（St. Francisco Xavier）的故居。這個故居也是當時貴族的堡壘。參觀方濟沙勿略的故居時，我特別喜愛聖沙勿略和他的家人常祈禱的小聖堂。在此聖堂內有一被釘在十字架而微笑的耶穌，這個聖像一定給沙勿略和他全家諸人很多的啟發：在痛苦艱難中能夠從容微笑地承行天父的旨意。在我退休隱居的小聖堂內，我也保存了一張這個聖像的照片，在我感覺病苦難忍時，這個聖像也給我很多鼓勵、勇氣、信賴以及承行主旨的精神。

這一年的八月和九月在耶穌會的高米利亞斯神學院 (Universidad Pontificia de Comillas) 度過。這裡靠近海，常有海風吹來，夏季不太熱。這裡的神父修士都很喜歡幫助我練習西班牙文，因此這兩個月我的西文有了很大的進展。十月初經過比爾包 (Bilbao)，在耶穌會德武斯道大學 (U. Deusto) 小住兩天，拜訪了高欲剛神父 (P. Juan Goyoga, S.J.) 以及其他在我國傳教者的家人，然後便啟程返回羅馬繼續在額我略大學攻讀。

## 我認識的教宗

自出生至現今，我總共經歷了七位教宗。我出生時正是庇護十一世（Pius XI）治理普世教會的時期。這位教宗深具遠見，性格剛烈，嫉惡如仇。他所處的時代，正是希特勒之納粹主義和墨索里尼之法西斯主義萌芽滋長茁壯的時期。教宗深知在這兩種極端的民族與國家主義之內包含著獨裁、暴行、毀滅、殺戮、戰爭的火苗。為這個緣故，他譴責這兩種極端主義，並勸勉德義二國之主教們盡力遏阻這兩種極端主義的擴散。不幸，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並沒有接受教宗及主教們的勸告，一意孤行，終於釀成慘無人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但使無數的平民百姓死於砲火、飢餓及惡名昭彰的集中營中，而且那兩個罪魁禍首也死無葬身之地，遺臭萬年。

庇護十一世當選教宗之後不久，便為我國教會做了三件大事：（一）不顧法國政治壓力和強烈反對，毅然派遣剛恆毅總主教作宗座代表出使中國，和中國政府直接商談教會事物，不再需要經過法國政府越俎代庖。（二）教宗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親自祝聖六位中國主教。這是自羅文藻以來第一批中國主教，也是在中國傳教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三）

一九二五年創辦輔仁大學。

一九三九年底護十一世駕崩，庇護十二世繼任。這位新教宗智慧過人、高瞻遠矚，就任不久就解除了「中國禮儀」的禁令。禮儀之爭是在中國福傳的一大絆腳石，曾使許多知識份子和學者，因禁止祭孔敬祖而對基督信仰避之唯恐不及，並引起許多不必要的誤解。解除禁令不啻為福音大開傳道之門。只是可惜，當時中日戰爭正酣，緊接著又逢國共內戰，根本沒有時間研究禁令解除後的各種措施。

慶幸，在台灣教會充分享受了這條禁令解除後的美果。在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的研究策劃之下，于斌樞機大力推行敬天祭祖禮儀。這個禁令的解除，也給日本、韓國、越南等地教會的福傳工作有很大的方便與協助。在中日戰爭結束後不久，教宗庇護十二世任命田耕莘主教為樞機主教。這個任命是教會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田耕莘不但是中國第一位樞機主教，而且是全球第一位有色人種獲此尊位。因此大大地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我雖無緣親見庇護十一及十二兩位偉大的教宗，但天主特別恩待我能看到他們兩位五位繼任人，並和最後四位教宗有非常親密的互動。我在羅馬進修時，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剛接任不久。他的作風非常平民化，也常拿自己開玩笑，因此被一班教友稱為「好教宗若望」(Il Bon Papa Giovanni)。他被選為教宗時已七十七歲，人們認為他只是個過渡的教宗，不會有什麼革新和創舉。但是在他就任教宗不到三個月，就宣佈要召開梵

二大公會議。這個大公會議主題是革新使教會今日化 (Aggiornamento)。這個大公會議一共召開了三年 (1963 ~ 1965)。若望二十三世主持了開幕典禮，但沒能看到大會的閉幕；而大會對整個天主教會的影響之大，絕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的。我多次聽過他的講道，也在近距離看過他。他在位不到五年，但對整個世界及教會的影響，史學家會有詳細的評估。

若望二十三世對台灣的教會也有特殊的貢獻：他鼓勵流亡在美的田耕莘樞機主教和于斌總主教到台灣來福傳牧靈。並任命田樞機為台北總主教、于總主教主持輔大在台灣復校事宜，並捐助復校的第一筆經費。他鼓勵被大陸驅逐出境的傳教士來台福傳牧靈，因此給台灣教會奠定了堅固的基礎。

教宗若望二十二世的繼任者是保祿六世 (Paulus VI)。他是一位高瞻遠矚的教宗，同時也小心謹慎，把守教會的大門，不讓世俗精神和以梵二之名所倡導的各種歪理神學進入教會大家庭。因此他吃了不少的苦頭。他的勇敢和堅毅的精神受人敬仰。一九六五年我在羅馬參加耶穌會第三十一屆代表大會時，新當選的總會長雅魯伯神父帶領我們全體代表和教宗保祿六世在西斯汀小堂共祭後，教宗接見與他一起共祭的六位神父，除了總會長外，有五大洲代表，我代表亞洲。我準備了很標準的拉丁話，但教宗和我交談時，一開口便說英文，我只好改用英文。他對我非常慈善，問了一些有關大陸教會的事情。我至今還保留那次交談時的照片，掛在我隱居之處的走廊牆壁上。

一九七八年教宗保祿六世在八月六日去世之後，樞機主教團在當年八月二十六日選出了威尼斯的宗主教陸期雅尼樞機（Albino Luciani）為教宗，他取名為若望保祿一世（John Paul I），以紀念他的兩位前教宗。當時我正在羅馬參加耶穌會全球代表大會（Procurators' Congregation）。因此，我參加了若望保祿一世於九月三日的就職大典，卻也於十月四日參加了他的葬禮。

在若望保祿一世當選之後，我立刻用他的照片製成明信片寄給國內幾位朋友報喜。沒想到若望保祿一世驟然逝世，這些明信片竟成了追悼典禮中供奉的遺像，因為那時在台灣還找不到他的大型相片。

還有一個插曲，若望保祿一世原來計畫在九月二十九日上午要接見耶穌會在羅馬開會的全體會員，他的演講稿都準備好了，但是在前一天晚上忽然逝世。因此有人開玩笑說：「若望保祿一世，寧願死，也不願接見耶穌會士。」這位教宗非常謙和慈善，常常面帶笑容，因此有「微笑的教宗」（Smiling Pope）的美名。他的微笑常留人的心中。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若望保祿二世當選教宗時，我正從羅馬東返的飛機中。由廣播中得知新教宗是波蘭人，當時只有五十八歲，給教會帶來了新朝氣和新希望。東歐人民在第二次大戰中受到德國納粹軍隊的鐵蹄蹂躪摧殘。戰後被關在鐵幕中三十多年之久，受盡蘇俄及其幫兇各地共產獨裁政府的鐵血鎮壓及恐怖統治。對於民主、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幾乎絕望了，對於未來看不到一點光明和希望。

正在此時，東歐波蘭的沃一提瓦樞機（Karol Wojtila）當選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這位斯拉夫教宗的當選，為東歐人民不啻是一聲響亮的春雷，震醒了早已絕望的心神，讓他們看到一道強光，燃起了他們追求民主自由的火苗。這個火苗先從波蘭北部列寧造船場（Lenin Shipyard in Gdansk）燃燒起來，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燒遍了整個波蘭，然後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早已鬆動，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及東德雖然頑強抗拒，然而終於敵不住人民渴望民主自由的火焰。最後連共產獨裁制度的創始國蘇俄也支撐不下去了，不久之後整個歐洲的共產政權全部瓦解。若望保祿二世沒有用一兵一卒，只是用大愛、宗教信仰、民主、自由、人權、正義、和平等一般人所共同承認的普世價值，將東歐與蘇聯從水深火熱之中救出。

若望保祿二世是我到現在為止，接觸最多和影響我後半生最深的教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他任命我為花蓮教區主教，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他調任我為高雄教區主教。一九九八年元月十八日晉升我為樞機主教。此外他也任命我為教廷傳信部委員、大眾傳播委員會委員、宗教交談委員會委員、亞洲主教會議籌備委員、亞洲主教會議秘書長（或稱總報告人，Relator），負責大會的運作和一切文件之起稿和定案的工作，在開完大會之後，教宗任命我為大會之「善後委員會」委員。承蒙台灣地區主教弟兄們的厚愛，選我作主教團主席十九年之久，從一九八七年直至二〇〇六年退休為止。

有關台灣及大陸各地教會之重大事件，主教們都要我代表他們和教宗諮商請教。因

此和教宗私下見面諮商的機會非常多。教宗非常關心台灣和大陸的教會，在他重病時，我最後一次拜訪他時，教宗的管家只給我三分鐘。但教宗一開口就問：「大陸的教會怎麼樣？」然後又問：「我是否能去北京訪問？」等問題。我盡量簡短地回答他的問題，但已超過了十三分鐘。管家雖有些不悅，但教宗一直關心地在問大陸教會的情況，表示他一直到去世，都在關懷大陸教會。

二〇〇五年四月二日若望保祿二世蒙主恩召時，我正在加利肋亞湖傍（Donus Galliae）開會，第二天我便趕回羅馬，參加樞機主教團共同執政時期的各項會議。教宗殯葬日有一百五十多個國家的元首和四百多萬民眾參禮。羅馬市政府在羅馬三十多個大廣場設立大影幕，以便民眾觀禮。這是有史以來，普世最隆重莊嚴的葬禮，也是參禮人數最多的一次。這時幾乎各宗教、種族、國籍的人士都有代表，向這位偉大的教宗致哀，感謝他對全人類的貢獻。

樞機主教團的團長拉辛格（Cardinal Joseph Ratzinger）於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九日當選教宗，取名本篤十六世。他是一位傑出的神學家，曾作過教授、慕尼黑的總主教、信理部部長、樞機主教團團長等重要職務。他的特殊神恩是能把最深奧的神學思維用最簡單語言和文字清楚地表達出來。聽他講道或上他的課，很多人都認為是一種享受。

在上世紀八〇和九〇年代，在南亞一帶有些神學家主張耶穌基督並不是人類唯一的救主。當時的信理部部長拉辛格樞機曾在香港召集亞洲各國主教團及一些神學家討論此

事。我也曾參與這會議，並建議召開亞洲主教會議討論此一嚴重問題。然後我也向當時之傳信部長董高樞機 (Card. Jozef Tomko) 建議此事。不久之後，於一九九五年教廷成立了「亞洲主教會議籌備委員會」，我也被任命為這個委員會的委員。每五年到羅馬述職時，也帶領主教們去拜會信理部部长拉辛格樞機。

我和本篤十六世比較有深度的一次交談是我向他呈遞辭職書時。二〇〇五年十月我應邀參與教廷慶祝「主教會議」(Synod of Bishops) 四十週年時，和教宗私下談了半個小時。我向他說明曾向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遞過三次辭呈以及口頭的多次辭呈，一直到先教宗去世都沒有接受。我懇求新教宗能慨允我的辭職。他非常慈善地安慰我，並同情我已八十三歲，答允在二〇〇六年元月正式宣佈接受我的辭呈。

感謝天主，自從教廷喪失了現世的國土之後，雖然只剩下梵蒂岡彈丸之地，但卻給了教會許多德學兼優的教宗。他們在倫理道德以及精神價值方面，對全人類的影響之大，無人能及。我一生所經歷的教宗都是天主特選之器，領導人類走向真善美聖的偉人。

## 在耶穌的故鄉朝聖

一九六一年暑假在羅馬的學業結束後，省會長蒲敏道神父（Rev. Fr. Francis Burkhardt, S.J.）派遣我去越南工作。在準備飛往越南的機票時，我得知：從羅馬直飛西貢或經過貝魯特（Beirut）稍停數日，票價相差無幾。於是決定經過貝魯特停留幾天。七月二日抵達貝魯特，住在耶穌會著名的聖若瑟大學（Université de St. Joseph）。在這所大學中，有數位曾在上海震旦大學服務過的法國耶穌會士，他們熱誠的招待我。七月三日年輕的耶穌會士要去黎巴嫩山中野餐，以慶祝剛於六月二十九日晉鐸的柯文伯神父（Rev. Fr. Peter-Hans Kolvenbach, S.J.），他們也熱誠地邀請我參加。聖經中多次提到黎巴嫩山，現在要去看它的真面目，當然很樂意接受他們的邀請。當時絕對沒有想到，慶祝的這位新神父，就是耶穌會將來的總會長。

七月四日從貝魯特去耶路撒冷朝聖，住宿方濟會「耶穌受鞭打」會院。這個會院就是建築在比拉多當年判耶穌受鞭打和死刑的地方。當時羅馬士兵所住的地下室，以及他們刻在地上的石板的棋盤，還完好如初。耶路撒冷依山而建，城內大街小巷都崎嶇不

平，巷道狹窄彎曲；雖然多次遭受戰禍摧殘洗劫，但是老城區的大街小巷的面貌和耶穌時代的市容相差不多。

到達耶路撒冷的當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從我所住的「耶穌受鞭打」地方開始拜苦路。在舊耶路撒冷停留的一週內，我每天都拜苦路，幾乎在苦路的每一處都有來自世界各國的朝聖者，虔誠哀傷地用他們自己的語言祈禱唱歌，紀念耶穌在每一處所受的痛苦。

在耶路撒冷拜苦路和其他地方大不一樣。在其他地方拜苦路，是用想像力虛構耶穌當年在這條路途中以及加爾瓦略山上所受各種痛苦、死亡與殯葬。在耶路撒冷拜苦路的景物都很具體地呈現在眼前，只是將兩千年前的人物拉回想像中，就可以使當年的情景復活起來，此情此景就足以讓你熱淚橫流，激起悔罪改過自新的心願，畢竟是我們的罪惡讓耶穌受了這樣慘絕人寰的痛苦和十字架的酷刑。此情此景也能激發我們與耶穌同生同死的深情大愛。遇到生老病死以及各種天災人禍時，也能藉著與基督同生同死的深情大愛，有勇氣面對和接受，甚至要求主耶穌讓我們能夠再多受一些痛苦，以分擔並減輕一點耶穌當時所受的痛苦。

在耶路撒冷的這幾天，我每日都在不同的聖地獻祭祈禱。第一天在革責瑪尼（Gethsemane）山園——耶穌受難前夕祈禱的地方——獻祭祈禱。在獻祭時，深深感覺到耶穌於受難前夕在此處祈禱時，內心所感受的恐懼不安以及孤獨無助，因而說出：「父啊！你如果願意，請給我免去這杯罷！但不要隨我的意願，惟照你的意願成就罷！」

耶穌明知不久之後有什麼樣的慘酷痛苦災難和死刑在等著他。他的人性除了罪惡之外，和我們一樣脆弱、怕痛苦，更怕死在十字架上的酷刑。雖然這時他還有時間可以逃避，但是他不願隨著個人意願，而願承行父的旨意。我從初學做一個月大退省時，就選擇了「承行主旨」作我終身神修方向。這次在耶穌受難前夕之山園祈禱的地方，「承行父旨意」的耶穌，給我的神修路線蓋上了永不磨滅的烙印。

第二天一早，乘別人尚未起床時，一人獨自摸黑由住處拜苦路上到加爾瓦略山的聖墓聖殿門口，聖殿的門剛好開啟。我前一天已和方濟會管理聖殿的神父約好：在加爾瓦略山耶穌被釘十字架旁的聖母痛苦祭台獻祭。在整個彌撒聖祭中，我感覺自己猶如若望和聖母站立在耶穌十字架下的兩旁，耶穌臨終託孤將他的母親託付給我：「看你的母親！」；同時也將我託付給聖母：「看你的兒子！」從此之後，我感覺和聖母有如母子的關係，和耶穌也有了深一層的兄弟友愛之情。

在彌撒中舉揚聖體時，好似看到有一士兵用長槍將十字架上的耶穌之肋膀刺透了，立刻有血和水流出。從此我最喜歡念或唱「在你的聖傷中隱藏我」(*Intra tua vulnera absconde me*)，至今每日我至少念唱七次。這句話讓我的心靈有無比的舒暢和安全感。這句祈禱成了我在任何病苦、災難以及人生狂風巨浪中的避風港，有什麼地方比隱藏在耶穌洞開的聖心中更安全的呢！

第三天一早如同昨天一樣，摸黑在靜寂的聖京巷道上拜苦路，專心默想耶穌在每一

處所受的苦難。到了聖墓聖殿正是掌鑰者阿拉伯人開啟聖殿之門的時候。昨天我已約定今天要在埋葬過耶穌遺體之墳墓中獻祭。聖墓的空間很小，有停放屍體石床，床前只能容納四個人左右，石床就是祭台，因為墓室不高，我是跪著舉祭的，有幾個朝聖客則跪在墓門之外參與我的彌撒。在彌撒中好似看到復活的耶穌就坐在這個石床上，告訴我祂已戰勝了人間的一切罪惡和罪惡帶來的痛苦；只有在逾越奧蹟中，纔能了解人生老病死和人世間各種痛苦的意義。祂已復活，祂活在天父內，也活在每一信友心中、信友團體、教會、整個宇宙之內。祂的苦難、聖死、復活已征服了罪惡、災禍、痛苦和死亡，革新了人類，重整了宇宙，給人類帶來了光明與希望，完成了救世天業。

復活的耶穌現在利用卑微不堪的我作祂的化身，舉行這台彌撒聖祭。祂穿上了我，用我的手拿起麵餅，用我的口念成聖體聖血的經文，使麵餅變成祂的身體，將葡萄酒變成祂的血，滋養眾信友的靈性生命。在聖墓內的彌撒聖祭堅定了我的信仰，使我終生再也不懷疑耶穌復活的奧蹟。

第四天一早坐公共汽車去白冷朝聖。在耶穌誕生的山洞中祈禱良久，並在此洞中的祭台上獻祭。在祈禱及獻祭中，耶穌誕生的一幕在我的心中重演。創造宇宙萬物的天主，降生成人時，貧無立錫之地，誕生在如此荒涼寂靜的山洞中，以補贖人類貪享榮華富貴所犯的種種罪惡。在附近也參觀了聖熱羅尼莫（St. Jeronimus）隱居研究翻譯聖經的住處。聖人熱愛聖經，曾說過一句名言：「不認識聖經，就等於不認識耶穌。」此外我

也參觀了牧羊人看見天使向他們報告人類救主誕生喜訊的地方以及達味王的一些古蹟。

一九六一年，中東六日戰爭還未發生，舊耶路撒冷由約旦管轄，我要從舊耶路撒冷到以色列境內，必須要經過約一百米寬的「無人之地」(No man's land)。兩邊不能用同樣的護照，因為約旦和以色列當時是敵對的兩國，護照上有以色列的簽證，便不能進約旦，為以色列也是一樣。為此當時我用兩本護照。以色列在舊城西面建立了新耶路撒冷，在那裡有耶穌會主持的聖經學院，我就在聖經學院借宿數日，以便在以色列境內朝聖。

在以色列轄區內，我先去納匝肋聖母之家耶穌降孕之處祈禱獻祭。在彌撒中想到天主這樣愛世人，願意和人類親近，便遣發聖子降生成人，先在聖母胎中住了九個月。目前舉行聖祭的地方就是當年在聖母說出「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的時刻，聖言就立刻「成了血肉」(Et Verbum caro factum est)。這個奧蹟震懾我的心靈良久，眼淚不停地流出，除了感激天主如此屈尊就卑的大愛之外，也願終生效法降生成人的基督，為了牧靈福傳，盡量放棄自己固有的一切，接納別人的一切，除了罪惡以外，盡量適應別人的性格、喜好、方便、文化……等，以便接近拯救更多的人。在納匝肋也參拜了耶穌童年成長的地方，當年的古井，古會堂之遺址廢墟……。順便也去加納耶穌變水為酒的地方以及真福山、立伯鐸為教會磐石的湖邊、葛法翁、提伯里湖等耶穌宣道時常去的地方。我獨自一人步行仔細地參觀這些聖地，不但當時充滿熱誠與恩寵，而且

以後為講解聖經、避靜、證道以及自己的日常祈禱、默想和神修都有莫大的幫助。

七月十六日是我在聖地的最後一天，早晨在最接近「最後晚餐廳」之方濟會聖堂中獻祭。這個聖堂之祭台有窗戶正對著晚餐廳，做彌撒時，猶如在最後晚餐廳中參加耶穌的第一台聖祭一樣的感覺。當時不許可天主教聖職人員在最後晚餐廳舉行彌撒聖祭，但可以入內參觀祈禱。我曾於七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去「最後晚餐廳」參觀祈禱。因為祈禱時間太長並且非常深入，看守此廳的猶太人鎖門時，並沒有發現我在祈禱，我也沒有聽到他鎖門的聲音。慶幸附近方濟會一位修士從遠處看到我被鎖在最後晚餐廳內，便大聲呼叫那位急忙在日落前下山的猶太人回來給我開門，這是我在聖地朝聖時的一個插曲。

## 奉派至戰亂中的越南

在羅馬結束學業時，接到耶穌會遠東省省會長蒲敏道神父的派遣，要我去越南當新成立的初學院的理家和初學副導師。這所初學院在西貢（後改為胡志明市）西北方約十五公里的首德鎮（Thu Due）。初學院在鎮東方的近郊，周圍都是果園和一些西貢富人的別墅。初學院院長是上海服務將近半世紀的姚纘唐神父（P. Yves Henry, S.J.）。他當過上海耶穌會區會長、代理主教等要職。初學院的導師是格壽平神父（P. Fernand Lacretelle, S.J.）。格神父在上海服務多年，當過上海耶穌會區會長、海州監牧，也當過我卒試的神師。這兩位法國神父都是當時的標準耶穌會士。我在他們兩位指導之下，度過了兩年特殊的培育，為我將來的工作有莫大的助益。

在我接到蒲省會長派遣去越南的任命之後，我認為可能會在越南長期服務，便要求省會長給我一年時間學習越南話。我認為在一個地方服務，一定要會說當地的語言，以便能夠真正和人溝通。蒲神父回信說：「你在越南的工作是暫時的，不久之後你要到台灣服務。你可以用法語給初學修士上課。」當時初學修士都會講法文，甚至工友也都會

說簡單的法文，因為越南才剛剛脫離法國而獨立。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九日乘飛機抵達西貢機場。格壽平神父和兩位初學修士去機場接我。初學院當時有六位修士。他們是第一批越南耶穌會士，其中除了一位讀完哲學後離開修會，其餘五位都升了神父。在北越統一南越後，他們都坐過監，在勞改營中度過幾年，以致身體健康都有問題。四十年後我再次看到他們時恍如隔世，不過六十幾歲的他們，均已退休，看起來非常蒼老，和他們談起當年的事，大家都不勝唏噓。

當時初學院的建築是一排平房，在南端有聖堂，北端有廚房和餐廳，當中的房間有院長室、初學導師室、理家兼副導師室、輔理修士室、客房、初學課室、初學修士自修室和寢室，外面有一走廊將一切房間連在一起。建築的前後院都很大，我到達時是野草叢生，常有蛇出沒。不久之後，我請工人和初學修士們將草清除，種了很多檸檬樹；一來可以美化環境，二來樹蔭能遮陽，使空氣略微涼爽一些，三來可以有新鮮水果，供應團體食用。很可惜，檸檬樹還沒有長大結果，我已奉命調往台灣服務。當時初學院有一架發電機，白天有工人照管，晚上神父修士都安歇之後，理家神父要關閉發電機，一早再開發電機。

這座初學院沒有圍牆，在土地的周圍只有一些水泥柱加上幾條鐵絲，做為地界之用，但不能防範小偷。我就遇到了兩次盜竊事件：一次是在夜間，我騎的摩托車被偷走了。另一次是半夜我聽到走廊中有人講話便出來察看。有一年輕人說他是越共，正和姚

院長和格神父講話。他們兩位神父都不會說越語，而越共也不會法文，我自己也不會越語又不敢叫初學修士出來做翻譯，怕越共將他們帶走當兵，便叫醒一位工友。工友和他講話時，我小心看管初學修士不讓他們露面。最後那個越共將姚院長的懷錶和格神父的打字機帶走了。約一個月後，首德鎮警察叫我們去認贓，原來那個越共是小偷偽裝的。當時越南兵荒馬亂，連小偷都偽裝越共搶竊，一般老百姓苦不堪言。

在越戰中，一般平民受了許多痛苦，甚至為了度宗教信仰自由的生活，許多天主教友的友心甘情願背鄉離井，拋棄北越的故有家園，逃往南越自由地區，一貧如洗地重建家園。他們逃往南越的可歌可泣故事非常感人。因為長途跋涉，携家帶眷，不能帶很多東西，很多教友將家中的東西都拋棄了，但是一路卻背著家中的十字架及聖像。

北越很多地方是本堂神父帶領整個堂區逃亡的，南越政府將許多教友團體安置在離首德以北約十多公里的國有土地上，取名叫邊和。在此地從北越逃來的教友按照他們原來的堂區組成新社區。他們先用茅草為自己搭蓋一些很簡陋的房舍和一個簡單聖堂，然後出外工作。大家將工作所賺的錢集合在一起修建鋼筋水泥堅固的聖堂。在邊和一地我看到十多座教堂。這些教堂至今仍豎立在邊和大街的兩旁，是越戰難民教友屹立不搖之堅強信德的標記。

十七、八世紀時，耶穌會士已進入越南傳道。其中最著名，有「越南利瑪竇」之稱的戴羅德神父（P. Alexandre de Rhodes, S.J.）。戴神父非常聰明而具有遠見，他曾向教宗

建議培育傳教區當地的聖職人員，脫離當時葡萄牙之保教權，建立當地聖統制。他同時也是一位語言學家，他為越南創造的羅馬拼音字母，直到三百多年後的今天還在普遍應用，已成為越南的正式文字。耶穌會士在越南的傳教工作是非常成功的，但在二七七三年耶穌會被消滅之後，就再也沒有會士前往，一直等到耶穌會遠東省在越南重起爐灶，重新開始。遠東省所派遣的會士，大都是在中國大陸身經百戰而會說法文的傳教士，一到越南立刻就能夠展開牧靈福傳工作，因為當時許多人尚能用法文溝通。

一九六一年我抵達南越時，耶穌會在西貢已經建立了一個大學生宿舍及活動中心，取名戴羅德中心（Centre Alexandre de Rhodes），以紀念創造越南文字之父。在此中心有一所相當大的教堂，也為附近的教友服務。在中心的旁邊有耶穌會院，當時院長是甘易達神父（P. Yves Raguin, S.J.），其他幾位神父曾在上海震旦大學任教，現在也都在西貢國立大學教書。越南主教、神父、社會賢達、一般知識份子和教友們，對耶穌會士均有好感，非常歡迎耶穌會士重回越南，並要求他們興辦各種牧靈、福傳、教育、文化等事業。

耶穌會在許多事業中，首先選擇了西貢戴羅德中心。第二個選擇是在南越夏都達拉特市（Da Lat）建立一座聖碧岳十世宗座總修院，以培育越南聖職人員。剛開始時，由格壽平神父籌建，幾位在遠東省碧瑤神學院任教的神父擔任教授。後來格壽平神父被任命為初學導師，便南下籌建首德的初學院，達拉特之宗座總修院則由殷保祿（Paul O'Brien, S.J.）擔任院長。我在一九六二年暑假時，帶領初學修士去達拉特總修院度過兩個星期

的暑假。達拉特位於西貢北方約兩百多公里之山地，氣候比較溫和涼爽。在度假時，我曾帶修士們到達較遠的山區拜訪原住民。這裡的原住民是苗族，實施母系社會。我們到了一個部落，便有一女頭目接待我們。那裡的本堂神父告訴我們：在母系社會中，男孩子在家沒有什麼地位，反之女孩子卻非常重要，因為她們要繼承家業，作一家之主。為此，女孩子比較霸道，不容易管理，男孩子則比較溫順，容易管教。待我當了花蓮主教之後，纔曉得台灣的原住民和越南的原住民，在風俗習慣、服飾、飲食、用具等方面是非常接近的。希望有人能深入研究他們之間的關係。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聖母獻耶穌於聖殿節，我在首德初學院的聖堂內矢發了耶穌會的四大顯願。除了神貧、貞潔和服從三願之外，另外矢發服從教宗的聖願：為了福傳和牧靈的緣故，教宗派遣到任何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去，就當立刻前往，即便有犧牲生命的危險，也在所不辭，並且不向教宗要求任何人員及經濟等方面的援助。十六年後我被派遣到花蓮教區當主教，教宗就是藉著這個特殊服從聖願命令我去的。

在矢發四個顯願時，也矢發幾個小願，其中之一就是不謀求教會中的高級職位。從此我以為可以終身作一個默默無聞的耶穌會士，在耶穌君王的軍隊中作一個無名小卒，在主的葡萄園中作一個無名的小工人。絕對沒有想到：教宗會用我的第四願命令我去當花蓮主教，甚至作樞機主教。這些尊位不但沒有使我迷失，而且使我更深刻地認識我的卑微，因此我每日至少七次向天主咏唱：「你從塵埃裡提拔弱小卑微，由糞土中舉揚窮

苦的人，使他與貴人紳士共席，與王侯將相同起同坐。」（聖詠一一三7-8）

矢發未願後，蒲省會長來信祝賀，並派遣我到台灣彰化靜山初學院服務。接到調任命後，就辦理赴台手續和準備機票。原擬四月三日啟程經香港去台灣。在離開越南前三天，我去西貢英國大使館辦理香港的簽證。早晨八點騎著摩托車離開初學院，上了通往西貢的大道之後約十五分鐘，從背後飛快駛來一輛大卡車，也許離我太近，車上的東西鉤住了我的衣服，使我失去平衡，連人帶車做了一個急轉彎摔倒在地，機車壓在左腿上。雙手將機車推開，想站起來時，左小腿卻彎了下去。肇事卡車已逃遁。後來的一輛卡車停下來將我平放在車上，雖然腿痛難忍，但我的意識相當清醒，要求司機將我送往西貢聖保祿醫院。為我接骨的是一位法國醫師，一個月後發現骨頭有些移動，又作了第二次開刀，用銀絲將兩節折骨連接起來，那根銀絲到現在還存留在我的左腿中，乘飛機安檢時常會發現在我左腿中有金屬。這也算是那次車禍的紀念吧。

原訂四月三日離越飛台，因車禍開兩次刀，延至九月五日改搭法國輪船先去香港，然後由港搭飛機去台灣。在登船時，發現有數位要去台灣的傳教士，其中有在上海土山灣孤兒院服務多年的董正衢修士（Bro. Juan Dorronsoro, S.J.）、耶穌會傳修士（Fraile, S.J.）、耶穌孝女會安秀貞修女（Madre Angel, F.I.）。在西貢上船時，大家有說有笑，不久到了南海，因葛樂利颱風的興風作浪，大多數乘客都暈船嘔吐。廚師雖然準備了法國大餐，卻很少有人問津。原訂九月九日飛往台北，但因葛樂利橫掃台灣，只得延後飛台。

第三部

福傳與牧靈



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合影

# 初到彰化靜山

自西貢搭乘法國郵輪「寮國號」(L'agos) 啟程，在南中國海遭遇葛樂利颱風侵襲，一路暈船，終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八日抵達香港。在亞皆老街耶穌會院借宿。原擬次日飛往台北，到達啟德機場櫃台報到時，檢票人員要我們等待台北的消息。兩個小時後，機場人員廣播告訴乘客：台北機場風力太強，飛機無法起降，請乘客將香港的住址及電話號碼留下，以便隨時聯絡。於是回到耶穌會院等候通知。終於九月十二日能飛往台北了，這是葛樂利颱風過後的第一架飛往台北的飛機。抵達台北上空時，看到台北盆地一片汪洋，只有機場的跑道及市區幾條大道已將泥巴清除。我們的班機於當天下午二時三十五分鐘平安抵達松山機場。

當時的松山機場非常簡陋，航空大廈是一座木造房屋。出了機場一眼望去：台北的街道到處都是泥巴和垃圾。大街上很多行人穿著木屐，行走時發出木板落地的節奏聲。住處大都是日式的木造房屋，很少有高過四層樓的建築。在國外生活了十四年，初抵國門，台灣給我的印象相當落後。在台北新生南路聖家堂住了二日後，便試著南下彰化。

當時鐵路和公路都受到葛樂利颱風的破壞，只能一段一段的通車。坐火車到了新竹，在當時南大路的華語學院住了一夜，等待新竹至台中段的鐵路修復。第二天從新竹到台中通車了，便乘火車去台中，然後再乘公車去彰化。去彰化的公車非常擁擠，我一路站立，下車後叫了一輛計程車去靜山。到了靜山付車費時，纔發現自己的錢包已不翼而飛，一定是在公車上被抓手抓走了。錢包中還有我的身分證件。這個扒手還算有良心，將錢取走之後，將文件投入公共信箱中，第二天郵差便將我的文件送到靜山來了。當時我感覺台灣的郵政辦得非常好，扒手也有扒手之道。

到了靜山，受到全體神父修士們的歡迎。院長是高欲剛神父，黃振國神父是初學導師，理家是劉照民神父，講避靜者有傅建中、王世靖、勞民望等神父，此外有為文學修士教授中國文學的張奉箴神父、教授拉丁文的沈起元神父及文國光神父，教授英文的歐修士（Olson），管理廚房的李志聖修士、管理醫務室的田松修士以及管理果園及養狗的山石靜修士。那時初學院沒有修士，文學院有李哲修、陳濟東、任清萍、莊亨利等數位修士。避靜院中常有個人及團體做退省。當時的靜山朝氣勃勃，充滿了生命與希望。

靜山的環境非常清幽，十多公頃的丘陵地，有平坦的地方做為建築之用，小丘上有十四處苦路，山坡上有各種果樹、咖啡、香蕉，山谷中有原始林木，後山有耶穌會士長眠之處的墓地，確實是退省靈修的好地方。

九月十五日到達靜山時，我是有名無實的初學導師，因為沒有初學修士。十月八日

有饒志成、俞國慶、劉宗三位望會生來到靜山，第二天他們三位正式開始初學。俞國慶和劉宗在第一年初學時，發現自己沒有耶穌會的聖召，便自動離去。只有饒志成一人作完兩年初學後，去義大利繼續接受培育晉鐸。這時在竹東有一預初學院（Prenovitate）培育一些望會生。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四日五位新初學修士即張尚德、陳文標、丘金發、羅吉榮、蔡守雄進入，初學院又熱鬧起來。以後每年雖然都有三、四位新人進入初學院，但是「被召者多，被選者少」。能夠晉鐸及矢發未願者卻寥寥無幾。我在靜山六年所培育的修士中現在僅存的有饒志成、劉家正、張隆順、嚴任吉四位神父以及官枝順輔理修士，田永正和張尚德兩位神父已蒙主恩召。非常想念這些有志修道的人，無論生者亡者，出會者及留在耶穌會內者，都常在我的祈禱與懷念之中。

初學修士的培育雖然應注意身心靈、智力、意志、情緒以及待人接物等各方面的成熟發展，但是更應強調神修的訓練，以達到「與基督同化」的最高境界，就如聖保祿所說：「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迦拉達書二20）耶穌會培育初學修士的方式有四百多年的傳統以及隨著時代的需要，有所適應。但是最基本的培育實質上沒有改變，例如做一個月的「神操」，每週至少一次向初學導師的訴心，每日一堂講解耶穌會會規，每日閱讀聖人傳記和靈修書籍，每日彌撒祈禱，每日兩次省察，私人的刻苦，每週五的規過（*Carias Fratema*），每日的體力勞動，在餐廳服務清洗餐具等都是初學修士的平日培育項目。此外，第二年初學時，初學修士要出外作一月的朝聖，不帶旅

費，沿途乞食的考驗。因為台灣沒有公開乞食的習慣，我變通為做一個月小工人，例如為建築工地挑磚搬運水泥等粗工，讓修士們經驗一些勞工階級的辛勞。到附近堂區領導兒童主日學、中學生同學會。我要求初學修士在矢發初願之前，每人準備一個三天退省的講稿。這樣不但準備給別人講授退省，而且在準備時能使自己更能深度地了解「神操」的內涵和講授的技術。在初學修士發初願之前，盡量讓他們能給中學生講一次退省，因為講授「神操」是耶穌會特別重視的一項牧靈工作。

到達靜山約五個月後，於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接到總會長神父的任命狀，要我作靜山初學院、文學院及避靜院三個單位的院長，同時繼續作初學導師。當時靜山常住的神父和修士約十七、八位。退省工作由專職神父負責，庶務由理家神父負責，院長只管人事及一些重大的事件，不會太忙。因此，除了全心培育初學修士之外，還有時間輔導一些到靜山做退省的人，甚至偶而還能夠講授三天的小避靜。藉著講授退省和輔導，我認識了很多當時大專院校的精英教友，後來我為他們成立了「基督服務團」，我會在此書中專題記述此事。

主日我常帶領初學修士們到彰化市堂區做些牧靈福傳工作。當時的堂區主任司鐸是瑪利諾會的布天道神父，他會說台語，但不會說國語。堂區內有三百多大陸的教友，因語言的隔閡，不但不能與本堂神父交談，而且連領受聖事，例如告解，都有問題，因此有不少的人流失。布神父要求我每主日給說國語的教友舉行一台彌撒。剛開始的時候只

有七、八人參加，後來慢慢增加，最後每主日平均約有一百六十人左右。當時的國語傳道員是王賢卿先生，他建議我為彰化市的國語教友成立一個聖經研習班。那時香港思高聖經學會所翻譯的《聖經》尚未出版，我們採用蕭若瑟神父翻譯、光啟社出版的《新約全集》。開始時只有五、六人，不久之後增加到二十多人。他們大多數是中學老師，公務人員，警察局督導、刑事課長、人事課長等。他們有幾個不是教友，但一、二年後均受洗入教。每週五晚上七時至九時研讀聖經，風雨無阻。

有一次我去台北開會，回程正遇颱風來襲，快到彰化時，只見市區一片漆黑，我原以為聖經班的人今晚不會來，但是為了確定是否有人在等待，我便從車站直驅教堂，到了課室，一人不缺，我是唯一遲到的。我向他們坦白地說：「我以為今晚你們不會冒著颱風前來。」警察局刑事課長搶著回答說：「一週內我們最盼望的就是聖經研讀班。」思高《聖經》一出版，我們就訂購一百本，除了自用之外，也向教友們推銷。彰化本堂的聖經研習班，很可能是天主教在台灣的創舉，這個聖經班至今還在延續，對福傳牧靈有很大的貢獻。

為培育初學修士，除了耶穌會傳統的大退省、訴心、祈禱、神修、會憲、會規、會史以及各種考驗之外，我認為也應該給他們一些現代領導人的訓練。當時凱樂神父（Fr. James Keller）所著的《怎樣做一位領袖》一書正在風靡全球，譯成多國文字，成為領袖訓練的手冊。我把它譯成中文，不但對培育初學修士大有幫助，而且也成為許多團體訓

練幹部的手冊，因此也成為光啟出版社的一本暢銷書。一九六九年初版之後到一九八九年共出十版，以後又多次再版。

我在羅馬讀書之時，曾聽過海德（Douglas Hyde）一次非常有挑戰性的演講。他原來是英國共產黨員，曾訓練過許多共產黨員幹部。他的演講主題是「如何向共產學習訓練教會團體的幹部」。不久之後，他那膾炙人口的大作《獻身與領導》（*Dedication and Leadership: Learning from the Communists*）便出版了。我得到此書後，便立刻將它翻譯成中文，以作培育初學修士和大專學生幹部之用。這本書上市後不久便被人檢舉，認為是為共產主義做宣傳。那時台灣正處於戒嚴時期，為共產主義作宣傳是非常嚴重的罪行，輕者坐監，重者甚至判死刑。警察數次去台中光啟社查詢，當時的社長陳百希神父非常害怕緊張。我告訴他我願承擔一切後果，請他告訴警察到靜山找我，但是警察從來沒有找過我。

數年後，當我在徐匯作校長時，春節假期中忽然接到宋時選先生的電話，問我身邊有沒有《獻身與領導》這本書，並告訴我他需要五百本。我回答說：身邊只有十幾本，他應向光啟出版社去購買。後來獲知，是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下令黨政軍高級幹部必須研讀《獻身與領導》這本書。他自己在《守父靈一月記》中曾寫說：「二讀《獻身與領導》，此書對黨政軍幹部有很大幫助。」蔣經國一推薦這本書，立刻洛陽紙貴，不但黨政軍高級幹部爭讀此書，而且一般知識分子、大專學生等也都以先讀為快。光啟社不

但一掃過去遭人檢舉之恐懼，而且也賺了一筆大錢，是在台開社以來，最暢銷的一本書。在靜山作院長及初學導師時，曾被選為遠東省代表去羅馬參加耶穌會第三十一屆大會。大會共分兩期舉行，每期兩個半月。因此大會期間，省會長派黃振國神父在第一期代替我，在第二期派廖迺爾神父代替我。有關耶穌會三十一屆大會將另記述，不在此處討論。

在靜山的生活，實際上是半隱修，與世無爭。忽然有一天鄰居和附近農民三百多戶的代表上山找我。因為一位退職的彰化縣警察局長要在山下一個水泉旁建造磚窰，利用泉水和泥做磚。這樣農民便無水灌溉稻田。他們要求將我們讓農民使用的產業道路封閉，不要讓大卡車通過，如此便不能在水泉旁建造磚窰。為了保障當地三百多農民的利益，就接受他們建議，將產業道路封閉。卸任局長便一狀告到地方法院。開庭時，全體農民都陪同我一起去法院，並且共同簽名聲明，產業道路是我們提供給他們的，不是公有或既成道路。我要求法官實地觀察是否如卸任局長所說的是通往員林的大道。法官實地察看之後，判定我方勝訴。當地三百多戶農民對教會非常感激，至今對教會不畏強權的精神非常敬佩。這也是非常有效的福傳，也是我在靜山六年半平靜生活中的一個插曲。

## 參加耶穌會第三十一屆大會

我來到彰化靜山的第二年，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耶穌會總會長楊森神父（R. P. Joannes B. Jansens, S.J.）腦溢血去世。按照「會憲」代理總會長應召集全會代表大會選舉新會長。「會憲」以及召開全會代表大會和省會議的「會議規程」規定得很清楚。因了多年的豐富經驗，「會議規程」經過多次修正，對於會前、會中、會後所能發生的情況都要有妥善解決之道。一切依照「會議規程」進行，秩序井然，非常民主，也非常有效率。一方面有發言表達個人或團體意見的充分自由，另一方面也有時間限制和先後發言秩序。建議被接受與否，端視大會全體多數代表接受與否。有些重大議案需要三分之二絕對大多數通過，一般議案只需超過半數即可成立。

在總會長去世後不久，遠東省會長蒲敏道神父給我來信說：「省會議將於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靜山召開，希望早做準備。」那時新的會議大廳尚未修建，為容納六十多人開會，只好將退省院的餐廳裡的牆壁拆除，加上走廊的空間就可以容納六十多人參加會議。省會議召開之前三個月應從全省發過四大顯願會士中選出五十位代

表，省會長、省佐、由總會長直接任命的院長等人因職務關係是當然代表。這次省會議的主要目的是：選舉兩位代表和省會長一起去羅馬參加耶穌會第三十一屆大會；第二是提供針對耶穌會之興革的重大提案。

遠東省會議如期舉行。省會長是當然主席，大會選舉正副書記，記錄大會的一切。然後選舉評審小組，評審各項書面提案。選舉程序小組，以解決程序和爭議問題。選出兩位檢票員。三天會議中的大部分時間是討論向三十一屆大會的建議(Proposita)。最後，以不記名秘密投票選出二位代表參加耶穌會三十一屆大會。投票結果：濯光華神父(Fr. Charles McCarthy, S.J.)和我當選。濯神父做過上海徐家匯神學院的院長和卒試神師。我是有史以來第一個中國籍會士當選為耶穌會全體大會的代表，參與耶穌會最高立法機構，當然也深感身負時代使命。

耶穌會第三十一屆大會於一九六五年五月七日正式開幕。代理總會長蘇文神父(Fr. P. Swain, S.J.)暫作主席，先選出正副書記、提案審核委員、程序委員、檢票委員等大會主要工作者。然後檢討世界大環境、普世教會現況、耶穌會現況、前任總會長領導治理耶穌會之得失，新總會長應具哪些特長，在治理和領導耶穌會方面應注意哪些原則和方向。這時大會代表可以自由發言，甚至可以用書面備忘錄方式提交大會處理。當大會大多數代表認為時機成熟，到了選舉總會長的時候，這時休會三天，在這三天內，每一位代表都可以詢問其他代表，或查詢總會院檔案室中有關個人心目中之候選人的資

料，以保證能選出最理想、無大瑕疵的一位新總會長。這樣的查詢方式稱為「低語怨言」(Mur-Muraciones)。

經過上述的種種程序，大會於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選出了日本省的省會長雅魯伯神父(R. P. Pedro Arrupe, S.J.)為新任總會長。選出之後，耶穌會秘書長偕同大會之書記先去稟告教宗選舉的結果。待教宗無異議認可之後，纔算正式當選。這時新總會長坐首位，大會代表一一前去，跪在總會長面前致敬，表示接納和服從，連在「低語怨言」時批評反對他以及選舉時得票次多的人都排隊到新總會長面前跪下致敬。這樣感人的場面只有在教會內纔能看到。

第三十一屆大會之召開有兩個主要目的：其一是選舉一位新總會長，其二是使耶穌會神修、培育、行政管理、牧靈、福傳等各方面都能配合梵二大公會議的精神加以革新。所以這次大會接到的提案特別多，應該討論的議題也很多。因為梵二將於一九六六年閉幕，還有一些決議案沒有公佈。為這個緣故，三十一屆大會便分二期進行。第一期一九六五年五月七日至七月十五日召開。在第一期除了選舉總會長及其四位參贊之外，也檢討了耶穌會的神修、培育、行政、團體生活等重大議案。

第一期會議結束時，有數位美國省會長邀請我去美國給初學導師講述三十一屆大會對初學修士培育的指示，因為沒有美國初學導師參加第三十一屆大會。我和幾位美國省會長一起飛往紐約，然後我獨自去紐約省的初學院(St. Andrew-on-Hudson,

Poughkeeps)。此初學院位於哈得遜河畔，風景很美。在園內有耶穌會士的墳墓，初學導師領我拜謁了著名人類考古學家德日進神父（Fr. Pierre Theilhard de Chardin, S.J.）的墳墓。我也去芝加哥、底特律、密蘇里以及加州等耶穌會省的初學院，向初學導師們報告了三十一屆大會對初學修士培育的看法，同時也和他們交換培育初學修士的心得。

第二期於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至十一月十七日在總會院召開。這時梵二大公會議已經結束，所有文件均已公佈。耶穌會第三十一屆大會針對自己修會的各方面深作反省檢討，俾能附合梵二的精神。大會共有二百一十二位代表，每一位代表自由選擇擬訂大會各項法案的小組。我選擇了「神操」和「培育」二個小組。但對於其他小組所擬訂之法案，在表決之前也能提出修正意見。在「傳教法令」草案提交大會討論時，題目是「論傳教活動」（De Activate Missionaria）。我認為「傳教活動」特別是「活動」一詞不妥。因為「活動」一詞不僅表示特別強調傳教士及團體的外在行動，而且也暗含著征服和統治等意圖。我提出的修正案是「論傳教服務」（De Servitio Missionario）。「服務」一詞不僅表示傳教士或傳教團體應有之基本謙虛服務的精神和態度，而且也充滿愛心作出具體謙虛待人接物的服務行為，為福音作證，影響別人。我的修正案有下列三個主要理由。

第一是：主耶穌自己被父派遣到世界上來，為了救人而謙抑自下：「祂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當把持不捨的，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人，祂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理伯

書一 6~9)。耶穌自己剝切地訓導他的宗徒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首長主宰他們，有大臣管轄他們。在你們中間卻不可這樣。……就如人子來不是受服事，而是服事人，並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路加福音二十一 25~28）。福傳或傳教基本上是奉獻犧牲自己，而為別人服務付出，不求代價與還報的工作。

第二個理由是：宗徒們傳福音時，只要在某一地區建立了信友團體，便從這團體的成員中選拔德高望重有活潑信望愛的人擔任牧職，照顧治理當地的教會。然後宗徒再去別的地方福傳建立地方教會。近代歷任教宗都非常關心傳教區福傳工作，也希望能早日建立新的地方教會。梵二大公會議在教會各個領域中都非常強調「服務」(Diaconia)的精神，例如在《教會憲章》、《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主教在教會內牧靈職務法令》、《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修會生活革新法令》、《教友傳教法令》、《教會傳教工作法令》等文獻中都是以耶穌之服務精神推行教會各項牧靈福傳救人濟世的任務。

第三個理由：是「傳教史中的污點和傷痕」。絕大多數的傳教士都抱著為信仰和福傳不怕犧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之純潔高尚的情操，背鄉離井，遠渡重洋，來到語言、文化、風俗、習慣、氣候、飲食、衣着等和自己祖國迥然不同的國家。終其一生，為當地居民神形各方面的需要服務。但是也有少數一些傳教士感染到當時歐洲強權者的優越感，無意中對傳教區的土著教友甚至聖職弟兄做出一些不公不義，尤其傷害自尊的行為。西方強權更利用「教案」（外籍傳教士被殺事件），要求割地賠款，製造種族仇恨。

短視的傳教士要求其本國政府保護，得到一些暫時利益，卻喪失了人民的友愛與敬重。這些都是傳教史中的污點和傷痕。怎樣用愛、謙虛和無私的服務去療癒撫平這些歷史創傷，清洗歷史中的污點，是第三十一屆大會《論傳教服務法令》的重要目標之一。由於上述幾個理由，大會很順利地接納我的修正案。

在大會將近尾聲時，有一百多位代表聯名提出「努力推行耶穌聖心敬禮」提案。當時有一位聖經學教授提出異議。他的理由是：我們應敬禮整個耶穌，不應將祂肢解。為什麼不特別敬禮祂的頭、手、腳或別的肢體？耶穌聖心敬禮已經過時了，現代人不懂此敬禮。我立刻反駁他所提出的兩個理由，向他說：「你不要太物化心的意義。聖經中的心字往往代表整個人，例如『天主比我們的心大，祂原知道一切』（若望一書三20）。此處的『心』字是指人的心胸、度量、甚至整個人的氣質和人格。你是聖經學家，你一定知道心的意義在聖經中非常廣，不只限於一個物質的人體之器官罷！」我繼續從東方人的觀點看「心」說：「我們東方人往往用『心』字代表整個人的氣質和品格，例如『一個好心的人』就是說這個人是一個好人。至於第二個理由：現代人不懂聖心敬禮。我認為事實證明現代人表示愛情最常用的記號就是一心形的圖案，羅馬大街小巷的牆壁和公園的樹幹都會告訴我們這個事實。」最後絕大多數都投贊成票，通過在普世「繼續努力推行耶穌聖心敬禮」。

第三十一屆大會是耶穌會有史以來費時最長的一次大會，前後二期每期兩個多月。

大會代表二百一十二人是自當時三萬六千多名耶穌會士中選出的精英。和這些精英朝朝相處五個多月，他們待人接物的態度、思維的方式、神修的深度、言談的技巧等給予我許多啟發和影響，也是我作主教之後主持教區、主教團、亞洲主教團協會、甚至普世教會之主教會議的實習學校。我願與讀者分享在三十一屆大會中所學到的幾個重點。這幾個重點或許也能幫助讀者主持重要會議更能成功，更能得心應手，讓與會者皆能獲得益處。

一、「在愛德中堅持真理」(Veritas in Charitate)：在會議中如果你希望別人欣然同意並接受你認為的真理，在用詞方面一定要謙虛具有愛心。不要得理不饒人，堅持真理時要用謙虛溫軟的言詞表達，並讓聽者感覺到：堅持真理是為了愛護某人或團體的利益，而不是刻意尖酸地批評別人，也不是偏激固執己見。這樣別人纔會心服口服地接受你所堅持的真理。

二、「真愛在於熱誠服務」(Charitas in Servizio)：真正的愛德不在空言，而在實際的行動。在大會期間，大家都爭先恐後地互相服務，例如在用餐時，大會代表爭先恐後地登記要為大家侍餐——每餐有四人穿上圍裙給大家上湯、端菜、送水果和點心，收拾餐具。這些服務者有些是總會長的參贊、省會長、院長、大學校長或教授等人。他們服務勤快周到，不會忽略任何人，遠勝過一般餐廳的侍者。這大約應歸功於他們在初學院中的訓練和以後讀書時長期的練習吧！

三、「在自由中謙卑服務」(Servitium in Libertate)：在耶穌會中接受任何的職務和工作，都是基於當初自由自願地接受耶穌的召叫，跟隨祂以服務拯救別人和「愈顯主榮」的決心和誓願而來。在耶穌會中的聽命服務，不是出於不得已的奴隸或雇員，而是自由奉獻犧牲的朋友和家人。

四、「更能順從天主旨意的自由」(Libertas ad Majus Obsequium Voluntatis Dei)：在聖依納爵的詞彙中，「愈顯主榮」和「更順從天主」幾乎是同義的。其實，我們這些卑微的受造物能夠做些「愈顯主榮」的事，還不是努力做些「更順從天主旨意」的事嗎？在耶穌會中為「愈顯主榮」及「更順從天主旨意」方面，每一位會士都有充分的自由。在藉著服從聖願，一了解某事能夠「愈顯主榮」或「更順從天主旨意」，就運用天主所賜之才智全力以赴，往往可以達到比自己預期的更大成果。

以上幾點是我在參加耶穌會第三十一屆時所有的收穫，也是我在修會中生活六十多年的深刻體驗，願與讀者分享。

## 建立基督服務團

一九六三年我被派往彰化靜山做院長及耶穌會初學修士們的導師。除了照顧初學修士們之外，也輔導一些來做退省的人。那時寒暑假期間有很多大專以及中學生到靜山退省。有時他們的輔導神父給他們講退省的道理，但大多數的退省是由靜山講退省的專家給他們講，有時我自己也給他們講。服兵役的或準備出國留學的青年通常會趁短暫的假日，到靜山來要我私下給他們講一天或二天或三天的小退省。藉著輔導這些退省，我認識了許多優秀傑出的青年。

這些傑出的青年，在大專院校的天主教同學會中都很活躍，有組織及領導的能力，也有服務的熱誠。他們到靜山做退省或找我談心，都是他們的輔導神父介紹的。於是我 and 他們的輔導神父們也成了好朋友。當時和我接觸最多的幾位熱心輔導青年學生的神父，是台南的副主教兼成功大學天主教大學生輔導中心主任賈彥文神父，嘉義教區的吳友梅和黃啟祥兩位神父，先在台中後在台北耕莘文教院服務的鄭爵銘神父，在新竹照顧中學生的杜華神父等。這些神父有時會親自帶領同學們的退省，有時也請我帶領，甚至

邀請我到他們自己的堂區或中心去帶領學生們做小退省。

青年求學有一定的年限，畢業之後，或去服兵役，或在國內繼續深造，或出國留學，或就業。因此，天主教大專同學會的會員不停地在變動，往往在畢業之後就失聯了。當時我在想：如果有一個組織，能夠將他們終生團結在一起，他們對教會及國家社會一定能做出更大更多的貢獻。我將此一構想告知我的好友賈彥文副主教，他非常贊成。七月初學校剛放假，賈副主教帶了五、六位成功大學的學生，到靜山墓園中追思鄭爵銘神父逝世三週年。這時我也將建立基督服務團的構想提出和他們分享，他們都很贊成，並且要求我擬訂基督服務團的團章。同時我們約定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於淡水聖本篤靈修中心聚會，討論「基督服務團的章程」。

他們離開靜山之後，我便祈禱、反省、思索如何草擬團章。因為在心中已經孕育了很久，所以團章的擬訂也很順利。首先我為團章擬訂了幾個大的方向和原則：一、本團定位為「在俗傑出教友團體」，二、本團應有堅固的神學及靈修基礎，三、本團是基督徒自由民主的領袖制，四、本團以「廣傳福音、服務人群」為目標，五、本團以基督為中心，故取名「基督服務團」。今將上述幾項大原則及重要方向略作解釋如下：

#### 本團定位為「在俗傑出教友團體」

本團既然有崇高的「廣傳福音、服務人群」的目標，就必須有一批出類拔萃的教友

出來領導從事這項艱巨的工程。這項工程絕非一班烏合之眾所能勝任。為此，在團章內有關團員的選擇和培育都要求「出類拔萃」。這也符合聖依納爵在《神操》及《耶穌會典》中所強調的「越」或「更」(Magis)的精神。

將本團定位為「在俗傑出教友團體」，和教會內很多以聖職人員為核心的修會團體不同。但是，本團並沒有將聖職人員摒棄於門外。凡認同本團理想和精神的聖職人員均可成為榮譽團員，作本團的輔導。本團不以聖職人員為核心的理由固然很多，但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讓平信徒在教會內有以在俗教友為核心的團體，在團務上能夠自己負起完整的責任，發揮自己的創造力，除了在信道和倫理道德的問題上接受聖職輔導之外，有充分發揮團務的空間與自由。

### 本團有堅固的神學及神修基礎

聖依納爵的《神操》雖然不是一部有系統的神學或靈修學的著作，而只是一本實踐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操練手冊，但是卻幫助了許多人成聖成賢，對教會、人群、社會有許多傑出貢獻。並且許多修會及在俗團體是由「神操」的啟發而創立的。本團的創立以及它的神學和靈修基礎也是由「神操」而來的。

《神操》雖然不是一本有系統的神學著作，但是卻將基督信仰的核心教義用簡單默想題材標示出來了，例如天主三位一體、天主創造宇宙和人類、人類與天主之密切關係、

人類因原罪和本罪而遠離了天主、天父派遣聖子降生成人救贖人類、聖母在救贖工程中的角色、耶穌創立教會、天國和罪惡的戰鬥、天堂地獄、逾越奧蹟、天主無限大愛等信道的重點和核心。《神操》不但將基督信道的重點及核心指示給我們，而且還引導我們將這些信道在日常生活中實現出來。

《神操》雖然不是一本系統化的神修學，但是卻教給退省者如何用各種不同的祈禱方式，適合每人靈修需要的方式，與天主親密契合，甚至能夠達到神修學所謂的最高神秘境界（Mystical State）。《神操》也教給人：如何利用公私省察革除惡習，修練聖德；如何適當地克己苦身；如何分辨善神與惡神；如何做合情合理以及合乎基督信仰的選擇，尤其是關於終身大事的選擇；判斷事物的標準與原則等有關基督忠實信徒之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實際問題的解決之道。

《神操》的這些神學及神修學的核心重點都包含在「基督服務團章」中了。為這個緣故，我稱《神操》是「基督服務團」的神學和靈修的基礎。這也是為什麼我特別強調每位團員每年要作一個三天的「神操」，也要用「神操」培育新團員。經過「神操」深化的神修生活，的確能使每個團員都充滿基督服務的使命和精神。基督服務團的第一代男生大都是因為參加了一九六四年寒假鄭爵銘神父所講之最後避靜，而奠定了信仰和靈修生活的基礎。

## 本團是基督徒自由民主的領袖制

草擬團章時，我所認識在靜山做過避靜的優秀青年，已有許多出國留學，散居在亞、美、歐三大洲。他們在校時，經過賈彥文副主教、吳友梅、黃啟祥、鄭爵銘等神父們多年細心照顧和輔導。畢業之後，散居各地，如果沒有團體和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中心，團結大家，為大家服務，便很容易流失。為這個緣故，我認為「基督徒自由民主」的形容詞，使它不致偏離「基督僕人服務犧牲的領導精神」以及「天主子女自由民主的家庭式領導形態」。並且在團章中也有防止領袖制走上獨裁弊端的措施。總團長、區團長、分團長等人的權力雖然很大，但是不可妄用，只可在團章許可的範圍之內，確實為推行團員及團體的更大利益時，纔能適用。此外，每級團長還有諮議會和輔導神師，在重大的事件上必須先徵詢他們的意見之後，纔能做最後的決定。

## 本團以「廣傳福音、服務人群」為生活及行動目標

本團成立時，正值梵二閉幕不久。梵二特別強調在俗教友福傳的使命與責任，為此制定了《教友傳教法令》（*Decretum de Apostolatu Laicorum: Apostolicam Actuositatem*）。這個法令說：「在教會內職分雖有區別，使命卻是一致的。基督授予了宗徒們及其繼位者以祂的名義和祂的權力訓誨、治理和祝聖的職務。但是教友，由於他們分享基督為司

祭、先知、君王的職務，他們按其身份在教會裡、在世界上，也執行著全體天主子民的使命。」（《教友傳教法令》一章 2）為這個緣故，「廣揚福音」、「福傳」、「傳道」不只是聖職人員的專利，也是在俗教友們的權利和責任。

本團要求團員先用自己的生活為福音作證，為此正式團員在入團宣誓時，以在俗身分矢發：神貧、貞潔、服從合乎福音精神的三願。此外團員在生活方式、工作態度以及待人接物各方面都應取法福音的精神。在適當的場合中不怕表示自己之基督徒的身分。更應找機會將基督和祂救世的福音介紹給人。

「服務」(Dioconia) 是梵二強調的重點之一。在梵二以前，在教會內外很少用「服務」一詞。現在「服務」一詞已相當普遍，這也是教會以「服務」態度推行教育、醫療、慈善、救濟等事業的成果。其實耶穌在二千年前早已強調牧靈、福傳、救世、醫療等事業是「服務」工作。祂說：「人子來不是受服事，而是服事人，並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瑪竇二十 28）為此，「服務」應當是本團的基本的精神和生活及行動的目標。

本團服務的對象是「人群」。因了人力和物力的不足，在選擇服務對象時，本團要特別注意關心照顧對社會大眾有重大影響力的人。對這群人我們必須審慎觀察和細心篩選，然後盡心培育陪伴，務必使他的領導才華以及影響社會大眾的潛能發揮出來，以便為社會大眾做更多更大的服務。

## 本團取名為「基督服務團」

這個名稱給我們指出了：本團之神學及靈修的基礎，特殊神恩，團員與團體的關係，團體的運作等重大核心價值。今分別解釋如下：

(一)「基督」是本團團員的信仰中心和生活及行動的楷模，同時也是本團之神學和靈修的基礎。「基督」是本團敬愛服務的第一對象，也是本團服務活力的來源，本團之真理、正義、仁愛、寬恕、和平的導師和表率。每一位團員在服務教會及社會方面應是基督的化身，讓別人在團員身上和整個團體中看到為人服務的基督。

(二)「服務」是本團的特殊神恩，也是本團的特色和存在的意義。教會中有許多修會、團體、組織，各具有特殊神恩和特色，有服務的特殊對象，例如窮人、病人、老人、工人、婦女、孤兒、殘障者等。本團成員既然得天獨厚，受過良好的教育，有傑出的才能，就應該選擇對「廣傳福音。服務人群」有更大、更多、更深遠、更長久之工作或事業為優先對象。

(三)「團」是指本團之總團、區團、分團、小組等各級團體。每一團員皆歸屬於一個小團體，同時也是大團體的成員。每一團員在自己崗位上固然要努力活出基督的服務精神，但也需要忠誠地參與團體所擬訂的大型服務事業，分工合作，以達成「廣傳福音、服務人群」之更大使命。

「團體」不但是服務工作或事業之運籌帷幄的領導中心，同時也應當是凝聚正式團

員和培育新團員的處所。讓每一位團員在團體中受到尊重，感到友情、溫馨、關懷、啟發、興趣、支持、援助和力量以及歸屬感。讓新進團員在團體中找到理想、啟發、友誼、陪伴、支援、力量、興趣、輔導和充實的培育。

耶穌所建立的教會，在漫長的歷史洪流中，雖然經過無數狂風大浪的侵襲，但是仍然屹立不搖。因為它建築在堅固的基礎之上，並且有聖神的引導照顧。聖神按照每一時代的需要，賜給教會所需要的特殊神恩。在極端俗化的現代社會中，天主聖神為教會興起了許多在俗團體。「基督服務團」是梵二之後，創立最早的在俗教友組織之一。事實證明這個團體在海內外的華人教友團體中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這個團體正在發展茁壯，希望它在聖神的引導光照之下，對「廣傳福音，服務人群」能作更大更多的貢獻。

## 接掌徐匯中學

我在彰化服務了六年又八個多月之後，耶穌會省會長朱勵德神父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到靜山來看我，告訴我：他計畫派遣我到台北蘆洲徐匯中學去服務。我問他「要做什麼工作？」他回答說：「恭喜你三喜臨門：去徐匯作耶穌會士們的院長、學校的校長、繼續作初學導師。」我給他開玩笑說：「不是三喜臨門，而是三支大鐵釘，將我牢牢釘在十字架上。作初學導師和院長還勉強可以。至論作校長，我不是專門學教育的，你不怕我誤人子弟嗎？」朱神父也幽默地答說：「我們將自己的子弟（初學修士）都交給你，我們還怕你誤別人的子弟嗎？其實培育初學修士的大原則和耶穌會辦學校的大目標——全人教育是一致的。並且你在宿霧聖心中學作過中文部的校長，從各方面的報告和資料看來還相當不錯。勉為其難罷！」這項任命就這樣定案了，並於五月三日正式公佈了。五月十五日我便帶領初學修士北上接受新職。

在此我願意順便一提我的前任朱天健校長。他是我在碧瑤神學院的同班同學，一起晉升神父。他擔任過馬尼拉光啟中學和宿霧聖心中學的校長，辦學的成績有口皆碑。他

全神貫注，吃苦耐勞，將整個生命投入於學校教育上。他性格活潑開朗，他和老師及高年級學生一起打籃球，和初中一、二年級學生一起在地上滾彈珠。老師和學生都很喜歡他。很可惜，一失足成千古恨，他沒有辦法繼續在耶穌會內貢獻他的教育長才！

初掌徐匯時，深深感受到有些老師和學生的排斥，因為我的性格和我的前任很不同。我比較內向拘謹，表情嚴肅，作事過於認真，不會嘻嘻哈哈地和學生蹲在地上玩彈珠，也不會在球場奔馳打籃球、踢足球或打棒球。這些都不是我的專長。我必須另闢途徑和教職員工及學生接近溝通。我先觀察一段時間，仔細研究教職員工學生最需要些什麼？學校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如何改進？所需經費如何籌措等問題？

首先我發現教職員工的待遇雖然略高於一般私立學校，但還是低於公立學校。和會計主任一起研究之後，知道學校經費有能力使教職員工按照公立學校的標準領受待遇，便於新學年度實施。我認為導師的責任非常重要，如果每一位導師能將自己班上的學生教導好，全校學生就會培養出優良的學風。當時公立學校每月的導師費是三百新台幣，我為徐匯的導師增加了一倍。導師們得到校長的重視和鼓勵，大家都非常盡心輔導班上有問題的學生，也為班級組織一些有創意的活動。同時訓導處也倡導許多班際比賽，例如清潔、秩序、球類等。教務處也倡導一些班際的藝、文、科學、數學等競賽。整個學校朝氣勃勃，教師一心一德都努力貢獻所長，想把學校辦好。教師們朝夕相處，不分黨派，和樂共融，猶如一家人。

徐匯強調「全人教育」要顧及學生之身心靈各方面的正常發展。故此，學校鼓勵學生盡量發展各方面的才能與興趣。雖然整個台灣籠罩在升學主義的壓力之下，徐匯還是不許學生惡補，也不准老師在補習班或在自己家中補課。學生有不懂的地方，盡量在上課時或課後在班上請問老師或較優秀的同學。雖然徐匯當時不以升學率做標榜，但是實際上是台北地區私校升學率最高的學校之一。

在我個別接觸學生之前，我先從註冊、教務、訓導等處調閱他們的資料。如有特殊問題的學生，先和他的導師談話，以便了解他的問題。當時徐匯約有一千二百名學生，將近半數住校。我也以校為家，住在學校神父的宿舍內，我利用晚自習的時間個別和他們談話，輔導他們。日間則在不影響他們的正常課業的時間叫過學生個別到校長室談話。這樣每一位學生在每一學期都能單獨和校長談一次。藉著這些個別交談，我認識每一個學生，甚至可以叫出每一個學生的姓名。藉著個別輔導，便和學生們建立深厚師生之情。分別四十多年後的今天，還有許多學生前來關懷探望，甚至捐助我的社會公益和牧靈福傳工作所需要的費用。

我初到徐匯時，夏金波神父剛榮獲輔導學碩士學位，便任命他作學校的輔導主任。那時全國中等學校還沒有輔導室和主任的編制。縣教育局聽說徐匯有輔導室和主任的編制，認為這是教會學校變相傳教的手段，並派督學調查。國立師範大學宗東亮教授是當時國內唯一有輔導博士學位的學者，聽說此事之後，便親自來徐匯參觀輔導室，看到夏

神父參考國外學者之資料所設計的「學生性向測量表」和「智商測量表」等以及和學生個別輔導記錄等資料後大為讚賞，並建議教育部將輔導主任一職正式加在中等學校編制之內。宗東亮教授以後常帶領學生和中學校長來徐匯參觀，特別參觀輔導室。教育部漸漸也將輔導室推廣到每一中學的編制內了。這是徐匯在國內開創中等學校輔導制度風氣之先。

在徐匯校長六年任內，下雨天除外，幾乎每日都主持升旗典禮。每次都用五、六分鐘給學生講些國內外重大的新聞，並從中汲取一些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的道理和原則，我特別強調要努力充實自己以便將來能夠造福社會人群。那時許多學生還沒有清楚地建立起自己人生的目標。我利用公開講話和私下交談輔導，啟發他們建立一個能夠改革社會服務他人的崇高目標。現在看到昔日學生在社會上的表現，內心感到無限的欣慰。在校長任內我所認識的學生中有許多人從事教育工作，現有一位當大學校長，六十多位大學教授；從事媒體工作者約有五十多位；當醫師的有四十多位；各類工程師約有三百多位；在軍界有三位將軍；在政界有一位縣長和三位立法委員；在工商界沒有正式統計，我相信一定是大多數從事工商業務。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在各行各業，不但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要努力造福社會人群。

接掌徐匯不久，便將各項文件呈報省教育廳，半年之後還沒有批准。這時有人告訴我：「要當校長，必須加入國民黨。」我回答說：「校長我可以不當，我絕對不加入任

何政黨，因為我是天主教的聖職人員！」省教育廳等了一年之久，見我堅持不入黨，也就無奈地批准了我校長的資格。在威權時代，政黨想掌控一切。

主持徐匯校政的時候，教育部擬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並擬將私立初中改為代用國中。私立學校聽到這個消息，都很緊張，天主教學校也不知所措，當時我是天主教中學聯誼會會長，便聯絡全台灣私立中小學校長開會商討對策。會中大家推舉四位代表向教育部陳情。當時教育部長蔣彥士先生接見我們，開始時四位校長代表都踴躍發言，但蔣部長一直堅持地說：「這是國家既定政策，不能改變！」我們四人和蔣部長商討了三次，都沒有結果。最後我建議到立法院陳情。其他三位代表都是國民黨員，不敢干冒反對「國家既定政策」之罪名，便推舉我作代言人。到了立法院之後，我便向立委們說：「九年義務教育實施的立法是各位委員的德政。但將私立初中改為代用國中就不合憲法的精神了。憲法第一百六十七條規定：『國家對於左列事業或個人予以獎勵或補助：一、國內私人經營之教育事業成績優良者。』國內一般私立初中大約都比公立初中辦得好，政府不但沒有遵照憲法規定獎勵補助，反而現在要變相沒收，改為代用國中，這是違憲的！全世界自由民主國家都獎勵私人興學，只有獨裁和一黨專政的國家，纔沒收私立教育事業。現在我代表私立學校控告我們的政府違憲將私立初中改為代用國中，這是變相沒收！」當時的立法院倪文亞院長打圓場說：「單校長，你看這樣好不好：在九年義務教育實施時，已經立案的初中繼續辦下去，但不許可再成立新的私立初中？」我審時

度勢，只好勉強接受倪院長的折衷方案。這樣總算將私立初中從變相沒收的邊緣救回來了。自從「教改」之後，一切教育事業連國中小學都又開放了，私人都能夠學辦，這是我們原來爭取的目標。

在徐匯時，我深深體會到：在初中部我們辛苦培育的優秀學生畢業後，都想考上建國或成功高中。我便和初中畢業班的導師們共同商討策劃「直升本校高中部」的制度。初中男生都以考上建國中學為榮，並認為考上建中好似對將來考上國立大學有了保證，同時也節省不少的學雜費。我們的直升制度便針對著學生的渴望：首先以學生在校的成績評估：如果成績能考上建中，則學雜費全免；每學期如果成績繼續優良進步，則繼續減免學雜費；否則，就不減免。高中畢業後，如果考取國立大學，在高中部所繳之學雜費，則全部退還。有這樣優越的條件，初中部的優秀畢業生，絕大部分都願直升本校高中部。漸漸成為風氣之後，金錢的鼓勵便可取消，因為其他公私立初中的優秀畢業生慕名爭相報考本校高中部。不久之後，天主教數所學校，例如高雄市的道明、斗六的正心、台中的曉明及衛道、台北的光仁及崇光等校也都慢慢地建立了直升制度。

徐匯一向注重全人教育，除了一般課業之外，在校內也成立了許多社團：例如在學術方面：有物理、化學、數學、哲學、生物學等社團；在體育方面：有籃球、足球、棒球、乒乓球、柔道、氣功等；在音樂方面：有合唱團、流行歌曲演唱社（劉文正便是台柱之一），各種樂器演奏社等；在文藝方面：有中文寫作社、校刊編輯社、英文演講社、

國畫研究社、西畫研究社等；在社會慈善方面：有風雨同舟社、仁愛濟貧運動，每年校慶及聖誕節前義賣所得全部救助安老院及孤兒院。

我也特別鼓勵老師及學生參加校際各項競賽，例如：國文、英文、數、理、化以及生物等。當時徐匯有一套德國教會捐贈的科學儀器，是全台灣唯一全新現代化的中學生科學實驗儀器。這套儀器不但帶動全校師生對科學實驗的興趣，而且在全國中學科展中屢獲優勝和冠軍。在我任校長六年期間，至少榮獲全國五次生物冠軍。當時的生物老師是後來作徐匯校長的戴榮佳老師。一直到現在，我們見面時，還常提到當時全校師生對科學研究實驗之興趣的盛況。

春來秋去，送走一屆畢業生又迎接另一屆新生。因為全心全意投入在教育中，朝夕與全校師生相處，不知不覺中，自己校長任期也已屆滿，懷著無限思念的心情，聽候耶穌會派遣新的工作。

## 到南投山區客串牧人

在徐匯中學校長六年的任期將要結束前兩個月，耶穌會省會長來徐匯看望我。他問我任期結束之後，想做些什麼？我回答說：「若修會讓我自由選擇，我希望到堂區做些直接牧靈和福傳工作，因為當初入會修道時，所抱持的理想，就是在堂區牧靈福傳。但是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在堂區做過牧靈與福傳。」省會長說：「給你一個暑假，可以自由選擇任何堂區，做一些你喜歡的牧靈福傳工作。暑假後，去光啟社作社長。」

去光啟社作社長，使我有些頭大，便回答說：「對於大眾傳播我是門外漢，一竅不通。」省會長說：「光啟社和一般媒體機構不一樣，它的主要目標是社會教育，寓教於樂。據各方面的報告，你在徐匯任校長相當成功。光啟社也是一個教育機構，你就勉為其難吧！」既然長上命令，我也就看作是天主的旨意，努力以赴，盡人事聽天命吧。

現在再回頭談談暑假中牧靈福傳的工作。省會長既然讓我自由選擇牧靈福傳的地方，在靜思祈禱之中，我感覺應該遠離都市文明生活，而到偏遠的山區去品嚐一下傳教士的荒野生活。於是在六月中旬我給台中教區蔡文興主教打電話，問他暑假南投山區中

有沒有堂區需要我去幫忙。蔡主教回答說：「感謝天主！你真是天主給我的一個大禮物！暑假中有很多位南投山區裡傳教的美國神父要回國休假，並乘機參加在費城舉行的國際聖體大會。你快來台中，我要開車把你送到山上。你哪天要來？」我說：「我的任期到七月一日為止，當天午前我會趕到台中去拜訪您。」果然，蔡主教熱誠地招待我吃了一頓午餐後，便開車把我送到了霧社。從此便開始了我在南投山區客串牧人的生涯。

霧社空氣清新，山明水秀，氣候宜人，南有萬大水庫，再向南方遠眺可以隱約看到玉山頂峰，東望可以看奇萊山脈，東北有梨山、合歡山等高山和一望無際的原始森林，的確是度假的好地方。但是霧社只是我夜間的落腳地，日間則遊走山中各部落，為原住民聽告解，舉行彌撒、聖洗、婚姻、病人傅油等聖事。為兒童組織道理班。當時有田中耶穌聖心會的李春蘭、黃珮琳兩位修女作我牧靈福傳的伙伴。她們兩位在教導婦女及兒童方面確實有她們特別的技巧和才能。李春蘭修女是泰雅族人，遇到不會說國語的老人時，還可以作我的翻譯。

到偏遠的山區去時，有時搭乘林務局的大卡車，但是大部分時間是步行，因為許多小部落連產業道路都沒有，只有羊腸小道。那時山區的道路都是用碎石子和泥土鋪成的。出外一天回來時，往往是灰頭土臉，修女們的白袍也變成土黃色了。

有一次我們去梨山南麓的月眉部落看望教友。從霧社坐林務局的大卡車向合歡山方向駛去，司機告訴我們應當在半途下車。我們和月眉部落的會長約定，在我們下車的地

方等候我們，然後我們步行穿過森林和草原。大約上午十時左右我們的大卡車到了約定地點，那位教友就帶領我們深入森林。中午我們稍作休息，吃一些簡單食物，然後繼續前行。因為交通不便，這一帶住家很少，除了森林之外還有一草原。茅草長得比人還高，它的葉子如同刀片一樣，原住民教友教我把手撐開一半，當作推土機推開茅草埋沒的羊腸小道，慢慢前行，才不會被茅草葉片割傷手臂。穿過草原後，需要從吊橋上走到對岸。吊橋約有十多米長兩米寬。除了較粗的豎樑和橫樑之外，上面的木板都爛掉或不翼而飛了。我只得小心翼翼地四肢並用爬著前行，下面有三十多米深的狹谷溪流。我們原住民嚮導，猶如羚羊用跳躍式的，一步一橫樑，很快到了對岸。他鼓勵我們，不要向下看，要直視前方的橫木。就這樣提心吊膽地到了對岸。

到達月眉部落時，已經日落西山了。我先洗掉面上的泥沙，換了汗水浸透的衣服，然後進用原住民風味的晚餐：地瓜、玉米、野菜、雞蛋和已經有點異味的山豬肉。晚餐後，七戶教友慢慢都聚集在會長家前的曬穀場上，成年人從自己家中帶來坐凳，青少年和兒童便席地而坐。我先和這些純樸與世無爭的原住民閒話家常，問他們日常生活的情況，以及宗教信仰生活。他們都樂天知命，每日的生活非常單純。他們會背誦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禱經，因此他們很喜歡念玫瑰經，最喜歡在山嶺上和森林中唱他們喜歡的幾首聖歌。等大家都到齊了，他們便開始念玫瑰經。這時我便聽告解，然後在油燈和燭光照明之下做了彌撒。我相約第二天早晨在同樣地點舉行彌撒聖祭。早點後，我們便

步行原路而回霧社。這次沒有林務局的卡車可坐，因為回程的卡車都載滿了伐木。

這次月眉部落牧靈之旅還有一個有趣的插曲值得一提。當天晚上彌撒結束之後，會長將我安排在他招待客人的房間內過夜。因為整天坐卡車和長途步行感覺相當疲憊，倒在床上便睡著了。半夜時，感覺在我身上有幾隻小動物跳來跳去，又發出唧唧喳喳的聲音，明知是鼠輩嬉戲，因為太疲累，還是繼續睡下去。第二天起床時，看到離床不遠處，在屋樑上懸掛了數串包穀或稱玉蜀黍。原來聰明的老鼠知道先從我身上跳到窗台上，從那裡跳到衣櫃頂上，再從那裡就可以跳到包穀串上，享受一頓玉米大餐。山上的老鼠長得又大又肥，是原住民的珍品。聽說它的肉又細又嫩，但是我沒有口福，從來不敢嘗試。

暑假中客串牧人，牧養主的羊群。但是這個羊群非常分散，牧場又非常遼闊，從南投仁愛鄉、信義鄉到台中縣的和平鄉。南北長約一百多公里，東西寬大約有五、六十公里。每一個部落都有自己特有的山色美景，例如北部的環山位於中橫梨山附近，因地勢比較平坦，原住民和一些榮民便開墾了許多梨園和蘋果園。我們於八月中旬去拜訪教友時，正是梨子和蘋果成熟的季節，回程中我們的車箱塞滿了梨子和蘋果。從霧社去環山，需要經過中橫的支線，即霧社到合歡山的碎石子道路，這段路那時很少有行人和車輛，穿過很多森林和草原，風景非常優美壯觀。從合歡山向左轉便進入中橫。這一段路經過梨山，然後向北經過一些產業道路便可抵達環山，產業道路兩旁均是梨園和蘋果

園，襯托遠處的崇山峻嶺，猶入仙境。每一部落的風景都非常美麗，例如霧社、春陽、發祥、翠巒、萬大、曲冰、地利、眉溪、蘆山、平靜、靜觀……等地真正使我著迷。從此我便愛上了山區。

更令我著迷的是當地的原住民。他們樂天知命，很容易滿足，沒有貪多無厭的野心。他們非常純樸正直，沒有什麼詐欺偷竊的行為。他們出門在田間工作時，通常都不鎖門。他們非常慷慨大方，出去打獵回家後，一定將獵物分享給親友鄰居。他們對宗教信仰也非常虔誠，他們會念一些簡單經文，更喜歡唱聖歌。他們在山上工作時，不時大聲唱聖歌。有人告訴我說：「他們住在山上，感覺離天主很近，很容易想到天主，向祂祈禱，也很容易想到天堂，也許因為山接近天的緣故吧。」

## 接掌光啟社社長

一九七六年的暑假中，在南投遼闊的山區中，客串了一陣子牧人。終於不得不向那些純樸可愛的原住民告別。回到平地後，首先在彰化靜山做了八天退省，以準備肩負光啟社社長的重任。然後又給景美聖家會的初學修女們講了六天退省。此外還去嘉義中學以及新埔內思高工作了兩場演講。九月十八日在台北市聖家堂參加了我的第一任初學修士饒志成神父的晉鐸典禮。雙十節那天我正式接任了光啟社社長職務。

到任之後，我努力先了解社內的環境並觀察人事、行政、作業、同仁之間的互動、各部門之間的合作、對外關係、以及業務經營的情況等。特別引起我注意是多年來入不敷出的業績，以及部門獨立、各自為政的制度。在人事行政方面，雖然在宿霧聖心中學、越南首德、彰化靜山、徐匯中學等各種不同的工作崗位上給了我不少的磨練和經驗，但是經營媒體事業畢竟缺乏專業訓練，未免有些捉襟見肘，我深深感覺有接受短期傳媒經營訓練的必要。恰好，這時天主教英國主教團也看到這種短期訓練的重要性，便委任曾在大英傳播公司（BBC）主持天主教廣播節目達二十五年之久的 Fr. Agnelus

Andrew 神父（下文內簡稱安神父）主其事。安神父在倫敦北部郊區 Hatch End 開辦了三個月的訓練班。安神父以他在大英傳播公司任職時所有的豐富人脈，組成了一個師資相當雄厚的訓練團。此團中有資深的電視、廣播節目的主持人。此外還有導播、編劇、歌曲作家、視聽教材製作者、評審專家、人事行政管理人員、成本預算專家等。每一位都學有專長，並且實務經驗豐富。

這個為期三個月的訓練班所錄取的學員，大都是傳教區之新興教會的傳媒機構負責人，他們絕大多數都沒有受過專業訓練。學員二十位，來自歐、亞、非三大洲，膚色很齊全，黃白黑棕都有。正式上課和彼此交談所用的共同語言是英語。雖然南腔北調，但是不久之後，彼此還是漸漸適應，了解對方所願表達的大意。

安神父給我們上了第一堂課。他雖然是在蘇格蘭出生，但因多年在大英傳播公司（BBC）主持天主教廣播節目，不但講出一口標準的英文，而且出口成章，用字遣詞都非常文雅，聽起來非常悅耳。他不久之後便被教宗徵召到羅馬晉升主教，做了教廷大眾傳播委員會的主席。聽過他演講的人，都認為聽他講話是一種享受。

他在第一堂課中就提出「媒體就是信息」（Media is the Message）的概念。從事媒體工作的人，必須讓觀眾或聽眾一看到或聽到媒體節目，就能夠不知不覺中接受媒體所傳達的信息。由此可知，節目的內容以及製作的技巧精緻是多麼重要了。如果是傳授倫理道德和精神價值，特別是宗教信仰，傳報者——媒介本身——如能首先將自己所宣報的

信息以生活活出來，纔能讓聽眾欽佩，而從內心接受。

其他的講師也都經驗豐富，學有所長。有人在節目構思、編劇、製作方面有傑出表現。有人有導播、角色調配方面有豐富經驗。有人在操作機具、燈光、音響、佈景方面有特殊技巧。有人在成本會計、業務推廣、人事管理、人際關係等方面有豐富經驗。這些學者專家不但給我們講理論和原則，而且在講完之後還立刻給我們分派工作實習，例如嘗試做電視劇的燈光師、音響師、攝影師、導播等角色。有時還要客串演員。上完採訪課之後，立刻就背著錄音機、攝影機等機具到倫敦街頭、火車站、機場等地去採訪行人，回來之後，要自己剪接，還寫一篇這次訪問之主題重點信息的邏輯緊密結構而簡潔口語化的廣播詞。

有一次我被派遣去訪問位於倫敦市區的「普世博愛運動」。我找到此一運動之終身奉獻的女子之家。我從她們口中得知了此一運動的創立經過、中心思想、特殊神恩、神修重點、組織架構、福傳牧靈方式等。從前只聽說過有這樣一個新興的在俗教友組織，但對於它的歷史、神恩、內修、團體生活以及使徒工作等一無所知。經過這次訪問，纔對它有認識。不但在理論方面，而且也看到了它的團體如何將理論活出來。那時在倫敦的終身奉獻女子之家只有四個成員，三個是天主教徒，一個是英國教徒。她們每天早晨到各自所信仰之宗教的教堂去望彌撒。然後一起進早點，各自有不同工作。她們彼此相親相愛，互助合作，互通有無，彼此關懷照顧，有共同理念、精神、目標，形成一個團

體。正在我訪問的時候，有一位蘇格蘭長老會教徒來拜訪這個小團體。他也是普世博愛運動的成員。在短短訪問中，我親自看到了「普世博愛運動」真正在實行梵二大公會議所倡導的「大公主義」。訪問之後，經過剪接，做出了一個二十分鐘的廣播節目。後來聽說很多聽眾很喜歡這個節目，因為他們大多數第一次聽到一個中國人用英語介紹「普世博愛運動」。

在英國接受媒體訓練期間，利用週末假日，特別是星期天，我喜歡去各地教堂參觀拜訪。我參觀天主教堂和英國國教堂。三個月的觀察比較之後，已能使我對於英國教會情況有一較客觀的認識。英國全國人口當時約有五千萬，其中約五百萬是天主教徒，其餘大都是英國教徒，也有一些長老教徒。主日參加英國教教堂禮拜的人，大多數是老人與小孩子，並且大多數教堂都有許多空位。而每一座天主教堂都是坐無虛席，並且參與彌撒的人各年齡層的都有，信仰活潑精力充沛。英國自從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和羅馬天主教決裂之後，自創英國國教（一五三四年），並自任英國國教最高首領，便慘烈迫害忠貞的天主教徒，直到第十九世紀迫害才漸漸停止。因此，我了解為何在英國的天主教徒人數雖少，但對宗教信仰卻非常虔誠，因為他們的祖先為信仰受過迫害，他們自己也因堅持宗教信仰而受到許多歧視。這個觀察也是我在英倫接受媒體訓練的一個額外收穫。

在倫敦時多次去 BBC 的各部門參觀，受益良多。受訓完畢後，又去法國、德國、義

大利等國參觀歐洲大陸媒體機構的運作情況。然後又去美國、加拿大以及日本等先進國家考察他們之媒體經營的方式。回台灣之前，心中已有一個經營光啟社的藍圖。

返台之後，我向我的直屬上司報告了接受三個月培訓的心得以及對改革光啟社人事、行政、管理、經營等方向的計畫。受到上司的讚許和鼓勵。此外，我也和社中同仁，特別各部門之主管分享溝通我的心得和許多革新計畫，並請他們表示意見，慢慢地準備他們的心，以減輕革新所帶來的衝擊。但是，我還是按兵不動，繼續觀察、籌劃、溝通、請各部首管參與興革大計及其實施。七月一日是一個適當的時機，因為當時職員是一年一聘。請主管們列出適合續聘者的名單，再由社長、兩位副社長和兩位公平人士所組成的五人小組作最後審核。這次未獲得聘書者有十多人，但也沒有聘任新人，他們的工作由別人分擔。獲續聘的同仁都很合作團結，非常賣力。他們的待遇也改善了，整個光啟的業務也增加了，漸漸轉虧為盈。在我離職時，所有債務都償清，建築了光啟社新的大樓，並汰新了所有儀器機械，在銀行還留下五百多萬存款。

多年以來，國家安全局在光啟社安插了一位安全專員，要求光啟社給他一個單獨辦公室，支領光啟社專員的薪資。他的主要工作是監督社內員工的思想行動和節目的內容，並定時向上級報告社內同仁的言行。我到任後第二年，這位專員屆齡退休時，安全局打來電話，要派另一位新專員來社。我堅決不接受。後來安全局長親自打電話來要我接受，我還是同樣抗拒說：「我們所有的節目策劃書、劇本、製作成品等都一一送審，

並且我們沒有播放台直接播出。所以不需要派人駐社。「社內同仁都替我搥一把汗，因為那時是處於戒嚴時期，誰敢冒犯安全局的人啊？我告訴他們說：「我願承擔一切後果。」但是後來也不了了之。

光啟社的正式名稱是「光啟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也是在教育部立案的唯一非營利的媒體機構。自從創社以來，在我以前的主管都是外國神父。他們都奉公守法，不會爭取應有的權利，例如在教育部立案的非營利的教育機構，可以向政府申請一些進口的教學設備免稅優惠。當時光啟社正在籌建新大樓，許多儀器都需要更新，如果按照一般商業機器進口，需要繳納一大筆稅金。有一次教育部長來光啟社觀看教育部委托光啟社製作的交通守則教育影片。他看完要離開時，我問部長是否能給我幾分鐘，我有要事向部長請教。他到我的辦公室後，我便開門見山地向他說：「光啟社是在教育部唯一立案的非營利媒體社教機構。在台灣還沒有電視的時候，光啟社就成立一個電視教學實驗節目。從美國募到五百台黑白電視機，分送台北市及附近的國小作實驗。國小師生都很滿意，並要求教育部推廣電視教學。教育部便與國防部合辦『華視』，以推廣學校、軍中和社會教育為主要目的。光啟社創辦人卜立輝神父 (Fr. Philip Bourret, S.J., 1913~2008) 得知教育部要利用華視向全國推廣社會教育，非常高興，認為自己拋磚引玉的使命已經完成，便慷慨地將自己的電視播放台的一切設備無償地捐贈給教育部。教育部使用這些設備當作一部分投資，和國防部一起建立華視。華視現在雖還製作一些社教節目，但已

脫胎換骨成爲一個營利機構，業務蒸蒸日上，已修建新大廈，但大部分進口機器還是享受社教機構之免稅特權，光啟社卻一直繳納進口關稅。」部長聽完我的申訴便說：「單社長，請將你剛剛說過的重點，簡略地擬一公文給教育部，然後教育部會給財政部去公文，為光啟社爭取減免進口關稅。」從此光啟社便節省了許多儀器的進口關稅。

接掌光啟社後，業務漸漸增加，舊建築物已不勝負荷，顯得擁擠不堪，於是便有了建築新大廈的計畫。有人介紹了一位留美建築師，他認為新大樓有大型攝影棚、主控室、機械室、視聽室、大小放映室、錄音室、剪接室、各型辦公室、大小會議室、器材室、成品室等非常複雜的線路管道；又因為大樓在住宅區，按當時之規定：在地面上不得超過二十公尺，必須盡量往地下發展。因此，他開口便要全部造價百分之十的設計費。這樣的設計費，在台灣當時是天價，也沒討價的餘地，我便放棄了。

那時歐晉德在美國獲得土壤學博士學位，返國後，在中華工程顧問公司擔任工程師。我便請他設計光啟社新大樓。他評估環境之後便計畫將地下挖十八公尺深，引進最新的建築科技，用連續壁將整個地下室建成一艘船，再用造橋技術，用橫樑支撐地面上六層建築物，並壓住地下室，使之穩定且具防震作用。當時政府計畫將台北市之鐵路地下化，國內外的許多建築師都想包辦這些工程。他們都知道台北市地面下兩三公尺都是污泥，便來光啟社觀摩歐晉德設計的這件工程。在工程進行中，常有台灣、香港、新加坡、日本、法國、德國等工程師到工地照相。這麼複雜的一座建築物設計費，歐晉德只

收了工程建築費的百分之三。此外，在工程投標時歐晉德代表光啟社向營造公司董事長逐項殺價，從早晨八時開始，除了午餐時間之外，一直到晚上六點鐘。有時殺得面紅耳赤，連我都感到不好意思。歐晉德確實為光啟社節省不少的經費，而建築物的品質在他嚴格監督之下非常實在堅固，經過那麼多次的地震，至今沒有一點裂痕。歐晉德因設計光啟社這棟大樓而名聲遠播，新加坡、香港、印尼等地重大艱鉅的工程都爭先恐後邀請他去參與設計。在此特別感謝歐晉德對光啟社的重大貢獻。

在光啟社服務的那段時期，雖然承受的壓力非常大，但因著全社同仁的通力合作，能夠轉虧為盈，並且修建一棟新大樓，購買了許多新的儀器設備，心中也相當愉快。我除了感謝全社的同仁之外，更要特別感謝三位親密的伙伴和得力的助手。第一位是丁松筠神父，他是副社長，負責人事行政工作。他和社內同仁之關係非常融洽，有任何人事糾紛，由他介入處理，很快就可以解決。他和國外的教育慈善機構的關係，也相當深厚，為籌建新大樓募款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第二位副社長是張光譽先生，他負責節目的策劃和審核以及對外營業等職務。他非常細心，節目的細節都會注意到，務必將節目製作得盡善盡美。第三位是鮑立德神父，擔任顧問，各部門有關技術的問題時，都會找他，他也是萬能顧問。他作過光啟社的總幹事多年，對社中各部門瞭若指掌，並且對器材、攝影、場景、燈光、音響、剪接、人物配角、節目製作等有深厚的知識和經驗。他們三位確實是光啟社的台柱。在他們的大力協助之下，等待新大樓建好之後，正想雄圖

大展擴大業務，有更多的盈餘時，首先要改善員工的待遇和福利。但是大樓尚未落成，教宗便任命我為花蓮教區主教，任命經過容後再述。就這樣「人算不如天算」，服從上命而離開了光啟社。

## 回大陸探親

在光啟社服務三年之後，對於人事、行政、業務、經濟等已經熟習掌控並且新大樓即將落成，正憧憬雄圖大展，擴充設備開展業務，讓同仁分享紅利，改善員工待遇，增加福利時，天主又有了特別的安排。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教廷駐華代辦吉立友蒙席 (Msgr. Paul Giglio) 打電話來請我去大使館，我以為聖誕節快到了，叫我去談如何直播教宗的聖誕彌撒和新年文告等問題。但我們在使館見面時，吉蒙席開口便說：「恭喜·閣下。」(Congratulations, Your Excellency!)

「閣下」在西方語言中是對主教的尊稱。我聽了之後一頭霧水，不知其所言。我以為他開玩笑，便說：「你開什麼玩笑？」他說不是開玩笑，隨即去拿教廷的電報給我看，上面教宗說：「我用你在耶穌會中所發的第四聖願——服從教宗之差遣，接受任何艱難的牧靈福傳使命，現在我命令你去花蓮教區作主教。正式任命狀不久即可收到。」

接到教宗任命之後，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回鄉探親。因為數日前接到母親的一封信，大意是：「現在國內已平安無事（意指文化大革命已結束），海外華僑已有人回鄉探

親，例如我們鄉村一位旅美的華僑最近回家探親，現在平安返美。你離家已三十三年，我非常想念你。你的兩個妹妹和親友們也都很盼望看到你……。」於是，我請求教宗暫時不要發表我的任命，讓我探親完畢回到台灣之後纔正式發表。教宗也應允了。

當時台灣海峽兩岸正在緊張對立的狀態。我不能用台灣的證件去大陸，於是便想到我曾在菲律賓住過十年之久，可以申請菲國護照，以利大陸之行。於是便請我在羅馬額我略大學時的同學後來當馬尼拉亞典耀大學的校長克路斯神父（Jose Cruz, S.J.），為我申請一本菲國護照。十二月二十四日聖誕節前夕得到護照。這是此次返鄉探親的第一個奇蹟。

有了菲國護照，便立刻去菲航訂第二天去北京的機票，拿著機票和護照到中共駐菲大使館辦簽證時，審核人要我退回菲航機票，改買中共民航機票。換妥機票之後，審核人問我很多問題，我坦誠告訴他：「我是天主教神父。」他將文件送內部之後，讓我等了二十多分鐘後便得到了簽證。這是另一個奇蹟。據在菲服務的中國神父說：那時為得一個簽證，至少要等一個星期的。

聖誕節上午十時民航機起飛，預計中午抵達廣州機場，起飛時我環視機艙只有七位乘客和一位穿毛裝的航空小姐。飛行途中空姐給我們每人一杯茶和一顆糖果。待飛機降落廣州後，乘客下機，到機場餐廳用午餐。下午一時飛往北京，這次機艙爆滿，座無虛席。起飛後約二十分鐘，飛機又飛回廣州降落，這時機長廣播：引擎有問題，需要檢修。

待引擎修理完畢，飛抵北京已是二十六日早晨一點鐘。那時的北京機場非常簡陋冷

清，因為飛機延誤，海關空無一人，無人檢查證件和行李。我便叫了一輛計程車直去北京華僑賓館。到達賓館之後，值夜班的人告訴我：客房已滿，請在客廳沙發上過夜吧。早晨八時員工上班時，我到賓館代賣火車票的窗口買到一張當晚開往鄭州的火車臥鋪票。第二天一早到達了鄭州，我去公共汽車站買去濮陽的車票，從鄭州到濮陽當時每天只有一班車，並且班車在十分鐘之後就要出發。我對售票的一位中年婦女說：我從菲律賓回家探親，已三十多年沒回家了；她沒有說一句話，立刻給我一號座位——這個座位大約是為長官保留的。乘客告訴我，普通人需要在三天以前纔能買到票，又一個奇蹟出現了。

公車預計中午到達我的家鄉縣城濮陽市，但行到半途公車引擎故障了。因為沒有電話，只得等對面公車經過時，請司機告訴鄭州公車處派人來修理引擎。那時天氣很冷，又颳著北風，凍得我渾身發抖。大約下午三點半左右有技工從鄭州來到現場，將引擎修理好之後已是下午五時了。

冬天白天比較短，到濮陽時已是晚上七時左右，我便叫了一輛三輪車直奔我二妹妹的家中。我離家時二妹妹尚未結婚，現在已作了祖母，有一個三歲的孫女。我想立刻去看母親，二妹妹說已經很晚了，母親住在老家東干城，明天再去吧。

第二天一早，我的舅父、大妹、二妹一起來到我住的房間，給我說明母親已經去世三年了。這時猶如一個晴天霹靂打在我的身上，使我痛哭不已，說不出一句話來。稍微

平靜之後，我帶些責備的口氣問我的兩個妹妹說：「你們為什麼不告訴我母親去世的事，又為什麼用母親的名義給我寫信，騙我回來？」大妹妹說：「母親去世時，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不敢給你寫信。現在可以寫信了，但是又怕告訴你母親去世的實情之後，你可能就再也不會回家看我們了。但是我們也非常想念你。」講完之後，我堅持立刻到母親墳前哀弔祈禱。眾親友立刻陪伴我一起到我父母親的墳墓前祈禱。

一到墳前我便下跪，涕不成聲，久久不能自己。三十三年前離家時，父母都還健在，現在已天人永隔。在三反五反、大躍進、清算鬥爭、實行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天翻地覆的時代，父母最無助時，我卻不在身旁。想到這裡，心痛不已。但宗教信仰也給我內心的安慰，知道父母在天之靈享見天主，分享祂的永福和生命，再也不會受苦和死亡，並且將來還能與他們在天相見。這個信仰給我力量，讓我從喪親之痛的深淵中走出來，利用在家探親的短暫時間，做些牧靈福傳工作。

在馬尼拉中共駐菲大使館獲得簽證、尚未到家之前，當地警察已接獲保護（監視）我的指示。警察便利用公社時期的架構和廣播系統，在我家附近的村莊中告訴群眾說：「單國璽要回家探親，除了他的家人之外，誰也不准探視他，和他談話。」連我的妹妹和家人也是從廣播中得知我將回家探親的消息，因為當時的信件非常緩慢，也不一定能夠收到。

三十多年沒見過神父的教友，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知道了這個消息。他們很希

望我能聽告解、舉行彌撒和其他聖事。看到他們真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瑪竇福音九36），任由兇猛豺狼攻擊吞噬，心中又傷痛又憐惜。於是白天輪流到大妹、二妹、舅父、姨母以及表兄弟、堂姊妹等親人家中拜訪。夜裡則接見教友們，他們中有人遠自數十華里之外由子女背著而來。當時我先聽他們的告解，然後給他們送聖體，最後給他們傅病人聖油。他們當中有人為宗教信仰吃了許多苦。

我遇到三位主母會的修女，在文化大革命時，她們受盡了侮辱和鬥爭，曾經五花大綁戴著紙做的高帽子遊街示眾，任人拳打腳踢吐痰，最後被迫嫁給年老幹部。我聽她們告解，解除她們的聖願，降福她們的婚姻生活，給她們領聖體，為她們傅了病人聖油。我安慰她們說：「天主沒有捨棄你們，祂打發我來，在很短的時間內，讓你們領受四件聖事。」

我在家中一共逗留了十四天，除了家人親友之外，我約為一千五百多位教友舉行告解、聖體聖事，為一些年長、病患傅油，降福了一些未能按教會規定結婚的人。白天接見家人親友，晚上為教友服務，一隻蠟燭兩頭燒，回到台灣時發現瘦了五公斤。

回到我出生的老家，讓我恍同隔世。離家時的瓦房不見了，看到的是一棟由泥土牆建造的房屋，裡面住了一位我不認的老太太。離我家不遠的教堂、神父宿舍、講道廳、男女傳道員的辦公室及宿舍和兒童道理廳等建築，均在文化大革命時遭到破壞拆除，在其遺址上的房屋都是陌生的。幼時玩伴同學多半作古，其餘大都顯得蒼老衰弱，臉上深深刻畫遭

受戰亂、飢荒、大躍進、三反五反、清算鬥爭、文化大革命等大風大浪沖擊的遺痕，幼時天真無邪的面孔已經無處可尋。此情此景使我不勝唏噓，深深體驗到世事的無常；三十多年日夜思念的故鄉，變成了我人生旅程中最陌生的地方。

這是椎心泣血及情何以堪的人間悲劇！

## 就任花蓮教區主教

回大陸探親返回台灣之後，羅馬教廷便於一九八〇年元月二十三日正式公佈了我為花蓮教區主教的任命。按照教會法典的規定，教宗的重要任命在未公開宣佈之前，知情者應該嚴守「宗座機密」(Sub Secreto Pontificio)。吉立友代辦通知我去花蓮作主教的消息之後，我嚴守機密，沒有告訴任何人。但是不久之後，當時的傳信部長羅西樞機主教來台參加台灣開教一百二十週年慶典。教廷大使館為歡迎羅西樞機辦了一場盛大酒會，除了邀請全體主教、一些聖職人員、在俗教友之外，還邀請了一些政府官員。

我進入大使館的大廳和羅西樞機握手時，在旁的賈總主教介紹說：「這是耶穌會士單保祿神父。」羅西樞機便很熱情地擁抱我，並大聲說：「閣下，恭喜你，我已將權戒和胸前十字架給你帶來了。」還好，他說的是義大利話，能聽懂的人不多。我滿面通紅，無言以對，很快便離開他，而混入其他參加酒會的人群中了。

關於我去花蓮教區的任命，還有一個插曲。當我接到任命之後，有些愕然和困惑。首先是，因為當主教不合乎耶穌會士的聖召，在矢志未願時，我發過不謀求教會高級職

位的聖願；另外一個重要的理由是主教應有牧靈福傳的經驗。我自晉鐸之後，主要的工作是在學校和初學院負責培育學生和初學修士的工作。因此，我認為不適合合作主教。在接到任命時，我向吉代辦說：「我是否能給教宗寫一封信，告知我不稱職的理由？」他說：「你盡快寫，我會替你轉呈教宗。」回到光啟社之後，在祈禱中給教宗寫了一封文情並茂的信。其重點是我缺乏作主教的條件，特別是缺乏直接牧靈福傳的經驗……。不久之後便收到代辦轉來的簡短回答：「你可以學習！」這是在公開發表任命之前的插曲。

教廷公開發表我的任命之後，各地賀電、賀函相繼湧進光啟社，附近的神長好友以及徐匯中學和光啟社的同仁大都親自道賀。花蓮教區的代理曹經五副主教和幾位神父，也親自拜訪，並商討祝聖就職的日子，最後大家議定是一九八〇年二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在海星中學大禮堂舉行祝聖就職典禮。我邀請台北賈彥文總主教主禮，因為他不但我多年的好友，而且也是主教團主席和我的前任。同時我也請了郭若石和羅光二位總主教襄禮，台灣全體主教共祭，許多來自各地，甚至香港的神父同學好友以及花蓮教區的全體神父、修女、修士和堂區教友代表均前來參加祝聖就職大典。

典禮完畢之後，我首先拜訪的是花蓮教區的開教元勳費聲遠主教。一見面，他便開玩笑說：「今年二月一日北迴鐵路通車了。通車以前，我們花蓮教區西有中央山脈東有太平洋的保護，非常安全。耶穌會士滲透了台灣的其他六個教區，唯獨無法東進滲透花蓮教區。但是北迴鐵路剛通車兩個星期，耶穌會士而且還是一位主教便來統治我們了。」

我笑著回答說：「主教，請放心，不必怕。我來花蓮是為服務而不是為統治的。今天我來是為感謝您為花東地區所作的貢獻，並想請您多賜指教。」費主教是巴黎外方傳教會士，曾在瀋陽傳教多年，後來當了營口教區的主教。不久之後被驅逐出境。他回國略為休息，便號召在大陸傳過教的巴黎外方傳教士和數位營口教區的年輕神父到花蓮開教。此外，他還邀請在齊齊哈爾傳過教的瑞士白冷會士到台東開教。

晉牧就職之後，我便開始拜訪堂區、修會以及教會各機構，以便了解花東地區的教務和社會的需要。當時花東兩縣人口六十多萬，百分之七十多為原住民。教友人數約五萬名，百分之九十三是原住民。原住民在花蓮教區內共有八族，其中以阿美族最大，約佔教友人數之半。那時我已經五六十歲，但是我還想學阿美族語言。別的族人聽說之後，便要求說：「主教，要學，都學！否則會偏心。」如何在短時間內學會八族語言？於是我便放棄了學阿美族語的計畫。這個問題由我的司機李光輝先生解決了。他本身是阿美族人，又會日語。如果老年原住民不懂國語，李先生可以充作我的翻譯。原住民非常可愛，從一開始接觸，就把我當作他們的族長，給我穿上族長的羽冠和服飾。

原住民普遍的嗜好是喝小米酒。初到一個部落時，他們都會敬上一杯小米酒，我坦然告訴他們：「我不會喝酒，給我一杯水就可以了。」後來他們慢慢習慣了，我每到一部落，他們都會給我準備一杯水。他們自己對於飲酒的習慣也有所改善，在慶典節日也自知節制，很少看到有人酩酊大醉。他們的另一嗜好是跳舞，在慶典節日跳團體舞時，

我也會自動參加，雖然我的腳步有時跟不上他們節奏，但還是很想獻醜與他們同樂。

花蓮教區地處中央山脈和太平洋之間的狹長東海岸，南北長約三百多公里，東西寬約五十公里。每一處的風景都不一樣，彼此爭鮮鬥妍，美不勝收。連結中橫的太魯閣真是鬼斧神工。我去過很多國家，連瑞士在內，都沒見過像太魯閣那樣壯麗的狹谷，那樣雄偉的峭壁，那麼神秘的九曲洞。太魯閣狹谷兩邊的山脈都是大理石，谷底河床被急流沖刷得很乾淨，大理石美麗的條紋清晰可見。在河床的亂石中，常常可以找到被水沖刷的奇石，其紋路有似圖畫中的自然風景，有的肖似人物、鳥獸、花草，維妙維肖，無奇不有。花蓮市有許多奇石收藏家和商店。

從花蓮去台東有兩條路，一條通過南北長一百多公里的縱谷。縱谷西邊是中央山脈，東邊是海岸山脈。縱谷內的土地肥沃，東部的農產品大都產於此地，例如譽滿全台灣的池上米。日據時代，連日本天皇也特別喜歡吃池上米。花蓮教區的教友大都住在縱谷內，我每次去台東時都會順便拜訪一些在大縱谷中的堂區。另一條路是花東海岸公路。走這條建在海岸山脈東麓的路，西可瀏覽海岸山脈的秀麗風景，東可觀望雄偉浩瀚的太平洋。我去台東牧靈時，回程習慣走海岸公路，以便拜訪沿岸一帶的神父、修女和教友們。

蘭嶼和綠島是屬於花蓮教區的兩個大島。綠島教友不多，也沒有聖堂。我只去拜訪過當地監獄，在監獄招待所住過一夜。當地居民絕大多數是台灣去的商人或捕魚人。據

說綠島原來由蘭嶼之達悟族佔據，後來被漢人趕去蘭嶼。從前只是從報章雜誌認識蘭嶼，只知它是風景奇美，民風原始敦厚，但是經濟相當落後。當時負責蘭嶼教友之宗教生活的于惠霖神父（Rev. Fr. Ulrich Scherer, SMB），於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邀請我去祝聖野銀和漁人兩個部落的新教堂。從此我每年都去蘭嶼拜訪教友們一次。他們有六個部落，即紅頭、漁人、椰油、朗島、東清、野銀。這六個部落依山傍海，各有優美的景色，好似六顆閃爍的珍珠，鑲在一頂王冠上，使整個蘭嶼氣勢秀麗無比。

蘭嶼是由珊瑚岩形成的，在北部有幾個大的岩洞。我去參觀時，心想假若這些岩洞在台灣，早就被人佔據，當作仙洞或廟宇。我向教友們建議合法佔用一個當作聖堂。教友們在鄉民代表會中佔大多數，他們經過鄉民代表大會通過，便佔用最大最好的岩洞，在洞底還有一個自然岩可當祭台。大節日六個部落的教友都在此洞祝賀，因為此洞比六個部落的任何聖堂都大，並且洞外還有廣場。洞外岩壁上有十四處苦路。教友非常喜歡這岩洞，已將它當作朝聖地。從此我也愛上了蘭嶼，並暗自將它當作我退休養老之地。

對於花蓮教區之背景和花東兩縣之教務和社會大眾之需要了解之後，就想選擇數項牧靈福傳的迫切需要當作優先，大家共同努力去實踐完成。因為自教區成立之後，從未召開過花東兩縣的教務會議，每位傳教士各顯其能，各自為政。為這個緣故，有籌備召開一次牧靈福傳大會的構想。我組織了一個籌備小組，向教區各堂區、修會、團體、學校、醫院、診所等機構發出調查問卷，請學者專家評估。最後以「建立信望愛的基督徒

團體」做為大會的主題。經過周詳的準備，以激起大家對大會的參與感，我們當時即強調：「參與大會的籌備過程，比參與大會更重要。」參與大會籌備過程的人，一定會關心大會，也一定會認真執行大會的決議。大會終於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於台東市康樂舉行。

大會強調的重點主要有四項：(一)用家庭祈禱、小組讀經、聖事、宣講等加深培育教友的信、望、愛三德；(二)利用聖像聖物裝飾家庭，尤其在聖誕節復活節等大慶典時，在堂區及家庭要有宗教氣氛，以便將信仰活出來；(三)不要認為福傳工作是神父、修女和傳教師的專職，而要訓練義務使徒推展福傳，使每位教友都意識到福傳的使命與責任；(四)各堂區要大力推行儲蓄合作社，以養成儲蓄的習慣，並改善日常生活。

關於大會上述四項決議案的執行效果如何，看法則見仁見智。大概而論，神父認真帶領教友在自己堂區內去推行，成果就非常顯著。大多數堂區特別強調家庭祈禱，聖母月中全部落一起念玫瑰經。我自己親自體驗過五月夜晚全部落一起在街頭巷尾一起誦念玫瑰經和唱聖歌的熱情和氣氛。這氣氛確實能培養教友們的信望愛三德。大會之後，大多數的堂區都鼓勵在聖誕節期間，用聖誕馬槽、聖嬰、聖母、若瑟、牧羊人、牛驢、羊群、聖誕樹、聖誕燈飾裝飾自己的住處。教友多的部落有聖誕馬槽比賽，有些部落大街小巷都裝飾了聖誕燈飾，夜間燈飾閃亮，在靜寂的山區海邊確實非常感人，也提升人們的宗教情操。

台東的堂區大都留意訓練義務使徒，當時白冷會的會長池作基神父在康樂成立義務訓練班。此外大多數堂區都非常注意推展「儲蓄互助社」，以改善原住民的物質生活，並養成儲蓄的習慣。我離開花蓮教區時，大一點堂區大約都有儲蓄互助社，有數個堂區的儲蓄互助社的資金已超過億元新台幣，例如台東沿海的宜灣堂區已超過壹億柒仟萬，這是原住民部落一大奇蹟。儲蓄互助社使許多人戒除了酗酒的習慣、根絕高利貸，種籽、肥料、建屋等均以低利息向儲蓄互助社貸款，顯著地改善了原住民的日常生活。非天主教徒漸漸也有多人參加，為此，也是福傳的一個好工具。

除了牧靈、福傳、社會、教育及慈善等工作外，又需要募款修建聖堂及神父宿舍，因為當初開教時，有成批的人甚至整個部落慕道受洗。在當時物質經費缺乏之下，便因簡陋就地取材，用竹子、木板、鐵皮等搭蓋一些簡陋的聖堂。我去拜訪神父及教友時，看到這些東倒西歪屋頂有破洞的聖堂，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更何況神父、教友共同向我提出重建聖堂的要求。

從此，我就不停地向國外一些機構申請協助。先從最有危險倒坍的聖堂開始，每年重建三、四座，十一年後調離花蓮教區時，已改建了三十多座聖堂。此外在玉里建造了安德啟智中心，在田埔建造了一個診所為原住民病患服務，為台東公東高工申請了兩座實習工廠，為花蓮美侖興建了保祿牧靈中心等。在此特別感謝慷慨解囊相助我的恩人好友，尤其是德國的「差遣」(Missio)「悲憫」(Misericord)，慕尼黑總教區和科倫總教區、

羅馬傳信部、耶穌總會以及美國加州省、德國、奧地利等耶穌會的弟兄們的協助，使上述的建築能夠順利完成，願天主百倍厚報他們。

我一到花蓮教區，就愛上了它。它不但有好山好水，更有充滿了福傳熱忱的神父、修女、修士以及純樸虔誠的教友。生活在他們當中為他們服務，使我感覺和天主非常接近，也感到很滿足很幸福。教宗將我調往高雄教區時，就人性來說，我真有些捨不得。但是，「承行主旨」、服從長上的派遣是我一生努力追求的目標。雖然忍痛離開花蓮，但同時在內心保留一個願望，就是退休之後，若體力許可，我將去蘭嶼為當地原住民服務。

## 當了十八年的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

我在晉牧之後，就成為台灣地區主教團的成員，當時除了教區正權主教及其助理或輔理主教之外，榮休主教以及領有主教職權的蒙席都是主教團的成員。當時主教團的主席是賈彥文總主教，他作滿一任之後，由羅光總主教接任主席。他做完一任之後，於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七日的大會中主教們選我為主席。從此主席的重擔便落在我身上，一直到二〇〇六年元月五日正式退休時為止。我任此職共有十八年八個月又十二天。幾乎成了終身職，原因是「主教團組織章程」中沒有明文限制任期。我曾多次懇請主教們修改章程，並明文規定：「連選，只可連任一次。」但是一直到我退休時，都未能讓主教們接受我的提議。

主教團主席的主要任務，是代表地方教會與教宗、教廷、亞洲主教團聯合會(FABC)、個別主教團、男女修會、教友組織、政府、其他宗教等連繫；主持主教團會議；執行教廷、亞洲主教團、本地主教團之重大決議及指令；籌劃、溝通、協調、推行全國之重大牧靈福傳工作等。

主教們選我為主教團主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在我加入主教團後不久，建議用三年的時間準備慶祝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有關。這個建議不但被主教們一致通過，同時還推舉我作籌備委員會的主席。當時年輕，便奮不顧身，全力以赴，做籌備工作。除了宗教方面的慶祝及感恩禮儀以及發動整個地方教會取法利氏福傳精神之外，還籌備了一個大型的國際學術會議。大會的主題是「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專家共有一百多人，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在台北圓山大飯店召開了四整天的會議。這是台灣地方教會有史以來空前的一次國際大會。

晉升主教之後不久，主教團於一九八〇年春季的大會中選舉我作「福傳委員會」的主席。「福傳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有關整個地方教會的福傳重大問題，例如：如何重振聖職人員及度獻身生活者的福傳熱忱？如何培育教友們福傳的意識、責任感與實際具體行動？如何克服在大環境中的福傳阻礙？如何革新現有的福傳事業？如何利用現代媒體傳播福音等？為了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除了邀請學者專家研究提供建議之外，還需要動員教會各階層參與深思研究這些問題。為這個緣故，我邀請輔大社會系教授黃俊傑神父組織一個學者專家研究小組，研究上述的問題，同時也作成問卷分發教會各堂區、機構、團體，請他們研究回答這些問題。曾在三個暑假中派遣修生及社會系學生到各堂區、教會各團體機構實地考察訪問，以便求得更客觀更具體的答案。這些研究報告編輯成《天主教在台灣現況之研究》一書，於一九八七年五月由主教團傳教委員會出版。

除了科學的研究之外，為了讓整個台灣地區教會各階層人士均能動員起來、有參與感，福傳委員會在大會籌備期間，每年均召開一次三天福傳籌備會議。每一教區主教是當然委員，神父、修女、教友各選派三位代表參與擴大籌備會議。希望這些代表回到教區之後，能將籌備大會的情況以及大家注意的福傳主題帶回教區，帶領其他人士認識福傳大會的重要性，並採取行動做些大會希望大家所做的福傳工作。當時我們強調：「大會的籌備過程，比大會本身更重要。」因為對籌備大會具有熱忱和參與感的人，一定會積極地執行大會的決議案。

經過四年的籌備，大會終於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八日至十三日於輔仁大學召開。大會代表來自台灣、大陸、港澳以及海外共計二百三十位，此外還有一百五十位熱誠為大會服務的兄弟姊妹。這是台灣地方教會史無前例的一次規模盛大的福傳大會。這個大會為我國教會繪製了一幅嶄新的形象：「它的特質是充滿聖神活力，朝氣勃勃，敏於悔改，銳意革新，在愛德中共融，在祈禱中分辨，在時代訊號中尋找天主聖意。對內相親相愛，分工合作，建立自動自發與普世教會最高牧人教宗相結合的信仰團體。對外則向社會開放，優先為貧窮人服務，關懷職工農漁民等福利。與善心人士及各大宗教衷誠合作。超越任何政黨，但關心國事，作社會良心及正義呼聲。尊重我國優良文化，努力使禮儀、神學、神修、宗教藝術等與我國文化相結合。雖為『小小羊群』，但不畏強權。雖然人數不多，但做社會酵母。」（《福傳大會文獻》頁四）

上述這幅嶄新美麗的圖像雖然不是一日可以繪成的，需要時日和大家通力合作，但是已為台灣地區以及整個華人地方教會團體，描繪了一幅美麗能夠具體實現的藍圖。在召開福傳大會之後五年，我們請輔大社會系教授黃俊傑神父邀約一些學者專家對這次福傳大會議決案之推行情況做一評估，他們用了兩年的時間採訪、觀察、多次分發問卷、分析、研究之後，提出了一份三百一十頁的《天主教在台灣福傳推行評估研究報告》。

從這份評估研究報告中，可以看出「福傳大會」雖然沒有產生立即可見而驚人的顯著效果，但是確實給我國地方教會，指出了應走的方向，標示出來了牧靈福傳的優先順序。「福傳大會」不像一陣狂風暴雨，產生山崩地裂、洪水急流的效應，但是卻像一股春風，吹醒了冬眠的靈魂，又像一場細雨，滋潤了久旱的心田，使福傳的幼苗不斷地萌芽、抽葉吐穗。這份評估報告中的幾個數字給予我們一些充滿希望的訊息，例如在「福傳大會」之後的五年內「在建立信仰小型團體方面，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點三。在讀經方面，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點二。在辦理講習會方面，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點六。在對外福傳方面，例如舉辦信仰講座增加了百分之十九點八；印發傳單增加了百分之十四點一；拜訪家庭增加了百分之十五點八等。」（參閱《天主教在台灣福傳推行評估研究報告》表239）

現在時代、環境以及社會的需要變化非常快速。一九八八年的「福傳大會」為二十世紀末期的台灣地方教會擬訂的牧靈福傳方向和優先順序，不一定能適合二十一世紀新狀況與需要。為此，一九九七年四月主教團在春季大會中，便決定召開「新世紀新福傳

大會」。大會的主題是：「新世紀新福傳：天主子民共融合作，宏揚基督救世福音，實踐基督服務使命，建立信望愛的家園。」這個大會籌備了四年，最後在二〇〇一年分三階段召開：

(一)開幕典禮於二〇〇一年元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高雄文藻外語學院舉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特派石好德樞機 (H. Em. Cardinal Jan P. Schoote) 前來主持開幕典禮。大會代表二百多人由台灣七個教區選派，聆聽引言人介紹大會的主題，並對主題作出具體的回應，然後分組討論。目的是讓與會的人士回到自己的教區或修會團體或學校醫院等機構之後，能將大會的主題以及各項議案帶去，用十個月的時間，討論這些問題，並做出具體可行的建議，提供給大會之閉幕會議審議。

(二)大會共分十一小組，研究討論大會的十一個提案，每一教區之代表各選一組，由主教協調，務必使每一組都有教區的一位代表。回到教區之後，這位代表在教區內另選擇對此一小組之議題有興趣和貢獻的人，組成一個小組，每兩個月開一次會議，深入探討小組的議題，最後做成建議，提供給大會之閉幕會議決定。

(三)閉幕會議於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台北新店崇光女中舉行，而閉幕感恩聖祭則在輔仁大學中美堂舉行。在此，由衷感謝主教團福傳委員會的秘書王振華蒙席，在他忠誠合作之下，纔能順利完成兩次全國福傳大會。

為籌備、召開、推行兩次「福傳大會」之議決案，確實費心費力費時，但是為給整

個台灣地方教會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以及二十一世紀最初十年做出一些正確的牧靈福傳方向，再辛苦也是值得的。此外，主教團主席的任務是領導組織慶祝全國地方教會之歷史性大事，例如一九八三年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一九九四年孟高維諾來華七百週年，一九九六年本籍主教普牧七十週年以及我國建立聖統制五十週年等。這些盛大的慶祝活動對於牧靈福傳工作確實有不少的幫助，但也消耗不少的心思、精力和時間。

主教團主席的另外幾項任務，如認真去做，也需要耗費心思、奉獻犧牲和時間，例如和羅馬教廷各部分之來往信件和實際工作。我在晉升樞機之前已多年擔任教廷傳信部、宗教交談及大眾傳播三個部會的委員，每年至少要去羅馬參加每一部會的全體委員會會議一次。教廷之重要神長以及各國重要神長來台，也需要為他們籌備行程，並陪伴他們參加各項活動。亞洲主教團聯合會（Federation of Asian Bishops' Conferences 簡稱 FABC），為亞洲地區之教會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曾多年擔任 FABC 之大眾傳播委員會及宗教交談委員會的主席。因為是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為此也是 FABC 之中央委員會委員。此外，中央政府及民間機構社團，有關教會的事務，也常要求協助。

雖然外務很多，但我的第一優先還是天主所托付給我的教區。為了平衡我的工作，無所偏廢，我的時間大約五分之三用在處理教區的事務上，其他時間則奉獻給普世教會、亞洲區的教會和政府、社會、公益等團體。就這樣作了十八年又八個月的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在此我要特別感謝主教弟兄們的扶持與合作以及對我的信任，也感謝主教

團歷任秘書長：王愈榮主教、徐英發主教、吳終源及陳琨鎮二位神父以及主教團全體成員，因為他們通力合作無間，協助我完成許多艱巨的工作，我纔能勝任愉快地作了十八年又八個月的主席，直到退休為止。

## 進入輔大董事會

我在晉升花蓮教區主教後不久，便當選為輔仁大學董事。當時的董事長是蔣宋美齡女士。董事會按照規定每一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如有重大緊急事務，也可以召開臨時會議。十幾年內，我從未見過蔣宋董事長主持過會議。每次開會都是從董事們中間推舉一位作臨時主席。一九九一年蔣宋美齡女士自美寄來三次書面辭呈，董事會便接受了她的辭呈。蒙董事們厚愛，選舉我作董事長。

輔仁大學在台復校時，第一任董事長由田耕莘樞機主教擔任。第二任董事長是蔣宋美齡女士，他們兩位都是德高望重，對校政很少過問，漸漸董事會變成了橡皮圖章。三個創辦單位的主管大都是聖職人員。他們都全心全意地努力，想盡辦法將屬於自己單位的系、所、院辦好。當時的于斌校長和以後的羅光校長也很少過問每個單位所轄的系、所、學院的事，任其自由發展。所幸，三單位主管和教職員工都齊心協力希望將屬於自己單位的系所學院辦好，也沒有發生任何重大的弊端。

輔大在台復校伊始，的確困難重重。接受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命為復校首任校長的

于斌樞機，除了教宗捐助的十萬美金之外，別無他物。于樞機是一位大智大勇的人，他去羅馬拜訪曾在中國大陸創辦高等教育有成就的耶穌會和聖言會參與輔大在台復校的工作，同時也招募他在海外學有專長的聖職子弟來台協助他復校。於是耶穌會、聖言會、教區神父等三個單位便形成了。

輔大在台復校時，高等教育大都由政府興辦，私人興辦者極少。當時台灣光復不久，百廢待興，大學不但在硬體設備方面非常簡陋，在師資及課程設備方面也都單薄。輔大三單位都和海外教會教育及慈善機構有些關係，因此外援源源而來。校園有一大略的規劃，三單位抽籤，各有自己的發展區域。於是，三單位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不但有了全台灣最新第一流的建築及硬體設備，而且師資及教學設備方面，也是許多老舊國立大學所不及。因此譽滿全台，也是許多莘莘學子所嚮往的名校之一。

在教改之前，全台灣只有五十餘所大專院校。教改為了消除升學主義，而倡導多設立大專院校，以便人人均可讀大學。現在台灣有一百七十多所大專院校。在如此眾多學校的激烈競爭之下，輔大不能再實行三頭馬車制度，必須將三單位之行政、管理、人事、制度、待遇、經費等統一整合，按照私立大學法規定，屬於同一董事會掌控，由校長及其團隊去執行。如此，學校纔能夠有統一制度以及整體發展計畫，在眾多學校中纔有競爭力。

藉著多次的溝通，大多數的董事以及三單位的代表，都贊同接受三單位統一整合的

構思。但三單位內部還有許多不同的雜音，特別是經費比較富裕的單位。董事會通過整合的大原則，並給予學校行政單位三年時間，漸漸達成整合統一的目標。三單位都非常配合，並慷慨地將多年的餘款交給學校公庫，讓學校統一籌劃運用。首蒙其利者是將原文學院之圖書館，得以擴充成為全校總圖書館，然後是興建醫學院大樓。這些工程都不是獨一單位所能勝任的。此外，三單位合併統一之後，將原屬不同單位之系所合併而成立教育及大傳兩個新的學院，以及籌備興建輔大醫學院附屬醫院。到目前為止，在台灣之私立綜合大學中唯一創辦醫學院的是輔仁大學。

輔大醫學院的創立有一段少為人知的秘辛。在二十多年前，台灣天主教醫院協會聯名向教廷教育部、醫療牧靈委員會、台灣地區主教團以及輔大董事會請求：輔大創立醫學院。當時三單位尚未整合統一，每一單位都反對，認為醫學院是一大負擔，沒有任何一個單位願意接受。聖職單位是屬於主教團的，主教團和聖職單位協商，聖職單位便勉強接受，但附有條件：醫學院的經費獨立，自行募款興辦。羅光校長和有關行政人員商討，先設立不需要花太大經費的三個系，成立醫學院，並任命朱秉欣神父為創院院長。朱院長披荊斬棘建造醫學院第一棟大樓，在硬體方面，給醫學院打下了基礎。

天主教醫院協會要求輔大醫學院成立醫學系。這個要求遭受到校內外雙方面的反對。校內各院系均反對，因為怕學校將經費都用到醫學系，而妨礙它們發展所需要的款項。董事會除了溝通遊說之外，還保證不會損害它們的發展。校外的教育部、衛生署、

醫師公會等也反對輔大成立醫學系，主要理由是台灣醫學系學生人數已近飽和。最後教廷教育部長來台拜訪教育部和衛生署，說明天主教在台之醫院大都為偏遠地區居民服務，很不容易聘到優秀醫師。輔大將培育志願熱誠為偏遠地區居民服務的醫師，同時讓學生醫術醫德並重兼修。輔大醫學系之畢業生也不負所望，一鳴驚人。在通識測驗、臨床測驗、醫師檢定等方面均能名列前茅，使醫學系成了輔大的招牌系。這要歸功於歷任院長、系主任及教授團隊精誠團結努力教學的成果。

二〇〇八年，輔大董事長任期屆滿，董事們還是慰留我，我以年齡及肺癌為由而堅辭。在主持最後一次董事會將結束時，黎建球校長告訴我及全體董事們說：在醫學院有個揭牌儀式，我以為是輔大診所遷移至醫學大學的揭牌，因為上次董事會議已批准將診所移到新大樓。到達現場之後，看到在大樓前有紅布遮蓋著的一塊大理石。揭開之後看到是一塊上尖下寬的大理石，上刻「國璽樓」。米已成粥來不及阻止了。當了二十多年的輔大董事及董事長，能和前輩田耕莘、于斌二位樞機一樣在輔大留下一點紀念，深感為榮，並由衷感謝黎校長及其行政團隊的愛護與懷念。

## 接任高雄教區主教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八日聽到鄭天祥總主教病危的消息。十九日是主日，我早已安排是日在花蓮田埔給三十多人行堅振聖事。正計畫於二十日星期一飛往高雄拜望鄭總主教時，忽然接到林吉男副主教的電話說：鄭總主教已於十九日去世，並請我以主教團主席的身分主持他在八月三十日的殯葬彌撒。在高雄玫瑰主教座堂為鄭總主教主持殯葬禮儀時，絕對沒有想到我會成為他的繼任人。

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佈了我為高雄教區主教的任命，同時也任命我當花蓮教區的署理主教。林吉男副主教得知此一任命後，便偕同高雄教區傳協會主席張舜明弟兄及婦女會會長丁惠琴姊妹一起到花蓮看望我，並研商去高雄就職的日期。為了聖職人員及教友們的方便，我們商定不在主日，而在那一年的國定假日端午節（六月十七日）舉行就職典禮。

就職籌備委員會議定：端午節上午十時在道明中學道茂堂舉行就職典禮。花蓮至高雄之間的車程，以當時的路況，需要八小時。我必須前一天起程，但不能住在高雄，因

為還沒有正式就職，便在東港天主堂借宿一夜。第二天很從容地於九時四十五分抵達道明中學。下車後我便立刻跪下親吻土地，表示從今以後我全部奉獻給高雄教區，為當地民眾服務。正當我親吻土地時，忽然有雨點落下，等我進入道茂堂後便傾盆大雨。就職彌撒結束後貴賓致詞時，高雄市長吳敦義幽默地說：「如果我們知道單主教這麼靈驗，我們早就請他來高雄了。高雄地區將近半年沒有下雨，我們連喝的水也快沒有了。歡迎你來高雄，單主教！你真是我們的即時雨。」吳市長的口才真是一流。

高屏地區為我是相當陌生的，來開過幾次會，但對當地風俗人情社會狀況所知甚少。就職之後，我便先去拜訪一些較大的堂區、修會、團體、學校、醫療等單位，同時也聽聽他們對教區之牧靈、福傳、教育、醫療、慈善等事業的創新及發展等構想。在拜訪政府官員和社會賢達時，也徵詢他們對教會的看法和企望。我也拜訪了各大宗教的領袖，希望在倡導倫理道德以及精神價值方面能和他們通力合作。所到之處，都受到他們熱烈的歡迎。和幾位宗教領袖也奠定了友誼的基礎，為以後的宗教交談合作有很大的助益。

在調離花蓮教區時，我真的有些捨不得那裡純樸可愛的原住民以及秀麗的好山好水。在去拜訪屏東及高雄山區的原住民時，我對花蓮台東之原住民的懷念和不捨之情纔得到略微的紓解。高雄教區的原住民，雖然部族比花蓮較少，但在宗教信仰生活方面，卻和東部原住民沒有太大的差別。在此我要特別感謝在山區多年從事牧靈福傳的神父、

修女和傳教師。他們不但給原住民傳報福音，而且以身作則將福音的精神活出來，並陪伴原住民一起生活，分享原住民的喜樂與痛苦，學習原住民的文化及語言，將聖經、禮儀、經文以及聖歌等，以羅馬拼音用原住民語言翻譯出來。沒有文字的原住民，能夠將他們的文化、傳統、語言保存下來，這些傳教士的貢獻非常大。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知道我深愛花蓮教區，在任命我為高雄教區主教時，同時也任命我為花蓮教區的署理主教。於是我每個月要用一週的時間住在花東，處理那裡的教務。我每次去東部都在沿途拜訪一些神父、修女和堂區的教友。從高雄去台東時第一站是森永。那是建在山頭上的一個排灣族的部落，大部分的族人天主教教友。他們有一座美麗的教堂，雖然沒有神父常住，但是教友們還是非常虔誠。這是花蓮教區最南端的一個堂區。然後有南興、尚武、大武、金崙、太麻里、知本等堂區。在台東住宿一夜，和台東市的神父、修士、修女們見面，處理一些事情。第二天從海岸線公路北上，沿途拜訪都蘭、東河、泰原、成功、宜灣、長濱、豐濱等堂區。在花蓮主教公署住三、四天處理一些教區事件，拜訪附近的美侖、北濱、左倉、新城、秀林、崇德等堂區及修會團體、學校等。

從花蓮回高雄時，走縱谷南下，經過銅門、壽豐、鳳林、富田、大馬、富民、萬榮、紅葉、春日、東豐、卓溪、玉里、富里、池上、初鹿、關山、鹿野、南王、馬蘭、寶桑、福建路等堂區，拜訪各地之神父、修女、教會所辦之診所、幼稚園、智障教養

院、醫院等機構。在台東過夜，然後回高雄。雖然辛苦，但看到各地聖職人員、修女、傳道人員及教友領袖的福傳牧靈熱忱，內心卻充滿了安慰與喜樂。約一年之後，教宗委派錢志純神父為花蓮教區主教。從此我就不必高雄花蓮兩地來回奔跑了。

在高雄安定下來之後，我便逐一拜訪每一大小堂區，聽取神父、修女、傳道員、傳協會等團體的牧靈福傳報告，和他們討論牧靈福傳的需要以及各團體所遭遇的困難和解決困難的途徑。在拜訪整個教區之後，我的印象是：大部分的堂區對內團結保守有餘，對外則開放福傳不足。對內團結保守有它的歷史、環境和心理因素。開教之初，教友人數很少，常被族人視為離經叛道、信奉洋教的不肖份子，往往被趕出家門。傳教士為保護安頓這些受家人歧視、受鄰人欺壓的新教友，便在教堂周圍購買大片土地，讓這些被欺凌的新教友遷來團聚，漸漸形成教友部落，例如高雄市玫瑰主教座堂、五塊厝、萬金等教友聚落。這些聚落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傳統，例如堂慶時，附近教友會來協助花車遊行，燃放鞭炮，更大擺筵席，熱鬧滾滾，滿足了教友們歷史及環境中被欺凌和成為多數的渴望。

但是對外則少開放接觸，對外福傳則只靠少數神父、修女、姑婆和傳道員。一般平信徒少有福傳意識，因為他們自認自己的教義和知識不足，不敢向外福傳，另一方面，神父、修女、姑婆、傳道員認為教友忙於養家糊口，並且受的教育不高，也不鼓勵他們向外福傳。有鑑於此，便有了召開教區牧靈福傳大會的構想。希望藉著召開牧靈福傳大

會的過程，動員全體聖職人員、修會人士和信友，共同反省、研究、尋找積極解決牧靈福傳的重大問題，另一方面給每一位和個別教會團體都有積極參與的機會。

在和教區諮議會以及教友領袖們溝通協商之後，便成立了一「高雄教區福傳牧靈大會籌備委員會」。籌備會成員由聖職、修會、教友代表組成。由專家擬出問卷，分發給各堂區、團體、善會、學校、慈善等機構，希望大家共同反省研究，向大會提供福傳牧靈的興革大計。第一次問卷的主要目的是讓大家用一年的時間研究省思，大鳴大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盡量提出牧靈福傳的問題和答案。收集各團體的討論報告之後，請專家整理、分析、研究、綜合，將大多數團體關懷的重要問題及答案條列出來，做成第二次問卷，再發回各堂區、團體、善會、學校、慈善等機構研究、反省並選擇一些優先順序。收回問卷及討論報告之後，再請專家分析、反省、研究、擬成大會的主題和討論提案。最後籌備委員會選擇以「建立活潑的信望愛福傳團體」做為大會的主題。這個主題顧及了牧靈及福傳雙方面，同時給教區內各堂區、修會團體、教友善會、教會各機構指出了未來十多年的牧靈福傳方向，以及達到此一方向的具體方法與途徑。

經過三年籌備，教區上下各階層對於大會主題「建立活潑的信望愛福傳團體」之概念已經深思反省，植根於心，也找到了許多具體可行的方法與途徑去實現這個概念。大家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便於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中山大學召開了教區為準備迎接新世紀的牧靈福傳大會。這個大會為準備慶祝台灣開教一百五十週年做了熱

身運動，也奠下了教友熱誠參與福傳牧靈工作的堅固基礎。

大會之後，趁熱打鐵，我號召大堂區認養小堂區。最讓我驚喜的是法蒂瑪堂神父和教友熱烈積極地認養已斷氣的茂林堂區。這個堂區原有十六戶教友。在傳道員去世之後，神父很少去看望教友。教友們漸漸地被基督教所吸收。我第一次去拜訪時，教堂院裡的野草一人多高，教堂的房頂中間有一大洞，窗戶沒有一塊完整的玻璃，堂內髒亂不堪，蒼蠅蚊蟲亂飛，蛛網鳥巢佈滿每個角落。當時心情猶如耶肋米亞先知在哀痛被褻聖的聖殿時一樣哀傷。在法蒂瑪堂慶時，我向教友求救，他們便立刻採取行動，募款修復聖堂，尤其周阿姨挨家挨戶去拜訪。慢慢地將失落的羊群又找回來。這實在是大大堂認養小堂區的美麗實例。

大會之後更發生了在台灣史無前例的教友開教奇蹟。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日，基督活力運動邀請我同他們一起去牡丹水庫附近之森林公園開勵志會，並為他們舉行主日彌撒。牡丹鄉是屏東偏遠的原住民部落，從未開教。在彌撒中我向一百五十多位活力弟兄姊妹說：「我們正在寫歷史，這是開天闢地以來在牡丹鄉所舉行的第一台彌撒聖祭。在這台彌撒中請大家熱心為牡丹鄉的居民祈禱，求主使他們早日接受福音，受洗進教成為天主的子女。也求天主賜給我們熱誠與勇氣，負起在牡丹鄉開教的使命和重擔。今天我就將在牡丹鄉開教的使命委託給高雄教區之基督活力運動和傳協會！」這幾句話使大家非常興奮，彌撒後大家熱烈討論這件事，並立刻組成開教委員會。

從那時起，許多弟兄姊妹貢獻心血、時間、金錢、人力、物力、祈禱、講道等。現在已有五十多名教友，並有一座美輪美奐的聖堂，從很遠就可以看到石門正街的盡頭之巍峨的鐘樓和尖頂上的十字架。這座聖堂和建地都是教友捐獻的，至今還是由「教友開教委員會」管理。我曾告訴該委員會：「石門有一百位教友的時候，主教就可以考慮任命一位本堂神父。」開教委員會、基督活力運動、教區傳協會等團體和個別弟兄姊妹在牡丹開教工作中，雖然很辛苦，但是感覺很安慰喜樂，因為在牡丹真正為福傳做了一些實際的貢獻。這個開教經驗，鼓勵許多教友奉獻犧牲，投入福傳工作。

## 籌備真福山

自從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調任高雄教區之後，我便馬不停蹄地拜訪高屏二地之城區、鄉鎮、偏遠農村以及山區各部落，親自體驗神父、修女等牧靈福傳的辛勞，了解南台灣民眾之疾苦，同時也了解教會和社會的需要。

在我拜訪大寮聖道明天主之母隱修院時，修女們說；她們的隱修院空間太小，沒有地方散步，因此許多修女建康不佳。在修院旁建築了一棟十多層的公寓大樓，從公寓可看到修院中的一切，已無隱私可言，這對隱修生活是一大不便。於是修女們要求我為她們尋找一個真正適合隱修生活的地方。在我拜訪旗山救世之母大修道院時，神父和修士們說，他們暫時將診所改造的修院，只能容納十五個修士。他們希望能修建一座容納百餘人的大修道院，也要求我尋找合適的地方。高雄教區也希望興建一座安老院及一所孤兒院和一座靈修及社教中心。

為實現上述的五大計畫，和教區有關人士商議時，大家都認為，需要購買一塊較大的土地，將這五個事業放在一起，讓這些團體也能夠彼此照顧。在大都市附近很難購得

理想的土地，於是託人在各地尋找合適的地方，我也親自到各處查看別人介紹的地方，最後在杉林鄉看中了一個獨立的小山，山頂平坦，原來是鳳梨園，風景優美，空氣清新，交通尚稱方便，距離高雄市約一小時車程，離旗山約十五分鐘車程，離台南市約四十分鐘。從這個小山上可以觀看整個杉林鄉盆地，周圍群山環抱，楠梓仙溪貫穿其中，沒有工廠，沒有都市熙來攘往的車輛和人聲嘈雜的喧嘩，而有世外桃源的清幽與寧靜。

我邀請教區有關人員來實地查看評估，他們一致贊成購買這個佔地二十八甲的小山。隱修院的修女們在實地觀察之後，也非常滿意，當時就建議：將她們的隱修院建在小山最高的地方。旗山救世之母修道院的神父修士們看了這座小山，也非常滿意。既然有關人士都喜歡這座小山，於是便買了下來，並為它取名為「真福山」。因為此山的目的是為宣揚「真福八端」的精神，和在此山生活及參與各項活動的人都能滿受天主的降福，並將天主的降福帶往社會各角落。

買到此山之後，便請一建設公司做整體規劃。山頂可作建築的用地約有十甲，每一單位可以佔地兩甲，除了建築物之外，每一單位還有相當大的空地，可以種果樹、蔬菜、花卉、草坪等，甚至可以作運動場及停車場等用途。其餘十八甲土地將大量種樹，在樹林中修築道路，在路邊有十四處苦路，二十端玫瑰經奧蹟之馬賽克圖案，並在森林中修建人行步道，以便散步；修建一些涼亭及坐椅，以便個人或小組祈禱或默思之用。建設公司用了半年時間探地、規劃。正準備申請變更地目時，忽然政府有了新規定：山

坡地暫停開發。

原來那一年夏天有了三個大颱風，許多山坡地，特別是山坡上高爾夫球場流失慘重。為此政府立法暫停開發山坡地。雖然真福山的計畫是建築在小山頂上的平坦地方，而不是在山坡地。但行政人員仍認定是山坡。這時許多人，甚至連政府大員都建議：「不必拘泥法律條文，要先斬後奏，開始按照計畫興建，無人告發，政府也不管。請看在風景優美的山坡上蓋了多少廟宇，那些土地大都屬國有財產局或林務局或縣市鄉鎮的公有土地。既成事實，追究時繳納一點象徵補償金，就可以就地合法化了。何況真福山是你們自己的土地！」我回答說：「我們天主教不應該犯法，我們應該倡導守法的精神。法律是人制訂的，人還可以修改。」果然，十多年後法律有所修正：山坡地開發不超過十公頃，由地方政府勘檢批准即可，不必再經過中央政府之內政部、環保局等單位勘檢批准。

在十多年等待政府開放真福山禁建期間，幾個合作伙伴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是大寮隱修院告急，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於是，我便在萬金聖殿後方買了將近兩甲土地，為修女們蓋了一座美輪美奐理想的隱修院。旗山救世之母大修院，原來得到義大利「慈愛基金會」(Misericordie)的承諾，為他們募款在真福山建造一座容納百人的修道院，並且將此承諾呈獻給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而且還請求教宗降福祝聖了這座修道院的基石。後來因為該基金會改組，新領導人對此一計畫不感興趣，故此一直到現在尚未有任

何行動。台北八里鄉之「台灣天主教安老院」的院長和總會長主動親自找我，希望在真福山建造一新安老院，我喜出望外，欣然贈送給她們兩甲已整平的土地。她們不要贈送而願購買，並付了兩千萬新台幣作地價。但是不久之後她們的總會長和幾位負責的修女又一起來高雄看我，告訴我她們要暫停成真福山建安老院的計畫，並要我將兩千萬新台幣退還給她們。原因是一位建築商看中了她們在香港市區的一座老舊的安老院，願意在新界用十倍的土地和一座比舊建築大三倍的新安老院和她們交換。新安老院將收容一百五十多位老人，於是修女們暫停成真福山建院的計畫。香港及真福山的安老院都是教會的事業，我一點沒有為難她們，便將已付的款項完璧歸趙。天主有時也會和人開玩笑。

山坡地開發禁令鬆綁後，我便立刻去見當時高雄縣長楊秋興先生，討論將真福山十公頃農林地目變更為建地。他欣然同意，並召集縣政府一切與此案有關的部門，請他們在合法的範圍內盡快勘察、協調、批准真福山之開發建設計畫。因為他自己也希望將高雄縣建設為宗教觀光勝地。南有佛光山，中有天主教真福山及一貫道的天台山，北有新約教會的錫安山。這四個宗教聖山可以成為縱貫高雄縣的觀光朝聖勝地。總之，楊縣長和縣政府各部門均非常積極協助，在三個半月一切變更地目的手續就完成了。連承辦土地變更的開發公司也很驚喜，因為他們預估要二年時間纔能辦妥。

在土地使用地目變更之後，在一定的年限之內，必須有建築興建，否則超過年限，地目將恢復原地目用途。再申請變更時，則非常困難。原來真福山之開發計畫的優先順

序，因為十多年禁建期間發生了許多變化，現在不得不重新調整。「真福山神修社福文教育中心」原來是五項計畫中最後的一項，現在成了首先實現的夢想。正如耶穌新說：「有許多在先的要成為在後的，在後的要成為在先的。」（瑪竇福音十九30）

## 請求教宗為 中華一百二十位殉道真福宣聖

堅持追隨耶穌基督，對其信仰忠貞不二、至死不渝的殉道者，自古以來就受到教會的敬仰。他們不但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為基督和祂的福音作證，而且他們堅持信仰的榜樣也堅強了許多基督徒的信仰。許多教外人因了殉道者勇敢慷慨就義，而皈依基督受洗入教。教會在受迫害中不斷成長。為這個緣故，戴爾都良有句名言：「殉道者的鮮血是教友的種子。」

教會在我國的傳道史也不例外，也是在仇教者迫害的狂風暴雨中萌芽茁壯成長起來的。唐朝時的景教以及元代方濟會所建立的教會團體，因年代久遠以及史料的缺乏，我們不知他們所受的迫害。但自明末利瑪竇、羅明堅等人重新開教以來，我們有豐富的史料，確知教會在我國無時不受迫害。就連史家稱譽的利瑪竇時代，也有教難發生，例如利氏親自培育的華籍耶穌會士黃明沙修士一六〇六年在廣州被仇教者所殺害。清初偉大的天文學家湯若望被楊光先誣告陷害，銀鐺入獄幾乎喪命。清朝歷代帝王都有迫害教會

的史實，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迫害最為慘烈。據統計在義和團之亂中被殺主教五位、神父四十八位、修士六位、修女七位、平信徒約二萬五千多人。若將我國歷代殉道者都計算起來，一定是一個非常龐大可觀的天國隊伍。

我國雖然有這麼多為基督信仰而殉道者，但是直到一九九六年只有一百二十二位列入真福品，一位封聖的也沒有。原來教會對於列品宣聖的條件非常嚴格，審核時也非常謹慎細心，有正反雙方面的辯護律師。俗稱的「魔鬼律師」(Advocatus diaboli)專門找被列真福及宣聖候選人的過錯，以阻礙他們達成列福及宣聖為目的。上述一百二十二位真福，在列真福之前，已受過嚴格的檢驗與審察，已證實他們都是為信仰作證而捐軀殉道。為此不需要奇蹟，就可以被教宗冊封為聖人聖女。

我們的近鄰越南、菲律賓、韓國、日本等國都比我國開教晚，但他們都先我國而有了自己本土的聖人聖女可以敬禮取法。我國主教團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成立「中華殉道真福宣聖委員會」積極運作，希望能早日有自己本國的聖人聖女。並且多次向聖座陳情，均無下文。在《中華殉道聖人傳》的序文中，我有詳細的敘述如下：「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羅馬述職期間，台灣地區九位主教一起去宣聖部拜訪部長巴拉齊尼樞機，請求早日為中華殉道真福宣聖。當時部長面露難色，並說國務院有禁令，在大陸教會未獲得完全自由之前，不得進行宣聖事宜。原來制訂教廷東進政策的國務卿加撒洛里樞機有政治的考量。他希望早日與北京關係正常化，以減輕大陸教會的困境，顯然不願中華

殉道真福的宣聖事件成為關係正常化的一個阻礙。」（《中華殉道聖人傳》，頁十五）

一九九六年二月初，我聽說真福董文學將於當年六月二日「聖宣」。同年二月十二日至三月十三日，我在教廷相繼參加四部會的會議。我抽空給教宗寫了一份備忘錄。在這個文件中我嚴厲批評國務院用政治考量阻礙中華殉道真福「宣聖」的不當，並且說明我國主教團曾多次請求「宣聖」，均無下文，這樣無異「使中華殉道真福在羅馬受到第二次的殉道」。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讀完這個備忘錄之後，立刻在信封上寫了三個義大利字「Urgente Molto Importante」（「緊急非常重要」）。然後，教宗很慈祥地問了我許多有關中華殉道真福「宣聖」的問題。當時我建議：中華殉道真福最好能同時「宣聖」。既然董文學宣聖的日子已正式公佈為當年的六月二日，如果時間來不及準備，希望其他殉道真福最遲能在兩千大禧年同時宣聖。

中華一百二十位殉道真福雖然沒有能和董文學一起宣聖，但教宗已解除了國務院的禁令，並命令宣聖部加快準備一百二十位中華殉道真福宣聖的步驟。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終於在兩千大禧年三月十日，於樞密會議中正式宣佈了兩千大禧年十月一日為一百二十位中華殉道真福「宣聖」的好消息。

兩千大禧年十月一日是傳教區主保聖女小德蘭的慶日，上午十時以前在聖伯多祿廣場已聚集了十二萬多朝聖者。當天的氣候變化無常，忽而陽光普照，忽而黑雲密佈，有時還夾帶着陣雨。這種天氣正象徵着我國開教的歷史，有時天朗氣清一帆風順，有時像

狂風暴雨教難接踵而來。在教宗正式冊封中華殉道真福為聖的那一刻，參禮的華人教友無不熱淚盈眶，齊聲歡呼：「我們終於有我們自己的聖人聖女了！」

至於選擇十月一日為中華殉道真福封聖，還有一個插曲。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此事還提出嚴重抗議，因為那一天是他們的國慶日。在提出抗議之後，很多人問我為什麼選擇那一天？其實，我也不知道。雖然我曾向教宗建議：希望最遲能在兩千大禧年封聖，但沒有建議哪一天。我以為向教宗建議十月一日的人，可能不知道那一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或是出於善意，想錦上添花，在其國慶日封聖。因為在西方封聖是一件光榮的大事，蒙受冊封者之本國的國王或總統都會到羅馬參禮。

教廷前外交部長陶然樞機主教（Jean-Louis Cardinal Tauran）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接受台中靜宜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之後的午宴中，談到選擇二〇〇〇年十月一日為中華殉道封聖事件時透露：二千大禧年教廷安排了許多大型的活動，為中華殉道真福封聖可選擇的日期不多，當時大禧年慶典委員會主席艾徹卡肋樞機和國務卿蘇達諾樞機以及那時教廷的外交部長陶然總主教三人商討，認為十月一日傳教區主保聖女小德蘭的慶辰最合適。於是便向教宗建議，教宗便在二千大禧年三月十日於樞密會議中正式宣佈。他們都沒有注意到那一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慶日。天主冥冥中安排中華殉道真福在國慶日榮列聖品，希望中華聖人聖女在天主前為祖國教會以及全炎黃子孫代禱，求主恩賜中華兒女早日接受福音。

## 心繫蘭嶼

在我還沒有來台灣以前，尚在海外讀書的時候，就在《國家地理雜誌》及其他讀物中看過對蘭嶼的報導。沒有想到，蘭嶼竟然成為我將來負責牧靈福傳的一個地區。一九八〇年二月十四日被祝聖為花蓮教區主教，拜訪花東二縣主要堂區後，便於是年七月和于惠霖神父去拜訪蘭嶼，並在那裡住了一週，每天拜訪一個部落。

六個落都依山傍海，環繞着中央隆起的山嶺。整個島嶼猶如一個皇冠，六個部落猶如六顆珍珠，鑲在王冠的周圍。整個島嶼坐落於太平洋中，空氣清新，景色優美，堪稱是現代的世外桃源。我愛蘭嶼的天然、寧靜、優閒的美景，但我更愛當地純樸的居民。在他們身上我們還能找到人性原始的純潔。他們樂天知命，沒有太多掛慮和壓力，很容易滿足。他們熱愛家庭和族人，彼此相親相愛，互通有無，守望相助。在他們的部落內，真正實現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大同理想社會。

我對蘭嶼一見鍾情，以後再也忘不了它。在我被調往高雄教區後，還時常懷念它，並想在退休後去蘭嶼度過我的餘年，為當地居民服務。在我七十四歲時，我以為教宗很

快會批准我的辭呈，便一個人偷偷地從小港機場乘坐一個小飛機去蘭嶼探索當地最需要的服務工作。不料小飛機到了蘭嶼機場上空繞了十多圈，機輪降不下來，便飛往台東機場準備以機身滑行着地，因為台東機場跑道比蘭嶼的長，不致滑到海中。幸好在台東機場上空飛行十多圈後，機輪自行降落，解除危機。然後改乘另架小飛機抵達蘭嶼。

在紅頭天主堂住了三天。每天都和教友領袖到各部落拜訪觀察，尋問當地人，尤其國中國小校長、鄉公所、衛生所等人的意見。我自己感覺當地居民的生活和我當初第一次看見的沒有多大差別，沒有什麼改善。回程中我反覆思索，慢慢地形成了一個腹案：退休後，如果能去蘭嶼，我要努力實現下列幾項計畫。

首先改善當地居民的物質生活。他們大都以捕魚為生。在飛魚汛期是他們豐收的季節，他們將捕獲的飛魚剖開，在太陽下曬乾，保存起來，當作一年的食糧。但是在曬乾的過程中，佈滿了蒼蠅，非常不衛生。如能建立一個魚品加工廠，將魚製成罐頭或魚乾，用密封塑膠袋保存起來，不但可以自用，而且也可以外銷，換取其他的日用品。他們的農作物以芋頭、香蕉、小米為主，並且產量也不多。政府如能邀請屏東農業改良場，派專家去蘭嶼實地考察研究當地之農產品，加強輔導，引進新品種，對當地居民之生活，一定有很大的改進。此外對當地之飲水資源也應統籌運用，設立自來水廠，使家家戶戶都有安全衛生的飲水。

另一個重要課題，是如何保存發揚本島達悟族的優良傳統文化和語言。族人普遍都

很簡樸、純真、誠懇、友善、慷慨大方、樂天知命，熱愛家人和族人。但是因為台灣商人的入侵，觀光客不斷地增加，無意中也將現代唯利是圖以及消費、自私、享樂等風氣帶入本島。這是族人應該警惕預防的。達悟族母語因為沒有文字，很容易流失。補救的方法是從巴士海峽之巴達內思(Batanes)群島購買一些有共同文化、傳統、語言的書籍，尤其是聖經、教會禮儀、聖歌以及歷史和民間故事之類的讀物。這些讀物大都是由傳教士用拉丁拼音寫成，拉丁文的二十五個字母很容易學習。若能將達悟族族的重要傳統及民間故事編成歌劇和舞蹈，不但可以保存發揚固有文化傳統，而且還能發展觀光事業，對當地青年就業及經濟發展不無小補。但這些事業應由族人自行創設，不要淪為外人賺錢的工具。

達悟族人大都接受了基督信仰，基督新教已有當地人作牧師，天主教尚無當地人作神父、修女。開教元勳季秉常神父曾訓練了一批傳教員，但現在需要訓練一些更年輕的人員繼續福傳牧靈事業。如能精選幾位品格優秀、信仰生活熱心出眾的青年教友接受三年神學培養，祝聖成為終身執事，在沒有本地神父的情況下，還能維持教友們的正常信仰生活。

友人們正為我籌設一個文教基金會，若能順利成立，我希望能以協助蘭嶼的教育文化以及教會的需要為優先，以彌補我不能在退休後親自去服務當地居民的遺憾。

## 紅袍加身，晉升樞機主教

從蘭嶼返回高雄後，一直在籌劃退休之後，如何去蘭嶼服務當地居民的梦想。萬萬沒有想到天主早已為我安排了人生另一階段的旅程。

一九九八年元月十五日，我去台中參加榮休後返回美國安養之蔡文興主教的追思彌撒。然後去彰化靜山過夜，並拜訪好久不見的神父修士。晚上七時過後，教廷駐華大使館車代辦來電說：「教宗已任命您為樞機主教了，將於本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時，向全世界正式發表。」我直接的反應是驚訝和疑惑，都要退休的人了，怎麼可能還派給我一個新的職位，並且是這麼崇高的職位。為此我回答說：「你是不是給我開玩笑？」他說：「這樣重大的事，不可能開玩笑，恭喜您，請靜候三天，教廷會正式公佈。」掛上電話後，我立刻到聖堂祈禱。心存感激，熱淚不止，內心深感不堪當領受如此高位，只能重複默念聖詠的幾句話：「你從塵埃裡提拔弱小卑微，由糞土中舉揚窮苦的人，使他與貴人紳士共席，與王侯將相同起同坐。」（聖詠一一三7-8）以及「上主賜我宏恩，我將何以為報！」（聖詠一一六12）。

正式晉升禮儀是二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在羅馬聖伯多祿廣場舉行。在場觀禮的樞機團、五百多位總主教與主教、聖職人員、修會人士、駐教廷的外交使節、從世界各地前來參禮的朝聖者共約十五萬多人。李登輝總統派遣總統府秘書長黃昆輝代表、台灣主教團全體主教、高雄市長吳敦義更親自率團觀禮，台灣各地教友自行組團約七百人前去羅馬，此外以「出國探親」名義來自中國大陸的四十多位教友以及美國、加拿大、菲律賓、東南亞各國、澳洲、歐洲、南美洲，甚至非洲各地的華僑教友約一千七百人，全都參加了我的晉升典禮，創下了有史以來華人在羅馬參禮的人數最高紀錄。

禮儀中最感動我的部分，是教宗給我戴紅帽時所說的幾句話：「您要勇敢捍衛教會，效忠聖座，不怕犧牲性命，甚至傾流鮮血！」原來樞機主教的禮冠和大禮服都是血紅色，就是象徵教宗授予紅冠時所說之話的意義。此外，教宗親自給我戴上樞機主教的權戒，象徵新樞機從此成為教宗的親密好友、忠實的合作者、弟兄和家人、傳統所說的教廷的親王。晉升典禮結束後，先在教廷內接受各界人士的祝賀。第二天晚上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戴瑞明先生在一大飯店中為我舉行了一個盛大慶祝酒會，雖然當晚大雨滂沱，還有一千多人前來祝賀。每位樞機在羅馬都分派一座名義教堂，給我指定的是聖可利高諾（San Chryzagono）。這一座自第三世紀就存在的古老聖堂，在聖堂大門上方有我的牧徽。第三天便在那裡舉行隆重的就職儀式，聖堂內坐滿了由世界各地來參加我晉升樞機的華人教友。

正在回國時，得知發生大園空難，便立刻去電台北主教團秘書處取消一些盛大歡迎儀式，而改為去空難現場致哀追悼並慰問罹難家屬，然後去主教團秘書處休息。籌備慶祝委員會原來計畫第二天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行一個盛大歡迎酒會，但因為大園空難而改為簡單的茶會。社會各界前來祝賀的擠爆了一千多座位的大廳，許多人沒有座位，只好站著參加。政界、各宗教領袖、社會賢達許多人致詞祝賀。使我至今尚未忘記的是佛教悟明長老的致詞：「我們等待了二十年，纔得到了一位樞機！」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大多數人都很沉悶，感覺在國際間抬不起頭，教宗給台灣一位新樞機，好不鼓舞全台灣的人心，有雪中送炭在國際間為台灣打開了一個小窗戶的感覺，為此他們纔盛大歡迎。實際上不是為我自己，在晉升樞機之前，我不過是一名默默無名的小卒。

## 籌畫亞洲主教會議

梵二大公會議之後，在神學思想方面有些混亂。有些人誤解「宗教交談法令」，認為每一宗教都是天主救人的工具，耶穌基督並非是人類唯一的救主。這種思想特別在南亞蔓延，因為許多古老的宗教都在這個地區形成，例如印度教、佛教、猶太教、回教等。他們認為既然每一個宗教都可以得救，所以也不必傳教了，讓每一個宗教徒平安地信自己的宗教就好了，不必擾亂他們的信仰。

「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救主」是基督宗教信仰中的一個核心信道，否認此一信道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有鑑於此，當時教廷信道部長拉辛格樞機，即以後升任教宗的本篤十六世，在香港召集了亞洲各地主教團主席及一些神學家開會討論此一迫切重要問題。我也以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身份參與這次會議。會後並不見問題嚴重之地區的主教們採取行動。一九九二年傳信部長董高樞機來台時，和我私下談及這個問題頗為憂心。當時我便建議召開亞洲主教會議。董高樞機回羅馬後便向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提出此一建議。不久之後，主教會議秘書長石高德樞機便成立了亞洲主教會議籌備委員會，

我也被任命委員之一。委員們每半年開一次會，每次開會三天，討論亞洲教會的歷史背景、發展、近況、困難、阻礙、神學和其他宗教的關係、牧靈、福傳、教育、文化、社會、慈善、醫療、救濟等事業。在為大會選擇主題時，大家意見不一。最後我建議以「耶穌基督人類救主，祂在亞洲愛與服務的使命；為使他們獲得生命，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望福音十10）」為主題，大多數委員接受了這個主題；另有人建議另一主題，一併呈給教宗，最後教宗選擇了我所提供的主题，這大約也是教宗任命我做大會總報告人（Relatore Generale）的主因。

總報告人的主要任務是把握大會主題之核心及其有關的主要問題。他應該準備一份《大會前的報告書》，將大會之主題以及討論的方向說清楚。這份會前報告由主教會議秘書人員協助我用英法兩種文字寫成，大會前分發給與會人士先研究，大會時由我正式向大家宣讀。

一九九八年大會在復活節後正式開幕，一連召開了三個星期。大會期間有一位秘書協助記錄重要發言的內容；還有二十個助理秘書，在小組討論時分別記錄每一組討論的重要結論。每日大會結束後，秘書及助理秘書和我集會，將整天大會及小組討論的重點及建議整理、分析、綜合，作成一份報告，第二天早晨開會前印出，交給與會者每人一份，請大家對這份報告提出修正補充意見。每天都工作到半夜，甚至有幾次到次日早晨兩三點鐘。大會期間我的體重減輕了五公斤。大會末期由秘書及幾位助理秘書協助我寫

了一份《大會後報告書》，向大會報告這次大會討論的主題內容有何共識，有何重大不同意見。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是研究、分析。綜合大家的共識，寫出許多條建議，這些建議逐條由大會參與者一一修正補充，然後投票表決，並將票數一一記錄，一併呈給教宗，他便利用這些文件，寫成宗座勸諭《教會在亞洲》。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參與每一會議，但從不發言表示任何意見，不願影響大會進行，給大會充分自由。有時會幽默幾句講個笑話，例如他說：「你們都很辛苦地工作，教宗只會唱歌。」因為在每次會議結束時，帶領大家唱「天皇后喜樂」。一九九八年十月教宗在印度新德里正式發佈《教會在亞洲》宗座勸諭。此後那些標新立異的神學家，便不再發聲。

## 退休與絕症

晉升主教十週年，我六十七歲時，感覺我所能夠想到的牧靈福傳方法幾乎都已用盡，再繼續下去只能守成，不會使花蓮教區向前進展。並且時代變化快速，需要更換年輕的人接棒。我那時體力還可以上山下海，在偏遠地區，例如蘭嶼，做些直接的牧靈福傳工作。在祈禱之後，感覺上述理由都很正當，便給教宗寫了第一封辭職函。幾個月之後，接到答覆，教宗用四兩撥千斤方式予以回絕：「你還不到法定退休的年齡。」原來《教會法典》規定主教到七十五歲退休。

一九九七年我七十四歲生日那天，給教宗寫了第二封辭職函。我理直氣壯地寫說：「我今天滿七十四歲，很快就滿法定退休年齡，敬請接受我的辭呈。」教宗不但沒有接受我的辭呈，而且在翌年正月十八日正式公佈晉升我為樞機主教。二〇〇三年我八十整歲時給教宗寫了第三封辭職函，這次猶如石沉大海，沒有答覆。多次私下晉見教宗時，向他提出口頭辭職，他常開玩笑說：「你的頭髮黑黑的，不可發懶惰，應當努力繼續工作！」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直到逝世都沒有接受我的辭呈。

二〇〇五年四月新教宗本篤十六世就職之初，非常繁忙，不願打擾他。約半年之後召開世界主教會議，同時也慶祝梵二以後召開第一屆主教會議四十週年。我特別被邀參加這次大會，並向大會報告亞洲主教會議以及宗座勸諭《教會在亞洲》對亞洲教會的影響。在大會的空檔中，我要求教宗本篤十六世給我半小時的私下晉見。承蒙教宗慨允。晉見時我向教宗陳述向先教宗辭職的經過。新教宗很同情我，並問我願何時辭職。我說越快越好，如能在聖誕節以前更好。那時已是十一月中旬，教宗說：「讓別人平平安安快快乐樂地過聖誕節，過了新年，在元月五日正式公佈退休好了。」新教宗終於接受了我的辭職。

退休之後感覺無官一身輕，可以隨心所欲，做些自己喜歡的事。教會及修會都不會再為我安排新職務。自從加入耶穌會之後六十多年，我從來沒有向修會及教會要求過任何職位或工作。教會或修會的上司給我安排的職位或工作，我都視為天主的旨意，全心接受，並全力以赴，將它完成。

退休後，常常感到疲倦，我以為是很正常的心理反應。因為從前忙碌習慣了，現在忽然靜下來的緣故。但是不久之後在痰中發現有血絲，後來又有小血塊。到耕莘醫院一檢查，發現患了非小細胞肺癌。這個發現猶如晴天霹靂，使我震驚。但在祈禱約半小時後，心情便平靜下來。剛開始，認為自己不吸煙也不酗酒，怎麼會得這麼可怕的絕症。祈禱後反而自問為什麼不是我，我有什麼權利不得此病。在祈禱中我向天主說：「自

從修道以來，我都是接受祢藉教會及修會上司給我安排的工作職位。在退休後正想隨心所欲做些自己喜歡的事，祢怎麼讓我得這個病？」

天主教在祈禱中好似哈哈大笑地回答我說：「你一生都是聽我的，現在年紀大了，還是應該聽我的安排，不要隨心所欲，破壞你的修行！」

我回答說：「主啊，現在我又老又病，是個老廢物，還能做什麼？」

天主開玩笑說：「我就喜歡廢物利用！現在患各種癌症的人越來越多，你現在可以現身說法，去鼓勵他們，讓他們還能利用人生最後旅程為社會做些貢獻，有尊嚴地結束人生的旅程。」

於是我將癌症當作是我人生最後旅程中的小伴侶或第二位護守天使，陪伴我完成天主給我的最後一個使命：安慰鼓勵病患及其家屬，並為天主無限的大愛作證，將「天主是愛」的福音撒播於整個台灣。於是我便開始了我的「生命告別之旅」。

## 生命告別之旅

二〇〇六年七月發現我已患了非小細胞肺腺癌第四期。醫師多年的經驗：患第四期的病人平均還有兩三個月的壽命。在祈禱之後，我認為大約還能夠利用一個月做生命告別之旅。開始時我試著給人數不太多的團體演講得絕症的經驗、對人生的看法、人的來源、人的歸宿、基督宗教信仰、天主創造宇宙萬物、天主造生人類、耶穌降生救贖、天堂、地獄等問題。慢慢邀請的機關、學校、社會公益團體、各宗教團體等越來越多。後來我不得不做選擇，選擇的標準是聽眾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越大越優先。

因此，我的第一優先是大學院校，因為領導社會向前發展的是高級知識份子。在最近這五年內我已去過六十所大學做專題演講。第二優先是給社會製造恐懼不安的受刑人，他們如能悔改，對社會治安祥和一定有很大的影響。台灣一共約有五萬多受刑人，我已經看過二萬七千多人，並向他們做了演講。在演講時看到有些人不停地擦淚。第三優先是各宗教團體，雖然各宗教的教義和信仰不同，但是對提升社會人群之精神價值和倫理道德生活，卻有共同的使命和責任。同時也促進宗教之間的友誼與交談。

除了上述三個優先之外，如果時間許可，我也接受社會公益團體，例如扶輪社、獅子會等，中央及地方政府機構，專科及中等學校。在天主教堂內的證道及演講不計算在內，因為這是我的職責內的工作。向非天主教徒人數超過五百人所作的演講，最近五年內已有二百多場，估計聽眾大約有十三萬多人。此外藉電視、廣播訪問以及報章雜誌書刊等媒體認識我們的宗教信仰的人，至少有一半台灣的人口。為這個緣故，我常和主教弟兄們開玩笑說：「福音的種子我已播下，現在需要你們領導聖職弟兄、修會人士、全體教友施肥、灌溉、除草使之日益茁壯開花結果了！」

在退休之後發現的這個絕症，確實是天主恩賜的一項大禮物。得病後，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又老又病的「老廢物」。沒有想到天主會這麼廢物利用。天主讓我在人生最後這五、六年中，向非基督徒直接傳報福音，比我過去六十餘年多。並且這些聽眾都不是被動而來，卻是他們主動邀請我去給他們做演講的。在演講時，我從他們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天主聖神在他們心中的運作。真希望教會中有心人士，能繼續加強補充聽我一次或數次演講之不足，並能引導這些聽眾有系統地研究天主教的教義與信仰，能蒙受天主宏恩，接受基督福音，受洗成為天主的子女，獲得救恩。

在多次的演講中，天主不但藉著「老廢物」的口，讓聽眾聆聽祂的福音與奧秘，同時也使我藉著聽眾的反應和發問，加深我的信仰，更堅定我的信仰，漸漸地讓我找到用群眾能懂的語言和方式更流利地表達我的信仰。讓我慢慢地也學會用幽默解答艱辛嚴肅

的問題。

多次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接觸，讓我深深感覺到人性天生善良、慈悲、愛人助人的的一面，例如有一年半的時間，每二週我坐高鐵去台中看一位中醫，一位毛先生自從彼此認識之後，風雨無阻開車接送，並陪伴我就醫，每次都浪費他半天的時間。他並不是一個閒人，而是一家建築公司的老闆。連我自己都認為每二週去台中看一次中醫，浪費時間太多，便自動停止。一位素未謀面的何老太太聽說了，便每次給那位中醫一萬元出差費，叫他到高雄去看我。至今我還沒有見過這位慷慨助人的何老太太，向她當面致謝。台中宏德中醫診所的院長林宏任醫師一認識我之後，便全部免費看診，平均每二週一次的藥費約二千多元，二年之久加起來也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字。說不完的這樣實例，總之天主的大愛在非基督徒身上也彰顯出來，讓我感覺在教會內外都被天主無限大愛包圍，生活在愛中，已經預嚐到了天堂的滋味。生病這幾年，是我人生最充實、最滿足、最幸福，與天主和人群最接近的時期。

除了由衷感謝天主無限大愛照顧之外，我也感謝每一位關心愛護為我祈禱的人。特別感謝洪山川及劉振忠二位總主教和所有總主教及主教弟兄的友愛合作，感謝我的兩位輔理主教林吉男和黃兆明以及劉振忠助理主教，我也由衷感激我的私人秘書廖金常修女、蕭擲吉和翁似蘭夫婦以及和我一起打拼過的夥伴同仁，並請求他們寬恕我的種種缺失。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耕莘醫院鄧世雄院長、林恆毅副院長、張立平主任、王誠一醫師、劉傳捷醫師、黃淑芬秘書等醫療團隊，以及台大醫院楊半池醫師、三軍總醫院院長孫光煥醫師和腫瘤放射科主任朱大同醫師、榮總腫瘤科主任蔡俊明醫師。在耕莘住院期間，蒙受陸幼琴及戴愛仁二位修女醫師無微不至的照顧，均一併感謝。我應該感謝的人很多，因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舉他們的大名，還請原諒。

願天主厚報你們每一位，並求天主降福保佑每一位讀這本書的人！

附錄一

樞機的最後一天



八月二十日，樞機因為肺炎及嚴重肺積水到耕莘醫院檢查。樞機雖然沒有發燒和咳嗽，但口腔因念珠菌感染潰爛無法進食；此外，肺炎現象比前次回診更嚴重，以致呼吸急促、費力，必須戴上氧氣面罩。院方即時安排樞機住院治療。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彌撒過後八點多，樞機坐輪椅前往樓下病房探視前天剛接受膽囊手術的洪山川總主教。樞機白天病況未見明顯改善，晚上八點多，陸幼琴修女、鄧世雄院長、林恒毅副院長、戴愛仁修女、耶穌會的賴甘霖神父及饒志成神父等一同商議討論，為加強夜晚一對一的護理照顧及更安靜的環境，以及舒緩樞機不適症狀的問題，一致同意將樞機轉入安寧病房。向樞機說明後，樞機同意。晚上十點樞機轉入安寧病房。

八月二十二日早上七點，樞機坐在輪椅上，在戴愛仁修女、汪美輪修女、頤福園看護瑪利亞的陪伴下，在安寧病房做好彌撒。樞機已能進食，早餐吃了一根香蕉，但精神仍然虛弱。

樞機經過三天的治療，但狀況沒有改善，鄧世雄院長有些擔心，早上十點多聯絡洪山川總主教及高雄教區劉振忠總主教說明樞機的情況，並建議兩位總主教會面商量，可能需要準備樞機的事務了。初步約定好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會面商議。

中午，台大醫院楊泮池教授受邀到耕莘醫院與醫療團隊討論病情，初步判斷應該還

有機會改善。楊教授和樞機說：「會好起來！」

樞機拱手回謝。

下午兩點多，鄧世雄院長再次致電洪山川總主教及劉振忠總主教，報告楊教授看診後的說明，以及遲遲沒見到樞機改善的憂慮，建議今天下午或晚上能會面討論。

下午兩點，耶穌會甘國棟神父因即將出國，特別前來探望樞機。

下午四點多，樞機開口說「想要下床寫字」。瑪利亞攙扶樞機下床時，樞機因移動下床，血氧濃度突然下降至52%、血壓90/59，樞機因頭昏差點跌倒。樞機回床上休息後意識慢慢清醒，血氧濃度也恢復至78%，但呼吸仍然費力。

病房中的陪伴人員開始輪流和樞機握手、說話給樞機聽，希望樞機維持意識清醒，樞機回握的手仍然有力氣，但已無法說話。

五點三十分，賴甘霖神父和林之鼎神父走進病房，並說，「樞機，我們來看你了！」

「樞機，我知道你已經接受過很多次的傅油了，我再幫你傅一次油好不好？」賴甘霖神父彎身在樞機的耳邊說明。

樞機點點頭。

「我請林神父和我一起」，賴甘霖神父說完，隨即左手持書右手微舉開始祈禱：「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主基督，祢承受了我們的脆弱，負擔了我們的痛苦……」賴甘霖神父在哽咽及流淚中為樞機完成傅油聖事，林神父開始帶領誦念玫瑰經、慈悲串

經。

念經的空檔，鄧世雄院長問：「樞機，是不是可以給我們在場的大家一個降福？」樞機以手勢示意在場的賴甘霖神父和林之鼎神父先為他降福，之後，樞機的手拿下臉上的氧氣面罩，努力抬起手，並以微弱的聲音唸著：「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

這段期間，樞機的血壓雖然穩定下來，但呼吸更急速困難。後來，安寧病房共同照護陳惠青護理師，用小電風扇吹樞機的臉頰，樞機的呼吸稍平緩下來。

五點五十分，外交部歐洲司徐勉生司長前來探視，樞機雖不能言語，但有和司長握手。

六點三十分，樞機的呼吸逐漸變深變慢，進入彌留狀態。陳惠青護理師緊急聯絡樞機在河南的妹妹；通電話時，樞機雖不能言語，但是聽得到妹妹說的話。

六點三十五分，洪山川總主教趕到，帶領大家再一次為樞機祈禱、降福。

六點三十七分，樞機突然說：「好！」

接著，樞機的呼吸慢慢停了下來，安詳有如熟睡一般。

六點四十二分，樞機心跳停止，握著賴甘霖神父、戴愛仁修女的手也鬆開了；神情安詳、沒有任何一絲痛苦的表情。依照樞機生前囑咐，沒有任何急救、插管或心肺復甦急救措施。

在洪山川總主教、賴甘霖神父、戴愛仁修女、鄧世雄院長、林恆毅副院長、王誠一醫師、黃淑芬秘書、頤福園看護瑪利亞、陳惠青護理師，及數位護理人員的陪伴下，樞機手拿著念珠安息主懷。

六點四十五分，教廷代辦陸思道蒙席、桑愛文神父、高鐵歐晉德董事長、及基督服務團胡僑榮弟兄，先後趕來致哀。

台北教區總修院陳盛龍神父、趙永吉神父、張振東神父，得知消息前來致哀。

鄧世雄院長電話通知外交部歐洲司徐勉生司長，請其轉告馬總統樞機病逝消息。七點多，馬總統致電洪山川總主教，表達惋惜與哀悼之意。

七點三十分，在耕莘醫院安寧病房往生室，由洪山川總主教主祭、賴甘霖神父、黃斯勝神父、孔律德神父共祭，為樞機獻第一台彌撒。往生室擠滿了前來的神父、修女與教友。

約九點，劉振忠總主教趕到，前往樞機靈前致哀默禱。隨後與主教團主席洪山川總主教及耶穌會代表饒志成神父，在鄧世雄院長、歐晉德、胡僑榮見證下，同時開啟樞機生前分別交付的遺囑。

九點三十分，鄧世雄院長與耕莘醫院醫療團隊召開記者會說明樞機病逝的過程，隨後由洪山川總主教向媒體致意。

八月二十三日早上八點，劉振忠總主教主持樞機入殮移靈祈禱禮，隨後劉振忠總主教、胡僑榮一同護送回高雄教區，下午一點半抵達高雄主教公署，教區神父、修士、修女及教內外人士含悲迎靈並舉行追思彌撒，大體暫時安厝公署並設靈堂供各界致哀追悼。

上午十時，洪山川總主教在台北聖家堂為樞機舉行追思彌撒，並於台北總教區主教公署設置靈堂供各界致哀追悼。

附錄二

在自己的殯葬彌撒中的講道辭



各位主教弟兄、神父、修女、修士、各位貴賓、主內各位弟兄姊妹：

多謝你們來參加我的殯葬彌撒，願天主降福你們每一位！

古人說：「鳥之將死，其聲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現在我已聽到了死亡的腳步聲，看到她已向我招手。趁她尚未走近和我攜手同去時，我願將我內心深處對人生的最後幾個經驗與感想和各位分享。

## 一、人生如戲

在病床上回顧一生，真的如同觀看電視劇一樣，一幕一幕地呈現在我目前；幼小時的家庭及堂區生活，小學、中學時代，大修院攻讀哲學，入耶穌會後之各階段的陶成，陶成後所接受的各項職務，晉牧後在花蓮及高雄二教區的牧靈福傳及行政工作，在台灣地區主教團、亞洲主教團協會，以及聖座教廷數個部會的職務等，都歷歷在目，猶如昨日事。

一生中曾扮演了許多不同的角色，做過屬下，也當過長上；做過默默無聞的小卒，也當過發號施令出頭露面的風雲人物。所扮演的角色，有成功，也有失敗；有喜樂，也有痛苦；有榮耀，也有侮辱；有順境，也有逆境；有貧困，也有富裕。最後一切都過去了。從一生相當豐富多樣的經驗中，我有下列幾個感想：

1. 人世間的一切學問、功名、榮華、富貴、權勢、地位等如同聖經上所說的，都是「虛而又虛，萬事皆虛」（訓道篇一2），並且猶如晨霧很快的就過去。人若放棄天主，醉心追逐這些「虛而又虛」的事物，真如狂人撲風捉影，白費心機，最後還不是落得一場夢！我本來就是赤身裸體而生在此世，現在躺在棺材中也要兩手空空而去！我所能帶去的，是我的一生功過而已！

2. 在事業成功心滿志得時，不免有時會有以為自己是重要不可或缺的人物之誘惑。豈不知人生猶如一片落葉，在歷史的長河中，漂流一段短暫的時間，真是「船過水無痕」，很快便消失無蹤，又似「滾滾長江東逝水」的一個浪花。現在我深深體會人是多麼脆弱渺小！

3. 人生的真正價值，不在於他扮演過什麼重要的角色，而是在於他如何將該角色扮演得唯妙唯肖，而能滿全大導演天主對整個劇情的佈局和對每一個演員所有的要求。

## 二、人生至寶

人性雖然脆弱，在世生命苦短，所追求的世物又是「虛中之虛」、「幻中之幻」，但是卻有追求永恆生命的渴望。這個渴望使人異於其他的禽獸。原來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的，並且在受造時接受了天主永恆生命的氣息（創世紀一26；28；二7）。人在犯罪墮落之後，這個渴求永恆生命的氣息，雖然變弱，但在人心靈的深處還是不時吶喊，正如

聖奧斯定所說：「主啊！我的靈魂是為祢而創造的，除非在祢內永遠得不到安息！」天主是我的至寶，是我的一切，是我的來源和歸宿。

人因叛命犯罪雖然扭曲了在他身上的天主肖像，但是慈悲的天父卻不願眾人喪亡，遣發了祂的獨生子降生成了血肉之人及我們的弟兄，作天人之間的橋梁，並以祂的血肉之身做為救贖人罪的全燔之祭。聖若望曾驚嘆說：「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望福音三16）

降凡成為人而天主的耶穌基督是我一生的至寶。藉著重生的聖洗聖事，使我成為天父的義子和祂的弟兄，藉著祂的聖神使我敢稱天主「阿爸，父啊！」（迦拉達書四6）祂建立聖體聖事，使我以祂的體血做為神糧，與祂生命相通，作最親密的結合。藉著堅振聖事，祂賜給我施慰聖神，做我的導師。基督在十字架上讓人用長槍刺透祂的肋膀，打開祂的聖心，成為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恩寵泉源和寶庫。

我一生所做的最正確的抉擇，就是追隨耶穌基督的召叫，獻身於祂，效忠於祂，為祂賣命，與祂同甘共苦。為這緣故，在我晉鐸的時候，我選擇了「同甘共苦，猶如基督之精兵！」（弟茂德後書二3）；在晉牧時選了「在基督內重建一切」（厄弗所書一10）做為我的座右銘。在我的遺囑中希望在我的墓碑上用大字刻上「生於基督、活於基督、死於基督、永屬基督」。

雖然對死亡我也有些怕懼，但是一想到死亡能使我與耶穌基督更密切地結合，就帶

給我平安、安慰和喜樂。一生的罪過和缺失雖然使我有些不安，但是「我知道我所相信的是誰」（弟茂德後書一12），祂是無限仁慈的天主，並且「天主是愛」（若望一書四7、16），「天主比我們的心大」（若望一書三20）。為這個緣故，我可以安心地去面對面地看到天主，我一生所追求的寶藏——永恆生命的源頭與歸宿。

### 三、最後的幾項囑託

人生的「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弟茂德後書四7）在人生的戰場及賽跑的過程中，有勝利，也有失敗及跌倒的時候；但藉著天主賜給我的信仰及聖寵助佑，每次均能爬起，努力向著目標邁進。在這最後一次和各位的談話中，我願和各位分享，在我所從事的職務及使命上未能做到完美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做得更好更完美，以彌補我的缺失與不足。

現在我願意向主教弟兄們講幾句話：

各位主教弟兄，感謝你們多年來在主教團中對我的友愛、指教、共融合作與忍耐。求你們寬恕我的種種缺失，尤其是我的強勢作風。主教首要的任務是關心、妥善照顧天主所托付給他的羊群和同伴牧人。我常感覺愧對我的神父弟兄及教友們，因為在行政工作、籌募經費以及擔任教廷、亞洲主教團協會、台灣地區主教團等職務，所費的心血和

時間過多，希望每位主教弟兄均能對聖職弟兄身心靈各方面的福祉多費些心血和時間，特別在推動聖召和培育修士方面下些功夫。

第二，我願意向各位神父弟兄講幾句話：

各位神父弟兄，感謝你們對我的愛護與合作，也求你們寬恕我對你們的照顧所有不周的地方，希望你們都能充滿基督的愛，讓「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格林多後書五14），努力帶領教友們從事福傳及牧靈工作。不要把鐸職當作一般的職業看待，而要將它看作是天主所特別交付的一項使命。為完成這項神聖使命，一個成功的本堂神父，一定關心愛護照顧自己的教友。不要把教友當小孩子看待，而要將他們看作兄弟、姊妹、朋友及夥伴。堂區中的大小事情要多和教友們協商，共同作決定，並鼓勵每一位教友都能自動自發用自己的方式向外傳福音，關懷參與堂區的工作及支援社區的需要。

第三，我願意向男女修會的弟兄姊妹們講幾句話：

我非常感謝你們在牧靈福傳工作方面給我的支援與合作，請你們寬恕我的疏失與惡表。我自己也是會士，在會士與主教有衝突或緊張時，我雖然努力保持中立，但在理由不明時，我對聖統比較表示尊重。在牧靈福傳工作方面，修會本來就是站在輔佐的地位，一定要和當地主教共融合作，服從他的命令，當然主教也應當尊重每一修會的特殊神恩。

最後，我願意向各位平信徒弟兄姊妹們講幾句話：

感謝你們對我的愛護、共融、合作以及在牧靈福傳等各方面的慷慨大方支持，也請求你們寬恕我的一切缺失和惡表。我雖然非常推崇外邦大宗徒聖保祿的福傳原則，就是「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格林多前書九22），但是因了環境及我過去所從事的職務關係，沒有能夠學會各族群的語言，是我最大的遺憾和傷痛。各族的弟兄姊妹們都沒有拿我當外人，都接納我，容忍我，支持我。另外在最後幾年，在我年老力衰生病的時候，受到各位弟兄姊妹們的照顧，現在我奉勸各位弟兄姊妹，要尊敬神長，努力與他們共融合作，不要消極的批評，而要提出積極建設性的善意建議，努力自動自發，在自己的崗位上，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些福傳工作。我一生祈禱和努力的目標，就是「求天主給我們大開傳道之門」（哥羅森書四3），使每一位教友都成為福音的使者，並能帶領幾個人接受福音，領洗進教。

慈愛的天父，感謝祢在我一生中賜給了我無數的恩寵，特別感謝祢將祢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賜給我作救主。現在將我臨終時的病痛及死亡的恐懼和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被棄的痛苦與死亡一起奉獻給祢，當作補贖我個人一生缺失罪過的代價，並當作我國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共融以及兩岸和平統一的祭獻。我雖卑微渺小，但和祢聖子的無限功勞攙和在一起，一定會得到祢的悅納。現在我抱著赤子依恃之心，偕同祢的聖子和祂的聖神大聲喊說：「阿爸，父啊！」（迦拉達書四6），「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祢的手中！」（路加福音二十三46）

親愛的兄弟姊妹們：請你們不要因著我的死亡而悲傷，而要為我祈禱。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的人，也相信與祂同死同生，到末日還要與祂一起復活。不久之後天堂再見！

最後我求聖母瑪利亞、大聖若瑟、聖伯鐸和聖保祿、聖彌額爾、護守天使及諸位天使、中華諸位聖人聖女以及天朝諸位神聖和我一起歡唱：「我要永遠歌頌上主的仁慈！」

“*Misericordias Domini in aeternum Cantabo!*”（聖詠八十八 2）  
阿們！

二〇〇六年八月五日於台大醫院 A14-3 號病房

附錄三

慕道班紀實



# 癌末，活出生命巔峰

廖金常修女

## 前言

單國璽樞機主教一生奉獻給天主，他說：「我沒有什麼現世的財產，信仰是我的至寶，我不願這個至寶同我一起被埋葬，而願將它交給我親愛的朋友」，這個至寶「使我認清人生的來源、歸宿、意義和方向」，他最渴望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得到這份珍貴的禮物，然而天主給他的使命卻是一條更寬廣的路，多年來都是在教會的頂層宣講，接觸的大都是熱心福傳的教友，沒有在第一線福傳的機會。直到退休後，才有機會做第一線最直接的傳揚福音的工作——開幕道班。

## 緣起

單樞機退休後住在高雄市四維路的耶穌會院，當時住在對面大樓余政道的太太張良穗是乳癌病人，得悉樞機主教也是癌症患者，詢問是否可以見見樞機，聽聽他的抗癌心路。相談之後，余太太才知道堅定的信仰，對抗疾病的療效遠超過藥石，遂熱切的想認識單樞機信仰的天主是誰。

就這樣已是癌末的余太太和先生及鄰居黃德強、侯瑞璇夫婦及李宏文（慕道者）、呂琦茵（教友）夫婦，成了第一批慕道者。從二〇〇九年十一月開始，每週六下午4:00~5:30講授天主教要理。單樞機的客廳，就成了慕道班溫馨的小窩。

信仰不只是理論知識的了解而已，最重要的是親身的體驗，和天主建立親密的關係，所以一般慕道期最少是一年，他們風雨無阻的聚在單樞機的客廳，飽享心靈的饗宴。即使身體極端虛弱、要靠輪椅代步的余太太也從不缺席，有一次在四維文教院的騎樓，她堅持從輪椅中站起來，儘管舉步維艱，她還是一階階的走上去，表達願虛心聆聽樞機主教的教導，領受天主聖言的虔敬。

余太太了悟塵世生命的有限，回到天主那裡才是永恒的生命，她殷切期待早日成為天主的女兒，因為她知道以自己的病況無法等到一年後才領洗，因此要求提早領洗。她一直說她認識天主太晚了。她何其有福，對同是罹癌的單樞機原本只是仰慕，竟然陪伴她走過最艱辛的抗癌路，她是多麼感激天主的恩典啊！

余太太領授洗禮後，全心的交託與信靠，虔敬的祈禱，讓她感受到天主的慈愛與安慰，重新激起生命的能量。單樞機多次到她家探望，為她祈禱、舉行彌撒等，讓她勇敢的面對病苦。她在醫院進進出出，單樞機為她祈福，甚至祈禱說：

「我已是老廢物了，如果天主要叫余太太回去，我願以我的生命來換取她的生命，她才四十多歲，而我已八十八了，天主可以叫我回去了。」

滿滿的祝福與溫暖讓余太太很平安的回到天父的懷抱，家人無盡感激，先生與女兒（余若瑛）一直留在慕道班。

第一期慕道班有四個人：張良穗、黃德強、侯瑞璇夫婦及李宏文於翌年復活節領洗，之後陸續有人加入慕道班的行列，這些新加入者都是口耳相傳，自動要求來聽道理的，有些人聽完一年領了洗，仍覺不足，志願留下來，他們戲稱為「留級生」。二〇一二年復活節有七位領洗：余政道、洪淑珍、鄭國憲（妻滕倉由紀子，教友）、陳政宏、游淑儀、洪艷秋（夫林俊芳，教友）、曾嘉德。

嚮慕者愈來愈多，第三期有二十五人，風雨無阻地聚在四維會院單樞機的客廳，準備聖誕節領洗。而單樞機卻等不及，天主將他召回，由劉振忠總主教接棒，繼續單樞機未竟之課程，同樣是預定在今年（二〇一二年）聖誕節領洗。即將領洗的是：魏韻儀、王寶琪、郭永忠、杜振國、趙志滋（妻張迺琦，教友）、陳世釗、林思偉（夫曾嘉德）。

慕道班的學員有不少人是來自傳統民間信仰的家庭，關切的是：「家中的父母是佛教徒或一般民間信仰，以後能得永生嗎？」單樞機回答，無限仁慈的天主，接納所有的人，我們的老祖宗幾千年前也不認識天主，可是只要本著良心去做，一樣會得到恩寵。信仰雖不同，但良心是一樣的，家庭生活中重要的是我們要彼此尊重對方的信仰。簡潔的話語，化解了大家心頭的疑慮。

## 週末，「家」的饗宴

退休後住在四維文教院的頂樓，自己照料生活起居。慕道班上課前，親自排椅子，準備茶水、餅乾、水果。這些點心都是別人送的，所以每樣不多，卻有很多樣，往往排滿一桌。杯子也是大小不一，卻同樣裝了滿滿的愛。

「每次上課，他都親自到樓下接待我們，一一握手致意，然後一起上樓。下課後，他又堅持我們不可剝奪他的運動——收拾善後，後來我們實在不忍心勞累老人家，就搶先一步洗杯盤，把椅子歸位。」

「樞機和我們平起平坐，讓我們非常自在輕鬆，絕不凸顯他樞機的高位。」

「如果不是體諒單樞機正在做化療，體力有限，我們真的想賴著不走。」

天主之所以吸引人常常是因為見到一個人的典範或一件事的發生，使人深受感動，這個感動深入人心，轉化為真實的生命。信仰就是這樣培養起來的。

## 慈母的關懷

望之儼然，即之也「凜」，這是單樞機在祭台上，在會議中給人的形象，位高權重的樞機主教，只能仰慕，無緣親炙。除了公事，必要的交談，別無一句閑話家常，多年來，他一直是個謹言慎行的嚴父。然而他在罹癌開慕道班之後，潛藏內在的母性光輝完全表露無遺，顯露了完整的天主性——包含父性和母性，他不只一次感性的說：「生病

六年來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光。」他深深地體會到「家」的溫馨，與「家人」之間彼此的關懷、親密的友誼。

慕道班的學員像他的孩子一樣，他記住每個人的名字、家庭狀況，除了見面問候外，還時時以電話關心學員的家人、工作、健康等，讓他們感動萬分，就如同慈母的關懷。

單樞機在他的客廳裡，用羸弱的雙手親自排椅子、拿杯子，準備茶點；奮力挺直顫抖的雙腳，站在水池邊，一粒一粒的剪葡萄，一個一個的洗水果，迎接他的「孩子」來分享他的「至寶」。讓「孩子」回來感受到「家」的溫馨，自在的吃吃喝喝，輕鬆的閑話家常，溫婉細膩的慈愛在彼此間流動。

### 愛之泉源

道理不只用「講」的，而是在生活中「做」。在與人群互動中，愛之泉汨汨而來。

一個行路疲倦的旅人，到了一個客棧，喝了一碗熱湯，吃一盤炒飯，睡了一覺，第二天精神飽滿的上路，湯飯已被消化掉，但所產生的熱量，給旅人足夠的力量，繼續走未來的路。每週一次的慕道班課程，就像這樣，是源源不斷的生命能量。

慕道班的學員於二〇一二年六月九、十日兩天聚集在真福山，分享他們慕道的心得；學員們誠摯的表達心裡的感動，從他們的分享中，可看出單樞機福傳的熱誠，他的

言行典範對學員的影響遠甚於道理的講述。

以下的篇章就是慕道班的學員寫的心得，他們當中有多對夫婦，這是單樞機一直努力推行的全家歸主，夫妻有一方還不是教友的，鼓勵他們來慕道，夫婦同心，效法「聖家」營造幸福美滿的家庭。

## 見微知著

侯瑞璇（慕道班班長，夫黃德強）

三年多前，好友良穗生病了，想見見單樞機，就這樣開啟了慕道班課程。

與單樞機近身接觸的這些年來，對我來說，他是天使，在旁保護我；他是父親，在旁關心我；他是老師，在旁教導我。他不用講太多的話，他的行為就深深的感動了我，他是個「多心」的人：

他有耐心，解答我們慕道班許多不成熟的問題；他很用心，準備每次上課的重點、書本；他很細心，預備上課一群人的點心，洗切水果；他更貼心的將每個人的名字都記起來，常常親自撥電話問候。和單樞機師出同門（都是隆其化主教領洗的）的呂媽媽（呂綺茵的媽媽），曾無限感動的說：「我有九個孫子，退休後全心照顧他們，單樞機來我們家吃過兩次飯，他就記住每個小孩的名字，而且名字跟人都對，沒有錯一個。」

可見樞機的貼心。接到單樞機電話問候的學員更不計其數，「他按著名字呼喚自己的羊」（若 10:3），羊也跟隨他，因為羊認得他的聲音。

若不是親眼看到，還真不敢相信，年近九旬的單樞機，居家環境均是由他一手打理，而且東西擺放得井井有條，清清楚楚。

只是他因經歷過戰亂，常懷感恩惜物的個性，即便是一張小紙條，舊信封，用過的空瓶罐，塑膠袋，他都疊放得整整齊齊的，總認為以後也許還用得到，捨不得丟；相對的東西就愈堆愈多，空間都快塞滿了。我就自動請縷和洪淑珍去整理他的環境，美其名是整理，實際上是心狠手辣的丟東西，唉！我倆破壞了樞機數十年惜物的美德。

有次當樞機要拿件東西，嫌手上的拐杖礙路，竟隨手掛在手腕上，步伐不穩的往前邁步，我緊張得說：「樞機您手上的拐杖是幹嘛用的？」這可愛的老人家竟慢條斯理的回答：「裝飾用的！」哈，真是被他打敗了。

剛清理完一個房間，我倆惴惴不安，丟了那麼多東西，樞機會不會不高興，不曉得有沒有丟了不該丟的東西。過了幾天接到樞機的電話，問我們還有沒有時間整理另一個房間，我在電話這頭點頭如搗蒜回答：「我們沒被開除嗎？當然有時間。」太高興了！

其實，了解樞機的人都知道，他喜歡凡事自己動手且怕麻煩別人，若非近來身體極端不適，無法親自整理，他一定不會要我們幫忙的。

在整理房間裡每個角落都深刻的感受到他惜物愛物的個性，我看到了他捨不得丟棄在餐廳未使用的餐巾紙，寶貝的摺疊整齊，放在洗手間，他說這樣可不再買衛生紙；他將自己洗內衣褲的水收集起來，再用來沖洗馬桶。他常說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現在地球資源愈來愈少，千萬不可浪費！這就是我們的樞機，真正的將愛惜大地落實到日常生活中，更加讓我們由衷敬佩！

## 懷大愛，做小事

洪淑珍

先生（劉文義）和我的原生家庭都是傳統的道教信仰，文義因高中住耶穌會在台南的百達宿舍，深受神父影響，工作後受洗為教友。婚姻是天主的祝福，小孩也出生後即領洗，而我則是最頑固的，心想我會參加教會活動也認識神父、修女，生活也很平順，何必一定要領洗受束縛呢？日子就這樣一天過一天。

兩年多前好友良穗罹癌，瑞璇夫妻陪良穗夫妻跟隨樞機慕道，就邀我一起慕道，當時內心真是惶恐，捫心自問我何德何可以接近地位這麼崇高的樞機主教呢？或許天主垂憐我這隻流浪的羔羊，在當時大姊也罹癌情況不樂觀、需要心靈寄託的時刻眷顧了我。每週一次的慕道課程，樞機總是親自下樓接我們，並一一握手問候；上樓後映入眼簾的是滿桌的水果、茶點，起初我以為貴為樞機應有人為他打理一切，後來才知我們所享用的水果是樞機親自洗洗切切的，想想罹癌又高齡的樞機站著為我們這些羊群所做的一切，真令人不捨又感動，在樞機身上我看到基督的愛。

在慕道期間有機會與瑞璇陪樞機去醫院探望良穗及住院的姑婆、神父，每次良穗看到樞機即強忍病痛露出喜悅的笑容，樞機就像一位慈祥的父親慰藉病人的心靈。通常老

人家都避諱到醫院探病，但樞機卻身體力行四處慰藉病人的心靈，活出聖言，由此不難想像為何良總會告訴樞機說：「主啊！我認識祢太晚了。」

在信仰上，我比較無法認同一些人常將聖神的感動掛嘴邊，似乎在他們身上常有奇蹟出現，無時無刻在顯揚聖神的臨在；我則自問我沒有這樣的感動，是聖神沒有眷顧我嗎？但實際生活上，家人平安健康不也是天主的降福嗎？樞機曾說：「奇蹟為有信仰的人不是那麼重要。」一語敲醒我，信德最重要，把聖言在生活中實踐才是踏實的。

這兩年多來跟隨樞機慕道，有幾次跟樞機同桌共餐，樞機自己吃不多，卻不斷的幫人夾菜，菜要全部分完，從不暴殄天物，紙巾一摺再摺用到不能用才丟，這種愛物惜福的生活態度，影響我夠用夠吃就好，不要浪費；有時做家事很疲累時曾有個念頭，為何不花錢請人做呢？但隨即想到樞機凡事都自己來，我哪有資格喊累呀？

有一次我和瑞璇幫樞機整理東西，沒多久樞機就過來要我們休息一下並吃些東西。中午樞機用餐回來，我們請他先休息，沒想到他老人家才進房間沒多久又出來，怕我們餓著，一直說要下水餃或煮麵給我倆吃，其實我們才吃完麵包飽著呢！樞機就是這麼貼心的關心別人。

樞機剛罹癌時曾說為何是我？後來轉念成為何不是我？這點也深深影響我對人、事的態度，不要抱怨、凡事正向看待。我是多麼有福！可以這麼近距離的跟隨樞機慕道，在領洗後，自我要求活出基督的精神，做一個好的福傳者。

## 開展生命長河

陳政宏

我是一名內科醫師，在高雄執業多年，受過嚴謹的學術訓練，一向講求邏輯推理，從事醫學研究，人命攸關，更是絲毫不能差錯，凡事講求實證，因此，服膺物種進化理論，但也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種超越存在的能力。

從小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在因緣際會中，好朋友黃德強的邀請和是牙醫的太太一起參加單樞機的慕道班；道理是聽懂了，但要相信一位看不見、摸不着的至高無上的神，祂是全能全知的，無條件的愛我們，我們要把一切交託在祂手裡，就太玄奧了。若無法用實體來證明，如何相信呢？

有一個機會到台東聖母醫院及教養院參訪，看到修女們無私的奉獻，無怨無悔的照顧殘障者。遠從歐洲來的修女，五十年沒有回家，為非親非故甚至被家人遺棄的智障者服務，她們如何做到的？修女說這些殘障者同是天父的子女，本是同根生，焉有不顧之理？修女的愛心無國界，令我佩服至極。

此外，讓我感動的是單樞機在九十歲感恩彌撒中，當眾下跪請求大家寬恕他的過失；聖週四的濯足禮，不顧孱弱之身，跪在地上為教友洗腳、親腳。從人性來說，絕對

做不到如此謙遜，只有神的愛才可能讓一個位高權重的人如此謙虛。這些親眼目睹的見證讓我開始思索那超越存在的力量是如何落實在人間？

我的女兒從英國到法國當交換學生，到法國後，突然與家人失聯，透過許多管道尋找，一直音訊杳然，心急如焚。在一籌莫展之際，上完慕道班的課，我請求單樞機為此祈禱，第二天女兒就與家人聯絡了。天主的奧妙得到實體的證明，我開始思索：單樞機的祈禱這麼靈驗，是怎麼回事？全知全能的神聽到他的祈禱了嗎？或只是巧合？無論如何這是天主給我一個明顯的記號。

最感動我的不是神蹟，而是很奇妙的一種心情。每當參加樞機的慕道班，或和樞機接觸之後，感受到心靈非常平安，散發出一股愛的能量，並開始反省如何以樞機的榜樣待人，如何學習謙卑，這是和其他人來往所沒有的現象。

天主給了我豐富的恩寵，但回到日常生活之後，彷彿又有一股世俗的拉力，把我拉回從前的樣子；此時我又熱切的渴望能再充電，這就是我繼續聽道理的動力。於是，不再遲疑，和太太一起接受洗禮。從此，「耶穌成為一家之主」，生命的長河注入神的力量，心柔軟了，生活不一樣了。

## 身教的見證

林俊芳

我一出生就領洗了，小時候常往教堂跑，我非常得神父的喜愛，神父還會把沒祝聖過的麵餅讓我當零食吃。

高中時期，我住耶穌會在台南創辦的「百達學生中心」，從此開啟我與耶穌會幾位神父的緣分，接觸樞機主教以後，我才知道原來樞機回到台灣以後培育的第一個初學生，就是在「百達」帶領了我三年的饒志成神父，真是太有緣了。其實大學之後我就幾乎離開了教會，也是因為「百達」學長劉文義的介紹，讓艷秋去上樞機的慕道班，我才有機會「再慕道」，親近樞機，而讓我感受到樞機所散發出的光與熱。我一直記得樞機說過的一段話：「一個天主教徒要做到三件事，一是服務他人，二是光榮天主，三是拯救靈魂。」我特別記得，因為我覺得這正是樞機一直在做的事。艷秋因為負責樞機慕道班的錄影工作，錄完影還要做後製剪接，所以一直盯著螢幕中的樞機看，有時候，她會告訴我樞機今天的狀況好不好、累不累，可是我卻一點都沒有察覺，在現場看到的樞機永遠都是那麼親切有笑容，不知道那是多大的意志力忍受病痛在他身上的折磨。

樞機不喜歡麻煩別人，只要自己做得來，一定自己做。有一次客廳茶几的玻璃破

了，那是一個匈牙利老神父親手做的茶几，非常珍貴，我告訴樞機我認識一家做玻璃的廠商，我來負責換一塊新的，並且跟樞機說下次慕道班上課時，我帶紙來把橢圓形玻璃的形狀描回去給廠商做。

隔天晚上，我有事去找樞機，樞機拿出一大張花紙，是用好幾張已用過的包裝紙，舖平、糊好拼湊起來的紙，微笑著說：「昨天晚上，我把玻璃拆下來，放到地上，畫好了。」天啊！一個年近九十且生病的老人家，自己一個人搬這麼一大塊碎裂的玻璃，恐怕被割傷的危險，還趴在地上描繪紙樣。

他就是這樣去做自己認為做得到的事，樞機不願意麻煩別人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了。

這一大張拼湊的紙，我和艷秋特地把它保留起來，這是樞機身教的一個見證。

雖然，我從小領洗，但我沒有領過堅振，二〇一二年才在牡丹天主堂由樞機手中領受堅振，樞機在講道中說：「領過堅振，從此以後，就是要去捍衛自己的信仰。」這給了我很大的震撼，我突然覺得，以前我為我的信仰所做的實在太少了。二〇一二年的「聖週三日慶」會是我永生難忘的彌撒，三天的彌撒，我參與輔祭或讀經，有機會「就近觀察」主持彌撒中的樞機，那三天的彌撒特別長，尤其是最後一天，我看到一個有重病、體力不勝負荷、九十歲的樞機，卻仍然堅持要把逾越節奧蹟真意傳達給教友以及他的慕道班學生知道，甚至在聖週四的洗腳禮中，婉拒了本堂王神父代勞，親自為教友洗

腳，並親吻教友的腳，我在旁邊看了非常不捨與感動，我看到樞機似乎用他全部的生命去獻祭這二天的彌撒，腦海中也一直迴盪著樞機說的：「你們要彼此相親相愛」。

## 因為您，我才知道天父愛我！

洪艷秋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我的主保日）在 Facebook 寫了：單國璽樞機主教，用生命帶領，讓我們認識了天主如何愛我們！

去年四月份，天主終究看不下去我揮霍恩寵度日子，讓聖母媽媽臨於我家，由副班長洪淑珍大嫂種下種子，領我上單樞機的慕道班，在這裡我看到了開花，也聞到了芳香，未來我希望自己能結出果實。

去年十月份，樞機好幾次幫我們上課，有時一句話換幾次氣卻沒人發現。舊藥出現抗體，他吃了兩個禮拜新藥，正跟身體裡的肺腺癌對抗。他的不舒服，我們當時沒發現，還是實實足足上完課，吃完每個禮拜樞機所準備的課後點心。我想起樞機曾告訴我們，他第一次發病時：「想像自己在耶穌被士兵刺傷的肋旁，體會耶穌替人犧牲時，所承擔的痛苦。」樞機接著機會解釋：「耶穌的傷，都是為了救贖我們人類而犧牲的。」他又說：「耶穌愛我們愛到什麼程度，為什麼受了那麼大的傷害，還要求天主原諒這些傷害祂的人！」他說這是因為：「基督對於我們之間的愛，超越了任何一種愛情的愛。」當時的我是個初慕道者，完全不懂耶穌的救贖，今年樞機講逾越節三日慶也主持了彌

撒，我才有了耶穌死去被埋葬的悲傷，也才有了樞機為什麼要去耶穌受傷肋旁的答案。

有時我在想，天主，祢讓我看到樞機像宗徒（Apostle）與耶穌之間的信任是為什麼？是加強我的信德？還是告訴我祢曾照顧我這個流浪子已經很久了，要我把虛擲的恩寵找回？還是要我把未完成的約定去完成？去年十月十五日，樞機說：「天主愛我們，在我們還不認識天主之前，祂就如何的愛我們。」、「一個人不要怕，只要是自己交給天主，天主會有辦法。」、「完全相信天主，也依靠祂。」是的，從開始慕道起，每個禮拜都會從樞機口中找到曾經被我虛擲或疑惑的答案，漸漸明白天主是用何種方式愛我，現在該是我完成跟祂約定的時候，天主，等我！我在進行中，待續！

樞機常常告訴我們要跟天主建立良好關係，他擔心很多人不親近天主跟天主離的遠遠的，他說：「還有這麼多人，不認識天主，不相信有一位真神，這麼愛我們。」樞機把力氣全用在：「有一位真神這麼愛你！」跟興建真福山為天主教福傳牧靈的宣揚上。曾有大愛記者跟拍樞機三天，問他累不累？樞機輕淡地說：「就是有點累！」記者說：「就是有點累！因為行程真的是滿檔，沒有助理同行，堅持自己一個人，儘管已經退休，樞機奉獻的心依然不變。」嗯！我們也跟過樞機到各個堂區活動，看見他在執行天主旨意時，也是這樣，記得有一次劉振忠總主教曾在玫瑰堂主日彌撒中，宣講如何跟天主建立關係時舉例了：「單樞機因著他對天主的信德，努力、拼命的活出愛、活出天主的道理，我們也是要這樣跟他學習。」是啊！任何場合，你總能聽到樞機孜孜不倦的告訴人：

「我們應當愛天主在萬有之上。」這句話也成了我的座右銘之一。

我們領洗前樞機說：「藉著洗禮，我們加入了耶穌所建立的這個大家庭。同時呢，藉著洗禮，我們也成了基督的一部分，因為基督祂把我們真正的都貫穿在一起，所以把我們結合在一起，這個叫做基督的奧體，奧妙的身體。所有受洗的人藉著耶穌基督，大家團結在一起，好像是一個人一樣，一個耶穌一樣。為著我們受過洗的人，彼此都是弟兄姊妹，都有很密切的關係，雖然國籍不同、種族不同，可是在教會內，受過洗的人大家都一樣，都是弟兄姊妹。」在慕道班越久，累積的感謝也越多，有一次很自然的謝謝了樞機，他立即搖手說不要謝我！食指指天：「感謝天主！」其實每次看到樞機，就像看到離天主旨意很近的宗徒，太寶貴了，卻又覺得自己還沒做好天主交付的，見到樞機就顯得很緊張而變得很呆、很笨、很癡、很僵硬……回去就會很懊惱……這大概是流浪子近父的慚愧，快要變好前的自省吧？

上個月，樞機病情復發，他囑咐班長侯瑞璇轉達給大家知道，他不希望我們慕道班散了不聯絡了！樞機住院中還這樣掛念大家……，今年復活節前上課樞機說：「耶穌對祂的門徒一而再再而三的囑咐你們要彼此相親相愛，給你們一個新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親相愛。」樞機又說：「這好像是耶穌最後的遺囑一樣。」他強調：「天主的一個大恩，揀選我們做祂的子女。」、「天主愛我們，我們也要彼此相愛。」我想，樞機一直希望我們慕道班能活出天主大愛的道理，讓所有人知道，我們是基督徒，是怎樣過信仰生

活的。常常聽樞機說：「要從我們本身做起。」在他的期盼是希望人人都能跟天主建立良好關係、做好天主要我們做的，一切樞機所教的、說的，都在他自己身上力行。

樞機，您到台北治療以後，大家沒有散，一直在為您祈禱，蕭擲吉老師細心教會了我們怎麼唸玫瑰經為您祈禱，我想這一切也是因為您才促動大家更快速學習唸玫瑰經的，現在，我們已經會用祈禱跟天主、跟耶穌、跟聖母媽媽說出我們的祈求，我們想多聽您宣揚福音的真理，請您要好好休養快點好起來，我們會按照您的旨意，愛慕道班、愛您、愛天主多更多……說到這裡，還是忍不住謝謝樞機的教導，謝謝您教會了我們要跟天主、要跟主耶穌基督，要跟聖母媽媽常常祈禱、常常說話、更要和耶穌生活在一起。

最後要感謝聖家會廖金常修女辛苦的促成，讓我們有了這次機會，可以寫下從樞機身上學習了什麼，承接了天主多少的恩寵，再次謝謝您熱心的辛勞，希望書出版後，造福更多人能從樞機身上，了解天主愛的力量有多大，再次感謝天主，可以讓我重新再看一遍，祢賜的恩寵有多溫柔、有多豐沛！

二〇一二年六月

## 後記

樞機已於今年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安息主懷！在高雄主教公署追思彌撒期間，

我常常站在靈柩前用天主經向您祈禱，因為您以前上課有時會用天主經祈禱，您唸一句，大家跟著唸一句。我在這裡唸天主經時，會想著耶穌和您在山園同天父祈禱的畫面，一遍一遍一天一天，隨著唸的次數越多，越明白耶穌救恩所受的傷也是「跟天主之間的愛情」，您強調：「天主是真實的存在，祂用超乎我們的想像，來愛我們。」

樞機，您用生命讓我們知道，自己是天父的孩子，主耶穌與我同行，我們還有聖母媽媽時時撫慰，我們真的是太有福了！衷心謝謝您樞機，也感謝愛我很久很久天父！

二〇一二年十月

# 刻在心中，進入永恒

曾嘉德

在父親的期盼下，我當骨科醫師二十年，父親因癌症過世後，我對醫學心灰意冷，甚至想關掉診所，好好休息。因為到高雄萬金的隱修院為修女們看病，而結識單樞機；單樞機得了肺腺癌，為何能像沒病的人一樣，我想近身觀察，找尋科學的答案，沒想到我自己也因此而有脫胎換骨的體會。

樞機帶著癌症之身，親自為我們上最基礎的道理課，著實令我感動！每次感覺樞機好像是用生命來上最後一堂課，所以我目不轉睛，想像天主聖言，從樞機的口進入我的腦海，刻在我心中，進入永恒。我將永遠記住這一幕，樞機的話活在我的心中。

我曾問樞機希望在什麼情況下去見天主？樞機說不論何時去見天主，還是照常把每天的事做好，他希望是在做彌撒時或演講到一半，突然不舒服，跟大家說聲抱歉，然後就走了，最好有另一位神父能完成這場演講或彌撒。

樞機的一席話，如醍醐灌頂！身為醫生的我，也要效法樞機的精神，能夠看病到最後一刻。我要牢記樞機的叮嚀，把病人當成耶穌。

周遭的朋友、親戚當中有多人得了癌症，我如驚弓之鳥，得了「慮病症」，總覺得自

己身體怪怪的，樞機鼓勵我，不要害怕。去年聖誕節樞機為我授洗後，一顆懸浮的心才安定下來。

我領洗之後，心情開朗多了，學習樞機把一切交給天主。讓我感動的是樞機會主動打電話關心我，還問候我的家人，更感動的是我心裡有什麼困難、疑惑，尚未說出口，樞機已給我指點迷津。有一次天主教醫師協會在聖功醫院召開研討會，他安排我們慕道班的醫師去參加，樞機做專題演講，把醫師在行醫過程中會遇到的問題，一一解惑，然後大家一起分享，獲益良多。有些醫師比較沒有責任感，開完刀，第二天就回家或出國度假，不管病人的傷口化膿或疼痛。但樞機還有「售後服務」，他確實把你當作他的羊群，從內心深處去關心你、幫你。

我很渴望學習樞機的祈禱，樞機每天誦唸固定的經文做為祈禱的開始，首先呼求聖神，與天主聖三、聖家三口、天上諸聖、普世教會、大地寰宇共同讚美感謝天主，最後用拉丁文唱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的禱詞激勵自己：

「吾主吾主，求祢收納我全個自由，我的記憶，我的明悟，及我整個的愛欲，凡我所有所據，全是祢的，我即將它全還給祢，並完全聽憑祢聖意的處理，只要祢把祢的愛情和祢的聖寵賞賜給我，我便滿足富有，不再貪求其他任何事物了，阿們。」

清晨屬靈的滋養讓生活充滿了能量，完全沉浸在耶穌的聖愛中，無所畏懼。以平安、感恩的心情開始一天的生活。

我非常喜歡依納爵的禱詞，有一次，我很感恩的向樞機說，樞機請您收納我的自由、意志、理智、記憶，我所有的，都是您賞賜的，完全聽憑您聖意的處理。樞機立刻糾正我，天主才能收納你的自由、意志，我不是天主，不能收納你的自由意志。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樞機只是天主的僕人，可見樞機非常謙遜，不像其他宗教領袖，會形塑偶像崇拜。

自從參加慕道班後，每天開車上班的路途中，反覆聽單樞機講道的CD；穿腦而入，不知不覺的學了樞機講話的語調，緩緩地、低沉的說，原本的煩躁不見了，懼怕不見了，心靈一片祥和，連我自己也大為驚訝，進入診所之前，提醒自己：「把病人當成耶穌。」

## 最後一搏

林思偉

有人形容單樞機的慕道班，就像諾貝爾得主為幼稚園學生上課。最基本的道理其實也最不容易講，上完第一堂課後我問他：「達爾文的進化論一直是個爭議性的問題，日前再掀爭論。如果人是由猴子進化而來，不就證明天主造人是假？」單樞機不疾不徐，微笑答道：「達爾文的進化論，基督教反對得很激烈，但我們天主教是採寬容的看法。我們希望有更多的科學研究證明天主的存在；你又如何知道，人不是在天主的應許之下，由猴子演變而來的呢？」之後的好幾堂課，樞機都談到這個問題。

我發現樞機不像傳統保守的宗教人士，雖年事已高，對科學仍保持高度的興趣，更喜歡以科學、哲學和宗教互相論證。最近他還告訴我們，宇宙已不是單一的宇宙，而是多宇宙（multi universe），天主造物的奇妙，人類只窺得一角！

單樞機充滿愛心與耐心的告訴我們聖經故事與道理，不論多小的問題，他都仔細的回答。如果說天主的愛不是我們肉眼所能看見，單樞機的積極佈道，要把愛傳給世人的「最後一搏」，讓我們真的看見天主透過樞機告訴我們「天主愛我們每一個人」。

有一次樞機下樓來迎接我們上慕道班時，我看見他穿了一件舊舊皺皺的夾克，上面

印了二〇〇三年路跑之類的活動外套，衣襟上還有一塊黃斑，我看了很不忍心，一個地位如此崇高的樞機，自己打理生活，穿得這麼簡樸，讓我很感動；反觀我自己，我覺得我的生活非常浪費、揮霍。每個禮拜來參加慕道班，常跟我先生說，什麼時候樞機會休假一下，我想出去玩，但沒想到樞機居然都沒有休假，我也就沒有間斷的來聽道理。治療打在樞機身上，是一種化學藥物，可是我覺得樞機每週幫我打強心針；他一身病痛，卻只關心別人，記住每個家庭的成員，時時問候；當我生活消沉時，上了他的課，就重新點燃人生的希望。

我深深覺得人就是應該像樞機這樣子過生活。每當我沮喪的時候，就會想：「碰到這樣的事情，樞機會怎麼做？」也許他就是用愛、用包容，然後我就會用這樣的心情度過我的困難或低潮。我記得在課堂上有一次聽到樞機說，他最大的遺憾是他沒有學會台語，他很願意用他其中的一個外語來換成台語，讓他能接近台灣的每一個人，把福音傳播給他們。聽到這話時，我心想，樞機您的風範已經超越了語言，德澤廣被，只要接觸到您，如春風化雨，自然感受到那股愛的力量，語言應該不是您最大的遺憾。

## 最好的禮物

陳世釗

認識單樞機是透過好朋友莊醫師的介紹，當時我也搞不清楚，什麼主教、樞機主教，到底哪一個比較大，或是有什麼區別，因為，我一直沒有機會接觸這一些。後來有好幾次，跟樞機一起用餐，也曾幫他開車，秀華（妻）常常提醒我要小心開，不然有個閃失，明天你就會上報。那時只覺得樞機是在一個遙不可及的崇高地位。

第一次跟樞機約吃飯的時候，我跟秀華很緊張，我們在約定時間之前，早就把自己打理好，穿戴得很整齊，心想這必定是個盛大的場面，我們可能就坐在邊邊聽他講話，可是沒想到是，他親自陪我們走路到餐廳；我們走在他旁邊，本來想要攙扶他，結果，秀華說他走得比我還要快，體力那麼好，哪個病人？吃飯的時候，他大概只吃了三分之一，就一直幫大家挾菜，後來才知道這是他的習慣。

他到我家兩次，那時我尚未參加慕道班，不知道他是一個這麼忙碌，又有許多人想見他、跟他講話的大人物。我們何其幸運！若沒人告訴我們，哪會知道自己是這麼幸福！

我雖然不是天生反骨，但我只相信自己小腦袋瓜可以理解的事，雖然小時候也上過

主日學，也唱過聖歌，但長大以後很難跨越信仰的最大障礙「全然相信」，我一直無法相信自己會有一個真正的信仰。這次參加慕道班也是因為好朋友陳政宏醫師及曾嘉德醫師的極力推薦，原本只是單純的想可以多親近樞機，然後了解他對生命、對信仰的看法。剛開始上慕道班，我只是把他當作像一個大學教授來帶領一個幼稚園的小朋友，上完課有點心吃，樞機每次都準備了滿桌的點心。這讓我想起，上主日學的時候會撐到十點，因為有點心饅頭可吃。

在聆聽單樞機講道理時，我很羨慕上主給樞機一個超強的電腦。我常常覺得我這台電腦用到現在已是零零落落，忘東忘西，有些跟本就想不到。可是在上樞機的道理課時，不管提到哪，過去哪一件事情，樞機總是很快的講出那個年代；當他要講解很難解釋的深奧道理時，他總是能夠找到最適切的拉丁文，唸出原文，讓我們了解字根的原意及其延伸的意涵。我想他以前唸書的時候一定非常認真、傑出，否則年近九十，他這部搜尋的引擎怎能還如此超強？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是這麼幸運，如果不是廖金常修女、楊豫台主任（真福山主任）提醒，慕道班是天主特別揀選的羔羊，我們將永遠不知道自己是多麼幸運！單樞機也說，信仰是他能給我們最好的禮物。而我終於跨越了障礙，得到樞機給的最好的禮物，今年（二〇一二年）聖誕節要領洗了。

## 奇妙恩典

許秀華

我和先生（陳世釗）是慕道班第三期的學生，在多次與單樞機接觸後，我深深地被他的一言一行感動，尤其是他對生命的熱愛、豁達，努力做好每個時間該做的事。

他稱癌細胞為小天使，幾乎不讓癌症左右他的生活，讓我看到信仰的力量。三年前我自己得到甲狀腺癌，回首過去一連串的檢查及治療，所承受的苦痛，更讓我佩服單樞機異於常人的鎮定與堅強，也真正讓我看到信仰給人的驚人力量，從此，單樞機成為我生活中的導師。

在一次特別的安排下，單樞機陪我們參觀真福山，當時除了震撼還是震撼，回家後也安排了一次真福山之旅，帶著臥病多年的父親、母親、哥哥及弟弟。當我推著坐在輪椅上的父親到真福堂入口時，父親用手示意我停下來，我固定好輪椅後，長久不良於行的父親竟然站起來，緩緩的一步步走到十字架前，專注的端詳十字架兩分鐘之久。父親不是教友，這也是他第一次走進教堂，他指著十字架問我這是什麼？我告訴父親那是耶穌在十字架上，（那時我不知道那是復活的耶穌，剛從墳墓中甦醒，殮布還在身上，雙手剛伸開一半，將醒未醒的表情。）當時我們全家人被眼前的這一幕給震撼住了，頓時熱

淚盈眶。

父親又慢慢地走回輪椅，我知道這一切絕不是偶然，是天主的奇妙恩典，我更相信我們是被天主揀選的，主恩何其浩大！

「我該怎樣報謝上主，稱謝祂賜給我的一切恩佑。」（聖詠二六12）

## 生命的飽飫

呂綺茵

我本來就是天主教徒，能參加慕道班是託外子李宏文的福；就這麼幸運，在外子考慮也該有個宗教信仰時，樞機正開始為鄰居的兩對夫妻講道，也讓我們加入。

慕道期間，最大的收穫，就是我的信仰得以紮根，我雖然早就領洗，但對教會的知識很淺薄，對福音也不甚了了，雖然信德堅定，卻自己也無法說服自己為什麼。

樞機博學多聞，常常用各種語言、歷史、地理的知識來講述福音，導引我們身歷其境；同時也解答我們所有疑惑。從樞機那裡學到越多，就越覺得自己過去好幼稚，好渺小；這麼博學多聞的人都全然相信天主，我們還有什麼好懷疑？當時經常在回家時哼著「基督住在我心中」，覺得聖神充滿，肚子也很滿，樞機總是自己為大家準備許多點心、茶水，讓我們盡情享用。

另一個禮物，就是教我們，愛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這是樞機一直叮嚀我們的。我入慕道班時，其實當時身體、心理都很不健康，覺得生活盡是不滿及不安；幾乎不想再為別人付出什麼，反觀樞機年事已高，又是病患，但哪裡需要他，他就去哪裡，雖然樞機在教會地位崇高，但樞機往往只出現在需要他的地

方，而不是去最華麗的殿堂；這一切只因他愛世人，我也開始反省自己，別說自己很少為陌生人付出什麼，我對家人也不盡然用愛對待。當我也學著在面對問題時，先告訴自己這句話「愛是一切問題的答案」，很神奇的，困難的問題會軟化，不再那麼困難，我就能放下了。

樞機也經常為我們的生活祈禱，慕道那年，在他的祝福中，外子於復活節領洗，五月小女兒出生，大概是從胎兒時就被樞機的氣質所影響，十分乖巧可愛（尤其在聖堂時）。七月我動了甲狀腺切除的手術，出院後樞機立刻打電話來，說他日夜為我祈禱；十二月小女兒與慕道班第二班一起領洗，慕道班的前輩，漸漸都成為教內的一家人，彼此可以分享信仰生活，心裡覺得很踏實，不孤單。

樞機的博學及慈愛，使我認識耶穌基督的愛並感受到祂存在，使我看見基督對世人的愛。慕道班的畫面，就像群眾圍繞著耶穌基督聽道理一般，而從樞機那裡得到的，就像五餅二魚一樣，樞機給我們的只是他的一點點，卻足以飽飫我們的生命。

## 一段奇妙的機緣

魏韻儀

天主的美，就在於祂總在無形中給予世人驚奇和美麗。

在小學擔任音樂老師並指導節奏樂隊的我，由於之前也指導過合唱團，所以在帶領學生節奏樂隊表演時，也很喜歡融入歌唱的部分。

因緣於二〇一一年暑假，我們全家齊赴德國參加摯友兒子的婚禮，依循當地的宗教傳統，婚禮在一靜肅莊嚴的天主堂內舉行，過程不僅隆重圓滿，更充滿了溫馨喜悅。最特別的是，在每位受邀來賓座位前方，各放置有一份新人貼心設計的手札，手札內收錄了婚禮過程齊吟頌唱的曲目及詞譜，每首曲目雖然不一定懂其真正意涵，但當與會者伴隨音樂徐緩吟鳴時，那份美麗感動莫不充斥迴盪在每個人心靈深處，當下我也敏感地亟欲從中「物色」，其中哪些曲子將來適合帶回台灣教給孩子們。

每年十二月學校大型音樂活動都有節奏樂隊演出，幾年來，都請孩子們口中的「大提琴媽媽」侯瑞璇及胡良慧兩位女士幫忙伴奏，她們彼此是好鄰居，也是一起學習大提琴的好友，兩位都曾是我的家長，現孩子都已讀大學，但是每次只要我開口請求，她們

總二話不說，義不容辭的全力配合幫忙到底。

一如以往，為配合二〇一一年十二月音樂會的來臨，我們再度相聚練習，但這次我告訴她們，今年的校慶音樂會我特別練了一首從德國婚禮彌撒中帶回的曲子「Halleluja」，孩子們除了演奏之外，還需兼唱德文，當時我也開玩笑地問她們有沒有興趣學唱德文。

這時瑞璇也與我分享了前個週末，在玫瑰聖母聖殿為單國璽樞機主教舉行的一場九十嵩壽感恩彌撒，樞機上台致辭時說到，請大家為他感謝天主，並求天主寬恕他一生的罪過，也請求大家寬恕他過去任何不周到或得罪的地方，語畢步下祭台，九十歲的樞機主教竟然謙卑的雙膝跪下。我聽得不可思議，淚水竟不聽使喚的潸然流下，我對瑞璇說：

「妳知道嗎？我心裡一直有個願望，可是連我先生都不曾對他提過，因為我認為那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我曾經想每年十二月，教孩子學唱許多聖歌聖樂，孩子們這麼認真地練習，有沒有可能有一天樞機主教也能來欣賞孩子們的表演呢？」

想不到與樞機熟識的瑞璇立即說：「魏老師，我幫妳問樞機主教。」當下我不可置信地含淚說：

「如果樞機主教真的能來，這首『Halleluja』，我要獻給他！」那天是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傍晚近六點，我懷著興奮雀躍的心情回家，待我先生一回來，我立刻跟他細說今

天傍晚練習的點滴，特別是要邀請樞機主教參加校慶晚會的事。我的先生用法律人一貫的冷靜口吻說：「妳可不可以先不要在我旁邊跳來跳去（因為太興奮了），冷靜一點，想想看！這件事不可能成的。」

我當下被潑了冷水，可是仔細想想，他說的也有道理，「樞機主教」，地位如此尊崇的大人物，怎會到一個跟天主教毫無淵源的小學參加校慶晚會呢？當下立即又恢復了理智，儘管有些失落。

當晚睡到半夜醒來，窗外透著微光，以為天亮了，起身一看才半夜兩點，又躺回床上，閉著眼卻輾轉無法入眠。此時竟有一個聲音在腦中響起：「為最小的兄弟服務」，「為最小的兄弟服務」，這句話不斷地出現，直到我再度入睡。

隔天團練結束後，跟瑞璇提起前晚半夜聽到的這句話，她立刻驚訝的說：「『為最小的兄弟服務』這句話正好是最近樞機在慕道班講述的主題，魏老師，妳知道嗎，這句話出自於聖經。」說真的，我不知道！我不曾真正研讀過聖經，怎會知道？頂多知道一些大家都熟知的聖經故事而已！

週日晚上瑞璇捎來樞機主教答應接受邀請的好消息，天啊！不可能的願望竟然實現了，我興奮得不得了，接下來的幾天，除了更加努力的帶著孩子們練習外，上課的十一個班級，我都額外加入介紹天主教及單樞機主教的故事，孩子們聽得津津有味，更期盼校慶晚會能親見「單爺爺」的丰采！

晚會當天，樞機準時到校，全程參與觀賞，我們邀請他上台為全體師生及來賓致辭及祝福，單樞機為小朋友講了耶穌誕生的故事。晚會結束後，好多位家長都跟我說，他們見到如此客氣謙和的樞機主教，內心充滿溫暖和感動！

之後，瑞璇告訴我樞機邀請我到慕道班，沒多想，我就去了！

我真的感到自己非常受天主的眷顧，從不曾聽人講道，竟然是由樞機主教引領啟蒙。樞機講述信仰的過程，娓娓道來，精彩動人，有時穿插笑話，大家笑成一團，講述到令人動容之處，我輕閉眼睛，眼淚竟自流下。樞機講的一字一句，我專注的聆聽並作筆記。

有一回，慕道班有人問道，家中父母是佛教徒，那麼以後能得永生嗎？樞機微笑回應說：「天主，比我們的心大。」接著更進一步解釋，我們的老祖先幾千年前也不認識天主，可是只要秉持著良心，殷殷實實地過日子，「天主有辦法的！」樞機極具智慧的闡述，化了我心中多年不解的結！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日樞機在真福山為慕道班舉行了一場彌撒，樞機當時剛在台北動了電腦刀的手術，又做了化療及電療，身體精神虛弱難免，可是信仰卻在他身上展現驚人的意志力，證道時，他對我們說：「每一朵小花都是天主在對我們微笑」、「你們要彼此相親相愛」，我心想：「親愛的樞機，感謝您帶領我認識天主，雖然聖經我讀的還不多，但您就是最好的典範，『天主是愛』永遠刻在我心裡，照亮我的生命！」

## 一盆蘭花的恩典

王寶琪

和單樞機的結識，進而參加慕道班，應該是從一盆蘭花談起。好友良穗的殯葬禮，在高雄玫瑰堂舉行，由單樞機主祭。在良穗生病期間，獲悉樞機不僅為她祈禱，給予精神上的支持，更多次去醫院探訪，給予安定心靈的力量，並傳送福音，在生命最脆弱的谷底，樞機傳送愛的福音，可說是最珍貴了。

在彌撒中，第一次見到單樞機，人溺已溺的博愛胸懷，不僅體恤病人病痛的艱苦，也讓不捨的親友們了解到良穗可以遠離病痛，在天國安享天主的無限慈愛。

當下讓我感動萬分，有個奇特的念頭升起，我一定要代良穗謝謝單樞機，於是我以良穗好友之名，送一盆蘭花至四維文教院，並附上卡片。幾天後，居然在我的手機裡，聽到樞機的語音留言（剛好我沒接到電話，於是留下樞機的留言）；在電話裡，聽到樞機也自稱是良穗的好友，安慰我，良穗已在天主懷裡，永不再受病痛磨難，並祝福我及家人，真讓我驚喜萬分。單樞機，這麼可親，充滿慈愛，讓人如沐春風，真希望能有機會親近樞機，也親近天主。（這更莫名了，我一直以佛教徒自居的！）

侯瑞璇打電話給我，希望我代訂蘭花，送樞機祝賀九十華誕，我才知道瑞璇他們有

個樞機開的慕道班。一直心生仰慕，在幾經猶豫下，以試試看的心情，詢問瑞璇，竟然神蹟般的，慕道班要開新班了！而且就在兩三天之後，我立即請瑞璇讓我參加，直到現在，我還覺得很奇妙呢！

參加慕道班才知道，以樞機在天主教的崇高地位，竟願意諄諄引領這些初入門的我們，可說是非常難得。這真是天主給我們的奇異恩典！即使樞機正在接受一連串的治療，但在他身上，幾乎看不到病容及病態，我們感受到的是，真切的關懷，熱誠無私的愛，及堅定信仰所綻放的光和熱。

感謝單樞機主教，讓我們真切感受，活出愛，播種愛，分享愛的生命典範，感謝主！

## 附錄四

# 財團法人天主教單國璽弱勢族群社福基金會

「愛」是上天播在我們心裡的種子，每個人的心裡都有愛，只是要找到方法把愛心發揮出來。

德高望重的單樞機主教，生前不只是關心宗教事務的宗教家，更是關懷社會弱勢的社會學家，雖然年高九旬，四肢五官逐漸退化，每天要忍受癌細胞侵襲的疼痛，實在應該放下一切好好休息以頤養天年，但是他清醒的頭腦與充滿愛的心腸，最讓他不能忘懷，日夜縈繞腦海的是：社會的邊緣人、弱勢族群、受刑人……。因此重新燃起他沉寂一段時間要成立「基金會」的想法與做法。

因此，他在病苦中，一方面以堅忍不拔的精神與毅力，默默地承受病痛，努力活出信仰，為我們樹立接受病苦的典範；另一方面心懷悲天憫人的宗教家情操，仍然不斷地關心社會上各界人士，尤其弱勢者更是讓他念茲在茲。在他罹癌後舉辦「生命告別之旅」巡迴演講，走訪社會各階層，深入醫院關懷罹癌病友；到學校現身教導生命教育；到監獄教化受刑人，闡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他堅持活著就要有用，要休息到天堂再休息。

因此更具體地希望成立一個全國性基金會，為弱勢族群服務，以延續「活出愛」的精神，推動社會福利事業。

在他生命的末刻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終究敵不了病魔也撒手人寰，他的心願竟成了遺願。誰能完成他的遺願？需要靠一群「有志之士」或「有心人士」，成為有力的手腳一起來推動，讓基金會早日成立。

為了達成單樞機的理念，本基金會規劃中的業務包含下列各項目的事業：

- (一) 推動原住民、身心障礙、兒童、婦女、老年人等弱勢族群等相關社會福利事業；
- (二) 為協助照顧、輔導、關懷與教育弱勢族群，提昇生活技能之培訓與推廣；
- (三) 倡導力行「活出愛」的精神，並加強生命教育及品格提升等事項；
- (四) 推行美滿幸福家庭、婚前輔導、夫婦懇談、親子共融等活動事項；
- (五) 擴展國際慈善公益及社會福利等交流事項。

目前基金會正在籌組中，感謝台灣工商界人士的大力捐助，以及教會內外個人與團體的支持。我們的會址設在：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25號。

如蒙您慷慨捐助、可直接匯入基金會帳戶：

戶名：財團法人天主教單國璽弱勢族群社福基金會籌備處

帳號：合作金庫銀行 006 / 丹鳳分行 3568-872-505838

心願

風瀟瀟今日將落  
白晝苦短夢想多  
誰來助我來圓夢  
還賴志同與道合

——單國璽

## 附錄五

# 大事年表

時間	事件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日	生於河北省濮陽縣（一九五二年改隸河南省）
一九四四年	就讀若石神哲學院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一日	北平入耶穌會初學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	北平發初願
一九四九年五月	菲律賓馬尼拉新乳 Novales 耶穌會哲學院就讀
一九五二年九月	菲律賓賓碧瑤 Baguio 中華神學院就讀神學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八日	在菲律賓賓碧瑤晉鐸（神父）
	晉鐸後任宿霧 Cebu City 聖心中學中文部主任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	在羅馬額我略大學 Pontificia Universitas Gregoriana 攻讀神修學獲博士學位
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三年	任越南首德 Thu Duc 耶穌會初學院理家及副神師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	越南首德發末願
一九六三年～一九七〇年	任耶穌會彰化靜山文學院、初學院、避靜院院長及初學導師
一九七〇年～一九七六年	台北縣蘆洲天主教徐匯中學校長
一九七四年～一九八〇年	出任台北總教區總主教代表，負責教會學校及教育事業

- 一九七五年  
當選傑出教育家，接受表揚
- 一九七六年十月  
出任光啟社社長
-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當選花蓮教區主教
-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四日  
花蓮晉牧就職
- 一九八三年～一九九〇年  
擔任亞洲主教團協會大眾傳播委員會主席
- 一九八七年  
擔任亞洲主教團協會中央委員會委員
- 一九八七年四月七日  
當選天主教中國主教團（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更名為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連任五屆歷十八年
- 一九八八年  
當選教廷大眾傳播委員會委員
- 一九八八年  
擔任輔仁大學董事長
- 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三年  
蟬聯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
- 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  
當選高雄教區主教
-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七日  
高雄教區就職
- 一九九二年  
擔任教廷宗教交談委員會委員
-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八日  
三度連任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
- 一九九六年六月五日  
獲外交部頒贈外交獎章
-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八日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佈任命為樞機主教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

在梵諦岡接受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正式冊封為樞機主教，為華人第五位領受樞機主教榮銜

一九九八年二月

接受輔仁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一九九八年四月

擔任亞洲主教特別會議 Relator of the Synod of Asian Bishops 總報告人

一九九八年四月

當選亞洲主教會議會後委員會委員

一九九九年四月六日

第四度當選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

一九九九年五月

榮獲美國 Regis University (Denver, U.S.A.) 榮譽神學博士學位

一九九九年八月一日

當選輔仁大學董事長

二〇〇〇年

擔任總統府人權委員會委員

二〇〇二年二月

接受內政部頒發傑出宗教人士內政部一等獎

二〇〇二年五月

榮獲美國聖文森大學 Saint Vincent College, U.S.A 榮譽神學博士

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榮獲私立學校第二屆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高雄教區慶賀首牧二十五週年銀慶

二〇〇五年一〇月四日

出席梵諦岡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二〇〇六年一月五日

高雄教區主教榮休

二〇〇六年六月十二日

陳總統於總統府頒發一等大綬景星勳章，表彰其長期奉獻教會、促進中梵邦誼等卓越貢獻

二〇〇六年一〇月十二日

擔任輔仁大學榮譽董事長

-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六日  
「當基督遇見佛陀」與星雲大師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世紀對話
-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日？  
舉辦「生命告別之旅——我的人生思維」及「划向生命的深處——活出精彩的生命」系列演講，巡迴全省各監獄、教會團體、大學院校、高中職校、政府機構、國際社團、社會公益團體等演講，共二百一十九場
-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與法鼓山聖嚴法師「生死大問」對話於台北
-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四日  
與聖嚴法師於政治大學公共政策論壇「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科技突破與宗教關懷」之議題與學者對談
-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一日  
《生命告別之旅》新書發表會
-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榮獲行政院劉院長兆玄先生代表周大觀文教基金會頒發二〇〇八年第十一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章
-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與周大觀文教基金會二〇〇八年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得主一行榮獲中華民國馬總統英九先生接見，當場代言「第七倫」——人人舉頭三尺有神明，用宗教的愛改變全球金融海嘯等失序亂象。
-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活出愛》新書發表會
-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三日  
與釋慧開法師對談「生命、死亡與悲傷」論壇，安寧緩和護理學會於台中榮總
-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四日  
專題演講「活出生命的光與熱」，與敬定上人、孫維新教授對話，教育部主辦全國生命教育研習於高雄烏松圓照寺
-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五日  
「活出真愛無終窮」演講，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主辦，分別於高雄、台東、台中、台北共四場

-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日  
與達賴喇嘛「天法自然——人與大自然對話」對話於高雄漢神巨蛋會館
-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一日  
馬總統頒贈單樞機第五屆「總統文化獎——和平獎」，於台中霧峰林家花園頒獎表揚
-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榮獲第八屆「國家公益獎」，行政院吳敦義院長於台北圓山大飯店頒獎表揚
-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單國璽的故事——大愛的播種者》新書發表會
-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四日  
與釋慧開法師對談「靈性觀點的生死療癒」於南華大學生死學論壇學術研討會
-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九日  
發表「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談共融」演講，於輔仁大學紀念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二日  
榮獲高雄師範大學授與「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
-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九日  
榮獲佛光大學授與「榮譽文學博士學位」，與星雲大師對談「生命、宗教與人生」
-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真福山社福園區」首期工程落成啟用
-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與星雲法師「宗教、公益與和平論壇」對談於馬祖
- 二〇一一年十月一日  
與陳玉峰教授對談「環保問題與基督信仰」，台灣生態學會主辦，於台中教育大學
-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馬總統親臨致賀單樞機九秩華誕，於高雄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
-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於高雄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主持聖誕子夜彌撒，馬總統全程參與並致詞
- 二〇一二年三月五日  
於司法院演講「法律與倫理」

- 二〇一二年三月六日  
《分享愛》漫畫版新書發表會
- 二〇一二年四月九日  
《分享愛——單樞機的生命故事》繪本新書發表會
-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划到生命深處》新書發表會
-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最後一場演講「靈性活泉愈取愈湧」於高雄聖功醫院
-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日  
獲頒輔大榮譽董事長榮銜
-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日  
榮獲「法鼓山二〇一二關懷生命獎——特殊貢獻獎」
-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於輔大頤福園休養完成最後一篇文章〈九旬癌末病翁攀登聖山巔峰〉，《天主  
教週報》二〇二期以〈掏空自己、返老還童，登峰聖山〉為名於八月十九日  
刊出
-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下午六時四十二分安息主懷，於台北耕莘醫院逝世，高齡九十
-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胞妹單愛雲女士由大陸河南濮陽率子女來台奔喪守靈
- 二〇一二年九月一日  
生命告別禮於高雄道明中學道茂堂舉行，告別禮播出樞機預錄的最後一篇講  
道詞，馬總統親自致奠同時頒褒揚令。安葬於天主教高松墓園
- 二〇一二年九月八日  
星雲大師邀請各宗教界舉行「單樞機追思音樂會」於佛光山
- 二〇一二年九月九日  
法鼓山頒贈「二〇一二關懷生命獎特殊貢獻獎」於台北福華會館，由高雄  
教區劉振忠總主教代表領獎

空虛自己：單國璽回憶錄 / 單國璽著. -- 初版. -- 臺北市：啓示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2.12

面：公分. -- (Soul系列；34)

ISBN 978-986-7470-74-4(平裝)

1.單國璽 2.天主教傳記 3.回憶錄

249.933

101023044

Soul系列034

## 空虛自己：單國璽回憶錄

作者 / 單國璽  
編輯委員 / 劉振忠、蕭擲吉、廖金當  
總編輯 / 彭之琬  
責任編輯 / 彭之琬、李詠璇

版權 / 葉立芳  
行銷業務 / 何學文、莊晏青  
總經理 / 彭之琬  
發行人 / 何飛鵬  
法律顧問 / 英美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出版 / 啓示出版

台北市104民生東路二段141號9樓  
電話：(02) 25007008 傳真：(02)25007759  
E-mail: bwp.service@cite.com.tw

發行 /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02-25007718；2500771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30-12:00；下午13:30-17:00  
24小時傳真專線：02-25001990；25001991

訂購服務 / 劃撥帳號：19863813；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戶名：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客服專線：(02) 2500-7718；2500-771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30-12:00；下午13:30-17:00  
24時傳真專線：(02) 2500-1990；2500-1991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城邦讀書花園：www.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 /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馬新發行所 /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 90578822 Fax: (603) 90576622 Email: cite@cite.com.my

封面設計 / 李東記  
封面攝影 / 翁志成  
排版 / 極翔企業有限公司  
印刷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 高見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樹林區佳園路二段70-1號  
電話：(02)2668-9005 傳真：(02)2668-9790 客服專線：0800-055-365

■2012年12月2日初版  
■2012年12月11日初版7刷  
定價330元

Printed in Taiwan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6-7470-74-4

退休後，常常感到疲倦，我以為是正常的心理反應；但不久之後，在痰中發現有血絲、小血塊。到耕莘醫院檢查，發現患了非小細胞肺癌。這個發現猶如晴天霹靂，使我震驚。但在祈禱約半小時後，心情便平靜下來。

剛開始，認為自己不吸煙也不酗酒，怎麼會得這麼可怕的絕症。祈禱後反而自問為什麼不是我，我有什麼權利不得此病。在祈禱中我向天主說：

「自從修道以來，我都是接受祢藉教會及修會上司給我安排的工作職位。在退休後正想隨心所欲做些自己喜歡的事，祢怎麼讓我得這個病？」

天主在祈禱中好似哈哈大笑地回答我說：

「你一生都是聽我的，現在年紀大了，還是應該聽我的安排，不要隨心所欲，破壞你的修行！」

我回答說：

「主啊，現在我又老又病，是個老廢物，還能做什麼？」

天主開玩笑說：

「我就喜歡廢物利用！現在患各種癌症的人越來越多，你現在可以現身說法，去鼓勵他們，讓他們還能利用人生的最後旅程為社會做些貢獻，有尊嚴地結束人生的旅程。」

於是我將癌症當作是我人生最後旅程中的小伴侶或第二位護守天使，陪伴我完成天主給我的最後一個使命：安慰鼓勵病患及其家屬，並為天主無限的大愛作證，將「天主是愛」的福音撒播於整個台灣。

生病這幾年，是我人生最充實、最滿足、最幸福，與天主和人群最接近的時期。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建議陳列書區：人物傳記、回憶錄